

國學基本叢書
明季南略
下





鴻英圖書館

登記 64882

書碼 926.9 263.311/2

到期 28/1/11

價格

備註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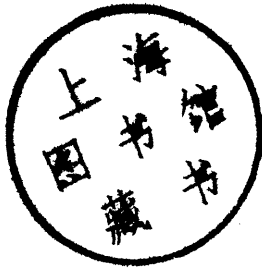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6 1972B

書叢本基學國

明 季 南 略

(下)

輯編奇六計



行發館書印務商

~~1587672~~

明季南略卷之九

宏光出奔

五月初十日京師各城閉門。午後喚集梨園子弟入大內演戲。上與太監韓贊周、屈尙忠、田成等雜坐酣飲。二鼓後上奉太后一妃與內官四五十人跨馬從通濟門出。文武百官無一人知者。遺下宮娥女優五六十人。雜沓於西華門內外。得隨一人拉去爲幸。編年云：上跨馬從聚寶門出狩。上出至太平府。劉孔昭閉城不納。傍徨江次。乃奔坂子磯。就黃得功營。得功方出兵與左兵戰。聞之。卽歸營。向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借勢作事。奈何聽奸人之言。輕出進退。將何所據。此陛下自誤。非臣等誤陛下也。臣營弱薄如此。其何以處陛下哉。居兩日。劉良佐奉大清豫王令追至。且召得功。得功怒。單騎不甲而出。隔河罵之。揮鞭誓死。言我黃將軍志不受屈。良佐伏弩射中得功喉。得功嘆曰：吾無能爲矣。歸營拔劍自刎。良佐卽入其營。挾上回南京。

一云馬士英撤江北諸軍堵左兵。惟劉澤清不行。亦不北拒。大清兵遂直下。五月十一日。宏光出奔。十二日。駐太平府二十里外。阮大鍼、朱大典、方國安等來見。欲避入太平。劉孔昭率百姓閉城不納。十三日。往蕪湖水師總兵官黃斌卿先遁。登中軍翁之琪舟。十四日。因就黃得功營。居兩日。將謀往浙。劉良佐追及。得功死之。兵未渡。浮橋鐵索忽斷。軍士望洋而止。上遂蒙塵。翁之琪投水死。五月二十五日。宏光以無幔小轎入城。首蒙包頭。身衣藍布衣。以油扇掩面。太后及妃乘驢隨後。夾路百

姓唾罵。有投瓦礫者。進南門易馬。直至內守備府。見豫王叩頭。豫王坐受之。命設酒于靈璧侯府。坐宏光于太子下。趙之龍暨禮部八人侍宴。喚樂戶廿八人歌唱飲酒。席中豫王向宏光問曰。汝先帝自有子。汝不奉遺詔。擅自稱尊。何爲。又曰。汝旣擅立。不遣一兵討賊於義何居。又曰。先帝遺體。止有太子。逃難遠來。汝旣不讓位。又轉輾磨滅之。何爲。宏光總不答。太子曰。皇伯手札召我來。反不認。又改姓名。極刑加我。奸臣所爲。皇伯或不知。豫王又曰。我兵尙在揚州。汝何爲便走。自去之耶。抑人教之耶。宏光答話支吾。汗出沾背。終席俛首。席散拘于江寧縣。與太后一妃同處。豫王令舊臣往視。惟安遠侯柳祚昌侍郎何楷視之。宏光嘻笑自若。但問馬士英奸臣何在爾。

黃得功旣死。得功左協部將田雄負宏光。與右協部將馬得功降附大清。獻于豫王。當雄負宏光時。宏光恨甚。嚙其肩。遂成人面瘡。時在五月。後每逢夏五月便發痛不可忍。每日食肉三觔。以一瓣覆其上。痛稍止。頃之復痛。又易新肉覆之。痛乃緩。已而復痛。反覆不得休息。如是者十八年。至康熙二年五月二十日。終以此瘡死。雄字明宇。宣府左衛人。得功兩目赤。臨陣大聲疾呼。故衆號爲馬叫喚。得功字小山。遼東廣寧人。

附記

五月初一日。有書聯于東西長安門柱云。福人沉醉未醒。全憑馬上胡謔。幕府凱歌已休。猶

聽阮中曲變。又云。福建告終。只看盧前馬後。崇基盡毀。何勞東捷西沾。先是三月下旬。夜半書馬士

英堂中云。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兇有耳。一兀直搗中原。求其人不得。福人指宏光本福王也。阮大鍼喜作歌曲。時爲兵部報捷。故幕府云云。盧。太監盧九德也。西沾。李沾也。闖賊無門。罵士英馬

賊也。元兇有耳。阮字也。

豫王渡江入城

五月初八日。大清兵駐瓜州。排列江岸。沿江窺渡。惟總兵官鄭鴻逵、鄭彩、帥水師禦之。京口兵船。則有時到江中。而黃斌卿、楊文驄兵列南岸。隔江互發砲聲相應。如戲賽者。已三日矣。

初九日晨。大清兵開閘放行。蔽江而南。二鄭兵見之。各揚帆東遁。江南之師。一時皆潰。武弁各卸甲鼠竄。巡撫霍達方整導出衙。未至江邊。即狼狽返。易服雜下役中竊逃。附小舟潛入蘇州。鄭鴻逵復入丹陽。燒劫南走。雞犬一空。黔兵之從楊文驄者。存二百五十人。奔還南京。傳言大清兵已下江。京口無備。都人大震。豫王謀渡江。夜半乘西北風大順。令軍中每人具案二張。火十把。如違笞四十棍。衆兵掠民間檣几及掃帚。將帚繫縛檣足上。沃油燃火。昏夜乘風放入江中。順流而下。火光徹天。南兵見之。謂大清師濟江。遂大發砲擊之。然風順水急。愈擊愈下。久之。砲幾盡。王乃從七里港渡江。遺聞云。初八日夜。大清兵編筏張燈。由鎮江而別。由老鶴河渡。初九日。盡抵南岸。老鶴河。卽俗稱七里港。十四日。豫王兵到都城。忻城伯趙之龍。率禮部尙書管紹寧、總憲李喬。各遣二官縋城出迎。跪道旁。高聲報名。將近豫王前。喝起衆人倉皇入報。此時大雨淋漓。無一騎一卒敢跼下者。二大僚匍匐進行。四拜禮。豫王駐師天壇中。

附記

豫王到城下。遣四十人入城。詢問降情真否。衆以實對。北使乃出。王令兵退四十里駐營。或

云卽紫金山下是也。初。豫王駐師城外。趙之龍欲迎入。百姓不願。羅拜于地。之龍下馬諭衆曰。揚州已破。若不迎之。又不能守。徒殺百姓耳。惟望了降旗。方可保全。衆不得已從之。

趙之龍號易庵河南儀封籍南直虹縣人太子太保忻城伯。

十五日大開洪武門。二大僚統百官獻册行四拜禮。趙之龍叩首請豫王進城。保國公朱國弼鎮遠侯顧鳴郊駙馬齊贊元咸至。豫王問勳戚爲太祖爲成祖之龍一一具答。豫王喜。加之龍位。興國公命立朱國弼上。賜金鐙銀鞍馬貂裘八寶帽。令軍中設牛酒。席地共坐。豫王問太子何在。之龍以王之明對。豫王曰。逃難之人自然改易姓名。若說姓朱。你們早殺過了。朱國弼曰。太子原不認是馬士英所易。豫王大笑曰。奸臣奸臣。曉間趙之龍捧太子出城。至營。豫王離席迎之。坐于己右。相處不離丈許。

李喬進城。賫告示二道。一爲大清攝政王曉諭江南文武官民。一爲欽命定國大將軍豫王曉諭南京官民。大約言福王僭稱尊號。沈湎酒色。信任僉壬。民生日瘁。文武弄權。只知作惡納賄。惟思假威跋扈。上下離心。遠近仇恨。時以爲實錄。

十六日晨。豫王受百官朝賀。遞職名到營。參謁如蟻。趙之龍令百姓家設香案。黃紙書大清皇帝萬萬歲。又大書順民二字粘門。王鐸詣營投到。以其弟王鏞在營甚禮之。

查不朝參者。妻子爲俘。差假本堂報知註冊。每日點名。大僚俱四更進。而午後歸。工部尙書何瑞徵。先于十一日自縊不死。損左足。臥家不朝。王令縛之。瑞徵索劍自刎。其子持之。賂官以揭進。禁官爲之請。乃准調理。

附記 是日鄭鴻達兵過石幢。予往東觀之。水陸擁擠。疾行自北而南。凡三晝夜。或云六萬人。嗚呼。雖多亦奚以爲。

十七日。禮部引大清官二員。從五百騎。由洪武門入。騎謂城上人曰。勿放砲。禮部向帝闕四拜。因淚下。大兵問故。禮部曰。我痛惜高皇帝三百年之王業。一朝廢墜。受國厚恩。豈不痛心。大兵爲之嘆息。候正陽門開。索匙不得。禮部引進東長安門。盤九庫。見銀九萬兩。卽命此官駐皇城內守之。總憲李喬獨先薙頭易服。豫王罵之。

附記 常州知府郭佳胤遁入太湖。郭字如仲。號夔一。河南歸德府甯陵縣人。崇禎丙子舉人。丁丑進士。初爲無錫知縣。後卽陞常州太守者也。時大清已遣使至常州索冊。府無正官。留張守備坐堂。是日無錫放監舖。

先是南京居民自相禁止。途次寸步難行。至是以豫王曉諭。百姓居行如故。

十八日文武官與坊保進牲醴米麵菜菓於營。絡繹塞路。趙之龍喚優人十五班進營開宴。逐套點演。正酣悅間。忽報各鎮兵至。之龍跪呈豫王。王不爲意。戲畢撤席發兵三百遣將將之。卽行。有頃擒劉良佐至。良佐叩首請以擒宏光贖罪。豫王允而遣之。隨撥三百人同行。或云大清將招劉良佐曰。爾等豪傑不知天命乎。良佐遂請降。又內官進鱗魚二大籩。極其卑禮。豫王不受。

十九日趙之龍同大清兵並騎入城。分通濟門起。以大中橋北河爲界。東爲兵房。西爲民舍。通濟洪武太平神策金川凡六門。居大清兵。自是東北城民日夜搬移。提男抱女。哀號滿路。西南民房一椽日值一金。豫王斬兵搶物者八人。並示前日入內搶掠諸物。自行交還江甯祿藏匿者梟示。

附記 無錫日記云。是日下午。常州推官何家駒。在無錫殺二人于大市橋。二人俱姓華。與道鄉人。

兄弟五人。在鄉間搶擄。族叔呈之。立刻梟首。所搶不過西瓜及酒二罈而已。族叔止欲笞之。以時亂。借以警衆。遂殺之。族叔亦悔而泣焉。

二十日。內院學士洪承疇。牌諭翰林大小官。每日入內辦事。仰掌院陳于鼎造冊送進。每日清晨點兵。午後。令文武將印信札付盡數交納。武英殿換給。御史王愷。大理丞劉光斗。鴻臚丞黃家鼐等。往各府取降順冊。

二十一日。大放三日。婦女出城者萬計。趙之龍先薙頭。魏國。安遠。永康。靈璧。臨淮諸爵。以漸薙訖。文官惟李喬。姚孫架自薙。

二十二日。豫王令建史可法祠。優卹其家。

二十三日。豫王進城。衣紅錦箭衣。乘馬入洪武門。白棍一對前導。文武班列道旁。無一不至者。

二十四日。劉良佐以宏光到。暫停天界寺。

二十六日。豫王各城門帖示云。薙頭一事。本國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薙武不薙文。薙兵不薙民。爾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薙之。前有無恥官員。先薙求見。本國已經唾罵。特示。黃營兵數萬人。隨大清官進城。向豫王求用。豫王收其衣甲。散遣之。

二十七日。豫王謁明太祖陵。行四拜禮。四顧嗟嘆。喚靈谷寺住持速行修理。黃家鼐至蘇州。撫臣霍達復歸郡。一云家鼐至蘇州招撫被害。

二十八日。豫王出南門報恩寺行香。觀者如堵。黃端伯向豫王憤懣大慟。趙之龍欲殺之。豫王不許。之龍

乃執送獄。豫王令確報殉節諸臣及民間婦女各坊共報男二十八人。

二十九日。豫王令調兵八萬下蘇杭。

三十日。豫王以宏光所選淑女配太子。數月後北行。太子及宏光隨之。後俱凶問。

附記 劉孔昭自太平掠舟順流而東。江行入常熟。詭言起義。僉都御史霍達招之入郡。不應。停攻一縣。白糧滿載入海。

附記 無錫日記云。五月二十七日。劉光斗至無錫討冊。舟泊西門橋。光斗武進人。天啓乙丑進士。崇禎朝。爲河南道御史。因貪黜罰。大清入南京。遂降附爲官。安撫常鎮士民。討州縣戶口糧役冊。旗蓋炫耀。邑中鄉紳拜之者如市。望亭巡檢來見。光斗曰。汝好。該陞一級。卽陞主簿。掌縣印。將糧船俱提常州去。先有示云。安撫劉批。該縣速備船隻。士民不必驚慌。常鎮道張健批。本道發令箭一枝。仰無錫百姓各安生理。大兵到處。秋毫無犯。又六月初一日。蘇州巡撫霍達。將糧散于百姓。常州監順民旗至丹徒迎大清兵。初二日。無錫選貢士王玉汝等。具肉一百担。麵一百担。羊三頭。以迎大清兵。傳聞大清兵惡門神。城中各家洗去。粘大清萬歲于門上。按王玉汝字元琳。庶吉士王表裔。孫崇禎甲申選貢。大清兵南下時。劉光斗與王玉汝善。移劄曰。師至而抗者屠。棄城而乏所供應者火。當爲桑梓圖萬全。玉汝乃與邑民具牛酒公迎。已而同邑顧杲擁衆鵝湖。玉汝單舸往諭。遂遇害。杲掠沙山。亦爲土人所殺。南都殉節諸臣。

乙酉五月十二日。欽天監挈壺官陳子階自經。此死節之最早者。豫王入京。刑部尙書高倬。戶部郎中劉成治。署中自經死。十八日。國子監生吳可箕。雞鳴山關帝廟中縊死。其死而不知日者。中書舍人陳爌。及子舉人伯俞。戶部主事吳嘉胤也。不知名者。投秦淮河中馮小璫。與百川橋下乞兒也。小璫以色幸。卒以身殉。乞兒題詩橋上有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又禮部郎中劉萬春。主事黃端伯。以不朝被殺。端伯字元之。江西南昌人。深明禪學。其絕命詞云。問我安身處。刀山是道場。又補遺云。南京之變。以死聞者。尙書何瑞徵。光祿卿葛徵奇。戶部郎劉光弼也。

附記 劉萬春。揚之泰州人。大清兵入南都。萬春降。時豫王禁女出城。萬春有妾在城內。縋之而出。爲守者所執。入見豫王。萬春大罵而死。此與前載稍異。乃泰州邵廷輔口述。邵又云。吳姓。揚之興化人。崇禎朝大學士。大清兵至。祝髮居師姑潭。自題句云。宰相出家。師姑潭裏吳和尚。久之。無有續其聯者。

宏光時。有古史不經見者二事。其始立也。革工常應俊封伯。及其失也。乞兒死難。一勳臣與一忠臣。異矣。然封伯遇也。爲應俊易死難。義也。爲乞兒難。予思乞兒非常人。蓋隱君子也。欲以一死愧當時大臣之不如乞兒者。

龔廷祥沈水死

龔廷祥。字伯興。號佩潛。無錫人。幼時。鄉達陳幼學。一見稱異。爲諸生。游馬文忠世奇門。崇禎己卯。舉人。癸未進士。有不願爲良臣。願爲忠臣之語。甲申。思宗殉社稷。世奇殉難。廷祥設師位。爲文祭。且哭。如謝翺祭。

文信國狀。乙酉補中書。居無何。南都陷。廷祥具衣冠。別文廟。登武定橋。睹秦淮河。嘆曰。大丈夫當潔白光明。置身天壤。勿泛若水中。鳧與波上下。迺發憤自誓曰。敢貪生以全軀者。有如此河。遂沈水死。前一夕。手書寄子。書成。付家人。越日。乃逝。實五月二十三也。書曰。節義之士。何代無之。只是吾節不成。節不成。義不成。愧赧在心。願吾諸兒。守父詞誠。做好人行好事。吾雖在地下。有餘榮矣。但目前事。不得不細言之。自吾正月出門。與吾母執手相別。欲得一誥命。以榮父母。四月十八日。果命下。准誥封吾事濟矣。吾又討差。可歸定省矣。不意五月十一日。天子播遷。吾是時艱苦萬狀。有欲強吾奉迎一事者。吾此心何心。忍背國恩乎。唯有捐軀見志而已。但思吾一見老母而不得。肝腸寸剖。血淚滿襟。氣數既如是。汝輩要小心謹慎。奉事祖母。切不可預外事。切不可得罪于人。至惹災禍。此吾之孝子也。吾因生平愚拙。事事要學古人。故至于此。然不忠不孝。何以見先人于地下。念之愴然。思之快然。

附記 公幼穎敏。其父令作破題。時有燭在案。卽以爲題。公作一破云。丹心照國。身盡而心完矣。父大賞之。知非凡兒也。後竟以爲識。公家貧。杭濟之先生嘗云。公作文迅疾。有中才。一日。應童子試。不利。共走常州。晨飲白酒于市。卽大吐。俱粉糲也。蓋貧不舉火。買糲坊間。因餓勞作嘔耳。時會嚴寒。與先君子同臥外舅氏。及晨。先君子起。聞公在帷中作衣被聲。良久不起。先君子問之。公應曰。汝不解妙法。及揭帷。公語先君子曰。吾服尙無棉。頗覺背冷。今以跨下一層。反拆背上束之。豈非妙法乎。相與一笑。其貧苦若此。

華允誠不跪死

華允誠字汝立號鳳超常州無錫人天啓壬戌進士癸亥選工部都水司主事會魏奄用事諸名賢皆放逐公假歸崇禎己巳起補營繕司主事尋陞員外郎其冬大清兵入塞都城戒嚴諸曹郎分守城門多以守禦不備杖闕下有死者而公守德勝門獨完調兵部職方員外乞休不允公見當時銓閣比周舉錯狗私上疏言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可憂一條言國家罷設丞相用人之職吏部掌之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冢臣以同邑爲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線索呼吸機關首尾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薦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又言喪師誤國之王化貞宜正罪潔己愛民之余大成有可矜疏入奉旨切責回話公再疏直糾次輔溫體仁冢臣閔洪學罪狀言尤切直體仁洪學疏辨幸上明察頗得其情公僅得罰俸未幾以終養歸上尋釋余大成于獄寘王化貞于法逐唐世濟而罷閔洪學皆用公之言公里居十餘年而有京師之變南京立起補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署選司事公見時事日非嘆曰內無李趙外無韓岳欲爲建炎紹興亦何可得遂謝歸南京陷公惟飾巾待盡杜門者三年戊子潛居鄉間偶過其婿家會有告其婿未薙髮者下逮并執公公見巡撫土國寶國寶勸公薙髮不從解至南京見巴帥不跪時巴著快鞋踢折公膝復拔公髮幾盡公曰吾不愛身遂見殺從孫尙濂字靜觀平日舉動皆效公同日遇害年僅十九耳公登第出賀文忠逢聖之門而師事高忠憲攀龍嘗師程子靜坐終日如泥塑人忠憲臨難特書一帖授公曰心如公虛本無生死公遂豁然於生死之際矣詩文不多蓋得力在理學文章其餘技也最著者有渡江一律云視死如歸不可招孤魂從此赴先朝數莖白髮應難沒一片丹心豈易消世傑有靈依海岸天祥無計挽江湖山河漠漠長留恨惟有羣鷗伴寂寥人共傳之

徐汧沈虎邱後溪死

徐汧字九一號勿齋長洲人崇禎元年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累遷右春坊右庶子庚辰分考禮闈辛巳奉差南歸尋丁憂南京建國起詹事府少詹事翰林院侍讀學士公知事不可爲不之官乙酉閏六月大清兵至下令薙髮公誓不屈辱曰以此不屈膝不被髮之身見先帝于地下遂自沈于虎邱後溪死公自己巳之難從都中寄書故人曰明天子在上知萬萬無虞然事勢危急卽有不可知惟以一死報君父甲申之變公方里居號慟欲絕是年烈皇聖誕感激賦詩四章言之血淚自題畫像曰汧乎而忘甲申三月十九日事耶而受先皇厚恩待以師臣之禮而子枋柯以穉子一登賢書一食廩餼尺寸皆先皇賜也而不能斷脰納肝以殉國難復不能請纓枕戈以雪國恥而偃息在牀何爲者耶義當寢苦罪當蓆藁存此寢苦蓆藁之心以教誨爾子庶幾其勉于大義毋若厥父偷惰負恩也蓋公忠義出于天性捐軀報國其志然也公少就學于兄養淳養淳爲陳文莊妹婿因得見公文奇之曰吾里中乃有湯若士每向人述文莊言有知己之感公長子孝廉枋自公沒後杜門不入城市

附聖誕哀感云灑淚先皇似向隅吞聲豈忍憶嵩呼衣冠此日趨南闕玉帛何年會冀都聖主哀思應避殿微臣隱忍尙全軀亦知佐命悲權異還記今朝令節無又輓許琰云禍纏霄極帝星微龍馭蒼黃去不歸漢殿衣冠渾欲掃燕京鐘簷已全非人輕李萼師誰借邑邠王生義庶幾瞻拜鼎湖因北首朝朝應見素魂飛

孫源文哭死

孫源文、字南公、無錫人。萬曆甲戌狀元。孫繼臯季子。性孝友。博學工詩文。凡河漕軍屯錢賦歷律山川星緯之書。悉窺其奧。甲申三月。思宗殉社稷。源文晝夜哭。鬻產得金。做宋任元受故事。集縑流刺血爲文。恭薦帝右。躡踊幾絕。觀者皆泣下。遂咯血聲瘖。賦詩曰。少小江南住。不聞鳴雁哀。今霄清枕淚。和爾舊京來。悲吟不輟。疾益甚。友人詢以後事。唯曰。家受朝廷特恩。死吾分也。餘不及。遂卒。論者謂源文一草莽臣耳。至悲其君以死。豈特屈原之於懷王哉。

嚴紹賢同妾縊死

嚴紹賢、字與揚、無錫人。爲吳諸生。從叔司寇嚴一鵬籍也。生而正氣嶽嶽。周文簡炳謨深器之。每以正誼相砥。崇禎末。流寇蠢動。紹賢侍司寇。輒云。烽火照天。當坐臥臨池。一小樓。勢亟有蹈水死耳。其蓄志如此。甲申。思宗殉社稷。紹賢每慷慨流涕。痛不若都城一菜傭。猶得望梓宮奠杯水也。自此憧憧若失所依。乙酉。新令下。知國祚改。忽題壁曰。此何乾坤時。讀聖賢書。當守義全歸。與妾張氏相對就經。一女呱呱亦死。韋布盡節。方知全軀保妻子者。不啻霄壤云。

馬純仁囊石沈河死

馬純仁、字朴公、號范二、南京六合縣人。曾祖在田。鉅富而善。祖字衷一。邑庠生。父之驥。字德符。邑太學生。選縣佐。二縣丞。一母唐氏。純仁、仲子也。幼穎慧。崇禎八年。督學金蘭。補弟子員。許以大成。乙酉。薙髮令下。純仁方巾。兩大袖囊石。不告妻子。竟赴龍津浮橋。自沈于河。而屍僵立不移。時七月六日也。年甫二十歲。襟間大書曰。與死乃心。甯死厥身。一時迂事。千古完人。先是。同筆研生汪匯。字百谷。才名並噪。國變。約同

赴水而匯。竟負約。是歲。卽舉孝廉。己丑。登進士。選湖廣承天府景陵知縣。未幾。純仁顯異。遂卒。純仁妻侯氏。無所出。家人欲令改適。屢欲自經。遂不敢逼。純仁生平多著作。赴水前一夕。盡取文章詩稿焚之。蓋不欲以文傳世云。康熙間。予在六合。邑人稱之。訪至其家。弟友仁亦庠生。出見。述其事如此。純仁旣效屈平之節。生員袁逢盛等。具呈在縣。以表其事。

附記 六合人語予曰。當汪匯在湖廣作令時。一日白晝間。適坐公堂。忽見純仁昇至。以大義責之。曰。汝不能死。已負約矣。復登新朝進士爲官。何也。匯大驚駭。遜謝不能出一語。遂得疾。未幾死。妻年少。或萌他志。純仁輒報夢。令守節。後以貞志聞。純仁已爲水神。凡舟子賽福禱。輒靈應。一時異之。

王域大罵不屈死

王域。字元壽。號兩瞻。松江華亭人。天啓元年舉人。以孝友聞。除宿州學正。流賊犯州。公固守以全。甲申十月。積官陞建昌知府。加銜江西按察司副使。大清兵陷撫州。公誓衆固守。而城中有內應者。遂陷。益王出走。公被執。至南昌。大罵不屈。送武昌殺之。時八月二十日。同死者江西布政夏萬亨。分巡湖東道副使王養正。推官劉光浩等。與公六人。傳首江西。棄其屍城下。武昌人收而葬之。沌砦河。題曰六君子之墓。公第三子鑰。走福京。請卹未覆。閩中陷。不果。

夏允彝赴池水死

夏允彝。字彝仲。號緩公。松江華亭人。嘉善籍。通尙書。萬歷四十五年。戊午舉人。崇禎十年。丁丑進士。宏光立。爲吏部主事。大清兵下松江。允彝避匿。其兄強之謁官。允彝潛赴池中死。同年陳子龍輓詩云。志在春

秋真不愧。行成忠孝更何疑。

睦明永不屈死

睦公諱明永，字嵩年，鎮江丹陽人。曾大父燁，官給事，父石，官太史。崇禎壬午，舉于鄉，年六十矣。選華亭教諭。乙酉八月三日，城破，公書明倫堂曰：「明命其永，嵩祝何年？」生黍，祖父死，依聖賢，遂自經，不死。出投泔水，被執，以不屈而死。公子本，字允立，諸生。甲午春，坐同邑賀太僕王盛事株連被繫，一夕死。

李待問章簡被殺

松江原任中書李待問，博羅知縣章簡，城破被殺。

顧所受投泔池死

顧所受，字性之，號東吳，長洲人。六世祖巽，巽子曜，曜子餘慶，相繼舉永樂甲辰、正統丙辰、成化己辰進士。故表其坊曰三辰云。公生而穎異，邑令江盈科稱爲國士。十一歲，補弟子員。崇禎十五年，流賊破袁州，犯吉安。時龍泉令劉汝諤請公爲幕賓，畫戰守具甚悉。賊因去。十七年，賊陷北京，公絕飲食，已而聞許琰死，曰：「吾今且可以無死爲琰傳。」又一年，南京不守，公夜寢，微聞嗟嘆聲，明日言笑如平常，謂子善曰：「吾以老諸生出入文廟者五十餘年矣，時事至此，恐委禮器于草莽也，將往觀焉。」遂與其孫珩俱往。既至，作捲堂文以辭宣聖，且拜且泣，出廟門，令珩先歸，遂投泔池死。尸直立不扑，士民吊者千餘人。邑令遂甯李實爲文祭之。言兩日前，君儒服，手一狀閱之，則言死節事也。聞者矜其志云。

徐懌自縊死

徐懌、字瞻淇。常熟諸生。家徐市。聞縣城陷。嘆曰。吾家世科第。竟無一義士耶。薙髮令至。服布袍。別親族。題壁曰。不欲立名垂後代。但求靖節答先朝。夜半自縊。諸姪守質。亦諸生。家南郭。母病不能遷。兵至。母與妹投井。守質曰。吾不辱身。與兵格鬥死。

項志甯扼吭死

項志甯。常熟諸生。遁于野。方食餅。聞薙髮令。餅半墮地。扼吭不食死。

董元哲痛哭死

常州諸生董元哲。痛哭死。崇禎末。元哲歲試。名居第一。蓋文行兼優士也。

石生及賣扇歐姓投池死

常州石生。及賣扇歐姓者。投西廟池中死。

賣柴鄉民躍入河死

鄉民賣柴入城。聞安撫使至。棄柴船。躍入文城壩南游河死。

蓄鳥叟縊死

五牧有蓄鴉鳥薛叟。以薙髮自縊死。

賣麵人自經死

玄妙觀前賣麵人。夫婦對經死。

許烈婦支解死

烈婦許氏。常熟諸生蕭某妻。諸生許重光女。爲兵所掠。至蠡口。見同掠有受汚者。許氏大罵曰。人何得狗彘偶。兵怒縛之。梳支解之。食其心。羣視曰。此烈婦也。潛瘞其一股。初亂時。女子義不受辱者。不能詳記。此其最也。

張氏賦詩投江死

揚州既陷。一部將掠張氏至金陵。以珠玉錦繡羅飾于前。張氏弗顧。悲泣不已。既而部將隨豫王北上。張從之。出觀音門。將渡江。密以白綾二方。可二尺許。楷書絕命詞五首于上。乘隙投江。屍浮于高子港。爲守汛者所獲。其詩跋云。廣陵張氏題。有黃金二兩。作葬身之費。遍體索之。無有也。已而於鞋內得之。蓋密縫于中者。衆以此金易銀葬焉。康熙四年乙巳六月七日。予在六合。得閱其書。併其事如此。其詩曰。深閨日。日繡鸞。鳳忽被干戈。出畫堂。弱質難禁。羅虎口。祇餘魂夢繞家鄉。繡鞋脫却換鞵靴。女扮男妝實可嗟。跨上玉鞍愁不穩。淚痕多似馬蹄沙。江山更局聽蒼天。粉黛無辜實可憐。薄命紅顏千載恨。一身何惜悞芳年。翠翹驚跌久塵埋。車騎鱗鱗野塹來。離却故鄉身死後。花枝移向對園栽。吩咐河神仔細收。碎環祝髮付東流。已將薄命拚流水。身伴豺狼不自由。

遯跡諸臣

補遺云。南京之變。遯而不與迎降者。尙書張有譽。陳盟。侍郎王心一。少卿張元始。光祿丞葛含馨。給事蔣鳴玉。吳适。部屬周之璵。黃衷。赤主簿陳濟生等二十餘人。有譽號靜涵。江陰人。素有品望。潛居青陽。不入城市。南京遯變。五月十八日抵家。有問之者。搖首涕泣而已。尙書印重六十兩。挈歸陳盟。號雪灘。蜀人道

遠不能歸。潛居浙之台處間。後寓跡嘉秀。僧服自晦。

起義諸臣

國家一統。自成直破京師。可謂強矣。大清兵戰敗之。其勢爲何如者。區區江左。爲君爲相。必如勾踐蠡種。臥薪嘗膽。或可稍支歲月。卽不然。大清師之下。禦淮救揚。死守金陵。諸鎮犄角。亦庶倖延旦夕。乃大清兵未至。而君相各遁。將士逃降。大清之一統。指日可睹矣。至是而一二士子。率鄉愚以抗方張之勢。是以羊肉投虎。螳臂當車。雖烏合百萬。亦安用乎。然其志則可矜矣。勿以成敗論可也。

閩陳二公守江陰城

江陰以乙酉六月方知縣至。下薙髮令。閏六月朔。諸生許用。大言于明倫堂曰。頭可斷。髮不可薙。下午。北門鄉兵奮袂而起。拘縣官於賓館。四城內外應者數萬人。求發舊藏火藥器械。典史陳明遇許之。隨執守備陳端之。搜獲在城奸細。以徽商邵康公嫻武事。衆拜爲將。邵亦招兵自衛。舊都司周瑞龍。船駐江口。約邵兵出東門。已從北門協勦。遇戰。軍竟無功。大清兵勢日熾。各鄉兵盡力攻殺。每獻一級。城上結銀四兩。徽商程璧入城。盡出所儲錢。與明遇充餉。而自往田撫及吳總兵志葵乞援。田吳不至。程亦不返。遂祝髮爲僧。是時叛奴乘釁四起。救死不暇。大兵首掠西城。移至南關。邵康公往禦。不克。大兵燒東城。鄉兵死戰。有兄弟殺騎將一人者。鄉兵高瑞爲大兵所縛。不屈死。周瑞龍船逃去。明遇遣人請舊典史閩應元爲將。鄉兵擁之入城。率衆協守。大兵四散攻勦。鄉兵遠竄。無復來援者。大兵專意攻城。城中嚴禦。外兵箭射如雨。民以鍋蓋爲蔽。以手接箭。日得三四百枝。一人駕雲梯獨上。內用長鎗拒之。將以口納鎗。奮身躍上一

童子力提而起。旁一人斬首屍墮城下。又一將周身縛利刃。以大釘插城而上。內用鎚擊斃之。大清騎日
益。依君山爲營。瞰城虛實。爲砲所中。乃移營去。居民黃明江素善弩。火鏃發弩。中人面目號叫而斃。陳端
之子在獄。製木銃。銃類銀鞘。從城上投下。火發銃裂。內藏鐵鳥菱。觸人立斃。應元復製鎊。搗用棉繩繫。擲
著人。卽吊進城。又製火毬。火箭之類。大兵畏之。劉良佐降大清。爲上將。設牛皮帳。攻城東北角。衆索巨石
投下。數百人皆死。良佐移營十方庵。令僧望城跪泣。陳說利害。衆不聽。良佐策馬近城諭降。應元罵曰。我
一典史卑官。死何足惜。汝受朝廷封爵。今日反來侵逼。汝心何心。良佐慚而去。明遇日坐臥城上。與民共
甘苦。戰則當先。明遇平心經理。民瀕死無恨。一夕風雨怒號。滿城燈火不燃。忽有神光四起。大兵時見三
緋衣在城指揮。其實無之。又見女將執旂指揮。亦實無之。大兵破松江。貝勒率馬步二十餘萬。盡來江上。
縛吳志葵黃蜚于十方庵。命作書招降。蜚曰。我與城中無相識。何書爲。臨城下。志葵勸衆早降。蜚默然。應
元叱曰。汝不能斬將立功。一朝爲所縛。自應速死。志葵大泣拜謝。城下大砲日增。間五六尺地。一其彈飛
如雹。一人立城上。頭隨彈去。而僵立不仆。又一人胸背洞穿。而直立如故。有將坐十方庵後。城上發砲。忽
轉向營。立斃。八月望。應元給錢與民賞。月攜酒登城嘯歌。許用作五更曲。命善謳歌唱。城下人悲怒相半。
有激烈感慨者。二十一日午時。祥符寺後城傾。大兵從烟雨濶中潛渡。遂入城。民猶巷戰。有韓姓。格殺三
人。乃自焚。男婦死者。井中處處填滿。孫郎中池及泮池。疊屍數層。陳明遇閣門投火死。閣應元投水被縛。
大罵死。明遇。浙人。故長厚循吏。應元。北通州人。多膽略。有治才。甲申。海寇顧三麻子直抵黃田港。應元率
鄉兵拒戰。手射三人。應弦而倒。以功加都司銜。陞廣東簿道。阻未去。義民陸元同殉。訓導馮厚培。金壇人。

自經于明倫堂。中書戚勳字伯平家青陽。入城協守。知力不支。大書于壁曰。戚勳死此。勳之妻若女子若媳死此。闔室自焚。許用亦闔室自焚。黃明江故善彈唱。城陷後抱胡琴出城。人莫識爲弩師也。

續記難民口述

崇禎二年己巳。江陰城鳴。時吳鼎泰作令。及崇禎十五六年。有阿口鳥。在城中哀鳴一月。聲如小兒啼。邑令聞之。嘆曰。此城將有兵難。十七年甲申冬。五里亭出一虎。大如犢。而勢猛捷。千人持械鳴金。逐至百丈地方。欲過河。跳陷水中。不得躍起。適近漁舟。漁婦頗有膽。急持小刀亂斫殺之。或謂虎屬陰兵兆也。乙酉五月。江陰知縣林之驥。福建莆田人。不解江南語。衆號林木瓜。時有紅羅頭兵千人過邑。賣鹽。百姓歸啓。蓋銀與爵也。爭市之。而兵不知。蓋小鹽包乃掠人者。兵欲劫城。而帥與林同鄉。林出謁。賓主燕語。遂斂兵去。五月二十五日。林挂冠歸。六月二十日。大清知縣方亨到任。方令猶紗帽藍袍。未改明服。年頗少。不攜家屬。止有家丁二十人。已而耆老八人入見。方令曰。各縣獻冊。江陰何以獨無。耆老出。令各圖造冊獻于府。府獻南京。已歸順矣。不數日。常州太守宗灝差四兵至。居于察院。方知縣供奉甚虔。閏六月朔。方行香。諸生耆老等從至文廟。衆問曰。今江陰已順。想無事矣。方曰。止有薙髮耳。前所差四兵爲押薙故也。衆曰。髮何可薙耶。方曰。此大清律。不可違。遂回衙。適府中詔下。開讀。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一語。使吏役書示至此。卽投筆于地曰。就死也罷。方令欲笞之。共譁而出。北門少年素好拳勇。聞之。遂起鄉兵。各服冊紙。以錦袍蒙外。應者萬人。俱揚兵行至縣前。三銃一吶喊。至縣後。亦如之。方令見事急。閉衙不出。移書宗太守云。江陰已反。速下大兵來勦。時城門已詰奸細。獲書衆大怒。將使者斃之。遂入縣。以夏手巾繫方之

頸拽之曰。汝欲生乎。死乎。方曰。一憑若等。衆使人守視。因曰。旣已動手。今察院中有兵四人。乃押羶頭者。不如殺之。于是千餘人持鎗進院。四兵發矢。連傷數人。衆懼欲退。有壯者持刀擁進。四兵反走。一墮廁中。一匿廁上。一走夾墻。一躍屋上。悉被擒。四兵初至時。僞作滿狀滿語。至是作蘇語曰。吾本蘇人。非北人。乞饒性命。衆磔之。入縣。携方令與木縣丞出。木請曰。願降爲明官。遂囚于獄。此閏六月初二日事。有守備陳端之。居江陰。衆欲推爲主。端之不遽從。甫出。衆以鎗刺之。端之躍屋上。趨出城。伏于荳內。次日上午。鄉兵縛送城內。殺之。食其心。有一妻二子一女一僕。欲盡殺之。其子叩首謝曰。吾能製軍器。幸貫我。乃繫獄。凡木砲。火毬。火磚。俱陳子手造。木砲長二尺五寸。廣數寸。置藥于中。狀如銀銷。攻城卽投下。燒之火磚。廣二三寸許。有黃明江善作弩。弓長四尺。箭長一尺。以足踏上絃。百發百中。初明末兵備。曾化龍。聞流寇。亟造見血封喉弩。藏三間屋。又張調鼎。字太素。福建歐甯人。亦爲兵備。鑄大砲及火藥等。至是發之。徽人程璧。字崑玉。開當城中。出金爲餉。又徽客邵康公。年三十餘。力敵五十人。推爲將。宗太守得報。遣王良率兵三百人。大半居民。行至湖橋。遇江陰鄉兵。被圍俱跪。云獻刀。悉殺之。投屍河中。積如木筏。南流數十里。經石幢。臭味難聞。撐出高橋外。王良本江陰大盜而降者也。已而大兵至西門。江民出戰。被殺五十人。而兵不傷。遂退入城。大清兵又陸續至北門等處。時借靖江沙兵二千。每人犒千錢。與大兵戰。殺傷五百人。沙兵揚帆去。程璧當靖江沙兵敗歸。恨之。劫掠一空。方令在獄。使作書退兵。及兵日進。夜半。衆擁入。赤身擒出。殺于堂上。舊典史閻應元。善捕盜。大兵至。見林令歸。挈家出城。寓祝塘。六月十五日。典史陳明遇。遣邑人迎入城爲主。應元曰。若等能聽我。則可。不然。不能爲若主也。衆從之。祝塘少年六百。送應元入城。四門俱

以張睢陽城隍神坐月臺上。昇之巡城。儀容甚盛。大清兵遙望。驚疑焉。將四門分堡而守。如南門堡內人。卽守南門也。城門用大木塞斷。一人守一堞。如戰。則兩人守之。晝夜輪換。十人一面。小旂一銃。百人一面。大旂一紅衣砲。初間夜兩堞一燈。繼而五堞一燈。初用燭照。繼用油。又以飯和油。則風不動。油不撥。每堞上瓦四塊。磚石一堆。大兵攻城。或以船及棺木與牛皮蔽體而進。城內以砲石箭弩雜發。無不立碎。大兵乘城內食時。架雲梯數十而上。凡城堞凹進而兩對直守者。見兵至。卽發銃斃之。或城下攻。將長街沿石擲下。或以旗杆截段。列釘于上投之。或以木砲擲出兵見而異之。咸爭奪。忽內機發。反射皆死。故兵攻一城。無不流涕。閤應元晝夜不寢。夜巡城。見有睡者。以箭穿耳。軍令肅然。城堞被砲擊墮。卽時修葺。外以鐵門固蔽。內以棺木築泥于中。又塞以木石。城下十堞一廠。日夕輪換。居內安息。燒煮公屋無用。則使警者毀折磚瓦。傳運不停。攻城日急。城中百計禦之。用油與糞清各半和煎。俟沸澆之。無不燒著。閏六月二十四日。降將劉良佐。在東城外射進箭書。勸降。其言曰。傳諭鄉紳士庶人等知悉。照得本府原爲安撫地方。況南北兩直山陝河南山東等處。俱已薙髮。惟爾江陰等處。敢抗違國令。何不顧身家性命耶。今本府奉旨平定江陰。大兵一二日卽到。爾等速薙髮投順。保全身家。本府訪得該縣程崑玉。若係好人。爾等百姓。卽便具保本府。題叙管爾縣。如有武職官員。亦具保狀。仍前題叙。照舊管事。本府不忍殺爾百姓。爾等係大清朝赤子。錢糧猶小。薙髮爲大。今秋成之時。爾等在鄉者。卽便務農。在城者。卽便貿易。爾等及早投順。本府斷不動爾一絲一粒也。特諭。二十五日。江陰通邑公議回書。其略曰。江陰禮樂之邦。忠義素著。止以變革大故。隨時從俗。方謂雖經易代。尙不改衣冠文物之舊。豈意薙髮一令。大拂人心。是以城鄉老幼。誓

死不從。堅持不二。屢次兵臨境上。勝敗相持。皆係各鄉鎮勤王義師。聞風赴門。若城中大衆齊心固守。並未嘗輕敵也。今天下大勢。所爭不在一邑。蘇杭一帶。俱無定局。何必戀此一方。稱兵不解。況既爲義舉。便當愛養百姓。收合人心。何故屢殺燒燬。使天怒人怨。慘目痛心。爲今之計。當速收兵。靜聽蘇杭大郡行止。蘇杭若行。何有江陰一邑。不然。縱百萬臨城。江陰死守之志。已決。斷不苟且求生也。謹與諸公約。總以蘇杭爲率。從否唯命。餘無所言。或傳諸生王華作。八月初六日。大清將服重甲。逼身繫雙刀。雙斧及箭。手執鎗登城。毀雉堞。勢甚勇猛。守者以棺木捍禦。用鎗刺之。俱折。不能傷。或曰。止有面可刺耳。遂羣刺其面。旁一人用鈎鎗挑其甲。乃仆棺中。又一人斬之首。重十八觔。持以示城下。兵皆跪求首級。將屍擲下。取去縫合。掛孝三日。設醮城下。招魂。有六人服紅箭衣。跪拜城上。砲發。悉被傷害。劉良佐百計勸降。城中遣四人出議。良佐厚待之。約曰。豎了順民旗。薙頭數十。周行城上。卽退兵矣。一人先還報。三人後去。各送十金。及還。白應元竟匿饋銀事。次日。四城立順民旗。忽城下呼曰。昨天回一相公。尙未有銀。特送至此。城中聞之。疑三人爲間。卽殺之。且內有不願降者。於是拔順民旗。復鑿大明旗。守之如故。攻城日急。內外殺傷相當。然江民晝夜拒戰。亦甚疲矣。平旦攻城。城壞。夜半修訖。城外驚以爲神。是時城中益急。人人有必死之志。中秋家家暢飲。如生祭然。十九日。貝勒統兵至。巡城下者三。復登山望之。謂左右曰。此城舟形也。南首北尾。若攻南北。必不破。惟攻其中。則破矣。收沿城民家鍋鏟。鑄彈子重二十觔。納大砲中。用長竹籠盛砲。二十日。鼓吹前導。砲手披紅。限三日內破城。在南門側發砲。石泥俱碎。城崩。遂不可修。衆困憊已甚。計無所出。待死而已。陳明遇不由階級。從泥堆走上城。燃火發砲。擊死大兵亦衆。東西南三門堅守。而北門一

堡人獨少。貝勒昇大砲君山下。八月二十日。二更後。以大砲連擊。城墮。復雨。遂左右兩路發砲不止。多置鍊石。惟中路一砲。止有狼烟。不納鍊石。乾響而不傷人。烟漫障天。咫尺不辨。守者謂砲聲霹靂。兵難遽入。不知竟由中路黑烟內突入。躍馬城上。大射守者潰散。城遂陷。須臾。大兵俱集。恐有伏。立視半日。至午後。城中大沸。遂下有少年五百人。相謂曰。總是一死。搏戰于安利橋。殺傷甚衆。力盡而敗。河長三十餘丈。積屍與橋齊。殺至夜。始收兵。屍骸滿道。家無虛井。凡三日止。十二三歲童子不殺。有一四眼井。死者如市。一人趨下。後有壯者提起。謂之曰。讓我先下。壯者死。而提起者反生。亦數也。觀音寺後華嚴庵。卽毛公祠。有三人避于韋馱頭上。天花板內。兵以鎗刺之而去。得免。有一人趨佛殿隱處。已有一人在內。已而復一人至。三人同匿。至第三日。餓不可忍。一人有生米一掬。出而均分。時天雨。伸手受簷水。和米而飲。得不死。有兄弟二人。持鎗隱街中曲處。對立。兵不知。直入。兄刺仆之。弟拽去。後兵繼至。復如前法。凡殺十六人。適一兵繼進。望見前兵被殺。走出。引十餘人並進。遂走屋上。被執。殺之。閻應元在南門。顧振東家自刎。有黃爾錫與之善。見其佩刀。一右手刺心。仰死庭中。黃欲殮之。適兵至。棄而走。後稍定。覓其屍。失所在矣。邑人義之。爲立廟祠焉。大清兵入。肅然起敬。戚勳。字石屏。青陽鄉人。閣門自焚。題壁曰。大明中書舍人戚勳。閣門殉節處。大清兵趨進。見紗幘紅袍。仰臥于地。蓋灰影也。覺陰風凜冽。懼而返走。程璧見勢急。假乞師出城。故免。

有一家母子二人。城破。其子避于觀音寺大鐘內。上以繩懸繫。下踏一橫板。及夜。走歸。與母寢。未明。直趨入鐘內。如此兩日夜矣。至第三夜歸。對母大哭。吾今日死矣。母問故。子曰。前兩夜。神至寺內。點死者姓名。

不及我。昨夕已呼我名在內矣。故知必死。是夜同母宿于家。酣寢。及覺。已天明矣。踉蹌欲趨寺。適遇大清兵。果被殺。

有一書吏與孔縣丞善。孔陞湖州爲知縣。攜吏爲主文。在署中夢神謂之曰。汝是六萬七千數內人。何不速歸。旣覺。不解所謂。請歸。孔留之。復夢亡祖語亦然。會孔物故。星馳歸時。江陰適起兵。將閉城矣。意欲出城。其父罵曰。不孝子去我而之外耶。復欲送母出城。亦不聽。吏以父母家口在城。不得已而止。後閣門遇難。果符前夢。

江陰野史云。有明之季。士林無羞惡之心。居高官。享重名。以蒙面乞憐爲得意。而封疆大帥。無不反戈內向。獨陳閻二典史。乃于一城見義。向使守京口如是。則江南不至拱手獻人矣。時爲之語曰。八十日戴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萬人同心死義。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次年正月朔。閣城百姓無一人不披麻者。慘甚。及十一月十一日。江陰復糾衆不克而走。撫臣土國寶欲屠之。賴劉知縣不從。指名擒獲一邑。遂安。

當攻城急時。鄉民爲奴僕者。勾結數百千人。問本主索文書。稍遲。則殺之。焚其室廬。凡祝塘琉璜。陽祁等處。莫不皆然。人人畏懼。陽祁徐亮工。崇禎庚辰。欽賜進士。被奴殺死。妻與三子諸生。俱遇害。獨季子汝聰遁免。未幾。事平。爲主者亦多擒僕甘心焉。故令馮士仁。蜀人。寓居琉璜鄉。兵起。有張姓。以舊時被笞十五板。至持斧殺之。

侯峒曾守嘉定城

侯峒曾號廣成嘉定人天啓乙丑進士歷官至順天府丞未赴而京師陷宏光立召爲左通政峒曾見朝事乖謬遂不赴閏六月邑人起義推爲盟主與子元演元潔大治兵食李成棟降大清爲將二十二日來爭邑城峒曾約進士黃淳耀共爲死守百計禦之攻城者多死解而復圍者再死守十二日七月初四日天忽大雨平地積數尺城一隅崩成棟薄東門上峒曾與二子猶指揮巷戰鄉民爭欲扶之去峒曾曰吾旣與城守城亡與亡去何之趨拜家廟赴池死元演元潔相抱入水成棟恨之斬其首題曰元兇以狗於城中有金生者夜竊其首藏篋峒曾之叔入收其屍方殮有哭聲自外來者則金生負篋至也舉人張錫眉龔用圓龔用廣夏雲蛟唐全昌皆死北門有賈朱某者悉以家財佐軍城破誘家人盡入一舟自沉峒曾弟岐曾坐藏陳之龍執至官大罵死二僕亦罵不絕死

岐曾大罵難二僕亦罵更難非烈丈夫而能如是乎峒曾父子兄弟主僕之際誠盛事矣

黃淳耀淵耀同守禦嘉定城

黃淳耀字蘊生號陶庵崇禎壬午舉人癸未進士弟淵耀字偉恭淳耀素與僧性如善性如亦非淳耀不交乙酉閏六月大清兵圍嘉定淳耀居城中寺內淵耀宿城堞晝夜拒戰七月勢益急淳耀語淵耀曰城破馳信于我淵耀素文弱城未破三日兩目忽突出青銖色狀如睢陽筋悉隆起堞墮實泥大袋中重數百觔用長木肩之登城修訖衆異焉癸丑城破趨報淳耀淳耀曰吾了紗帽事耳子若何淵耀曰吾亦完秀才事復何言淳耀整袍服淵耀亦儒冠同縊寺中淳耀題壁曰宏光元年六月初四日遺臣黃淳耀自裁于西城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昧此心而已時避

難者悉趨寺中。大清兵入寺，俱殺之。次及性如。性如曰：吾閉關二十年矣，兵問何人，性如告之，默然去。兵繼至，問答如前。兵索寶，性如答以無。有兵曰：大施主供養，豈無寶乎？性如指地曰：若此屍橫滿地，假有寶亦逝矣。奈何？坐守于此。兵曰：無寶殺矣。性如曰：殺則殺耳，寶終無有此。亦前世孽，奈之何哉？兵問懼否？性如曰：亦安避之。兵曰：遍城皆屍，汝畏乎？性如曰：殺尚不畏，何況屍耶？兵曰：倒好，吾給一箭于汝，以懸寺門。自此無有入之者矣。乃去。兵果不入。及初七日，買二棺殮淳耀淵耀，俱僵屍，絕無惡氣。衆屍穢腐難聞，裹以蘆蓆焚之。

編年遺聞諸書，俱載淵耀爲淳耀之兄。

朱集璜起兵守崑山

朱集璜，字以發，崑山歲貢生，素有學行，爲鄉井所推。南京旣亡，邑人議拒守，而縣丞閻茂才已遣使投誠，用爲知縣。乙酉六月，士民起義兵，斬茂才，推舊將王佐才爲兵主，迎舊令楊永言入城拒守。永言，河南人，善騎射，抗禦若干日。集璜協守甚力。七月初五日，大清兵至城下。初六日，礮擊西城潰而入。集璜被執，大罵不屈，見殺。故將王公揚，年七十，奮勇力戰死。陶琰者，字圭稗，諸生，以理學稱，居雞鳴塘，去城二十餘里。方率鄉兵三百人赴援，中途聞城破而潰，傍徨久之，乃曰：以發其死矣。後之哉。是夕，拒戶自縊，而他書則云自刎也。原任狼山總兵王佐才，爲亂兵殺死，一家老幼俱殉。

金聲江天一起兵守績溪

金聲，字正希，休寧人。崇禎戊辰進士，授編脩。南京陷，與其門人江天一糾練義勇，以閏六月奉太祖高皇

帝像。率士民拜哭。謀起兵。天一曰。徽州諸邑。皆有阻隘。獨績溪一面當孔道。其地平迤。宜築關隘。重兵據之。遂築叢山關。屯軍其中。于是甯國。邱祖德。涇縣。尹民興。徽州。溫璜。貴池。吳應箕。多應之。遂拔寧國。旌涇諸縣。已而大兵攻績溪。天一登陴守禦。出迎戰。殺傷相當。相持累月。降將張天祿。于間道從新嶺入。守嶺者先潰。九月二十日。徽故御史黃澍。詐稱援兵。入績溪。聲見其髮未薤。衣冠如故。信之。城遂陷。聲呼曰。徽民之守。吾使之。第執吾去。勿殘民。天一追及之。同繫至南京。洪承疇以有年誼。勸之曰。多少臣子。今俱亡歿。公宜應天順天。毋徒自苦。聲默然。諸生江天一大言曰。流芳百世。遺臭萬年。千古之下。在此一時。不可錯過。且罵承疇曰。汝爲天朝大臣。不能死。而反誘人耶。承疇命左右斷其舌。天一罵不絕口。遂殺之。聲亦罵曰。崇禎是汝君。今何在。父在泉州。今何有。汝無君無父。與禽獸何異。承疇曰。罵我極是。奈時不得已耳。豫王亦欲留之。聲大罵承疇曰。使爲僧可乎。聲曰。何以稱忠臣。復戟手大罵承疇曰。成彼之名。遂殺之。僅截其喉。而不斷其頸。以示全屍。一僧收葬。木客出棺。舉族殉義。學者稱爲正希先生。天一。字文石。天一。外同死者。有陳際遇。吳國禎。余元英。同起兵者。歙縣諸生項遠。洪士魁。副將羅騰蛟。閔士英。都司汪以玉。先後被執不屈死。

附記 黟縣。休甯。俱屬徽州府。乙酉四月。大清兵猶未至。邑之奴僕。結十二寨。索家主文書。稍拂其意。遂焚殺之。皆云皇帝已換。家主亦應作僕。事我輩矣。主僕俱兄弟相稱。時有嫁娶者。新人皆步行。竟無一人爲僮僕。大約與江陰之變略同。而黟縣更甚。延及休甯。休甯良家子聞之。大懼。遂立七十。二社。富貴者寫糧銀。保護地方。知縣歐陽鉉。江西人。邀邑紳飲。痛哭起義。金聲。黃廣等亦舉兵。而僮

僕子是不敢動。附張天祿襲休甯。天祿字桂吾。陝西榆林人。明將。降大清。爲總戎。乙酉九月二十
二日。引兵下徽州。距休甯六十里。邑人聞之。一夕走空。十月朔。天祿至休甯。下令薙髮。知縣歐陽鉞
遁去。邑紳金聲曰。吾不出。恐百姓被害。乃見天祿。執解南京。時隆武相黃道周遣王總戎率兵千六
百人至徽州。義旅從者復數千。與天祿戰。互有勝負。後王兵漸傷。乃去。蓋王係杭州絲客。詣閩中。用
賄得官。本非將材。部下有風雲雷雨副將四人。而鄉兵多市人。又不習戰。故敗。十二日。又有鄭兵駐
休甯。而天祿駐徽州。於三十日午後。率總戎賀某。卞某五人。引兵萬人。疾行七十里。至休寧高堰駐
營。時一鼓矣。寂然不擾。天祿設虎皮椅而坐。漏下四鼓。起馬疾馳百里。晨至黃源小河地方。時爲丙
戌正月朔。鄭兵以除夕醉臥。方起賀歲。竟不及備。而大兵已入營矣。遂大敗。天祿追出嶺。至徽州及
常山等處。俱降之。初。天啓崇禎之際。徽州方一藻。爲陝西撫臣。時天祿爲旗牌官。至是天祿謁方夫
人。遣兵守護其家。軍令肅然。

盧象觀謀攻宜興城

盧象觀字幼哲。宜興人。故山西宣大總督象昇之弟也。崇禎癸未進士。授金溪知縣。未仕。改中書舍人。大
兵南下。象觀與宗室子遇西湖。相與痛哭。入于忠肅祠。誓同起兵。至茅山。推督部故將陳坦公爲將。時大
兵已距宜興城。而鄉鎮擁衆悉歸象觀。遂得烏合數萬。謀破城。自率前隊先行。坦公大軍繼後。行三十里。
至一鎮。象觀遣使覘城中。還報無兵。信之。竟不俟坦公。身率三十騎。疾趨入城。不知大兵駐營城外平原。
蓋利于馳突也。守卒見象觀至。登城射矢外營。大兵馳入。象觀遇于曲巷。被圍。坦公引兵半道。問留兵曰。

盧公安在。兵曰：適報城中無兵，輕騎先入矣。坦公大驚曰：書生不曉兵事，身爲大帥，輕至此乎！卽選精騎三百赴援。見象觀，頰中二矢，危甚，殺退大兵。以己馬授象觀，馳出城，自爲拒後。初，鄉兵甚盛，緣此失勢，大兵遂長驅下鄉。至中途，過鎮，坦公駐橋上，大兵騎至，坦公連殺七人，不得過橋。乃由他道填河而渡。鄉兵不能禦，悉潰。坦公立橋上，四面皆大兵，力戰死。大兵嚮之，象觀之昆季子姪死者凡四十五人。大兵將搗盧氏故居，族人謀獻象觀以滅禍，聞之，遂率三百人入湖。時舊紳王其陞，荆本徹，擁衆湖中，象觀述前事，且云：宜興不足爲，不如取湖州。于是王荆率兵陸行，象觀由水道，忽遇大兵，與戰，衆寡不敵，左右欲退，已揚帆矣。象觀持刀斷索曰：誓死于此，不去。遂被殺。盧象晉，象觀弟也，不薙髮，佯狂，己丑七月，捕置獄中，蓋一門忠義云。此宜興人口述，而象晉則別聞也。

吳應箕起兵池州

吳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父某，隱者。家故習儒，少則獵治詩古文詞，意氣橫厲，爲復社領袖。崇禎壬午，鄉試副榜。時國事日棘，應箕好奇計畫策，門雜進武夫介士，不復經生自處。會世變，南土陸沈，忠義者起，恢復次尾曰：吾有以自見矣。署詩于壁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帥義兒門徒，糾合拳勇，與其曹攻郡城，不克。同事者遁，己獨募士治衆，以計連復東流建德。時歙州金聲首倡義，奉隆武朔，擢都御史，得承制專拜牒，署應箕池州推官，監紀軍事。勢始彰，而聲先敗，失援，身練卒深山，飛檄郡治，語皆醜詆，怨家偵間，百出。大兵逼戰，潰匿婺源祁門界，被獲，不屈。與官兵偕，輒踞上坐，亦敬重之，不加害。一卒以刀刃之，叱曰：吾頭豈汝可斷耶！乃伸頸謂總兵黃某曰：以此煩公，然勿去吾冠，將以見先朝于地下矣。其就刑處，血

迹灑之不去。頭入國門如生。歷三日不變。人咸異之。

黃毓祺起兵行塘

黃毓祺字介子。江陰人。貢生。好學。有盛名。其門人徐趨字佩玉。亦以氣節著。江陰城守。毓祺與趨起兵行塘。以應魯監國遙授。以兵部尙書。賜勅印。城破。亡命淮南。明年冬。偵城中無備。率王春等十四人來襲。不克。趨被獲。丁亥正月八日。殺之。捕同謀者。毓祺遠逸。收其二子大湛大紅。兄弟爭爲死。毓祺在泰州。寄書所善江純。一猶用故時印。純一之客持之。純懼。遂告變。毓祺見執入江寧獄。成將刑。門人鄧大臨告之。期命取襲衣自斂。跌坐而逝。戮其屍。大臨號泣贖之。歸葬。變服爲黃冠去。大臨字起西。毓祺在獄。自註小遊僊詩。註畢。付鄧起西云。其詩云。大夢誰分醜與妍。白楊風起總茫然。瓠緣無用從人剖。膏爲能明苦自煎。桂折蘭摧誠短景。蕭敷艾菀豈長年。歸途不向虛無覓。朽骨徒爲蔓草纏。爲愁草盛稻苗稀。日暮徐看荷鍤歸。何處先生多好好。此中居士故非非。肥魚不肯憐蛟瘦。飽鷄偏能笑鶴饑。請讀蒙莊齊物論。橫空白月冷侵衣。非非居士王姓。予嘗贈詩曰。坐中上客有王生。問訊居然字子明。節度聲名同豹變。相公事業與槐陰。出奇制勝三軍服。守正推誠萬物平。文武只今誰得似。因君遙見古人情。朱梁王鍊鎗彥章。

趙宋王文正且。皆字子明。故云。散髮人間汗漫遊。風吹白日忽西流。淘沙慣嚇斜飛燕。孔雀偏逢觝觸牛。鄉里小兒朝拜相。江湖暴客夜封侯。神仙赤舌如飛電。開口舒光笑不休。凡拜相者無救時之手。封侯者有洗村之軍。皆小兒暴客也。淘沙之于飛燕。牯牛之于孔雀。有何相及。而嚇之觸之。真可付之一笑。吸風飲露之神人。豈爭烟火食。探薇行歌之義士。豈爭鉅橋粟哉。腹中書任他人曬。犢鼻褌從甚處懸。惟有丹

心堅自愛。忍能鑿破化爲圖。此立秋前一日七夕作也。最無根蒂是人羣。會合真成偶爾文。沙際驚鷗常泛泛。風前落葉自紛紛。掉頭東海隨烟霧。屈指西園散雨雲。況復炎涼堪絕倒。灞陵愁殺故將軍。宗門云。如蟲齧木。偶爾成文。人生無根蒂。會合亦如是。杜工部詩。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風流雲散。一別如雨。此五官中郎將所以有西園賓客之感也。百年世事弈棋枰。冷眼常觀局屢更。鳥喙只堪同患難。龍顏難與共昇平。遙空自有饑鷹擊。古路曾無狡兔橫。爲報韓盧并宋鵠。只今公等固當烹。渡江後詩。皆爲守弁取去。止存小遊仙數章。海陵獄中。多索書者。友人羅學製。請予每章下作一小註。註畢。付門人鄂起西嗟乎。游仙詩。寓言也。卽註亦非的解。後世知有黃介子。庶幾不昧我心。

附記 介子居江陰。月成橋。素有文學。與常熟武舉許彥達善。彥達與南通州監生薛繼周第四子稱莫逆。薛子亦諸生。居鄉間湖蕩橋。家貲三萬。受隆武制。佩浙直軍門印。得私署官屬。僞爲卜者。游通州。與彥達主于薛。薛生改稱周相公。時江陰有徐摩者。字爾參。亦寄食焉。毓祺居久之。凡游擊參將自海上來見者。雖滿裝。及入偈。俱青衣垂手。衆莫之知。旣而毓祺作一聯。人頗疑之。將起義。遣徐摩往常熟。錢謙益處提銀五千。用巡撫印。摩又與徽州江某善。江嗜賭。而貪利。素與大清兵往還。知毓祺事。謂摩返必挾重貲。發之。可得厚利。及至常熟。錢謙益心知事不密。必敗。遂却之。摩持空函還。江某詣營告變。遂執毓祺及薛生一門。解于南京部院。悉殺之。錢謙益以答書左袒得免。然已用賄三十萬矣。

王謀驅市人起義死

王謀字獻之號春臺無錫人本杭姓濟之先生異母弟也父諱州牧高才博學賈志以沒公居三幼嗣南門王氏遂因王姓崇禎己卯庚辰之際訓蒙洛社移家居焉每日晡輒至先生齋中清談半晌而去性敏而嗜飲先生每以爲狂丙戌仲冬公將起義時先生居江陰又以平日性謹故不敢告公素精管輅術卜之不吉再卜兆益凶大怒擲課筒于地次日遂行率鄉兵萬人夜薄郡城積葦焚門將破蕭太守聞報登城望之俱白布裹首乃曰賊夜至必非明兵親率師啓門出戰有家丁溫台者擒一人斬之將首級飛擲空中鄉兵本烏合俱賣菜兒素不知兵猝見首級飛墮皆驚悉潰走公皮靴步行道復滑蕭守馳騎突追遂被獲廷見不跪蕭太守問何人公曰先鋒王謀也嚴刑拷問公猶自侈其衆大罵不屈蕭守亦異之因下獄此十一月十一日事久之衆囚越獄公獨不走遂見殺嗟乎韋布之中非無義士惜乎其子單寒不克傳之于世也

予思當日驅市人圍郡城猶以螳臂當車羊肉投虎其迂戇固不足道所難瀕死不屈獄開不脫雖古之烈士何以加焉

吳易起兵屯長白蕩

吳易字日生號朔清吳江人崇禎丁丑進士祖邦禎嘉靖癸丑進士官太僕宏光立見史可法于揚州奇其才題授職方主事留之監軍乙酉奉檄徵餉未還而揚州失六月大兵徇吳江縣丞朱國佐以城降諸生吳鑑欲起兵誅之徒手入縣庭罵國佐國佐執送蘇州殺于胥門學士街易聞而哀之率衆擒國佐授鑑父汝延令殺以祭鑑遂起兵僅得三十人七日衆至三百併三十艘居長白蕩出沒五湖三泖間會松

江盜首沈潘有徒千四百人。劫掠不常。諸紳患之。移書於易。易起兵往戰。以計擒之。沈潘降。併其衆。獲艘七十。居無何。易拜衆曰。鎮江諜報。大清兵二千。某時過此。願邀之。遂僞作農船。每里伏兵於湖濱。凡三十里。大清兵夜至。不疑。過半。伏發。以長戈擊之。應手而墮。其地左河右湖。中岸頗高。大清兵止短刀。無舟。不得近。大發矢。衆以平基蔽之。河側復以火器夾擊。遂敗。丙戌元夕。入吳江。殺令及新科舉人。庫藏一空。鎮將吳勝兆兵至。易已入湖。民盡走。大掠二日而還。四月。勝兆復率衆七千。入吳江肆掠。舟重難行。勝兆令軍中曰。敢挈婦人者斬。有一舟百五十人。悉沈諸湖。甫行。見岸上白衣四人。擒之。使挽舟。問曰。見羅頭賊否。曰。見之。問幾何。曰。三十號。大清兵恃衆不戒。呼曰。蠻子速進。俄四人拔刀將舟中兵盡殺之。後兵見而疾追。遙望湖中泊舟。兵至即散。復返之。忽砲發。飛舸四集。矢砲突至。烟火迷天。咫尺莫辨。勝兆勢急。棄舟走。兵亦委縋重而潰。凡斬將數人。勝兆大沮。謂渡江以來。未有此敗。及還蘇。慚忿不言。恨吳江民不救屠之。已而率三千人復至吳江。經長橋。易用草人裝兵。大清兵射之。易度箭盡。乃戰。大敗之。撫臣土國寶忿易久爲湖患。密遣蘇人僞降。易推誠以待。忽反兵相向。易急換舟。舟皆連繫。乃入小舟。舟重。三十人盡覆。易泅水半里。其姪見水面紅快鞋。謂易已死。以追兵急。不得遽挈。即繫舟後。復行半里。始舉視之。尙未死。倒傾血水。酌酒數大觥。乃曰。今追者已退。吾兵尙有幾何。左右曰。百人耳。易曰。速返追擊。此去必大勝。果敗之。奪其輜重而還。易有腹心某。居嘉善。六月。親訪之。其家仇人密白縣令。令遣入。猝取之。解于杭州。殺焉。

附記 崇禎末。有知一禪師。道行高邁。遊燕都。士夫悉尊禮之。時易候選在京。聞而往謁。贈銀二十

兩師慨受不辭。晨夕辨議，相得甚歡。及甲申三月十七八兩日，賊攻城甚急。易叩吉凶。師曰：止一路，無二路。公試自思，功名是分內帶來，便可草草。若是朝廷所賜，則忠孝二字正在此際分明。易聞言，大悟。卽欲祝髮。師曰：公向以貧衲削髮被縑，蒙施多金。今日理應回敬。遂取前銀歸趙。原封未啓，心異之。乃下拜。師曰：不須如此。去去。我與汝從東便門走。送汝還鄉。異曰：汝必盡忠王國，但闖賊非汝對頭。今決無患。次日出城。師送易歸，竟不知所之。至丙戌六月被殺。果應盡忠之語云。

文秉通吳易不辨

文秉，長洲諸生。相國文震孟仲子。隱居山中有告其與吳易通者，執至官。秉不辨，曰：不敢辱吾父，願速死。遂見殺。

劉曙就義

劉曙，字公旦，號穉圭，長洲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南昌知縣。未赴，而蘇州破，避地鄧尉山。未嘗一至城市。南海諸生欽浩通款舟山，疏吳中忠義士二十三人，曙爲首。遊騎獲其書，上之。乃逮曙，曙膝不屈。詰曰：反乎？曰：誠有之，愧事未成耳。然曙實不識欽也。下獄八旬，與顧咸正、夏完淳從容就義死。

魯之瑛韋武韜戰死

蘇州原任遊擊魯之瑛、韋武韜，以起兵俱戰死。

麻三衡七家軍

麻三衡，字孟璿，宣城人。布政使溶之孫。生有異相，長好習武事，以詩酒自豪。旣起兵，與旁近諸生吳太平、

阮恒、阮善長、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號稱七家軍，皆諸生也。二衝駐兵稽亭，每戰當先，舞大刀陷陣，人多畏之。後以衆寡不敵，被獲，殺于江甯。七家皆死。

吳福之徐安遠起兵死

常州諸生吳福之起兵，約任源、遂同就李總兵軍，與之合。屢與大兵戰，越三月，兵潰，投湖死。福之，閩中禮部尚書吳鍾巒子。徐安遠，字世珍，武進人，入太湖，從黃蜚兵，兵敗，被殺。

張龍文鄉兵薄城

常州諸生張龍文、李鄉兵薄郡城，殺死。

錢棟破家起

錢棟，字仲馭，浙江嘉善人，相國士升之仲子也。崇禎丁丑進士，爲吏部郎中，破家集義旅拒戰，躡于震澤，兵返戰，旅潰，被殺。

徐石麒主盟

徐石麒，字寶摩，號虞求，浙江嘉善人。天啓壬戌進士，除工部營繕司主事，爲權奄所惡，以新城侯王昇墳價事，矯旨奪職。崇禎改元，補原官，歷陞通政司、刑部侍郎，尚書。公奏兵部尚書陳新甲陷邊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親藩七，當斬。奏上新甲棄市。時周延儒救解甚力，上不許。新甲之黨皆大恨，而公復讞光祿少卿監軍張若麒臨敵先逃，總兵許定國失誤軍機，擒殺人民，及兵部尚書丁啓睿兵敗竄逃，棄去勅印，俱當斬。會禮科姜琛、行人熊開元，以言事忤旨，上震怒，下二臣獄，而劉宗周爭之，并奪職。及二臣發，西曹公

疏薄其罪。上怒。罷官。宏光立。起公左都御史。未至。轉吏部尙書。公出戶科陸朗。御史黃耳鼎爲藩臬。有旨特留用。朗與耳鼎遂疏訐公爲吳昌時報復。又言公殺新甲。以敗款局。公乃歷陳自有東事以來主款之誤。且言先帝之誅新甲也。曰。陷我七親藩。夫七藩之中。恭皇帝居一焉。皇上忘之乎。因引疾乞休。命馳驛去。明年南京陷。公遁于鄉鎮。將陳梧起義。迎之主盟。三塔之敗。城將不守。自經死。其僕祖敏。李謹。皆從公自縊。公有二子。長爾毅。以松江事見殺。

甲乙諸書俱載徐錦。非李謹也。未知孰是。

徐爾毅被執無撓詞

徐爾毅。字似之。官生石麒麟長子。受隆武令。松將吳勝兆反。長洲諸生戴務公實說之。遠近響應。錢棟從兄旃。字彥林。夏允彝子完淳。字存古。與爾毅皆以勝兆事被執。爾毅慷慨無撓詞。審官曰。汝父爲忠臣。汝定爲孝子。三人同日受刑。旃妻徐氏。毅妻孫氏。各自沈殉其夫。

顧咸正坐吳勝兆事死

顧咸正。字端木。號飯庵。崑山人。文康公之曾孫。咸建兄也。崇禎癸酉舉人。十三年庚辰。以副榜除延安府推官。延安荒亂。咸正招撫有法。又奉檄追賊李明才等三百人。殲之。又招降獬賊張成儒。丁世蕃等三百餘人。慶陽土賊潘自安等千餘人。于是延中稍甯。會孫傳廷將出關。咸正上書。謂出關安危繫全秦。全秦安危繫天下。軍志曰。兵無選鋒。曰北。萬一蹉跌。將不止三秦之憂。不聽。賊陷西安。咸正率三百人登陴。並棄甲去。賊執咸正。欲降之。不屈。乃拘之營中。吳三桂兵入秦。人多應之。韓城人推咸正爲主。斬僞令王業。

昌已而知爲大清兵。遂入山中。明年以全髮歸南。會雲間吳勝兆。陳子龍事敗。錄其黨姓名。首及咸正。乃與同事四十餘人並死。子天達。字大鴻。貢生。天遴。字仲熊。諸生。皆以藏子龍故亦死。當咸正解南京時。審官洪承疇問曰。汝知史可法在乎。咸正亦答曰。汝知洪承疇死乎。不死乎。承疇默然。是時大清兵所過州縣。從風而靡。長吏罕有殉城者。獨公弟咸建。字海石。號如心。崇禎癸未進士。除錢塘知縣。以焚册故被擒。不屈。殺之時。盛夏。懸首鎮海樓。三日無集蠅。杭人收而殮之。祀之土穀祠中。咸正季弟咸。受天啓甲子舉人。城破亦死。僅存一孫晉穀。年五歲得免。大鴻兄弟自謂世受國恩。雖書生。義不苟活。故一門父子兄弟五人同死國事。吳中人士莫不悲之。

陳子龍誓衆稱監軍

陳子龍。字臥子。號海士。松江華亭人。幼穎異。工舉業。兼治詩古文詞。以經世自任。立幾社。與江右艾南英爭名。登崇禎丁丑進士。授惠州推官。以招撫許都功。擢兵科給事中。南都立。以原官召用。疏請親征。又上防守要害及備邊三害。皆當時至計。而莫之能用也。明年二月。以時事不可爲。乞終養去。南都不守。閏六月十日。松江兵起。子龍設太祖像誓衆。稱監軍。邀致水師吳志葵等。爲城守計。閩中授兵部左侍郎。八月三日。李成棟破松江。子龍以祖母去。匿深山。無何。吳勝兆之事起。獄詞連子龍。子龍亡命奔嘉定。匿侯岐曾僕劉馴家。已遷崑山顧天達所。當事蹟至嘉定。執岐曾。別遣兵圍天達家。遂獲子龍。鎖舟中。乘間躍水中死。是月二十四日也。猶戮其屍。

楊廷樞坐門人戴之雋事死

楊廷樞字維斗。吳縣人。諸生。以氣質自任。崇禎庚午。舉應天鄉試第一。幼與同里徐汧交最善。乙酉夏。聞其殉難。卽隱居鄧尉山中。丁亥四月。松江總兵官吳勝兆叛。爲之運籌者。乃廷樞門人戴之雋也。事敗。詞連廷樞。遂被執。繫獄中。慨然曰。予自幼讀書。慕文信國之爲人。今日之事。素志也。五月朔。大帥會鞠于吳江泗洲寺。巡撫重其名。欲生之。命之雍頭。廷樞曰。砍頭事小。雍頭事大。乃推出斬之。臨刑。大聲曰。生爲大明人。刑者急揮刀。首墮地。復曰。死爲大明鬼。監刑者爲之咋舌。禮而殯之。公在舟中。題書血衣。併詩十二首。以遺其孤。曰。蘇州有明遺士楊廷樞。幼讀聖賢之書。長懷忠孝之志。立身行己。事不愧于古人。積學高文。名常滿乎宇內。爲孝廉者一十五載。生世間者五十三年。作士林鄉黨之規模。庶幾東京郭有道。負綱常名教之重任。願爲宋室文山。惜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食祿。值中原之多難。遂蒙禍以捐生。其年則丁亥之年。其月則孟夏之月。才隱遁于山阿。忽罹陷于於羅網。時遭其變。命賦于天。雖云突如其來。吾已知之久矣。有妻費氏。吳江人。歸予二十餘載。有女觀慧。適張氏。亦二十餘春。大罵全真。不愧丈夫之氣。慨舍生就死。殊勝男子之鬚眉。一家視死如歸。轟轟烈烈。舉室成仁。無愧炳炳烺烺。生平所學。至此方爲快然。千古爲心。到底終須不歿。但因報國無能。懷忠未展。終是人臣未竟之志。尙辜累朝所受之恩。魂炯炯而升天。當爲厲鬼。氣英英而墜地。期待來生。舟中書此。不能盡言。留此血衣。以俟異日。願我知己。面付遺孤。如痛父母。卽思忠孝。垂歿之言。以此爲訣。四月二十八日。舟中血書。又云。余自幼讀書。慕文信國先生之爲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四月二十四日。被縛。餓五日。未死。罵未殺。未知尙有幾日。未死。遍體受傷。十指俱損。而胸中浩然之氣。正與信國燕市時無異。俯仰快然。可以無憾。覺人生讀書至此。甚是得力。留此

遺墨。以俟後人知之。因舟中漫就一十二首。詩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氣千秋應不散。於今重復有斯人。浩氣凌空死不難。千年血淚未曾乾。夜來星斗終天燦。一點忠魂在此間。社稷傾頹已二年。偷生視息又何顏。祇今浩氣還天地。方信平生不苟然。嘆息常山有舌鋒。日星炯炯貫空中。子規啼血歸來後。夜半聲聞遠寺鐘。有妻慷慨死同歸。有女堅貞志不移。不是一番同患難。誰知閨閣有奇兒。近來賣國盡鬚眉。斷送河山更可悲。幸有一家如母女。綱常猶自賴維持。六首佚。

黃廣爲僧

黃廣。徽人。明季武狀元也。與黃澍同族。有膂力。能運鐵鞭二十四觔。大清兵至。率衆固守徽州。身爲前鋒。所獲甚衆。後敗。廣走閩。閩復陷。大清帥招之。不從。乃削髮爲僧。宣城人語我曰。黃廣率鄉兵數十。九戰俱捷。後自宣城水東鎮。統衆禦大兵于港河。爲徽甯界也。大清騎日益被圍。廣舉鞭忽折。重十二觔。乃易樣鞭。重三十四觔。廣馬見大清馬。卽跪。廣怒。鞭殺之。步戰。舉鞭一擊。大清將以刀捍之。連擊三鞭。捍之如前。廣乃走。取箭搭射。正中。大清將左目。趨上。一鞭擊死。然大兵甚盛。廣以衆寡不敵。乃走。鄉兵被殺遍野。慘不可言。

許生僞試事敗死

許某。武進諸生。順治三年八月。鄉試近期。舟車雲集。部院洪承疇疑之。每寓密令兵共居。以偵察。時有一人。晝則閉戶。夜半始出。伴云。出恭。兵疑有奸。觸之。其人怒而訐。兵握其首。乃未薙髮者。解于承疇。嚴訊。遂招多人。遣兵各寓搜獲。有冊藏金山下。無錫諸生華時亨。字仲通。亦有名。蘇撫土國寶逮至。見時亨雙鬢。

釋之。武進許生爲首事人，亦見國寶，毅然曰：「老大人三年前亦與生員一樣，生員無他意，只是不忘大明耳。今生員含笑而去，不望含淚而歸，人咸壯之。」解南京殺焉。是案幾殺千人，鄉試因改期。至十月初七日下午，無錫始報新解元范龍，龍本王姓，字雲生。

附記 鄒來甫，無錫泰伯鄉人，庠生，不薙髮，隱居教授。至康熙初年，族紳鄒式金被仇家訟陷，藏來甫于家，遂逮來甫，郡守趙琪欲併究，十年前總甲及館主不舉報罪，某費千金，家幾破，解于兵備胡賈，賈本浙之仁和翰林，廉明仁恕，衆號神君，呼來甫案前熟視，謂趙守押差曰：「此是薙不全，不是全不薙，遂申文南京都院，郎廷佐乃免，夫以諸生全身二十載，亦異矣。」

總論江南諸臣，東村老人曰：蘇代有言，爲人妻，則欲其許我也；爲我妻，則欲其詈人也。每一王與，有附而至榮者，卽有拒而死烈者，生易而死實難，高帝斬丁公，藝祖褒韓通，所重固自有在，諸君子毋乃能所得乃重乎。

明季南略卷之十

浙紀

潞王出降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五月。豫王既定南都。分兵入浙。大帥貝勒博洛也。時潞藩避杭州。六月。杭人擁戴之。貝勒以書招王。王度力不能拒。又不忍殘民。遂身詣營。請勿殺害人民。貝勒許之。遂按兵入杭。市不易肆。後潞王北行。與宏光王之明俱凶問。

附記 編年云。兵至杭州。原任行人陸培縊死。某縣知縣梁于淡亦死。一載自死。

祁彪佳赴池水

貝勒既駐杭。遂散布官吏至浙東招撫。且令薙髮。召鄉紳謁見。原任蘇松巡撫祁彪佳赴池水死。祁公諱彪佳。字幼文。號世培。紹興山陰人。父承燦。知長洲縣。有惠政。公年十七。舉于鄉。天啓二年壬戌。進士。授興化府推官。郡兵以稽餉。譁于藩司。公挺身往諭。刻期給餉。皆斂手不敢動。復令自推爲首者。縛送藩司治之。衆皆帖服。崇禎四年。考滿。福建道御史。五年冬。上疏言。凡大小文武內外諸臣。皆使之各安其位。而後有以各盡其心。若越俎而問庖。卽曠官而怠事。邇來六卿九列之長。詰責時聞。引罪日見。因而有急遽周章。救過不遑之象。竊恐當事諸臣。愴于嚴旨。冀以迎合揣摩。善保名位。則未得振勵之效。反滋悠悠之圖。臣所慮于大臣者此也。人才有限。中下參半。非籍上感發其忠義。則無以鼓舞其功名。今司道有司。或欽

案之累由人。或錢穀之輸未至。降級住俸。十居二三。臣子精神才具。必其稍有餘地。而後可以展布。若迫于功令。必至苟且支吾。急功赴名之心。不勝其掩罪匿瑕之念。臣所慮於羣臣者此也。皇上聞整而思將帥之臣。倘得真英雄。卽推轂設壇。夫豈爲過。但翫讎負俗。決不肯俯仰司馬之門。若必依序循資。則雖冒濫之寶可清。似亦獎拔之術未盡。臣所慮于武臣者此也。皇上深懲惰窳。特遣內臣。然必搜剔出于不意。奸弊乃可無遺。若撫按之事。多令監視會同。則恐同罪同功。反使互蒙互蔽。開水火之端。其患顯啓交納之漸。其患深。臣所慮于內臣者此也。時以爲讜論。尋巡撫蘇松諸府。所至省騶從。延問父老。盡得其利病。豪右兼并。細民皆得控陳。一時權貴爲之側目。吳中無賴。自署天罡黨。凌轢小民。官治以法。則攤贓無辜。人益畏之。公至。捕其尤者四人。立磔于市。由是羣奸股栗。他若徵解法。捐贖鍰。爲長洲置廣役田。清吳縣隱租。以備荒。無錫役米。以惠鮮。借華亭義米。置上海役田。時粟貴。率二石得壹畝。計三年子粒。卽償華亭之數。平漕兌。歲省四郡耗羨十餘萬金。吳人至今德之。十五年。大清兵深入。逼淮。道路阻絕。起公掌河南道。微服冒險。間行達京師。明年。佐大計。一主虛公。無敢以一錢及門者。會上命臺省遷轉。必歷藩臬。以考其才。面折選郎於朝。因疏列其事。於是御史蔣拱宸等羣起攻之。事遂已。而公竟改南京畿道。十七年甲申。五月。公與史可法等決計定策。以公舊有威德于吳。命奉敕安撫。尋晉大理寺丞。卽留爲巡撫。首募技勇。設標營五。營各五百人。緣江要害。增置屯堡。公受事六閱月。開館禮士。設筭受言。日夕拮据。又上疏請除詔獄緝事。廷杖諸弊政。爲朝廷所忌。遂謝病。乙酉夏。大清兵入浙。檄諸紳投揭。公聞。語夫人商氏曰。此非辭命所能卻。若身至杭。辭以疾。或得歸耳。陽爲治裝將行者。家人信之。不爲意。閏六月六日丙戌。夜分。

潛出寓園外放生碣下。自投池中。書于几云。某月日。已治棺寄菽山戒珠寺。可卽殮我。其從容就義如此。後諡忠敏。公生二子。長理孫。字奕慶。次班孫。字奕喜。皆有文譽。女德菑。字湘君。年十三四。卽韶慧絕人。其哭父詩有句云。國恥臣心在。親恩子報難。時盛稱之。

高宏圖不食死

原任大學士高宏圖。流寓紹興城中。逃至野寺。不食死。

劉宗周絕粒死

劉宗周。字啓東。紹興山陰人。學者稱爲念臺先生。萬歷二十九年進士。三十三年授行人。先後以母喪及養祖里居者十餘年。始補原職。尋充冊封益藩副使。歸陳宗藩六議。四十一年。疏請修正學。明年復謝病去。天啓元年。起爲禮部儀制司主事。劾魏忠賢客氏。坐奪俸半年。二年。遷光祿寺丞。三年。遷尙寶司少卿。尋改太僕寺。告歸。四年。補右通政。力辭。上怒其矯情厭世。革爲民。崇禎元年。召爲應天府尹。二年。三年。以疾在告。復上言除詔獄。蠲新餉。爲祈天永命之本。上方憂旱齋居。責其不修實政。徒託空奏。公遂堅求去。許之。八月。召爲工部左侍郎。言曰。上言時政云云。上曰。宗周素有清名。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常效。小臣歸過朝廷。爲名高。會體仁捐俸市馬。公言不敢懷利事君。得旨切責。遂引病求罷。旣就道。聞大清兵自昌平深入。極論體仁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并及刑政舛謬數事。上怒。以爲比私亂政。革爲民。十四年。起吏部左侍郎。陳聖學三篇。以切劘上躬。多見採納。尋遷左都御史。請申飭憲綱。復書院社學。罷詔獄。從之。會當大計。發中書某爲人行賄事。寘之法。一時風紀肅然。已而京師復被圍。行人熊開元。劾奸

輔誤國。觸上怒。下獄廷杖。公力爭于朝。坐免官。十七年。南京再造。起原官。公力詆時政。馬士英。劉澤清。等欲殺之。遂力請致仕。明年。大清兵至杭州。公與同郡祁彪佳約舉事。不果。彪佳先死。公絕粒二旬。以六月八日戊子卒。有絕命詩曰。留此旬日生。少存匡濟志。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又示堵秦嗣瞻詩云。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水。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政而斃矣。庶幾全所受。公以宿儒重望。爲海內清流領袖。嘗以出處卜國家治亂。而終以節見。悲夫。其論學也。以爲學者學爲人而已。將學爲人。必證其所以爲人。又作紀過格以相糾考。立古小學。每日生徒會講其中。嘗與高忠憲攀龍。往復辨論。忠憲以爲畏友。祁彪佳曰。公之奏疏出。可廢名臣奏議。人以爲知言。子名洵。遵遺命。不以詩示人。

王毓著赴柳橋河死

王毓著字元祉。紹興衛人。甫婚。而父隣卒。經年不就內寢。爲郡諸生。師事劉宗周。乙酉六月。大清兵破杭州。時諸生無賴者。羣議犒師。毓著憤甚。榜其門曰。不降者會稽王毓著也。衆懼禍。陰去其榜。聞劉宗周舉義。毓著喜。越數日。事不就。乃爲書告曰。門生毓著。已得死所。願先生早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吊。又作憤時致命篇。授其子。復榜于孔廟。將赴泮池。池水淺。乃赴柳橋河死。時六月二十二日也。

潘集袖石沈河死

潘集字子翔。會稽布衣。性嗜酒。家貧。不數得。時從友人索飲。旣醉。或歌或泣。人皆以狂少年目之。聞大清兵至。自誓必死。家人詫曰。江南甚大。無死者一布衣耳。何死爲。集曰。薊州之役。吾王父母俱死。于是吾三

奔喪。竟不得一骸骨歸。今覩顏爲民。苟偷視息。死何以見先人于地下。已聞毓著死爲文以哭之。出東門半里許。袖二石。渡東橋。下自沈死。或曰。此其意將以擊當事之倡降者。不得間故死。

周卜年躍入海死

周卜年。字定夫。山陰人。周文節公族子也。家貧。力學。年三十。猶爲布衣。濱海而居。聞王毓著潘集死。曰。二子死不先。卜年死不後也。及傳城中已薙髮。邏騎四出。卜年仰天大呼曰。天乎。天乎。余尙何以生乎。遂肅衣冠趨出。自礮上躍入海中死。時閏六月初六日也。越三日。其妻泝流而號。求之不得。忽見一屍逆流東上。復于礮上兀然而止。就視之。則顏面如生。衆嗟異之。是日。越中師起。承制贈毓著翰林待詔。集與卜年教授訓導。而越人感三子之節。私諡毓著曰正義先生。潘集成義先生。卜年全義先生。

王思任請斬馬士英疏

時馬士英潛率所部奉宏光母后。突至紹興。紹興士大夫猶未知宏光所在。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因上疏太后。請斬馬士英。曰。戰鬪之氣。必發于忠憤之心。忠憤之心。又發于廉恥之念。事至今日。人人無恥。在不憤矣。所以然者。南都定位以來。從不曾真實講求報雪也。主上寬仁有餘。而剛斷不足。心惑奸相馬士英。授立之功。將天下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醢醢。上悅色。則獻淫妖。上喜音。則貢優鮑。上好玩。則奉古董。以爲君逸臣勞。而以疆場擔子。盡推于史可法。又心忌其成功。絕不照應。每一出朝。招集亡賴。賣官鬻爵。攫盡金珠。而四方狐狗輩。願出其門下者。得一望見。費至百金。得一登薄。費一千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撫總督。現在卽題。其餘編頭修脚。服

錦橫行者。又不足數矣。所以然者。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之。以至于斯也。茲事急矣。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尙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獨不當護耶。一味欺蒙。滿口謊說。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呼號泣召之際。太后宜速趣上照臨出政。斷絕酒色。臥薪嘗胆。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爲誤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之人心士氣。猶可復振。而戰鼓可勵。苞桑可固也。

又上士英書

閣下文采風流。才情義俠。職素欽慕。卽當國破衆疑之際。援立今上。以定時局。以爲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一立之後。閣下氣驕腹滿。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從不講戰守之事。只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而先期已走。致令乘輿播遷。社稷邱墟。閣下謀國至此。卽喙長三尺。亦何以自解。以職上計。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氣節之士。尙爾相諒無他。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機。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傑。呼號惕勵。猶可望倖中興。如或逍遙湖上。潦倒煙露。仍似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韜渡江。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區也。職請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上千洪怒。死不贖辜。閣下以國法處之。則當束身以候緹騎。私法處之。則當引領以待鉏麈。士英愧憤。不能答。

以伯韜比士英。最爲酷肖。一疏一書。痛快絕倫。足褫奸魄。王公以文采風流。擅名當時。豈知其當大事。而侃侃若此。可與黃左兩疏鼎足千古。

魯王監國

魯王諱以海。高帝十世孫。父壽鏞。世封于魯。崇禎十五年。大清兵入兗州。城破。自縊。以海年幼被執。三刃不中。乃舍去。十七年。嗣魯王位。大清順治二年。南都稱宏光元年。張國維爲戎政尙書。會與馬士英意見不合。遂請歸里。五月。南都陷。國維在家聞變。收集義勇以待。六月。杭州擁戴潞王。潞王尋以城降。貝勒散布官吏于浙。招撫使至錢唐江上。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子陳遵謙忿殺之。聞魯王避難台州。而熊汝霖、孫嘉績各起義餘姚。遵謙遂與其謀迎立魯王于台。適朱大典亦遣孫珏勸進。時張國維至台州。與陳函輝、宋之普、柯夏卿及陳遵謙、熊汝霖、孫嘉績等合謀定議。擁戴魯王監國。乙酉六月廿七日戊寅也。卽日移紹興。以國維爲大學士。是時馬士英逡巡浙東。聞魯王監國。亦率所部至赤城。欲入朝。國維知之。首參其誤國十大罪。士英懼。遂不敢入。起舊大學士方逢年入閣。之普、大典俱爲大學士。函輝爲兵部侍郎。而國維督師江上。調方國安守嚴州。張鵬翼衢守州。補御史陳潛夫原官。加太僕寺少卿。命監各藩鎮兵馬。賜張國維尙方劍。

七月。張國維復富陽。時兵馬雲集。各治一軍。不相統一。部曲騷然。國維疏請于王。謂剋期會戰。則彼出此入。我有休番之逸。而攻堅擣虛。人無接應之暇。此爲勝算。必連諸帥之心。化爲一心。然後使人人之功罪。視爲一人之功罪。魯王加國維太傅。賜尙方劍。以統諸軍。

浙閩水火

閩中隆武立。頒詔至越。越中求富貴者。爭欲應之。魯王不悅。下令欲返台州。士民惶惶。國維聞之。星馳至

紹興上啓監國曰。國當大變。凡爲高皇子孫臣庶。所當同心併力。成功之後。入關者王。監國退居藩服。體誼昭然。若以倫序叔姪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日。鳩集爲勞。一旦南拜正朔。恐鞭長不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莫可返。攀龍附鳳。誰不欲之。此在他臣則可。在老臣則不可。臣老臣也。豈若朝秦暮楚之客哉。疏出。于是文武諸臣議始定。然浙閩遂成水火矣。

遺聞及諸書俱云上疏隆武。獨甲乙史云啓監國。

封諸臣

十一月。進方國安爲荊國公。張鵬翼爲永豐伯。王之仁爲武甯伯。陳遵謙爲義興伯。國維子世鳳爲平敵將軍。

王之仁請戰

浙東將士與大清兵跨江相距。自丙戌春。屢戰不勝。各營皆西望心碎。王之仁上疏魯王曰。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遽欲以錢唐爲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爲今日計。惟有前死一尺。願以所隸沈船一戰。今日死。猶戰而死。他日卽死。恐不能戰也。

申西間。武臣未建寸功。輒封侯伯。竭天下之餉以奉之。平日驕橫。卑視朝廷。一聞警至。莫不逃降。戰之一字。雖上趣之不能。而況自請乎。今讀王公疏。凜凜有生氣。洵推當時武將第一。視國安諸人。真奴隸之不如矣。

王之仁江心襲戰

三月朔戊申。大清兵驅船開堰入江。張國維嚴敕各營守汛。命王之仁率水師從江心襲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之。碎舟無數。鄭遵謙撈鐵甲八百餘副。國維督諸軍渡浙江。大清兵爲之少卻。會隆武使陸清源賫詔至江犒師。時馬士英依栖方國安。因唆國安斬之。且出檄數隆武罪。國維聞之。嘆曰。禍在此矣。

士英旣斷送南朝。復離間閩浙。小人之敗壞國家事。可恨如此。然三月士英峻斬閩使。六月錢邦芑疏斬魯使。兩國相殘。俱小人爲之。武甯奮擊之功。能不付之東流乎。

方國安夜走紹興

五月。大清貝勒偵知浙東虛實。遂益兵北岸。以江涸可試馬。用大砲擊南營。適碎方兵內廚鍋竈。國安嘆曰。此天奪我食也。我自歸唐王耳。謂大清兵勢重莫可支。又私念隆武曾以手敕相招。入閩必大用。卽不濟。可便道退入滇黔。遂于五月二十七日丙戌夜。拔營至紹興。率馬阮兵。以威劫魯王而南行。

國安擁衆十萬。未戰而逃。真可斬也。

浙師潰散

五月二十八日丁酉。江上諸師聞方國安走。鄭遵謙攜貲入海。餘皆潰散。惟王之仁一軍尙在。將由江入海。國維與之仁議抽兵五千分守各營。之仁泣曰。我兩人心血。今日盡付東流。壞天下事者非他人。方國也。清兵數十萬屯北岸。倏然而渡。孤軍何以迎敵。吾兵有舟。可以入海。公無舟。速自爲計。國維不得已。乃振旅追扈魯王。

大清兵渡錢唐江

六月初一日丙子。大清兵渡錢唐江。

附記 五月中。貝勒聞報。方兵詬詈。諭其下曰。勿聽。若有福人。自能過去。如無福。自然過去不得。二十三。四間。日夜砲聲不絕。二十八。九日。潮不至。貝勒乃率兵拔船過三壩。壩大鳴。初一日。貝勒登壩渡江。勇甚。身被重甲。負矢三百。長戈短刀俱備。及已渡。浙兵棄輜重無算。貝勒令諸軍無掠。俟回時。自有也。舊有識云。火燒六和塔。沙漲錢唐江。崇禎九年。六和塔災。中心悉燒去。止餘四圍不動。有若煙樓然。至是而錢唐江又沙漲矣。前數可知。

魯王遁入舟山

張國維追王至豐橋。方馬阮兵斷送過橋。橋石下舊刻大字二行云。方馬至此止。敵兵往前行。國安士英南行。決計執魯王投降。爲入關進身地。乃遣官守王。守者忽病。魯王得脫。比及兵追至。王已登海船矣。後王遁入舟山。

余煌赴水

禮部尙書余煌。大張硃示。盡啓九門。放兵民出走。畢。遂正衣冠赴水死。

余煌。浙人。天啓五年乙丑狀元。以魏黨。崇禎初罷。科名幾穢。而其末節如此。亦可稱也。附記。余公徵時。祈夢于于忠肅公廟。夢演劇。金鼓競震。止一丑出場。以頭撞公。而覺竟不解。及乙丑及第。有司送匾至。顏曰乙丑狀頭。始恍然前夢。

張國維赴園池死

魯王既登海船。聞國維至黃石巖。因傳命國維。退防四邑。國維至台州。無舟。不能從。王遂回東陽。治兵再舉。時六月十八日也。二十五日。大清兵破義烏。親衆勸國維入山。以圖後舉。國維嘆曰。誤天下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二十六日。大清兵至七里寺。國維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作絕命詞三章。自述云。艱難百戰。載吾君。拒敵辭。唐氣勵雲。時去仍爲朱氏鬼。精靈當傍孝陵墳。念母云。一暝。纖塵不掛。曾惟哀。耄母暮途窮。仁人錫類能無意。存歿銜恩結草同。訓子云。夙訓詩書。暫鼓鉦。而今絕口莫談兵。蒼蒼若肯施存恤。乘未全身答所生。

公字正菴。號玉筍。金華東陽人。天啓二年壬戌進士。除番禺知縣。以卓異薦。擢刑科給事中。歷吏科。陞禮科都給事中。太常寺少卿。崇禎七年。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等處地方。先是。巡撫駐蘇州。行文各屬。間一出巡。駐句容。及公時。江北多事。往往出鎮皖口。賊破廬圍桐。駸駸有南窺之勢。而安慶素無兵。國初有軍五千三百餘。宣德中。徙二千人于河間。懷來諸衛。後又以二千人運糧。三百人入南都。餘丁不足待戰。乃調吳淞戍卒。及徽甯兵往。而海上復告警。公請益募兵千人。比楚黔故事。留新餉給之。報可。復議增馬步二千人。於是皖爲重鎮。上采科臣言。申飭江防。公請募卒千二百人。半戍浦口。半戍鎮江。脩繁昌。太湖。建平。六合。高淳諸城。建敵樓于蕪湖。十二年。海寇焚崇明之東三沙。犯福山。及陸崖港口。公設伏擒其魁。袁四。吳通州等。明年。陞兵工二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河道。會大盜李青山起。山左騷動。公擒之。東方遂甯。十五年。陞兵部尙書。公視事時。則大清已入邊七日矣。乃奏大調天下援師。大清兵深入至

山東、淮北、癸未春，載護車牛人口竟去。周延儒出視師，不能一有所創。公乃請告歸，爲言官所糾。緹騎逮下刑部獄。甲申春，特旨赦公。以前官督餉直浙，公出都而聞先帝之變，宏光立，授戎政尙書，加銜太子太傅，請建四輔以藩南京。未果行，復告歸。而南京失國，會陳遵謙等迎立魯王，召公直東閣，而以長子世鳳代總軍事，支撐江上者一年。丙戌六月，大清兵至紹興，公急走歸東陽，赴園池中死。

附記 當緹騎逮公過蘇州，蘇人感公舊德，萬衆擁之，羅拜慟哭。宰牛羊生祭，且拜且哭，獻酒。公從容語衆曰：予何德于汝，今茲行無傷也。有周相公手書在，非我不禦罪也。遂受而飲之。及北上，出書呈上，故得免。此蘇人口述，以爲公之快事。東陽義烏屬金華府。

王之仁見殺

興國公王之仁，載其妻妾，并兩子幼女諸孫等，盡沈于蛟門下，捧敕印北面再拜投之水。獨至松江，峨冠登陸，百姓駭愕，聚觀之。仁從容入見內院洪承疇，自稱仁係前朝大帥，不肯身泛洪濤，願來投見。死于明處，承疇優接以禮，命薙髮不從。八月二十四日酉，見殺。

聞之仁罵承疇曰：昔先帝設三壇祭汝，殆祭狗乎。

陳函輝死節

公諱函輝，字木叔，號寒山，台州臨海人。崇禎甲戌進士，除靖江知縣。先帝留心吏治，許科道官以風聞上言，而御史左光先按浙過吳，因劾澚墅鈔關主事朱術垵，及公公坐罷里居。浙東監國授公禮部侍郎。越州之亡，公赴水死。公少年時落筆妙天下，笑罵皆成文章，人爭誦之。其交游亦徧吳越間，及爲令，嘗以縣

奉客。遂挂彈文以免。及公一死。海內翕然稱其大節焉。今讀其文。殆類有道者。其絕命詞云。余以五月晦日晚。從主上出亡。值亂兵間。道相失。還自僻路。徒步重繭。八閱月始得抵台。城閉痛哭入雲峯。山中有池。可從靈均大夫之後。是夜宿湛明大師禪房。漏下五鼓。作六言絕句十章。其一云。生爲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其二云。子房始終爲韓。木叔死生爲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寸心獨苦。其三云。父母恩無可報。妻兒面不能親。落日樵夫河上。應憐故國孤臣。其四云。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慚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其五云。去夏六月念七。今歲六月初八。但嚴心內春秋。莫問人間花甲。其六闕。其七云。手著遺文千卷。尙存副在名山。正學焚書亦出。所有心史難刪。其八云。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世間同志。其九云。敬發徐陵五願。世作高僧法眷。魂遊寰海名山。身到兜率內院。其十云。今日爲方正學。前身是寒山子。徒死尙多抱慚。請與同人證此。又遺友人書云。輝死矣。季札之劍。孝標之書。皆諸先生心事也。或念輝生平忠悃。得存其遺孤。藏其遺骨。收其遺文。所謂埋我三年。而化碧地下。必有以報諸公矣。又自作祭文一。埋骨記一。從容笑語。扃戶自經死。

編年載自經。而啓禎錄載赴水。故並誌俟核。

陳潛夫闔室沈河

太僕寺少卿陳潛夫。偕妻孟氏。妾孟氏。夫妻姊妹聯臂共沈河死。陸培與潛夫皆杭人。諸生時同盟相善。後有違言。遂相仇。尋俱入仕。大清兵至。潛夫死。培居家。聞城降。卽自縊。兩人卒同殉國。人咸稱之。

朱大典闔門焚死

朱大典號未孩。浙江金華人。萬曆四十四年丙辰進士。歷任巡撫鳳陽。戶部侍郎。及魯王監國。加大學士銜。大清兵至金華。大典固守。攻月餘不下。用紅衣砲擊破之。大典闔門縱火焚死。其子師鄭邠。武進人。亦死。

張鵬翼見殺

總兵張鵬翼。守衢州。標下副將秦應科等。爲大清內應。城破。鵬翼及樂安王。楚王。晉平王。皆被殺。督學御史王景亮被執不順。遇害。

王瑞構自縊

王瑞構。字聖木。溫州永嘉縣人。天啓五年乙丑進士。原官兵部職方郎。大清兵陷溫州。貝勒下擢用之令。乃集先世遺像。親爲題誌。且拜且泣曰。死見先帝。卽歸膝下耳。遂與姻友會酌。悲歌盡。已而入戶縊殉。

鄒欽堯赴江

鄒欽堯。字維則。永嘉人。郡庠生。大清朝總鎮范某。下令髡髮。欽堯卽赴江。流屍不可得。

葉尙高飲藥痛罵死

葉尙高。字向栗。永嘉邑庠生。大清兵入城。尙高被髮佯狂。儒巾帛衣。截神祠本臺爲鐸狀。搖布狂言。惟洪武聖訓四字朗朗徹人耳。上丁釋奠。尙高冠進賢冠。倚廟柱肆詈。當事庭鞫不跪。鞭箠血遍體。略無一語。惟呼太祖高皇帝而已。被創後。吟咏自若。和正氣歌。有未吞蒲酒心先醉。不洛蘭湯骨已香之句。飲藥痛罵死。獄吏欲倒出尙高於竇。諸士擁圍扉枕尺環哭。幾譟事聞。有司乃壞棘墻輿尙高至宅殮焉。

諸臣殉難

禮部侍郎王思任、不食死。兵部主事葉汝蘇、與妻王氏同溺死。兵部主事高岱、絕食死。子諸生高朗、赴水死。通政使吳從魯、不薙髮死。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沈水死。諸稽諸生方炯、山陰諸生朱煒、俱赴水死。蕭山諸生楊雲門、自縊死。醫生倪舜年、正襟危坐磁缸內、命人掩覆。朗聲誦佛經死。

錢肅樂入海

錢肅樂、字希聲、號虞孫、浙江寧波鄞人。崇禎丁丑進士、授太倉知州。嘗兼攝崇明崑山兩邑事。年饑、崑山貧民相聚掠富家、公捕倡亂者、杖殺之。邑賴以安。壬午、入爲刑部員外、尋丁艱。乙酉、南京破、因遂與陳遵謙、孫嘉績、陳函輝等、會師江干。浙直歷授公僉院、副院、少司馬、皆辭。戮力軍中者一年。丙戌、錢唐失守、公攜家入海。閩中復授公副院。公至、則延平已破、復遁跡海島中。丁亥、鄭彩治兵海上、福建起兵、公復以掌邦政召。乃與熊汝霖、馬思理、沈宸銓、林逦、吳鍾巒等、協力任事。戊子、加閣銜。公見國勢日蹙、藩鎮驕悍、憂憤成疾、卒于海外之瑯琦山。遺命以先朝員外冠服殮。故仍稱員外云。

張名振題詩金山

大清順治十一年甲午正月、海船數百、遡流而上。十三日、抵鎮江、泊金山。大帥張名振、劉孔昭、及史某也。二十日、名振等白衣方巾登山。從者五百人。寺僧募化、名振曰、大兵到此、秋毫不擾、得福多矣。尙思化乎。僧曰、此名山也。名振助米十石、鹽十担、且書籒云、張某到此、大兵不得侵擾、徘徊半日、乃下。次日、紗幘青袍、角帶、復登山。向東南遙祭孝陵。泣下沾襟。設醮三日。題詩金山云、十年橫海一孤臣、佳氣鍾山望裏真。

鶉首義旗方出楚。燕雲羽檄已通閩。王師枹鼓心肝噎。父老壺漿涕淚親。南望孝陵兵縞素。看會大纛禡龍津。前云予以接濟秦藩。師泊金山。遙拜孝陵。有感。後云甲午年孟春月。定西侯張名振。同誠意伯題併書。越二日。掠輜重東下。二十三日。旌旗蔽江而下。砲聲霹靂。人人有懼色。四月初五日。海艘千數。復上鎮江。焚小閘。至儀真。索鹽商金。弗與。遂焚六百艘而去。名振還師海島。是年病。遺言令以所部歸監軍張煌言。悉以後事昇之。論者謂陶謙之在豫州。不是過也。歿後。煌言爲之葬于蘆花畧。

附記 張名振舟師至泰興。有李公仁者。被掠擊柝二日。謂卒曰。吾秀才也。不堪此役。卒引入見名振。及轅門。有金字牌一面。上書軍令十條。一。劫掠子女者。立刻處斬。一。殺無辜百姓者。斬。一。見敵兵不殺而故縱之者。斬。云云。進見名振。名振綠袍戴丞相冠。年六十餘。與劉孔昭同居一大舟。知李爲庠士。命立語問南都鎮江等處兵勢若何。李迎其意曰。大清師雖衆。能戰者少。名振曰。取天下當何如。李曰。老台臺胸中蓋已定矣。書生何知。且國家失已十載。何不直抵中原。名振曰。極有此意。但兵微將寡。不敢輕試其鋒。雖不能恢復中原。而海中明朝依然如故。李聞語畢。泣下。名振問故。李曰。思父母耳。名振曰。父子乃一生倫理。君臣實萬世綱常。何必如此。遂贈銀五兩。絹二匹。遣歸。

大清部院郎廷佐致明帥張煌言書

欽命南京部院郎致書於元老大君子閣下。僕素性愚魯。謬膺特簡。自莅任以來。事無巨細。惟在安民。上天好生惡殺。則人何敢不畏鬼神。而妄自縱橫。攪亂百姓也。嘗有海上諸公歸來。如顧鎮忠。王鎮。有才者。日久抵掌。因備悉大君子忠孝至性。出自天成。本標總兵黃鼎。亦津津道之不置。方知至人舉動。別有苦

心與尋常山海輩借口起義者。如較天壤。語難同日。景仰之私。非今伊始。目今新奉恩詔。爲山海諸君子大開宏造。凡投誠文武官員。照原官題職。地方官卽爲起文赴部。推補實缺。天語煌煌。遐邇昭布。非敢謬言。倘邀天幸。大君子幡然改悟。不終有幸。自膺聖天子特達之知。轟轟烈烈。際會非常。開國奇勳。共襄大業。此其上也。如曰志癖孤忠。願甘恬退。優然山中宰相。祖塋坟墓。朝夕相依。骨肉至親。歡然團聚。出處旣成。忠孝兩全。此其次也。其或不然。卽於歸來之日。祝髮陳詞。僕代請作盛世散人。一瓢一笠。逍遙物外。徧選名勝。以娛天年。又其次也。亦強日坐危舟。魂驚惡浪。處不成處。出不成出。旣已非孝。亦難名忠。況且震聽海岸。未免驚擾百姓。竊爲大君子難聞者。僕率愚直之性。行簡淡之詞。屏去一切繁文套語。如逆闖之害。何以當仇。本朝之恩。何以當報。當仇者不審天時。自甘撲滅。當報者妄行恃險。自取淪亡。邪正之至理。興衰之大數。有識者燎若觀火。又何必煩詞取厭。大君子之清聽哉。昔人有言。局內人明者自暗。局外人暗者自明。某以局外之觀。略陳鄙意。不遑嫌疑。傾心萬里。終不敢效輕薄者。以筆舌爭長。不敢蹈驕矜者。以高抗取罪。至誠之心。望祈同樂。其採聽與否。惟大君子裁酌已耳。臨楮神越。

張煌言復書

欽命贊理恢剿機務。察視浙直水陸兵馬。兼理糧餉。兵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復書于遼陽世冑。郎君執事前。夫揣摩利鈍。指畫興衰。庸夫聽之。或爲變色。而貞士則不然。其所持者。天經地義。所圖者。國恨君讐。所期待者。豪傑事功。聖賢學問。故每氈雪自甘。胆薪彌厲。而卒以成功。古今以來。何可勝計。若僕者。將略原非所長。祇以讀書知大義。痛憤國變。左袒一呼。甲盾山立。峴峴此志。濟則顯君之靈。不濟則全臣之

節。遂不惜憑履風濤。縱橫鋒鏑之下。迄今餘一紀矣。同仇漸廣。晚節彌堅。練兵海宇。祇爲乘時。此何時也。兩越失守。三楚露布。以及八閩羽書。奚啻雷霆飛翰。僕因起而匡扶帝室。克復神州。此忠臣義士得志之秋也。卽不然。謝良平竹帛。捨黃綺衣冠。一死靡他。豈諛詞浮說足以動其心哉。乃執事以書通。視僕僅爲庸庸末流。可以利鈍興衰奪者。譬諸虎僕戒途。雁奴守夜。旣受其役。而忘其衰。在執事固無足怪。僕聞之。怒髮冲冠。雖然。執事固我明勳舊之裔。遼左死士之孤也。念祖宗之恩澤。當何如怨憤。思父母之患難。當何如動念。稍一轉移。不失爲中興人物。執事諒非情薄者。敢附數行以問。

張煌言臨難賦絕命詞

張煌言。字元箸。號蒼水。鄞縣人。崇禎壬午。舉于鄉。魯王監國。授翰林院編修。丙戌。師潰。泛海。己丑。從魯王居健跳。庚寅。閩師潰。諸將以監國退舟山。張名振當國。召以所部入衛。時鄭成功縱橫海上。遙奉隆武爲號。於監國則修寓公之敬而已。惟煌言以名振軍爲衛。成功因之加禮。煌言極推其忠。嘗曰。招討始終爲唐。真純臣也。成功亦言公始終爲魯。與吾豈異趨哉。迨後勢孤力竭。與心腹十餘人。將至普陀。落伽山。祝髮爲僧。內一人欲降大清。遂私見浙江趙部院。趙曰。汝欲爲官。必先建功爲進身地。其人以某日張煌言至普陀告。遂率師擒獲。公方巾見趙。略叙寒溫。蓋趙曾入海與公會者。只論海中事。降公之意絕不談。久之。趙始曰。公若肯降。富貴功名可致。公正色曰。此等事講他恁的。在小弟惟求速死而已。趙知公意不回。遂館公。疏聞廷議。有謂宜解京斬之者。有謂宜拘留本處者。又有謂優待以招後來者。久不決。部覆云。解北恐途中不測。拘留慮禍根不除。不如殺之。臨刑時。挺立俟死。乃曰。陣上交鋒被獲。死亦甘心。今如此死。

于心不服。作絕命詩四章。衆競傳之。方殺時。刀折爲兩。咸大異焉。其詩曰。義幟縱橫二十年。豈知閩統屬于闐。湘江只繫嚴光鼎。震澤難迴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買國。死留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人臣事。何必千秋青史傳。何事孤臣竟息機。暮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慚松柏。此去清風咲薜薇。雙鬢難堪五嶽往。一帆猶向十洲歸。疊山遲死文山蚤。青史他年任是非。擲榆一息尙圖存。吞炭吞氈可共論。復望臣靡興夏祀。祇憑帝眷答商孫。衣冠猶帶雲霞色。旌旆仍留日月痕。贏得孤臣同碩果。也留正氣在乾坤。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蒼茫九死身。獨挽龍髯空問鼎。姑留螳臂強當輪。謀同曹社非無鬼。哭向秦廷那有人。可是紅羊剛換劫。黃雲白草未曾春。

附記 當鄭成功趨圍南京。張煌言一軍抵蕪湖。令甚嚴。一兵買麵。價值四分。止與十錢。店主哄起。白張張問兵曰。誠有之。時無錢耳。張曰。汝食大糧。何云無錢。將藍旗投下曰。拿下去。左右縛兵。兵問故曰。張爺令斬汝。兵大驚曰。吾罪豈至此乎。容吾回稟。張曰。吾有諭在外。卽一錢亦斬。況四分乎。遂斬之。諸軍肅然。秋毫無犯。商舟數百隨張。張俱給一小旗。白心元色。鑲邊。暨舟前。軍士望見。卽呼曰。此船板張爺船也。賈舟雖出入兵間。無不獲全者。凡舟壞。俱稟張總管。故兵呼船板云。

沈廷揚殉節

沈廷揚字季明。崇明人。爲人多智。好談經濟。崇禎中。以海運策干時。見用。如光祿寺少卿。宏光立。命以原官督餉。江北諸軍。疏請海運百艘。可改充水師。沿江招集簡練。願統之以成一軍。爲長江之衛。不報。但命運米十萬餉吳三桂軍。大兵下江南。廷揚航海入浙。魯王監國加戶部侍郎。兼右簽都御史。總督浙直。

令由海道以窺三吳。時田仰爲相，忌之。乃至舟山，依黃斌卿。丁亥，松江吳勝兆將舉事，送款舟山。廷揚曰：「事機不可坐失。」定西侯張名振慨然請行，邀爲導。乃謂之曰：「兵至必以崇明爲駐筭地。至崇明，舟泊鹿港，五更颶風大作，軍士溺死過半。大兵岸上呼薙髮者不死，名振與張煌言、馮京第、雜降卒中逸去。廷揚嘆曰：「風波如此，其天意邪？」吾當以死報國。然死必有名，乃呼游騎曰：「吾都御史，可解吾之南京。」時經略洪承疇與有舊，使人說之薙髮，問誰使汝來。曰：「經略。」廷揚曰：「經略死，松山之難久矣。安得有其人承疇，知不可屈，遂與部下十二人同日被刑死。其親兵六百人，斬于蘇之婁門，無一降者。時比諸田橫之士云。」

明季南略卷之十一

閩紀

唐王始末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五月。大兵渡江。南都失守。鎮江總兵官鄭鴻逵、鄭彩、知勢不可爲。因撤師回閩。會唐王從河南來。王諱聿鍵。太祖九世孫。性率直。喜文翰。灑灑千言。初封南陽。以父歿。失愛于祖。端王兩叔謀奪嫡。未得請名。及祖。端王薨。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之柱。始爲請嗣。遂襲位。後以統兵勤王。擅離南陽。錮高牆。宏光立。赦出。避亂適浙。鴻逵因奉之南。至福州。與福建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尙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等。會議立王。監國時。擁入者。豔翊戴功。咸請正位。諸大臣多言。監國名正。出關尺寸。建號未遲。芝龍意別有在。亦固爭。以爲不可。而侍郎李長倩。有急出關。緩正位。示監國無富天下心之疏。惟鄭鴻逵請正位。曰。不正位。無以厭衆心。以杜後起。遂定議。于閏六月十五日乙未。奉王卽皇帝位。于福州。是日郊天。大風震起。拔木揚沙。及駕回。官尙寶司卿坐馬。忽驚躍起。玉璽墜地。損其一角。人咸異之。改福州爲天興府。以布政司爲大內。大赦。改元隆武。命頒詔于兩浙兩粵。遙上福王尊號。曰聖安皇帝。

附記。華廷獻閩事紀略云。閏六月。邑簿陳王道。自京口來任。始知有五月十一日之事。時傳鄭鴻逵數乘過嶺。中有眞主。俄而百官郊迎。閩中有大鄭二鄭之目。鴻逵守金山。遇大兵而潰。會唐藩以恩詔出中都。聞變渡江。邂逅于京口。塵埃物色。引與俱東。王雅好圖書。喜翰墨。有河間獻王風。傳檄手

書。先及世系。後及時艱。一稱張鯨淵先生。一稱吳梅谷先生。千言灑灑。卽監國位于省城。越旬而登極議起。

文武諸臣

鄭芝龍、鄭鴻逵、晉爵爲侯。封鄭芝豹爲澄濟伯。鄭彩爲永勝伯。設六部九卿。以張肯堂爲吏部尙書。李長倩爲戶部尙書。曹學佺爲禮部尙書。吳春枝爲兵部尙書。周應期爲刑部尙書。鄭瑄爲工部尙書。馬思理爲通政使。鄭廣英爲錦衣衛都督。以天建延興四府爲上游。汀邵漳泉四府爲下游。各設撫按。縣陞府。府陞道。道轉內卿。一命以上。咸與寵錫。於是數求耆碩。起蔣德璟、黃景昉、黃道周、蘇觀生、何楷、陳洪謐、林欲楫、朱維祚、黃鳴俊。皆爲大學士。而蘇觀生最信任。又起曾櫻、何吾騶、郭維經、葉廷桂、路振飛。以次至。皆入閣辦事。其遠不能至者。如王應熊、楊廷麟等。僅列其名。閣臣至三十餘人。然不令票旨。俱閒無事。凡有批答。皆上親爲之。德璟、景昉、欲楫。皆力疏辭。行人以死請。乃至德璟。陛見。以清屯練軍上請。上然之。而不能行。改庶吉士爲庶萃士。命蘇觀生主之。以招選賢才。

鄭芝龍議戰守

時內外文武濟濟。然兵餉戰守機宜。俱鄭芝龍爲政。鴻逵、芝豹。皆其弟也。故八閩以鄭氏爲長城。芝龍開府于福州。坐見九卿。入不揖。出不送。集廷臣議戰守。兵定二十萬。自仙霞關而外。宜守者一百七十處。每處守兵多寡不等。約計十萬餘。十萬今冬精練。明春出關。一出浙東。一出江西。統二十萬。合八閩兩浙兩粵之餉計之。尙虞不足。

殺靖江王

粵西有靖江王者。名亨嘉。太祖甥朱文正裔。八月。稱監國。隆武詔至。不受。舉兵將東。廣西巡撫瞿式耜知之。移書兩廣總制丁魁楚爲備。又檄思恩參將陳邦傳防梧。再星檄調狼兵。勿聽調。靖江遣桂平道并濟促式耜入。式耜不允。未幾。靖江提兵至梧。命式耜易朝服朝。式耜不從。且以兵脅之。卒不可奪。靖江兵尋爲丁兵戰敗。還桂。時宣國公焦璉爲粵西總鎮。楊國威旗鼓。式耜因密授計于璉。而邦傳亦應檄統兵。并受令。遂擒靖江王及國威。與吏科給事中顧奕等。械至福州。奉旨斬于市。以擒靖江功。封魁楚爲伯。式耜兵部侍郎銜。兼副都御史。是時浙東亦奉魯藩監國。

鄭芝龍議助餉

十月。閩餉不足。鄭芝龍遣給事梁應奇入廣督餉。應奇往督。因參遲誤者數十人。俱奉旨提問。然有遲疑未提至者。潮州知府楊球欲入朝。聞旨。遂止。粵界不敢入。芝龍又令撫按以下皆捐俸助餉。官助之外有紳助。紳助之外有大戶助。又借徵次年錢糧。又括府縣庫貯存積銀未解者。釐毫皆解。不足。又鬻官爵。部司銀五百兩。後減三百兩。武筭僅數十兩。或銀數兩。而之倡優廝隸。盡列衣冠。然無俸無衙門。空銜而已。其黠者倩軒蓋。僱僕役。拜謁官府。鞭撻里隣。晉江令金允治莅訟。兩造皆稱官職。立而語。不服。則互毆于庭。而不可制。謠曰。敵兵如蟹。遲遲其來。識者已知其必敗也。

國家新造。當內撫百姓。外禦疆場。或可稍延。乃助餉賣官。較士英當國爲更甚焉。安得不憤乎。易言負乘。信矣。

曾后入閩

鄭芝龍所招關門兵。不過疲癯數百人耳。廷臣請出關者。章滿公車。隆武每欲躬履行間。而芝龍但以缺餉爲辭。會十月。曾后至。迎入宮。時胤嗣未育。或勸珍攝。以俟來春。乃暫止。初。隆武孤身南來。鴻達以所掠美人十二獻。隨居官衙。至是。曾后至。遂大興工作。擴構宮殿。庖廄之屬。皆用黃金。開織造府。造龍袍。后下體衣。皆織龍鳳。然后性倣敏。頗知書。有賢能聲。隆武召對奏事。后輒于屏後聽之。共決進止。隆武頗嚴憚之。

鄭森入侍

隆武尙未有嗣。鄭芝龍乃令子鄭森入侍。隆武賜國姓。改名成功。隆武每意有所向。成功輒先得之。以告芝龍。由是廷臣無敢異同者。宰相半出門下。何楷與芝龍爭朝班。不合。乞歸。中途盜截其耳。詔追賊不得。兵科給事中劉中藻亦以忤鄭氏去。有密告芝龍攬權者。隆武輒責芝龍。芝龍怒。佯欲謝事。隆武心知芝龍不可恃。無以制之。因復固留曰。此非朕意。乃某人言也。芝龍潛中傷之。于是左右無一同心。皆鄭人矣。

刑罰用舍

丙戌正月朔乙酉早朝。鄭芝龍以手板擲蔣德璟。幾傷。邵武知府吳炆歸。推官朱健。以南安王入境。疑敵兵。移眷他駐。坐倡逃。建甯府建陽知縣施燦。爲奸胥摘發。坐貪酷。俱駢斬市曹。漳州府龍溪知縣謝泰宗。以貪參。罰入千金。抗嚴道龔可楷。航海至閩。不用。有嘯爾蹴爾之疏。終被賊殺死。而南來無賴之徒。爭上疏談兵。卽得召對。片言合旨。賚寶錠。賜官爵。久之。漸多部曹。幾及千人。所賞芝龍亦不應。

築壇遣將

廷臣屢請命鄭芝龍出關。芝龍亦知不出關無以壓衆心。因分兵爲二。聲言萬人。實不滿千。以鄭鴻逵爲大元帥。出浙東。鄭彩爲副元帥。出江西。隆武做淮陰故事。築壇郊拜而送之。二將旣出關。疏稱餉不行。逗留月餘。內催二將檄如雨。隆武下詔責曰。倘畏縮不前。自有國法。乃不得已踰關。行四五百里。仍疏言餉絕。留住如故。

隆武之遣二將。猶思廟之遣李建泰也。二將軍之逗留關外。猶建泰之逡巡圻內也。

張肯堂襲金陵

吏部尙書張肯堂。與吏部郎中趙玉成。同籍江南。疏言臣等生長海濱。請以水師千人。從海道直抵君山。襲取金陵。以迎陛下。陸行期會于金陵。隆武大喜。亟催芝龍大造艘。芝龍笑諾。會有上疏言水師諸臣宜留其家眷。以防逃歸者。事遂不果。

隆武駐建甯

隆武決意親征。二月。駐建甯。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有疏迎隆武。隆武意欲往江右。猶豫未決。而芝龍以關門單弱。固請回省。省中人數萬呼擁請還。不還則絕天下望。因駐蹕劍津。任兵部尙書吳春枝留守。晉大學士辭不受。留駐浦城。

皇子誕生

六月。皇子誕生。羣臣賀表。有日月爲明。止戈爲武語。隆武嗟異。大赦覃恩。鄭氏厮養。俱得三代封誥。撰勅。

者。織軸者。日不暇給。當是之時。兵羸餉絕。行止猶豫。召對會議。欠伸而已。當事無談及兵事。舉朝如夢如醉。不待識者而知其敗壞矣。

殺魯王使陳謙

都督陳謙奉魯王使。與行人林塗至閩。趨起不敢入。謙與芝龍有舊。先遣人問之。芝龍以書招之曰。我在無妨也。乃與林塗入見。啓函稱皇叔父。而不稱陛下。隆武大怒。下廷議。二人俱下獄。鄭芝龍上疏救之。不聽。陳謙者。武進人。舊鎮金衢。乙酉春。齋宏光詔。封鄭芝龍爲南安伯。比啓讀券。乃誤書南安爲安南。謙謂芝龍曰。安南則兼兩廣。若南安。僅一邑耳。請留券而易詔。更晉伯爲侯。鄭芝龍大喜。厚贈而別。及半途而南京變。芝龍素德之。故有是掾。時有錢邦芑者。自請召對。言天下事。語未竟。中旨卽擢爲監察御史。實出芝龍門下。而與隆武親。最蒙信任。密啓隆武。陳謙爲魯藩心腹。且與鄭至交。不急除。恐有內患。隆武信之。或以告芝龍。芝龍謂刑人必經其門。臨期救之。更便不意。至夜半。內傳片紙。別移謙他所。斬之。芝龍急救。則已授首矣。伏尸而哭。極哀。以千金百布。葬謙爲文以祭。中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之句。

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大小。七國時。勢莫強于秦。蘇季子合六國以拒之。得安者十五年。後秦日夜攻韓魏。而齊楚不救。及韓魏亡。而齊楚亦遂隨之矣。大清勢重若泰山。卽昔日之秦。不足以喻。而魯之弱。猶未及韓魏。隆武雖不悅。而同舟唇齒之言。不可不思。姑大度優容。連兵共拒。俟勢稍定。大小自分。不此之計。而自相尋仇。則魯必折入于大清。而閩之亡。可立待矣。昔晉滅虢。而虞亡。秦滅韓魏。而齊楚亡。晉滅蜀漢。而吳亡。八王自殘。而劉石強。元滅金。而宋亡。益速。古今之勢。大可見矣。

華廷獻論浙閩事

華廷獻云。時東南民望漸屬魯藩。畫錢唐爲界。烽火相望。自兩都破竹。至此始阻。相距于七里灘者十餘月。五月午日至延平之順昌縣。遍訪鄉音。微聞有黃兵之說。會中州侯若孩。攜家往贛。詢及世事。搖手蹙額。謂此時宜枕戈待旦。戮力一心。乃處累卵之危。而修筆舌之怨。忘敷天之憤。而操同室之戈。吾其濟乎。時浙閩甌脫。自分彼此。宦兩地者。各不相安。朱大典以一旅處兩大間。左右瞻顧。九江關外。聲援旣絕。錢唐兵力不支。時事難言之矣。

進講

命儒臣賴垓、陳燕翼、進講易之元亨利貞。書之聖神文武。園橋肅穆。聖德誕敷。羣臣賀表。

開科

六月。吳炳來自江西。單騎入關。命以布政提調棘闈。以編修劉以脩爲主考。是月卽開科。題大學之道三句。取中舉人葉瓚等百餘名。猶雍雍太平象也。編年載萬瓚解元。

時湖廣武昌省郡多陷于大清。遂于衡州府鄉試。表題擬上。視舉行釋奠禮成。

鄭芝龍拜表卽行

時六月。大清兵渡江。錢塘不守。鄭芝龍微聞之。因疏稱海寇狎至。今三關餉取之。臣取之海。無海則無家。非往征不可。拜表卽行。隆武手勅留之曰。先生稍遲。朕與先生同行。中使奉勅至河。而芝龍飛帆已過延平矣。芝龍旣去。守關將施福。聲言缺餉。盡撤兵還安平。

大清兵從容過嶺

是時舊撫田兵及方兵鄭兵號三家兵。或離或合。透迤而南。或手不持鐵。所至刼掠。或挾婦女。至山頭呼盧浮白。漫衍嶺界者四五日。後關門無一守兵。亦無一敵兵。寂如也。如是者三日。始有大清騎二三千。從容過嶺。分馳郡邑。然大清兵入閩。或由汀。或由福甯。俱走山谷間。道出不意。不必定走仙霞嶺也。

馬阮方蘇降

馬士英阮大鍼等猶擁殘兵數千。請入關。隆武以其罪大不許。士英計窮。遁至台州山寺爲僧。尋爲大清將搜獲。阮大鍼迎降。貝勒令隨內院辦事。方逢年方國安及刑部尙書蘇壯俱薙髮投誠。

大清殺馬阮方四人

八月二十四日。大清兵至順昌。獲隆武之龍扛。搜之。得馬士英阮大鍼方國安父子及方逢年。連名請駕出關。爲內應。疏在已降後。大鍼方游山聞信。知不免。自投崖死。仍命戮尸。士英駢斬。延平城下。家眷百餘口。悉給賜兵丁。時以周馬作聯云。周延儒字玉繩。先賜玉。後賜繩。繩繫延儒頸。一同狐狗之斃。馬士英號瑤草。家藏瑤腹藏草。草貫士英皮。遂作犬羊之羶。

附記華廷獻云。見劍浦城邊一堆白骨。云是馬士英阮大鍼方國安父子。所惜者方書田耳。比匪之傷。悔何及乎。時延順間。以搜索龍扛。有破家隕命者。迨啓扛中。得五人。連名請駕出關。一疏查在降後。惡其反覆。故殺嗟乎。賣國者何所逃乎。死一而已。有履刀鋸而骨猶香。伏斧鉞而血猶污者。豈非處死者異哉。書田逢年字也。

隆武奔贛

隆武自芝龍去後。聞大清兵信急。遂決計幸贛。八月二十一日甲午。啓行。監軍錢邦芑。先期請清路。猶赫赫頤指屬縣。二十二日乙未。駕至行宮。戎服金蟒。而上好書。雖崎嶇軍旅。猶載書數十車。以從。二十四日丁酉。抵順昌。未發。已刻警至。大清兵已及劍津。燬關。且踵至。頃之。行宮數騎突出。云駕在內。從行者惟何吾騶。郭維經。朱繼祚。黃鳴俊數人。已而何與郭亦散去。曾后肩輿。與河干。顧從官曰。劉宮人有懷。好護持。就道。妃媵狂奔。有一舸而數人者。有一騎而三人者。

隆武遇害

大清兵過延平而東。獨陳謙之子帥數百騎追駕。爲父報仇。及汀州。時隆武將入贛。停一日。晒龍鳳衣。陳謙子適追至。遂及于難。并執曾后及從駕官朱繼祚。黃鳴俊。械至福州。隆武曾后遂遇害。朱繼祚勒令致仕。旋爲亂兵所殺。黃鳴俊許授五品官。以老疾辭免。

蔣德璟絕食死

大清別遣李成棟。韓固山。略定興泉汀邵漳州等處。九月初八日。大兵入泉州。德化知縣陳光晉迎降。先是。大學士蔣德璟。見鄭師逗遛。因自請行關。確察情形。相機督戰。隆武許之。比至。則疲兵弱卒。朽申鈍戈。一無可爲。因嘆息告病去。戶部尙書李長倩。亦以餉不繼。憂憤而死。提學御史毛協恭。亦憤卒。迨泉州既降。德璟遂絕食死。十五日。大兵至汀州。十月十九日。入漳州。漳州道傅從龍。知府金麗澤。以城降。皆仍舊職任事。不三日。鄉兵起。殺從龍。麗澤。禮部尙書曹學佺。通政司馬思理。俱自經。

黃道周不屈

大學士黃道周憤師不前。因請以師相募兵江西。曰：江西多臣子弟，願招之，効死軍前。隆武命芝龍助資。芝龍不與。隆武給空劄百函而已。道周以箭號召門下，得百人居吉安。與楊廷麟、萬元吉爲呼應。出兵徽州。竟爲大清所執。械送南京。道周絕粒，積十四日不死。大清內院洪承疇憐欲生之。道周不屈。承疇疏救。曰：道周清節夙學，負有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察江南人情，無不憐憫。痛惜道周者，望皇上赦其重罪，待以不死，不允。尋同中書賴雍、蔡繼謹等俱殺于市。

鄭爲虹黃大鵬噴血大罵

閩潰兵先奔者，於路間焚掠爲食。至建甯，科臣黃大鵬、鄭爲虹閉城，發倉米庫銀以犒賞，俱歡呼而去。一郡獨全。八月十七日，大清兵將至浦，百姓議請出降。鄭爲虹不可，再請爲虹執不可。大清兵擁見貝勒，衆迫跪爲虹不屈。貝勒嘉其節，不忍遽殺，且勸薙髮。爲虹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我生何用。寧求速死，髮不可薙也。明日復召見，責輸餉。爲虹曰：清白吏何處得金來？百姓爭欲代輸贖其死。爲虹曰：民窮財盡，烏乎可？因噴血大罵。貝勒怒，下令斬之。爲虹大喊奮躍，奪刀自刺胸，不死。遂見殺。百姓爲之立祀。黃大鵬同日殉難。爲虹義僕陳龍與標下中軍游擊原任浦城千戶張萬明及子都司張翹鸞、都督洪祖烈俱從死。

黃大鵬福建建甯府建陽縣人。崇禎丁丑進士。甲申授衢州龍游令。乙酉授金衢道。大清兵至，杭嚴道與按察司及建甯浦城知縣三人俱降。大清招撫衢州謂大鵬鼎革之事自古皆然，天下歸大清，今已八九。

豈衢之一郡能抗乎。不如早降。大鵬不從。是時衢州陸知府與各屬縣令。悉望風投誠。龍游與浦城接壤。貝勒駐兵于此。諸降臣俱入跪見。獨大鵬紅袍紗幘。挺立衆中。貝勒異之。問立者爲誰。對曰。前任龍游知縣。今爲金衢道。黃大鵬是也。貝勒曰。汝何不跪。大鵬肆罵不拜。貝勒大怒。命割其舌。大鵬噴血連罵。觸階而死。浦城人立廟祀之。

傅冠不屈

公諱冠。字元父。號季菴。江西南昌府進賢人。天啓壬戌進士。廷試第二人。授編修。纂修神光兩朝實錄。丁憂歸。起復。陞侍讀。歷左春坊左中允。充經筵日講官。左諭德。右庶子。戊辰。甲戌。分考禮闈。歷國子監祭酒。詹事府少詹。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仍掌翰林院事。上疏言。欲施政令。必治精神。欲致功能。必集才力。欲精神之四周。當明體要。欲才力之畢出。當別流品。因奏保元氣。辨人才。正紀綱。信詔令。四事。上嘉納之。丁丑。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戊寅。以疾乞休。賜馳驛金幣歸里。公在閣一季。多所獻替。以溫室之義。不著之於書。世莫得而詳焉。南京登極。特旨存問。其明年。闖賊部將王體中。犯江南。破進賢。殺公孫鼎乾。掘公先墓。公奔入閩。閩中起公原官。已而辭任。及大清兵至。公走泰甯。門人江亨龍家。爲江之仇。執之以獻于大清帥。不屈。殺之。公被執時。於石牛羊中作書。以骸骨託汀州士民。并述其奔竄囚執之狀甚詳。所著有寶綸樓集若干卷。

鄭芝豹閉城索餉

初。大清兵未至泉州。鄭芝豹先至。閉城門。大索餉。皆計鄉紳家財勒取。不應。卽梟首。至縛親家母子庭。抵

暮得數萬。又具火手五百。將盡焚一城中宮室。以餉未足。遲至明日。俄報固山兵將至。乃奔安平。

鄭芝龍降大清

大清朝招撫福建者。爲御史黃熙胤。福建晉江人。與鄭芝龍同里。初。芝龍密遣使微行通款。旣而汀漳皆降。惟芝龍尙保安平。軍容烜赫。戰艦齊備。砲聲不絕。響震天地。以前遣之信未通。猶豫未敢迎入。自恃先撤關兵。無一矢相加。有大功。而兩廣屬部下。若招兩廣總督可得。貝勒知泉州鄉紳郭必昌與芝龍最厚。因遣招之。芝龍曰。我非不欲忠于大清。恐以立王爲罪耳。會大清韓固山逼安平。芝龍怒曰。旣招我。何相逼也。貝勒聞之。乃責固山。令離安平三十里駐軍。而遣內院二人持書至安平。書略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爲。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明而事。乘時建不世之功。此豪傑事也。若將軍不輔立。吾何用將軍哉。且兩粵未平。鑄閩廣總督印。以相待。所以欲將軍來見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龍得書大悅。其子弟皆勸芝龍入海。曰。魚不可脫於淵。不願降。而芝龍田園遍閩廣。秉政以來。增置莊倉五百餘所。駑馬戀棧。不聽子弟諫。遂進降表。過泉州。大張播告。誇投誠之勳。猶持貝勒書。招搖得官者。就議價。十一月十五日。至福州。謁見貝勒。握手甚歡。折箭爲誓。命酒痛飲。飲三日。夜半。忽拔營起。遂挾之而北矣。從者五百人。皆別營。不得見。亦不許通家信。芝龍對面作家書數封。皆囑無忘大清朝。大恩語。而謂貝勒曰。北上面君。乃龍本願。但子弟多不肖。今擁兵海上。倘有不測。奈何。貝勒曰。此與爾無與。亦非吾所慮也。芝龍旣行。鄭彩。鄭鴻逵。鄭成功。皆率所部入海。張肯堂。沈猶龍等。亦往舟山。依魯王。芝豹。獨奉母居安平。芝龍至京。陛見。奉朝請。鄭彩。鄭成功。復入。殺掠漳泉諸縣。皆破之。汀邵並亂。據建甯門。

鄭爲之阻。戊子夏。大清兵再入閩。破建甯。直抵漳泉。鄭兵皆遁入海。後爲邊患。

鄭成功入鎮江

鄭成功原名森。芝龍第四子也。隆武養以爲嗣。賜國姓。改名成功。大清順治丙戌。芝龍降。羈置北京。成功率衆入海。駐四明州。及聞芝龍被殺。遂引舟師抵浙。襲溫台四郡。馬信等降。江南大震。將沿江數百里。港門填塞。以通馬路。成功駐台數月。忽去。戊戌。謀入南。敢行發砲。颶風大作。壞舟千計。乃還。十六年己亥五月十三日。成功率兵十萬入寇。被甲能戰者三萬而已。餘俱火兵。有一甲卒。卽有五火卒隨之。俱以布裹首。赤足。刀長六尺。或長鎗。團牌二十九。經江陰。六月初一至初三日。蔽江而上。初八日至丹徒。十三日泊巫山。祭天。諸舟環集。旗蓋袍服俱用紅。望之如火。十四日祭地。及山河江海諸神。色俱黑。望之如墨。十五日。先以吉服祭太祖。次以縞服祭先帝。俱用白色。望之如雪。祭畢。大呼高皇者三。將士及諸軍俱泣下。鎮江至瓜州。江面十里。大清朝守臣用巨木築長壩。截斷江流。廣三丈。覆以泥。可馳馬。左右木柵。有穴可射。砲石盤銃。星列江心。用圍尺大索。牽接木壩兩端。以拒海舟。凡費金錢百萬。壩始成。被潮水湧漲。立刻衝斷。南京部院郎廷佐。親出祭江。壩復成。設兵嚴守。操江蔣國柱。總兵管效忠。副總高謙。協守鎮江。又于談家洲伏兵二千。列砲于上。新操江朱衣助。六月十三日到任。守瓜洲。十五日。海舟二千三百泊焦山。先遣四舟。外蒙白絮。內載烏泥。操舵數人。揚帆而上。大清兵望見。大發砲石。海舟近壩。從容復下。大清兵注射。砲聲晝夜不絕。有如轟雷。可聞三百里。凡發砲五日。不傷一艘。海舟既上。復下。循環數次。一以誘大清砲矢。二以水兵藏內。近壩卽入水。砍斷。十六日。度砲將盡。悉舟過鎮江。莫有遏者。十七日。上瓜洲。從後寨。

殺入。大清兵出禦。蓋東門外有高岸。騎布列。鄭兵立兩旁水田中。斫馬足。大敗之。朱衣助坐北門察院。發令旗求援。淮撫亢得時。忽左右報曰。海賊至矣。語未畢。兩人趨至。挾朱去。見成功。撫以善言。已而脫之。鄭將劉某。乘東門之勝。直追入瓜洲城。大殺將沿江砲移向談家洲擊之。兵立札不定。有海兵二千。忽自江中浮上。持長刀亂斫。洲上兵走。海舟以千人追殺。復移洲砲擊鎮江。鎮江告急于南京。南京發洪承疇。麾下羅將軍鐵騎千人赴援。其兵鐵甲如雪。大言曰。這些海賊。不殺吾殺。欲入江勦絕。時蘇常四郡兵方畏敵如虎。見京軍欲居前隊。甚喜。常州王總鎮無錫守備張科。江陰守備施某。羅將軍管提督等兵共九隊。凡萬五千人。而馬居半。羅兵第一隊。管第二隊。蘇常四府拈鬪。常州土兵第八隊。無錫江陰兩營從之。京軍僑躁。急欲與戰。而海舟忽上。忽下。大兵駐南。則泊于北。駐北。則泊于南。佯爲畏避。以誘之。大兵隨走。三日夜不息。露立江邊。甚疲。時既酷暑。又連日多雨。雨後蒸熱。甲內尤不可忍。且大暑聚立如林。不敢出聲。馬亦張口喘息。城中百姓送飯江邊。兵謝曰。吾輩不下咽矣。繼送炒米。亦不能食。兵曰。吾爲兵已久。昔日曾作流賊。凡臨陣時。必先吃牛粉。蓋用小牛炙乾研末。佩于身間。臨陣吃少許。卽不餓。今爲將者。不知此。且雨熱勞餓。不食已兩日矣。時鄭兵前隊長鎗。次團牌。第二陣倭銃。第一隊五十人。前有五色旗一面。領之。有滾被二人。滾被者。用一大棉被。厚二寸。一人執之。雙手有刀。如箭至。卽張被遮。候箭過。卽捲被。持刀滾進。斫人馬足。又有團牌二人。五十人內。此四人俱喫雙糧。更有挨牌遮箭。前一隊五色旗。第二隊蜈蚣旗。第三隊狼烟。第四隊銃。第五隊大刀。末後。又另用一人敲鼓。頭上插一旗。如鼓聲緩。則兵行亦緩。鼓聲急。則兵行亦急。然多步卒。大兵甚輕之。凡騎兵遇步卒。反退數丈。加鞭突前。敵陣稍動。卽乘勢殺入。步卒

自相殘陷。騎兵因而蹂躪。以此常勝。至是遇鄭兵。亦用此法。大兵馳騎突前。鄭兵嚴陣當之。屹然不動。俱以團牌自蔽。望之如堵。水兵三卻三進。鄭陣如山。遙見背後黑烟冉冉而起。欲却馬再衝。而鄭兵疾走如飛。突至馬前殺人。其兵三人一伍。一兵執團牌蔽兩人。一兵斫馬。一兵砍人。甚銳。一刀揮鐵甲軍馬爲兩段。蓋鑄刀時用鐵匠百人挨遞打成此一刀。故銳特甚。然是時鄭兵雖勇。而大兵不遽退者。以管效忠立于次隊。欲斬返却者耳。戰良久。鄭陣中一將舉白旗一揮。兵卽兩開。如退避狀。有走不及者。卽伏于地。大兵望見。謂其將遁。可以乘勢衝擊。遂馳馬突前。不虞鄭陣中忽發一大砲。擊死千餘。餘軍驚潰。鄭兵馳上截前五隊騎兵圍之。大殺羅部下白先鋒。卽部下王先鋒。歿于陣。管效忠多備戰馬。刀斫至急。避之馬頭落。效忠躍上他馬。須臾馬頭三落。效忠三躍以避。鄭將見其勇健絕倫。欲生擒之。故免。敗走銀山。追兵至。乃走山上。久之。衝下。鄭兵不動。俱鐵甲冑鐵面頭子。止露兩足。用長刀砍騎。銳不可當。射中其足。則拔箭更戰。大兵遂敗。二十二日。效忠遙語鄭曰。從來止有馬上皇帝。豈有水中皇帝乎。上來決戰。頃之。有兩舟渡兵二千。結營于楊蓬山之菜園。效忠麾下勇將王大聽率兵出戰。鄭將周都督立陣前高聲問曰。汝得非管效忠乎。何不速降。王不應。卽發一矢中其趾。周方拔矢已連中其趾者三。周怒持刀直前砍殺。王衝入陣。時鄭將列一陣。效忠望見謂麾下曰。此八卦陣也。生門向江。宜從此攻入。開門而出。及入。卽變爲長蛇陣。擊首尾。應擊尾首。應。遂圍效忠。見不利。向執旗官手中取旗自負而返。兵見之俱退走。鄭兵追殺。效忠部下僅存三百人。效忠馳至城濠。鄭兵飛走。隨至。諸軍皆散。效忠出兵四千。止存百四十人。嘆曰。吾自滿州入中國。身經十七戰。未有此一陣死戰者。常州王鎮兵三百。存三十七人。高謙五百兵。存八十騎。入

鎮江登城閉守。效忠走南京。而蔣國柱走丹陽。百姓恐追至。閉門不納。餒其腹。馳至常州。已夜半矣。呼城門者報太守趙琪。琪不信。曰：斯時甯有都爺至耶？令王總鎮登城望之。始啓入。國柱疲甚。不俟臥具。卽寢于門。鎮江守將高謙與太守戴可立列砲城上。鄭將馬信馳城下大呼曰：速速獻城。遲則屠矣。今外兵已殺盡。汝等不信。請觀楊篷山守者大懼。有民棍郝十應曰：候議定出降。明午會信乃去。時高謙戴可立與鄉宦笮重光、楊鼎、陳千、王鼎紀俱在城上。商之。紀齒爵俱尊。對可立曰：老公祖亦隨機可也。當議降時。笮重光與張九微慟哭力爭。不得乃遁去。可立泣一夜撤守城兵。次日率二十人及百姓五十人出城。行至橋上。各將滿帽投河中。截辮髮入見。成功問曰：汝是戴太守乎？曰：然。仍命爲太守。又謂百姓曰：若輩苦十六年矣。郝十曰：鎮江須有守兵方好。不然恐後日兵去。百姓不好。成功怒叱縛之。已而得釋。鎮江城共三千七百塚。成功發兵三千七百人登守。旗幟五色。紛耀奪目。成功服葛布箭衣。有暗龍二條。邊帽紅靴。從者二人。織錦暗龍紗衣。一人鬚髮皓白。張紫蓋。有兵五百擁衛前後。成功封福建延平王。軍中稱王爺。二十四日。舟中送紗帽三頂入城。高謙掛將軍印銀五百兩。戴可立三百兩。知縣任體坤一百兩。二十五日。諸官入見。俱去辮。兵民解髮戴網巾棕帽。下午市肆大開。二十六日。賞賚從征將士。二十七日。促裝。二十八日。啓行往南京。留兵四千守鎮江城。

附記：六月二十七日。常州釋囚。七月初一日。無錫知縣王之蔚。宰豕做饅頭三百斤。半斤一枚。分賚衙役。揚州鹽運使十六日遁。百姓俱走。城遂空。

泰州人劉坤率黨千六百人。糧萬石。降成功。口稱扶助先帝。審係假冒。立喚該地里總楊芳許秀等。

供稱實係鹽盜假冒明主作耗地方立時綁出號令江口又差鐵甲兵一千前去該地抄沒不容假冒又發諭該地方張掛告示一道爾百姓等各安生理毋聽訛言煽惑如再仍前許地方童叟百姓據實呈報勦拿掃除再敢計誘聳動隻字虛報罪當反坐特諭

郎廷佐大敗鄭成功

郎廷佐聞鄭兵將至將城外屋悉行燒拆近城十里居民俱令入城大開水西旱西兩門使百姓置柴限五日如城外不賣及賣不完者俱火之鄭兵至結營白土山距南京儀鳳門七里廷佐斂兵閉守滿將哈哈木疑民有異志郎保無他令民閉戶雞犬無聲鄭兵圍困不攻城中米七兩一石百姓不敢街上行糴有餓死室中者惟柴不甚貴以燒臺檣故也七月南京被圍廷佐檄松江總兵馬進寶進寶于順治十四年改名逢知及崇明提督梁化鳳入援進寶不奉檄化鳳以四千人至初成功入南進寶遞書降進寶初爲闖將號馬鐵扛及居松江殘忍好殺奇富化鳳字卿天陝西西安府長安縣人順治丙戌武進士成功南來化鳳亦僞降與馬信拜結兄弟祭誓天地至是入京信獨不疑以兵逼城城內寂然不動鄭兵益懈謂功在旦夕甚輕之七月十二日總兵余士信約諸將二十三日計議二十五六日破城有福建林某入海已十六年爲管甲吏知鄭虛實從破瓜州時於儀真淫掠鄭筭二十以是啣恨至此聞密計遂走夜縋入城見廷佐曰踰三日城必破矣明日二十三日爲成功生日諸將卸甲飲酒乘其不備可破也某處假營某處實營一一詳報廷佐令守城軍十人留一餘俱下城歸營南京有神策門向久砌塞是夜掘開止留外磚一層沿城荻深數尺馬信等竟不知內有突門忽砲大發梁化鳳哈哈木管效忠各引精騎乘砲

勢衝出。信兵大亂。大清將分路襲殺。余士信與先鋒甘輝方演戲。得報。被甲而出。戰良久。哈兵稍却。廷佐登城見之。驚曰。如何退了。復發一隊。從小東門出。掩鄭之後。猝不及備。遂大傷。然軍令嚴。主將不奔。軍皆死戰。旣而甘輝身中三十餘矢。力不能支。乃走。兵始走。時海舟泊江邊。距城二十餘里。廷佐先令軍士詭裝百姓。載柴酒米肉。日與海舟貿易。以觀動靜。初猶遠。舟後漸相暱。不疑。遂知火藥所在。密以硝黃實酒瓶中。近舟發之。焚其四艘。火藥俱盡。成功大驚。謂有奸謀。乃放舟南下。岸兵敗走二十里。至白土山。欲覓舟。舟已開矣。羣趨山上。大兵追至。鄭兵殺下久。哈哈木密從山頂上馳下。廷佐登高遠望。旗色喜曰。吾家兵上山勝矣。須臾。鄭兵大敗。走江邊。以無舟。勇銳多投江死者。舉其甲重四十斤。檢屍得四千五百人。長髮者千五百餘人。時七月二十四日也。時城中居民已閉門一月。忽聞街上大呼曰。海賊俱已殺去。汝等百姓俱開了門罷。門始開。廷佐出示各郡縣云。本部院同征黔凱旋。大將軍噶羅。統滿漢兵哈管。及水師提督梁。于七月二十三日殺賊。生擒僞都統余士信。箭射死馬信。殺賊幾許。箭死幾許。及淪死不計其數云。初六日下。旬。鄭兵至天長。知縣出迎。七月初八日。張煌言率舟師抵九江等處。所過郡邑多附之。蔣國柱奏曰。凡獻冊者十九縣。請旨定奪。上批云。此非百姓之罪。乃汝失守封疆之罪也。來京聽審。廷佐奏捷。上批云。海寇犯邊。爾乃一城之隔。致之死地。此乃郎卿第一功臣也。沿江所失封疆。俱免屠戮。府縣官更加培植。百姓聞之。始安。亢得時。號佑五。山西崞縣人。淮安總漕。率兵救鎮江。中途遇兵而敗。投河死。此七月二十一日也。衆疑遁去。忽于硯下得書。知之。以繩繫手于船。故得屍焉。朱衣助旣脫。奏曰。臣履任四日。而賊卽至。求救于蔣國柱。國柱不發一兵。求于管效忠。效忠逗遛不進。賊旣至。不戰而逃。賊旣退。不撫而搶。

遂于九月十三日逮國柱效忠。而高謙從鄭入海。籍其家。

附記馬進寶。字惟善。遼東籍。山西隰州人。鎮守松江。貪淫酷虐。士民無不被其毒者。有妾八十人。每夜鬪籤而臥。其母勸減妾。進寶語諸妾。願去者拈籤。拈者頗衆。進寶佯謂母曰。今將嫁之矣。悉斬之。母大駭。一妾有疾。召醫視脈。醫者曰。此孕也。進寶以妾衆。亦竟忘之矣。怒曰。甯有此事。汝止此。如有孕。不殺汝。若非孕。當斬汝矣。頃之內。托一兒出。乃剖妾腹而得者。醫者驚悸。進寶賞五十金。其不仁如此。及降海事發。解北京磔之。

武某。河南人。管效忠部將也。膂力數千斤。年三十餘。長可五尺。身兼四人。馬不能勝。止一黑馬可乘。當效忠被圍于鎮江也。武以大鐵棍擊殺千餘人。衆皆披靡。既出重圍。問軍士曰。管爺出來否。對曰。未也。復殺入。如此者五出入。萬人之中。莫敢有當之者。效忠被鞭落馬。武下馬負之而趨。效忠因出重圍而免。武入南京。以失機事解上司。笞五十。及南京之戰。余士信舞大刀至。武以鐵扛撥開。卽擒于馬上。士信美儀容。布甲跣足。入京時。猶攜刀乘馬。武押之而行。解哈哈木。哈問曰。汝將乎。士信曰。然。哈又問。願爲官否。士信曰。不願也。止求速死足矣。遂殺之。而武之救管擒余之功。不錄。又有先鋒甘耀者。短黑而勇。以醉而敗。匿于民家。追者至。趨出搏戰。殺數人。不虞背後馬某擒之。入見哈哈木。哈問如前。甘對曰。吾爲將。殺數千百人矣。宜可以死。亦殺之。

鄭入鎮江。大清將彭某。引兵五百還六合。閉不納。已而阮春雷。服布衣。戴踪帽。乘轎至。稱兵部職方司。六合武生王寅生。文生夏志宏。徐三峰。率衆執香迎之。大清兵五百乃去。有湖賊劉青海。率百二

人歸阮問何能。曰團牌。阮試之。劉舞畢。阮云去得。但不全。阮置紗帽于几上。自起舞。牌影如花。不見其身。劉年二十餘。拜阮爲父。阮使爲副總。阮審事明速。批答如流。真文武才。七月十八日。出兵滁州。戴小帽。罩甲赤足。出團牌手十人。大刀手二十人。新降二百人。隨之前一旗。寫三軍司命。甫出察院。執旗者仆。欲斬之。衆告免。笞二十。至盱眙口。時滁州有鳳泗道發砲擊死執旗者。衆失色。阮怒曰。若等無用。遂持大刀直前。手殺五十餘人。大兵退走。阮追殺至滁。大兵入城。閉門。近城半里街上。有大城牆。阮以兩大釘釘壁間。執牌登兵驚走。阮啓門引入。至前街門閉。復如前法。城內兵懼。開別門走。滁民出迎。遂得滁州。及八月初五日。始還六合。從者百人。拏鹽舟一。西下。遇大清舟三百。被圍。發一砲。碎其二舟。餘舟乃退。始揚帆去。王寅生有力。宏光時。參將欲殺之。遂依高傑。至是歸阮。取示與兩人。馳天長。時已暮。寅生城下呼曰。兵至矣。速開門。否則雞犬不留。守者白王令。令醉不意。百姓曰。他不降。吾等受屠乎。遂啓門。寅生三騎登堂。令走鄉寺自縊。後南京韋巡按奏曰。六合拒兵。獻城。天長殺官。獻城。儀真逐官。獻城。衆聞之。懼。後上批。郎廷佐本免屠。乃安。寅生走入鄉莊。與妻子酣飲。怒歌。以數歲兒投之河。繼殺一女與妻。短衣草履。持鎗馳騎遁。韋巡按遣人拘逮。已不及矣。擒其兩兄。至各笞二十。下獄。後釋歸。兄名起生。亦文生。

方鄭兵入南。杭州有馬龍來降。事馬龍。或云崇禎時總兵也。順治己亥。率海兵四十人。至海鹽縣降。不受。因至杭州。守臣李部院。巡撫修思遠。及總戎田雄。疑有詐。馬龍曰。吾舟漏失機。故來歸公。如殺我。恐絕後來者。李等受其降。此六月初二也。小帽網巾。居城外二日。薙頭入城。越三日。李設宴酒半。

酣問曰。汝有何所能。馬曰。無所能。又問能比箭否。馬曰。不善也。然吾立于此。可令射之。重甲端坐。射之。馬以鞭撥箭。紛紛下。或擊斷。或接手中。九矢不傷。至第十矢。馬平指如錢者。箭至。當之。中錢。上箭激去。軍士報射畢。田大驚。馬曰。公部下豈無避箭者。亦發十矢。俟令一軍士前立。馬發一矢。曰。吾欲于汝頭上過。果然。二矢亦如前。第三矢。則曰。此一箭欲于汝胸前穿過。大懼。號求。乃罷。雙鞭重八十斤。輪舞如飛。久之。向空一擲。呼隨身兵空中接去。衆失色。脫甲與衆砍刀折。而甲不損。田等竊作滿語。馬覺之。曰。吾七歲至滿州。豈不解耶。田愧謝。後聞南京敗。復下海去。未審確否。

鄭自南京敗走。次年庚子。引數百艘至廣州府。舟用大木釘成。高與城齊。桅內藏兵五百。並礮攻擊。戰時。三人一隊。一人執團牌。二人持鎗刀。一人居中擊鼓。鼓一震。每隊疏列成陣。大兵馳騎突前。其隊又各讓去。卽分兩邊趨後截。其籐牌桐油浸透。刀箭不入。大兵患之。有副將進計曰。惟鐵箍頭棍可破也。遂復戰。用棍擊破其牌。箭無所蔽。乃敗。復走入海。居南澳。

臺灣復啓

久聆智略。芳名流播。虛心仰慕。悒悒何已。頃荷惠書。教以不逮。又遣貴介劉馬二君。備述委曲。幸甚幸甚。然竊怪麾下之未能諒不佞之心。而猶從流俗之末議也。曩者思明之役。自以糧盡而退。非戰之失也。况風帆所指。南極高瓊。北至高遼。何地不可屯札。何地不可聚兵。不佞所以橫絕大海。移國東甯者。誠傷士女之仇離。干戈之日滋也。是以區區鄙懷。曾見于前札。往歲得貴藩院之書。而貴朝猶未深察。尙嚴邊界之禁。遂使百姓流離。四省邱墟。坐捐數千里之賦稅。歲糜億萬之錢糧。斯非貴朝之失策哉。今麾下計法

處遠。欲爲朝廷久遠之謀。萬民之命。而貴介所傳。又述前日之套語。削髮之虛談。欲以八閩及沿海各島。二說相餌。尙爲知識者之論乎。自昔貴朝議和者屢矣。從先王以至不佞。止緣爭此二字。况今東甯遠在海外。非屬版圖之中。東連日本。南蹙呂宋。人民輻輳。商賈交通。王侯之貴。固吾之所自有。衣冠之盛。不輸于中土。卽未敢遽比太王之遷岐。而生聚教訓。足以樹萬世之基業。此貴介所親覩者也。不佞有何慕于爵號。亦何貪于疆土。而爲此削髮之舉哉。而麾下以海濱爲慮。蒼生爲念。則息兵安農。復歸故業。使男女老幼。皆得遂其生育。而舉朝可以歲獲數百萬之賦。此仁人之心。不佞亦有同心也。縷縷膺言。麾下亮之。

附記。孔文舉。本姓王。江陰王鶴嘴人。幼爲青陽吳煥如家家僮。少長。祝髮于峇墅。關帝菴。旣而至蘇州。募化得數百金。走浙居江邊。時與海通。適有孔將軍者。悅之。與同舟。未幾。孔死。因蒙其姓。得其副將印。引舟兵至鎮江。固山劉之源營請降。劉上聞。召對。賜坐。官以將軍還居鎮江。及康熙初年。復召對。賜坐如前。時鄭成功已死。其子經猶擁衆居海外臺灣。遣文舉往招之。經不出見。止答以此書。文舉乃還。後文舉坐巨舟。擁兵至青陽祭墓。見家主。稱叔。演劇詣宴。俱有饋遺。次請紳衿張有譽等。乃去。北上復命。閩里榮之。

鄭鳴駿傾心投誠

大清康熙二年八月。投誠鄭鳴駿等疏曰。臣兄建平侯臣鄭泰。集衆海上。屈指念年。初緣王化未沾。維識天命。有在。拳拳歸款。無由遽達。去年六月。內蒙靖藩臣耿。總督臣李。遣官宣布朝廷德威。招撫臣等投誠。臣兄泰遂歡然傾心歸順。初未知朝廷規矩。以爲當先請旨。然後削髮。隨差臣都督楊來嘉。赴闕待罪。恭

蒙朝廷寬恩含蓋。以爲無奏章。又未薙髮。恐無歸誠之實。欲臣等先薙髮登岸。乃淮投誠。及楊來嘉稱述朝廷德意。寬宏浩蕩。臣兄秦不勝感激。深自悔罪。謂海上諸衆。原係臣鄭家之人。統馭今鄭成功已故。臣兄秦欲舉全衆歸順。俾諸島清甯。永免朝廷南顧之憂。已于本年五月初三日。復差臣都督楊來嘉、楊洪先、佈誠意于靖藩耿總督臣李、提督臣馬、戶部臣黃、兵部臣金世德。願登岸削髮。政在調師進發。出泊金山。將趨泉港。不意又有逆黨馮澄世、陳永華、洪旭、周全斌等。恨臣兄欲統文武水陸全師。攜眷登岸投誠。謀之逆姪鄭錦。詐稱大家願聽。臣兄調度歸順。請臣兄赴鷺門計事。臣等正欲乘此等齊集鷺門。說以共事投誠。隨輕身而往。誤墮奸計。于六月初八日。赴席被羈。初九日。臣兄秦手書密囑。臣鳴駿同兄男續緒。速圖歸正。成其未了之志。身雖死而不恤。初十日。探知臣挈全部舟師。進入泉州港。隨投環自縊。以堅臣等歸順之心。臣兄忠于朝廷。而不顧其身。雖當危難之際。猶致囑其後。一意朝廷。初終無二。其心跡並揭日月之昭明矣。今臣統胞姪臣續緒。統所部文武各官四百餘員。水陸官兵七千三百餘名。各帶家眷。駕戰艦一百八十餘號。直抵泉州港口。仍慮各處地方汛守船隻。及販運船隻。恐未知叛逆謀臣兄之消息。一面點撥大小戰船四十八號。配精兵二千餘名。管押文武官四十多員。前往台灣海壇三都南粵銅山等處。護接應援。計實在港內文武官四百三十一員。船共一百三十七號。兵五千二百餘。蒙靖藩臣耿、總督李、會同提督臣馬、戶部臣黃、兵部臣金、安輯家眷。泉城。隨于二十六日。文武官袍帽筵宴。仍計口給糧。停妥。其餘差出各員。及兵丁船隻。當俟續到。續報。計逆姪鄭錦。自其父成功已故之後。實賴臣兄協佐擁護。今誤聽奸人之謀。自壞其長城。孤立無輔。將行趨于瓦解矣。臣仗天朝之威靈。合子弟之痛憤。卽當躬

率所部還搗鷺門。盡殲羣奸。收朝廷之效。藉以雪亡兄九泉之恨。臣心區區。止于如此。若夫臣家三百餘口。所部官頭兵目。爲類頗多。不殺之外。另有浩蕩異恩。此出上斷。非臣等所敢知也。

擒斬海賊

大清康熙二年十月。福建總督李率奏疏曰。准水師提督總兵官施琅塘報前事。該臣看爲逆孽鄭錦。乃鄭成功之遺種也。其父已伏冥誅。其子尙不悔禍。猶敢集餘黨復肆鴟張。當其骨肉相殘。醜類遺亂之際。臣與靖藩提師駐扎漳泉。一面廣布皇仁。用示招徠。一面裝造快艇。必圖進取。業已再三申嚴。水陸將領。整頓舟師。以防叵測。茲准水師提臣施琅報稱。鄭錦遣發水陸賊將林維等。領帶船隻。拋泊海門。謀欲乘風順潮。直入海澄。燒我新造船隻。詐亦狡矣。幸探得實。提臣密遣前營中軍守備汪明等。統率水兵。配駕快艇。夜半直抵海門。賊踪前來向敵。我兵奮勇陣殺。僞副將林維吳習等。活擒賊官賊兵一百二十五名。奪回船隻器械。僞印牌扎等件。纍纍足見官兵用命。可謂破敵之先聲矣。是役也。提臣施琅。有法縱之功。但獲僞官僞兵名數繁多。恐塗次起解未便。臣會同靖藩。卽今就近正法。僞印牌扎。立行焚燬。

施琅。字尊侯。福建晉江人。

廈門大捷

大清康熙二年十二月。靖南王耿繼茂疏曰。臣等奉旨料理水陸大兵。進勦海寇。原議臣繼茂統陸兵。由潯尾而進。臣李率統陸兵。由嵩嶼而進。其水師各標官兵船隻。在泉州者。提臣馬得功統領調度。由圍頭取齊進發。在漳澄者。提臣施琅統領調度。由海門取齊進發。俱經具題在案。臣等于九月二十九日合

疏恭報後。隨于十月初二日。先發臣繼茂旗下都統王大用。轟章京夏功等。帶領馬步官兵。自泉州起行。另調原防漳州右翼總兵官左都督徐成功。右副都統汪元勳等。各帶官兵。自漳州起行。俱于本月初五日抵潯尾。與廈門高崎緊對。下營設備。對岸賊船四十餘隻。見我兵一到。各駕船游奕。朝營內打砲。我兵隨發大砲行營。炮攻打初六日午時。鄭錦。周全斌。領大艚賊艘。往來轉戩。砲打我營。我兵亦發砲攻打。晝夜防範。初六晚。賊率精銳千餘。乘夜潛渡。直逼游擊史定國營盤。火砲弓箭齊發。與我兵塋臺上相對。砍刺遊擊史定國。帶甲兵殺出營門。都督王大用等督兵策應。堵殺力砍。箭傷砲傷。賊兵及落水淹死者甚多。因潮水泛漲。難計其數。奪獲盔甲十一副。火箭噴筒二十七件。并弓箭鎗刀等項。賊奔敗船。其大艚隨回。餘有汛守賊船及陸路賊兵一片營盤。仍札高崎。塘報前來。臣等催督泉州同安水師。仍發藩旗甲兵六百名。令都書僉事陳一明等帶領。及鄭鳴駿。陳輝。總兵楊富等官兵船隻。收拾開駕。聽馬提督帶領馬步官兵沿岸調度。至圍頭。與夾板船合夥去後。臣繼茂於本月十二日馳至潯尾。臣率泰在漳。遣發漳澄水師。並統陸路官兵。亦于十二日同海澄公臣黃梧。中路總兵官王之鼎等。馳至嵩嶼。兵威大振。所有把守高崎嵩嶼各海口賊船。有撤回廈門者。亦有在海上遊奕者。臣繼茂一面布置兵馬。收拾快船。並同安水師總兵杜永和大小戰船。臣率泰一面發兵。即攻打沿海賊船。奪獲古浪嶼。屯劄架砲。各整頓渡海事務。齊備會議妥當。密令水陸兩路官兵。俱于二十一日一齊進取廈門。隨飛檄圍頭水師各船。于二十一日子時開駕至廈門白石頭會合。惟時夾板船先于十八日開駕八隻出泊金門外港。馬提督遂于十九日親率各標大小戰船四百餘隻。夾板船七隻。經至金門烏沙頭。有僞提督黃廷等。領巨艦百餘號。前來

迎敵。我兵協力攻打。夾板船首尾擊應。賊兵大敗。據鄭鳴駿、陳輝藩、旗都司金書、陳一明等報稱。獲賊大船二隻。犁船四隻。陣斬賊兵三百餘名。生擒賊四十餘名。砲傷溺死者甚多。據楊富報稱。擊折賊僞總兵謝福船桅。過船殺賊二百餘名。生擒賊十八名。竝僞防牌軍器等項。據同安水師遊擊鄭洪報稱。同中軍守備孔應賢等。率領兵船與賊打仗。獲鳥船一隻。赴贈船一隻。水底艙二隻。殺賊七八十名。餘俱跳水。竝獲火藥器械等項。至二十日早。鄭錦、周全斌親督巨艦精銳之師。蜂擁挑戰。夾板船揚篷出禦。重疊銳擊。打破賊船數隻。我師齊起。竭力應援。交鋒死戰。自辰至酉。賊始退回廈門港。時臣繼茂在潯尾營盤瞭望。賊船遍海。惟慮我兵渡海登岸。賊船尾我之後。突犯潯尾。宜計萬全。該臣繼茂一面令游擊范維傑帶官兵一千員名。扼守高崎海口。副將李之珍等官兵一千員名。扼守潯尾海口。各于兩岸安設大砲堵禦。其潯尾及嵩嶼營盤。仍筭不動。以杜窺伺。一面遣發臣繼茂部下都統王大用、總兵官徐成功、蘆章、京夏有功、副都統江元勳、擺牙喇參領徐文耀、王蟒、漢參領馬九王、阿達哈哈番張元德、田養民、拜塔喇布勒哈番王梅、噶卜什章、京朱懷德、吳効忠、副將馬化麒、遊擊郭奇、史定國、牛虎等。統領擺牙喇蒙古馬步官兵四千員名。竝同安總兵黃翼及楊富、副將辛球等步兵。銜枚夜渡。臣率泰遣發標下遊擊謝泗等帶領官兵。並海澄公標副將吳淑、遊擊戴亮等官兵。及總兵蔡祿、郭義等各標官兵。俱乘夜渡海。一時兩路兵馬搶岸同登。奮勇攻打。賊勢不支。於二十一日寅時。直抵廈門草安山會合。遂長驅至廈門城。時值荷蘭出海王領夾板船已抵大擔。控扼海面。臣率泰發水師提督施琅領該標官兵船隻。與督標參將徐登第等。公標總兵沈茂等。及總兵蔡祿、郭義、柯義、林祖等各官兵船隻。臣繼茂發同安水師總兵官杜永和領官

兵船隻共出古浪嶼。臣率泰傳令快捷炮船五十隻爲先鋒。合艚前進。發炮攻打。時賊兵屯聚教場前。正在張皇抵敵。忽見馬步大兵蔽嶺而下。追奔欲殺。賊衆驚潰。各亂奔上船。亦有奔船不及。散伏山洞者。我師將兵馬撤開。環割海岸策應。舟師擊賊。賊兵披靡。退泊梧嶼。計賊大船七八百隻。小者不計。蜂屯蟻聚。狡謀復逞。臣等一面發藩旗督標。及各路官兵。同提督游擊陳天王。守備華尙蘭等。帶領官兵。並延建邵三府官兵。焚勦山洞賊寇。一面商議將漳泉兩路舟師。挑選精銳。令施琅統領。協同鄭鳴駿。陳輝。及總兵楊富。都司陳一明等。會合夾板船。于二十四日。直抵梧嶼。撲勦炮火夾擊。賊船抵敵不住。退泊梧嶼之外。本日黑夜潛逃。勢必奔往銅山南粵二巢。臣等已飛檄漳浦總兵王進功。嚴加偵備。並移會廣東平南王。及將軍督提諸臣。共圖堵勦。期絕根株。其金門後浦。尙多餘逆。急須乘勝廓清。于二十六日。遣發官兵船隻。前去攻取。勦殺無遺。所有廈門金門各島賊巢。既經攻獲。本應請旨定奪。因自閩至京。往返計三閱月。內地重兵。不宜久駐海島。且士卒雲集。挽運爲艱。臣等再三公議。合將賊垣房屋。盡行拆卸焚燬。免致賊船飄忽。復肆憑陵。惟梧嶼小島。居垣無多。出海王暫留脩船。俟其工完。卽行拆毀。蓋緣各島越在界外。四面皆海。乃從古以來。寇盜窟宅。逆庭鄭成功父子盤踞二十年。久通天討。皆坐于此。今仗皇上威福。犁庭掃穴。臣等職任封疆。何敢言功。惟是新舊將士。航海用命。以及荷蘭出海王助順宣勞。均應敘錄。所有功次傷亡。並得獲大小船隻。銃砲器械等項。容臣等查明另題。謹以克捷情形。飛章入告。仰慰宵旰于萬一也。臣繼茂。臣率泰。謹會同海澄公。臣黃。水師提臣施。合疏具題。伏新睿鑒。勅部施行。

徐成功。字凌圖。遼東海州人。史定國。字明宇。陝西同州人。陳一明。字光宗。遼東人。中營中軍都司陳

輝左營中軍守備王之鼎。遼東人。范維傑字子俊。江南休甯人。李之珍字岐山。榆林人。馬化麒。陝西人。郭奇。河南人。牛虎字龍泉。山西人。黃翼字輔卿。福建平和人。孔應賢字伯柱。江西金谿人。守備徐登第字雲程。遼東人。王進功字敏齊。遼東遼陽人。陳天玉字明宇。遼東錦州人。華尙蘭。大同左衛人。十二月靖南王耿疏曰。臣等于十月二十七日。攻克廈門金門後。賊勢無穴可歸。必遁雲霄一帶。臣等飛檄右路總兵。整頓兵馬。提備去後。十一月初四日。據右路總兵王進功塘報。前來等因。到臣。據此。該臣等看逆賊鄭錦錦等。向以廈門金門。扼險負固。跳梁爲患。今仗天威。蕩勦窮獸。無依。臣等料其敗遁。必至突犯雲霄。函檄提備。而該鎮設奇制勝。誘賊深入平川。斷其歸路。伏兵夾擊。遂使數千賊衆。一時擒斬無遺。可稱勇略兼優者矣。生擒僞總兵紀鳳行。令解赴軍前。審問正法。陣獲船隻器械。留備征勦。傷亡兵丁。分別恤賞。可也。目今餘逆鼠竄。出沒于銅山南粵之間。臣等復令海澄公黃梧。總兵蔡祿。郭義。並督標左營副將黨守全。總兵楊學皋。副將楊喬。統領官兵。協同右路。相機追勦。務期境內廓清。而巖疆從此鞏固矣。臣繼茂率泰合疏。

黨守全字巽之。滿州人。

曾櫻自縊

曾櫻字仲舍。號二雲。江西臨江府峽江縣人。年十三。補弟子員。萬歷壬子舉人。丙戌進士。給假歸。玩誦王文成先生集。謁吉水鄒南皋先生。師事之。家居三年。砥志不與外事。惟地方利弊。生民休戚。悉力竭心。以佐邑宰。己未。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監疏琉黑廠。興造三殿。督神廟光廟陵工。與中璫共事。公嚴釐核。璫敬

憚。又奉望檄佑城工。節省以萬計。辛酉。典廣東鄉試。盡革士相見贊儀犒從。壬戌。遷正郎。癸亥。擢知常州府。地衝煩賦。役重而不均。科第顯官。甲天下。俗好訟。夙號難治。臺使者自撫按外。有巡倉。巡鹽。巡江。巡漕。督學諸差。皆出巡。操舉核。竭地方之供應。掣有司之精神。民受其困。公申文御史臺曰。江南賦重民貧。上臺。劾。劾日至。請一切戒飭革鈞。訪取贖諸陋習。甦民困。時御史同鄉熊壇石先生。初駭愕。然率爲移檄。飭行。公爲政。鎮以清靜。出之豈弟。持以公平。風以廉儉。於利弊無不興革。於權豪不少假借。於小民事。事優恤。于財用。事事節省。高明之家。一裁以法。一切受獻。侵占魚肉小民之風。斂手屏息。贖鍰減之又減。以至子無。卽笞罪亦不輕擬。夫馬濫觴。江南孔道。往來如織。公收駟冊親掌之。於勘合廩給事件。裁之革之。有現任政府朱某之用夫太多。裁之。其僕洵洵。鎖驛率。擊駟吏。公擒其人。杖責之。遣去。文試清嚴。得士有吳貞啓。陸月巖。劉光斗。龔可楷。高世泰。胡時亨。曹荃。吳之鴻。王孫蘭。王孫蕙。鄒左金。馬瑞。王期昇。史調元等。公皆成名進士。武闡規。巡方以正。宿弊盡革。甲子以後。魏璫熾。黨禍作。公獨立不。懇護持諸公。調劑周助。曲盡心力。如武進孫公之免於就戍。宜興毛公之逃戍。而家屬無恙。無錫高公問信自沈。而緹騎斂戢。上臺調護。皆公之力也。其餘江陰繆公。李公就逮之時。亦盡心竭力。爲之扶持。旣竭俸囊。復設處以贈其行。諸公家屬。無不銘感入骨。丁卯冬。入覲。士民耆老。罷市祀祠。送至京口者。千萬人。崇禎戊辰。遷福建布政司右參政。兵巡漳南道。有九連山。連亘閩廣。洞寇盤踞。猖蹶出沒不常。自王文成。譚襄敏。勦滅以來。種類復熾。公密約惠潮道謝璉。刻期會勦。以十二月望。啓行。聲言團練鄉勇。偃旗息鼓。月夜。拔藤捫蘿。入其穴。獠賊方睡。殲滅幾盡。謝璉拒之于廣。脅從就撫。洞寇平。督撫某某。攘其功。公不言也。己巳。丁內艱。廬墓三

年辛未起兵巡興泉道。時海上多事。紅夷與海賊劉香衝突。閩浙廣三省海寇。鄭帥芝龍已就撫。駐劄于泉。然閩撫按猜防之甚。鄭亦疑畏。每入謁兩臺。擁兵。膽刀。格格不浹。兩臺起殺心。鄭亦盟叛。志方慮地方受其害。無復得其力矣。公一見鄭。愛其才略。語曰。君不用憂疑。某願百口保君。君一心辦賊。鄭感泣曰。上臺憲如公。某敢愛頂踵乎。公乃力言之。兩臺釋其猜疑。值紅夷寇漳泉。用鄭爲先鋒。紅夷削去。蓋香係鄭密戚。非公主持。欲其心義滅亂難矣。泉俗貧約。公以治毘陵者治之。豪右斂跡。小民安堵。屬官餽送。絲毫不收。一應交際。務從省約。丙子。移福寧守道。加銜按察使。自戊辰爲監司。十年不改官。以無一字入長安故也。鄭帥不平。因遣人攜金入都。爲公謀遷官。事發。逮公就訊。既事不由公。怡然就道。閩民數百詣闕。擊登聞鼓。言枉。兩臺及閩紳合疏申雪。會鄭帥任罪疏亦至。京御史葉初春等。連章代白於公。未到之先。事得釋。仍以原級補福建巡海道。內閣楊嗣昌。以臨監土寇縱橫。特疏改任湖廣湖南道。駐永州府。公念討賊事重。因具疏請晏日。曙爲太守。萬元吉爲司理。得旨施行。以戊寅冬月至永。佐偏沅巡撫陳公。勦撫兼施。寇息兵戢。永有祁陽王恣橫。公以祖訓繩之。王斂威守法。吏飭民安。庚辰。陸山東右布政。分守登萊海防道。五月抵任。海右風俗豪強。尤橫。公仍以治毘陵治閩楚者治之。不特官息其兇。撫按亦爲斂戢。屢飭其下無犯曾公。亦如在吳楚閩時。辛巳。陞巡撫登萊。副都御史。時山東大饑。人相食。登萊與榆關相對。設法賑荒。應關門之需。無缺。平青濟間土寇。時大清入山東。公所轄青登萊三府特全。論功擢南少司空。公不赴任。仍請告歸。未幾。京師陷。福王立。旋又南都失守。唐王稱號閩中。鄭芝龍專柄。因薦櫻起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時張肯堂吏部移都察院。令櫻掌吏部事。櫻當銓政。持法不撓。尋薦揭重熙。傅鼎銓等。擢

用之後皆以節著。人謂其知賢。以覃恩晉太子太保。吏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比隆武。幸建寧。駐延平。命與定遠侯鄧文昌留守福京。大清兵入景寧關。勢不支。文昌死之。櫻乃挈家避海外。依鄭成功于中左所。越五年。其地被兵。嘆曰。吾之不能死者。死有待也。今而已矣。遂自縊。時辛卯三月朔也。

此页空白

明季南略卷之十二

粵記

永明王始末

大清順治三年丙戌八月。福京既陷。兩廣總督丁魁楚。與廣西巡撫瞿式耜。廣東巡撫王化澄。廣西巡按鄭封。肇慶知府朱治懼。廣東總鎮嚴從雲。舊錦衣衛僉事馬吉翔。採買翠羽。太監龐天壽等。會議監國。而閣學兵部尚書呂大器。自閩至。原任兵部尚書李永茂。以守制。并至。式耜首言監國。永明王賢。且爲神宗嫡孫。應立。永明王諱由榔。桂恭王常瀛少子。恭王初封湖廣衡州府衡陽縣。以流寇亂。徙寓粵西梧州府。時恭王已薨。永明王猶在衰絰中也。昔者唐王嘗語羣臣曰。永明神宗嫡孫。統系最疏。朕無子。後當屬諸時恭王太妃王氏曰。諸臣何患乎。無君。吾兒仁柔。非撥亂才。願更擇可者。魁楚等請之。堅以十月初十日監國。十四日丙戌。卽皇帝位。仍稱隆武二年。以明年爲永歷元年。改肇慶府署爲行宮。推置僚署有差。魁楚。大器。俱爲大學士。式耜以吏部右侍郎兼閣學掌銓。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樞。永茂請終制。

粵事記云。永歷立。晉王化澄憲副。鄭封通參。朱治懼右副兼兵侍提督兩廣。承丁魁楚後。內外局惟魁楚主裁。肇慶府去廣州府僅四百里。擁立時無一函商。及三司各屬。旣立後。復不頒新天子詔。元勳大老。惟嚮爵擇腴是務。至于軍國重事。如峽以外設守。廣州防禦。梅嶺不暇顧及。且暫爲目前計而已。

丁魁楚，河南永城人。進士。王化澄，江西人。崇禎甲戌進士。鄭封，河南人。甲戌進士。朱治憫，浙江舉人。嚴從雲，江西人。封靖江伯。馬吉翔，順天人。龐天壽，北直人。司禮李永茂，丁丑進士。

廣州立紹武

福建舊輔蘇觀生，何吾騶，遁回廣東。觀生嘗貽書魁楚，欲預擁戴功。遣陳邦彥來勸進。魁楚與觀生素不協，拒之。觀生乃自南韶還師。適唐王弟聿鏗浮海至廣州。十一月癸卯朔，觀生與布政使顧元鏡、總兵林察等，擁聿鏗入廣州城，立爲帝。年號紹武。以都司署爲行宮，招海上鄭石馬、徐四姓盜，授總兵官，以與肇慶相拒。

粵事記云：紹武立一月內，幸學、大閱、郊天、祭地等鉅典，按日舉行。二三文官，連膺覃恩數次，舉朝無三品以下官。

遺聞載紹武監國，然改元行郊禮，是帝矣。

蘇觀生，字宇霖，廣東東莞縣人。保舉選貢，無極知縣。隆紹兩朝大學士。何吾騶，廣州香山縣人。崇禎辛未進士。顧元鏡，浙江湖州人。萬曆丙辰進士。紹武朝大學士。

萬元吉固守贛州

丙戌九月，萬元吉率義勇固守贛州。楊廷麟等附之。贛地雖高，三面俱水，城中望外，浩淼無際，惟南門無水。元吉於磚城外四面築木城一座，大清兵攻圍急，元吉出舊庫元寶數十萬，陳列几案，謂衆曰：能殺一人者，賞元寶一衆，遂奮勇出戰。大兵畏之，不敢薄城。堅守一年，衆亦憊甚。及丁亥八月，城中忽失火，南門

復有兩人內應。大清朝撫臣科某率兵乘之。自南門殺入。衆猶巷戰。殺傷頗衆。力竭城陷。萬元吉、楊廷麟、與楊玉宸等俱投清水塘死。

楊廷麟，字機部，崇禎辛未進士。楊玉宸，甯都貢生。與廷麟起義者。

永歷移梧州

大清兵破贛州。丁魁楚聞報。與太監王趣永歷移梧避之。瞿式耜曰。今日之立。爲祖宗雪仇恥。正宜奮大勇。以號遠近。東人復不靖。苟自懦。外棄門戶。內釁蕭牆。國何以立。爭之不得。遂移梧州。尋還肇慶。故大學士陳子壯書達式耜。請力馘蘇而趣兵東。永歷遣兵科給事彭燿往諭之。燿。粵東人。舊爲秦令。有能聲。嘗曉諭序監國先後。國家仇讐利害。觀生等殺燿于市。日集兵向肇慶。右司馬林佳鼎督兵靖東郊。東將詐降。陷佳鼎沒于水。

又粵事記則云。紹武立。學臣林佳鼎位總憲。行大司馬事。提兵西向。上三水縣。欲侵肇慶。式耜奉命出東。峽設砲禦焉。十一月十五日。對陣。一砲殲佳鼎。偵者訛傳式耜敗。肇慶新創朝廷。逃復一空。永歷隨衆奔遁。直達廣西梧州府五百里。溯流兩日夜。并程而至。太后馬氏通史書。本不欲世子稱帝。呼省臣李用楫。臺臣程源等。面呵無固志。且詰責棄逃狀。適式耜手報至。知前訛。諸臣皆伏地引罪。後奉永歷再下肇慶。別遣靖江伯嚴從雲等護三宮。預駐廣西桂林府。

遺聞載林佳鼎爲永歷臣。而粵事記則云。紹武臣。且勝負各異。並誌之。以候攷。但粵記一書。乃宦廣者所寄予也。

陳子壯字集玉號秋濤廣東南海人萬歷己未探花崇禎朝春坊後封南海公李用楫宜興人癸未進士禮科都給事中程源癸未進士

王坤擅改諸臣

瞿式耜疏言草昧之初惟養聖德修紀綱慎政教挽人心布威武起用人望招徠賢俊爲首務王坤者固北闕自南都失而入閩隆武遣出茲用司禮秉筆有戶部郎中周鼎瀚內批改給事中式耜力言不可不聽以粵巡使王化澄陞粵督尋代佳鼎晉少司馬掌中樞大器先以病去矣內批陞化澄爲大司馬式耜疏言化澄誠賢有廷論斜封墨敕何可爲例請補部疏尙得體蓋汲汲爲闕預慮也晉李永茂大學士茂守制僉稱專知經筵不入直茂疏荐十五人爲十五省人望疏上王坤啓視殊不悅旣而山西道御史劉湘客斥罷永茂怫然曰朝廷方以經筵責茂茂以十五省人進非私也斥湘客者斥茂也卽日解舟去式耜疏言大臣論荐新朝盛事司禮輒去取其間無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王坤復疏荐海內碩望數十人式耜又言司禮抑人不可荐人更不可吏科都給事中劉鼐等疏論坤內臣不得荐人永歷怒斥鼐等式耜力持之得復用御史童琳參都御史周光夏越資序題差用私亂臺規非法命廷杖琳式耜力救得免陞翰林院檢討方以智爲中允改御史劉湘客充經筵講官坤不悅湘客且疑劉鼐疏出以智手以智放舟去

劉湘客陝西西安人布衣

辜朝薦獻策下廣

先是兩廣在籍鄉紳多與兩院三司通關節。己未以後，何吾騶主之。辛未以來，潮陽辜朝荐，每事與何吾騶角。然吾騶勢大，朝荐弗勝也。憤甚。及丙戌八月，大清兵取閩，尙無入廣之令。潮陽縣距閩省止四日程。朝荐親往福州府獻策下廣。極言三月內可直達西粵桂林。思得首功以壓吾騶耳。大清固山李成棟遂發兵。先選精騎三百，宵夜東行。由老龍而下廣。過廣州增城縣，俱潛入花山。十二月十一日上午，止命前鋒十人，以青白布裹頭，扮作洋船舟子狀，直至廣城布政司前紫薇牌坊。下午，人叢中悉去頭上布，現出辮髮，露刃大呼，止殺一人。滿城崩潰，十人分守六門，閉城晝夜巡視。第五日，三百騎始至。成棟大軍月終乃至。時蘇觀生匿酒肆，有子篋中見文淵閣閣臣印，索其一醉，弗與。報知巡緝，被執。觀生慨然曰：吾以一布衣登兩朝相位，死亦何憾。質問時，一語弗答。遂殺之。何吾騶顧元鏡，率士紳投誠，優禮而去。吾騶乞修明史，門署纂修明史何。廣州有吾騶修史，真堪羞死之謠。紹武子身扮買舊衣人，欲出城，未識鄉路，貌復寢怪，識者無敢藏匿。爲內閣中書所持，賣銀十兩。副將杜永和擒至，并周王、益王、遼王等，俱殺于廣州府布政司前雙門下。紹武在位二月而已。百姓俱薙髮歸順，市不易肆，人不知兵。但傳檄各郡縣耳。時有石馬徐鄭四姓，聯舶海上。花山楊光林，亦擁衆數萬，水陸交訐，民不聊生。成棟相機勦撫，花山在增城縣。

李綺參丁魁楚

十二月十八日，侍御李綺參丁魁楚十大罪，欺君誤國，玩兵害民，敗羣亂常，罔神蔑誓，并且喪身辱祖，若不改轍，覆亡立俟。面帝朗誦，魁楚亦引罪。上慰諭，明日奉旨，李綺降三級調外用。綺宵夜入廉州府，以家眷寓此也。綺松江華亭人，崇禎庚辰進士，廣東提學副使。

永歷奔西峽

李成棟既殺紹武于十二月二十三日。發兵往南韶。而親下肇慶。二十五日。聞報。瞿式耜請視師。督戰士駐峽口。王坤復請永歷西避之。式耜爭之不聽。遂駕小艇上西峽。

粵事記云。丁魁楚用舊旗鼓蘇文聘陞內閣辦事。中書晝夜出入。計值百司。分給文武憑劄。絕不示人。有報以事干者。百金減半。誘人多。就有瓊崖參將白斌。託李用楫弟李來營陞總兵。來新受中書。見時事日非。聞廣州信。因爲觀望。斌在海外。猶未之知。恐李來爲之不力。具稟揭魁楚促早就。云其名禮在中書。李來處來尙不知。忽二十四日夜半。遣二十人索斌贄。示稟揭。勒逼如數。來反填入酒器五十金。二十五日黎明。朝見謝恩者。猶趨階殿陞。忽肩輿出城。掠小艇。駕上西峽。喧傳爲帝。於是文武紛逐。各不相顧。帝因知有凶耗。隨奔者亦揣廣州事必敗。不可瞬息留。侍御汪光寶與李來同舟。萬衆競進。不知隣舟爲帝座。幾爲刺沒。惟魁楚春容雅度。絕不惶遽。漸移費入舟。瞠目而視。反若局外觀者。魁楚于擁戴後。卽自爲計。今則有他意矣。

蘇文聘。廣東人。李來。宜興人。白斌。浙江人。汪光寶。淮安清河人。舉人。

丁魁楚

粵事記云。丁魁楚。河南永城人。晉撫失機。遣戍五年。崇禎戊寅。奉旨納餉三千兩。許本軍准回原籍。魁楚援例得歸。永城有舊總兵劉超。壬午十月。以私仇殺丁。艱侍御魏景琦。豫按王漢。奉旨往勘。超又一箭斃之。率家丁劫衆鄉紳。勒魁楚上疏訟冤。魁楚計款之。陰遣子弟兵四面布置。至癸未二月朔。五鼓伏兵四

起用鐵網遏超。擒解京師獻俘。魁楚斂功復職。冢宰李日宣量加本省屯田巡撫銜。甲申南都立馬士英擅權。會推兩廣總制十一月受職。乙酉七月聞南都陷。卽潛通靖江王。約期定計下廣舉事。王果以桂林推官顧奕爲相。臨桂知縣史其文爲大司馬。八月初七日直抵肇慶。魁楚已于初六日拜隆武登極詔矣。遂發大炮擊碎王舟。襲其所載。執王併擒顧史二人解闕京。供論叛逆誅之。魁楚遂封靖粵伯。魏景琦崇禎庚辰進士。永城人。顧奕蘇州人。舉人。史其文漂陽人。天啓辛酉舉人。

沐天波激變土司

沐天波號玉液。沐英之裔。襲封黔國公。世守雲南。丙戌秋南都陷。三司兩院請增兵守滇南境口。防客兵流入。增兵必措餉。求助之。天波蹙容曰。極是緊事。第邇年多費不能助一緡。奈何。還須從長酌處。然增兵刻不容緩。而滇田磽瘠。賦復難加。天波謂各土司用鹽頗多。再增本府一票。餉可出矣。衆然之。乃令鹽務計會官結運使鹽票。再置沐府餉票。准于本年九月始。初行時。土司亦有遵法納沐票餉銀者。初九日。楚雄府土司吾必魁抗令于鹽場中。不獨棄沐票。併奪商鹽。鳴之縣。毆差。鳴之府。毆府差。言已無朱皇帝。何有沐國公。遂率衆入城。執楚雄府文武數罪而殺之。據其城。

沐天波調沙亭洲

天波欲復楚雄城。而力不逮。思調土司強有力者克之。素聞沙亭洲驍勇。令符調之。先是崇禎初年。滇南有普民升之變。民升非自能爲亂也。其妻范氏美而豔。有奇力。且多智。而不好靜。日引民升振旗鼓。掠勇壯。以爲樂。朝廷爲之耗餉者凡二千萬兩。院司道奪職。鐫級者不可計。恆怯憤弁。殞吾革逐者數十百人。

後民升將敗。范氏忽與言別曰：爾勿以我爲妻。我亦不以爾爲夫。我去矣。卽往鶴慶府。執土司沙亭洲者曰：惟我與爾可爲夫婦。亭洲曰：我自有妻。范氏曰：請出。我與語之。妯娌稱呼。三言未畢。舉刀刃之。卽攜亭洲袖曰：今不可爲百年之好乎。於是亭洲悉遵范氏約束。嚴號令。明賞罰。生聚教訓。遂爲滇南土司中富強第一。茲聞天波召。遂欣然傾洞而出。他書載沙定州

沙亭洲襲破沐府

十一月初旬。沙亭洲困楚雄府。十五日。已解吾必魁首級。掃清楚雄。稟請再設文武各屬。爲守土撫治計。天波喜甚。將金帛重賞之。亭洲又稟曰：臣夫婦欲來。面恩。至二十九日。天波升座。兩榭設儀仗。鼓樂旗幟。殊爲炫耀。受拜受賀。亭洲與范氏兩人三叩未畢。急趨上殿。急視之。出刃于靴。四刀飛舞。已格殺左右數人。侍衛人等。如風草偃仆。天波速奔入內。亭洲、范氏尾後疾追。隨見隨殺。沐府男婦侍衛約五百人。須臾屍橫遍地。天波踰牆走。范氏遂稽核府內藏蓄。統轄未死內寺與姬妾。儼稱中閫。亭洲整容升座。襲天波冠裳。稱沐府新主。已有趨謁拜賀。供其調遣者矣。又遣親黨與守城關。盤詰出入。蓋亭洲破楚雄後。獻功時。各兵已伏城垣。至是。刻期竝起。亭洲踞坐沐府。守令仍許照舊。時沐府富厚。敵國石青珍珠名寶。落紅琥珀馬蹄紫金。裝以細篋。篋五十。藏于高板庫。每庫五十篋。共二百五十庫。他物稱是。八寶黃龍傘。一百四十執。亭洲將沐府數十世蓄積。日夕輦運洞底。彼蓄志已久。時乘間突發耳。夫天波蓄養數百年。竟致妻子不保。祖業喪亡。良可嗤也。

語云：多藏厚亡。于亂世每見之。楚藩不肯養兵三名。及城破。獻賊三十萬。嘉定不肯助餉二萬。迨京

師陷聞籍五十二萬賦輩真守庫子耳不知千古來珍寶多是空費人搬運者殊可猛省。

孫可望入滇

丙戌張獻忠死成都孫可望馳入貴州據定番州休息士馬意欲入滇南取沐府三百年厚藏耳至是聞爲沙亭洲所取大驚擊案曰此吾几上肉也亭洲小寇何得襲我囊中物乎遂宵夜啓行疾入雲南爲七月初二日亭洲已于前三日遁回本洞可望止取沐府空署一所并戮亭洲所署官屬天波來自大理府可望許之復仇即用天波爲報門官十一月選二千精銳圍亭洲土穴至明年戊子二月擒亭洲范氏及親戚四人天波府藏與亭洲素積乃悉入輦沐府內宅可望將所擒六賊于天波坐前活剝其皮天波亦叩首稱謝此可望入滇之始末也。

永歷至梧州

大清順治四年丁亥正月朔癸卯永明王稱永歷元年至梧州蓋以臘月二十五日聞報李成棟親下肇慶故避至此時丁魁楚惑于奸弁蘇聘從梧西走岑溪王化澄走潯州隨行者止式耜一人是月十六日成棟克定肇慶隨發副將楊文甫張月領兵克取高廉雷三郡卽于二十九日一鼓而入梧州廣西巡撫曹暉出降梧屬俱遍令納印及南雄韶州二府報捷別遣副將閻可義等前赴瓊州。

粵事記云正月朔帝在梧江舟次免朝賀知府陸世廉取庫銀五十兩爲僱覓挽夫費將北進桂林府所召次輔李永茂晏日曙問卿田芳未及朝見聞帝奔率銀臺鄭封退潛博白縣深山從行者惟總憲王化臣大司農吳炳宮詹方以智文選吳貞毓省臣唐誠臺臣程源中翰吳其蠶洪士彭大金吾馬吉翔司禮

盛龐天壽等而已。式耜猶留肇慶。同朱治憫爲守禦計。元宵後。溯流上府江。在途拜方以智。吳炳典樞務。前言式耜一人從行。化澄走潯州。是由肇慶至梧州時也。粵事記言從行化澄等。而式耜猶留肇慶。是由梧州將奔桂林時也。此皆肇慶未失之先。及肇慶失。而式耜始抵桂林。

陸世廉。蘇州人。恩貢生。後爲光祿寺正卿。晏日曙。江西人。饒州舉人。田芳。河南人。丁丑進士。吳炳。宜興人。己未進士。後爲大學士。死節。先任湖西兵巡道副使。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庚辰進士。唐誠。湖廣人。癸未進士。副都御史。吳其璽。宜興人。庠士。兵科給事中。洪士彭。寧國人。庠士。禮科。曹暉。進士。兵部尚書。廣州。韶州。南雄。肇慶。高州。廉州。雷州。瓊州。八府。俱屬廣東。而桂林。梧州。潯州。平樂。四府。俱屬廣西。岑溪。博白。二縣。俱屬梧州。

永歷抵桂林

三月。上抵桂林。改桂林府署爲行宮。式耜肅殿陛。勅守諭。誕告楚蜀各鎮。粵西居山川上游。桂誠可都。疏請道里之可達。桂林者。王錫袞。文安之。爲相。周堪。賡。郭都賢。劉遠生。爲六卿。時給事中。丁時魁。疏論新政。煨煨碩畫。召掌禮科給事中。金堡。素有清直聲。終制。勅召還。何騰蛟。晉閣學督師。

金堡。浙江杭州人。庚辰進士。兵科。丁時魁。湖廣人。庚辰進士。吏科。何騰蛟。黎平人。辛酉舉人。或云桐城人。

李成棟斬丁魁楚

粵事記云。先是十二月十五日。省城之變。丁魁楚知之最早。卽密遣親幹。齎黃金三千兩。珍寶稱是。重賄

李成棟至二十五日上奔時。彼日有密報。親幹已投入李成棟帳下爲家丁。刻望回音。故衆雖惶遽。而彼獨安閑也。魁楚有大哨船四十。將三年宦囊悉載入。仍在肇慶度歲。丁亥正月初旬。方移舟西向入岑溪。併於城中修葺茆廬。以候廣城信。實不欲登岸。親幹於二月初始以金寶入。達魁楚意。成棟曰。何不早言。正欲邀爾主。仍爲兩廣軍門。急齎書去。二十六日。魁楚投岑溪。舟中得成棟手書。大悅。卽移舟順流東下。時成棟駐梧州。先上五里迎之。握手道故。相見恨晚。知魁楚三子入廣。已歿其二。止存長子。通名先。叩情誼甚篤。臨晚。邀魁楚父子飲。隆重加常禮。把臂間。指畫嶺表。審度當朝。謂東南半壁。惟某與老先生撐持。因訂云。明日吉期。敢煩再攝兩廣篆。拜表卽真。亦在明晨。將旗牌符籙制臺舊勅印。悉手付之。魁楚喜甚。乃別夜半。成棟戎服升帳。列炬交戰。將令旗請魁楚父子有機密語。魁楚茫然不知所以。卽過舟見成棟。正位危坐。知事已變。遂跪請曰。魁楚止一子。或不及妻孥。成棟曰。汝欲饒子乎。令先斫下左顧。而首級至矣。卽將魁楚斬之。成棟立舟首。火光燭天。照同白日。將魁楚家丁。每營分一人。細查家屬。一妻四妾。三媳二女。及婢僕婦。淨身搜檢。攜入成棟舟中。惟一妾於過船時投入江中。四十年厚囊。悉歸成棟。聞舟中精金八十四萬。皆三年中橫取者。嗚呼。罔民虐民。可以鑒矣。

瞿式耜留守桂林

四月。大兵渡海。克定瓊州。方警報之疊至也。王坤又趣永歷往楚。時有自湘南來堵者。盛言湖廣長衡永寶四郡未有所屬。宜亟取以爲中興之本。方以智、吳炳、奏以爲可。式耜上疏言。勝敗存亡。山川要害。甚激切。略曰。駕不幸楚。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茲者十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狐疑局促。如飛瓦

翻手散而覆手合。又曰：在粵而粵在，去粵而粵危。我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而人來亦速一日。又曰：楚不可遽往，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遽往，則往也易；今日若輕棄，則更入也難。又曰：海內幅幘，止此一隅，以全盛規西粵，則一隅似小，而就粵西恢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其拱手送矣。擊跪涕泣，不可挽。無已，請身留桂，乃命式耜留守桂林。各路悉秉節制，式耜仍疏請暫駐全州，以扼楚粵之中。當平樂之不守也，大清兵直薄桂林。三月十一日，衝入文昌門，城中大恐。時焦璉自合浦歸，從數人，控弦提兵，與大清兵接戰，稍却之。屯陽朔，遍野俱薙髮，式耜與璉孤守危城，疏請徵安國公劉承胤兵。承胤初從武崗入護，猶持正守法，逐王坤爲弄權，而叱周鼎澣爲奄寺鼻息。故見重，式耜發兵數千援桂。未幾，承胤請金吾郭承賢、馬吉翔、嚴雲從封伯，御史毛壽登駁參金吾無矢石功，何得援邊鎮例晉五等。吉翔等疑疏出劉湘客鼎澣遂造蜚語，爲董卓催汜之議，激承胤怒。偪永歷立命廷杖，而縛壽登、湘客及御史吳德藻，給事中萬六吉于午門外。會諸臣申救，得免。壽登等俱落職，承胤益橫，脅劫永歷幸武崗。式耜疏留全陽，曰：聞郊社禮成，卽圖移駕，不知移駕將回桂林耶？抑幸武崗辰沅耶？今日原以恢復兩粵爲心，則不徒西粵未恢，不可移動，卽東粵尙未恢，亦且當駐全也。故承胤專嗾杖湘客等，以湘客主還蹕桂林之議也。承胤諸部至桂，挾餉不出，兵式耜搜括庫藏而外，捐囊萬金。夫人邵氏亦捐簪珥數百，兵卒不肯出。與焦兵主客不和，譁變，擊門掠奪而去。爲五月十四日。永歷竟駐武崗。五月二十五日，大清兵偵兵變，積兩城壞，環攻桂城。吏士皆無人色，璉負創奮臂呼，督師撫按分門嬰守，用西洋銃擊中馬騎，尋出城戰，奮勇擊殺，自辰抵午，不及餐。式耜括署米蒸飯分哺之，士卒俱樂用命。明日復出戰，大清兵旋去。式耜先令

路將馬之驥伏于隔江。犄角相應。固圍倍慎。是三月之內。危于亂兵。式耜一手指揮。璉乃得底定。璉久將桂。得桂人心。式耜國士遇之。故獨得璉死力。以保桂功。晉式耜兼太子太師。臨桂伯。式耜辭不拜。疏上不充。復請告。自劾。自二月十五日。以迄五月二十九日。此百六日中。遇變者三。皆極危險。變故當前。總辨一死字。亦遂不生恐怖。不起愁煩。惟是臣之病不獨在身。而在心。不徒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療也。心與神之病。不可醫也。又疏再請返蹕。全陽卒不聽。乃督璉。恢。朔。賓。柳。潯等郡。并復梧。至八月。具疏上言。粵西全定。請還桂林。昭告興陵。

昔劉錡守順昌。兀朮曰。劉錡何敢與吾戰。則宋之不競可知。王師南下。將相聞風迎避。惟錢唐江南戰。差強人意。入閩入廣。勢如破竹。其能鏖戰以却兵者。惟瞿焦二公。真人傑也哉。璉。山西人。

永歷駐武崗

粵事記云。五月中。永歷自粵西至武崗州。武崗屬楚寶慶府。時方以智。吳炳隨駕。馬吉翔。龐天壽護三宮。移蹕荆南路。出衡永。巡道嚴起。恆郊迎。面廣身偉。縱談時務。遂拜相。相度武崗州。可暫駐駕。遂以州署爲行宮。王化澄後至。亦協理閣務。百日間。先朝流寇如湖南。曹志建。河南王朝俊等。逼入河南者。俱稱提兵十萬五萬。來歸宇下。悉賜五等爵。又進何騰蛟爲總制。加宮保。建節衡州。李自成餘黨高必正等。聲言百萬。流入長沙。騰蛟具奏遣堵胤錫統制之。號忠貞營。分爲十大營。防守長沙。文臣武將。位置星列。兵勢稱振。

張家玉沈江

先是二月朔。張家玉與陳子壯豎義起兵。於是上而蒼梧。下而潮陽。所在伏莽淫掠小民。燒燬村堡。家玉六月兵敗。自沈于江。子壯潛身高明。復擁一村妓。因而被擒。解至省城。李成棟會齊三司曰。若依國法。子壯應劓三千六百刀。今折下十倍。三百六十刀罷。降臣袁彭年跪稟曰。國法所在。還應三千六百刀。爲是成棟曰。我尙恨其不死。死來解也。何必如是。羊城上下。仍不克靖。潮陽界于閩漳。山海蒙箐。盜賊益熾。百姓追原亂始。皆由辜朝薦與何吾騶爭權。引大兵入廣所致。恨入骨髓。及成棟歸明後。永歷駐蹕端溪。朝荐因吾騶在朝。不敢出山。雖門生李用楫三爲薦剡。恐事敗露。終未見朝也。家玉廣東廣州府番禺縣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後封番禺公。子壯。廣州府南海縣人。萬歷己未探花。後封南海公。

蒼梧屬廣西梧州府。潮陽屬廣東潮州府。高明屬肇慶府。

永歷入粵西

大清平定長沙。而衡州相繼盡失。總兵黃朝選、楊國棟等被執。尸幾斷流。八月二十四日。武崗復敗。永歷又播遷入粵。次柳州。式耜屢疏極言不可。他移一步。滇黔地荒勢隔。忠義心渙。三百年之土地。僅存粵西一綫。且山川形勢。兵馬糧糧。俱有可恃。時督師何騰蛟新輔嚴起恆。及劉湘客咸至桂。南安侯郝永忠率兵驟至。宜章伯盧鼎亦至。自楚。式耜復疏極言柳州。猺獠雜處。地瘠民貧。不可久駐。慶遠壤隣黔粵。南寧地逼交夷。不可遠幸。時騰蛟與永忠鼎漣等。俱分防任汛。會土司覃裕春子鳴珂。與道臣龍文明構兵。永歷復次象州。式耜與騰蛟起恆。湘客等。籌畫調和。主客籍。永忠璉誓于神。刻期出師。鼎與滇鎮總兵趙印選。遂各分路駐全。全州戰勝諸帥。連營而軍。大清兵因次楚。十一月。永歷自象州抵桂。式耜與嚴起恆竝

相司禮龐天壽請催兵下梧。久在粵。舊司禮王坤被承胤逐者復入。自武崗至柳至象。票擬皆金吾吉翔手也。式耜疏請永歷攬大權。明賞罰。嚴好惡。親正人。聞正言。威德竝行。以服遠近。時謂名言。

粵事記曰。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大兵忽至武崗州南。守兵皆在城北。迅不及支。一戰而敗。闔城上下。斫北關。棄釜殮而走。除帝駕三宮。無不跣足奔者。皇子甫兩匝月。竟委泥沙。中宮嫡妹。年亦及笄。與母同輿出城。俱迷失無蹤。閣臣吳炳。整衣冠。北拜君親。奉勅誥自縊。永歷恐亂兵自全州灌陽由大路搶桂林。乃與臣工從間道。踉蹌至慶遠府。僅覓二小舟。三宮竝載。隨路逗遛。行行且止。至十一月十五日。始抵象州。意欲進南甯府。爲久避計。又爲新興伯焦璉亂兵所阻。從行文武官。皆以青布囊頭。胼手胝足。面無生氣。幾致散去。馬吉翔左右帝舟。力挽衆。乃分遣王化澄。吳貞毓。龐天壽。護三宮上南寧。永歷仍遡十八陡。逆流北上。十二月初三日。再達桂林。得延殘喘。君臣皆鍵戶避兵。人無土著。街無獨行。薪米百物。價騰五倍。軍丁居貨貿易。無善顏。衆皆度日如年。

天子流離播遷。子委泥沙。眷戚不保。亦可悲矣。吳公自縊。是主辱臣死之義也。

慶遠南寧二府。屬廣西灌陽。屬桂林府。

三宮至南甯府

十二月初十日。三宮至南甯府。議商安集處。時守道趙臺。猶據府署。不肯讓。錦衣馬吉翔。責臺慢視。當坐大不敬。臺始退入分司署。三宮以南甯府爲行宮。供設帳具。草率不堪。移入時。惡少逼視。有流寓貢生王者友之弟王者臣。語出無狀。中宮怒。執送有司。仍以訛傳告免。

趙臺北京人官生。以府判陞監司。後爲巡撫。王者友。南直人。後爲御史。

張獻忠亂蜀本末

甲申春。獻賊大掠湖南。遇左良玉兵。戰敗。遂盡擄湖南船隻居民。自夷陵挽舟入川。時流賊所擄百姓數十萬。逆流而上。日行一二十里。舟中乏糧。餓死大半。使川中能扼險而守。夔門三峽之險。雖百萬之衆。不能逆遡而上也。時巡撫陳士奇在重慶。有餉數十萬。議者請發餉徵兵。守夔關一帶。士奇曰。靡費朝廷之餉。異日難以消算。我雖賣身不能償也。由是坐視。獻忠入川。由夔州歷忠萬。所在軍民望風奔逃。併無一矢相加遺者。甲申六月。獻忠兵至重慶。城中鄉紳大家。俱先以家口逃出城外。瑞王時自漢中避賊來。亦在城中。知賊信緊急。亦欲出城。陳士奇執不可及。賊至城下。士奇茫然無策。賊圍城之第一日。命一人至城下說降。城中守者不應。第三日。賊命兩婦人裸體在城下穢罵。城上亦不解何故。重慶城三面臨江。皆石壁。至西南有磚城數十丈。賊就其處挖掘。入火藥數石。轟之。城崩十餘丈。輒石皆飛入雲際。賊乘勢破城。城三面臨江。賊從一面來。城中數百萬生靈。無一逃者。巡撫陳士奇。知府王行儉。巴縣知縣王錫。俱被執。張獻忠欲降之。俱不屈。而王錫尤激烈。憤罵不絕口。俱被害。重慶衛指揮顧景。聞城破。急入瑞王府中。以己所乘馬扶瑞王乘之。疾走。遇賊爲所執。見獻忠。景曰。甯殺我。毋犯親王。獻忠叱殺瑞王。景大罵。亦被殺。獻忠遂屠重慶。砍手三十餘萬人。流血有聲。七月。獻忠率兵向成都。沿途州縣。或降或逃。八月。圍城都鄉紳有司。請蜀王發帑金募兵守城。王真守財虜。吝不與。及城破。王及有司俱被害。巡撫劉之渤。陝西人也。在任有聲望。獻忠欲降之。而之渤罵不已。獻忠怒。殺之。凡成都所屬州縣。悉降于賊。獻忠乃稱帝國號。

大西稱大順元年。以桐城江某爲宰相。成都所屬鄉紳嚴某爲吏部尙書。江某爲禮部尙書。以其養子孫可望爲平東將軍。李定國爲安西將軍。艾能奇爲定北將軍。劉文秀爲撫南將軍。四人皆冒姓張。以其黨王尙禮爲中軍府都督。白文選爲前軍府都督。王自奇爲後軍府都督。時本年三月。北都陷于李自成。宏光新立于南都。中原多事。不暇問及西川。故獻忠得竊據成都。然獻忠暴狠嗜殺。鞭撻無虛刻。卽左右至寵至愛信者。少失其意。卽斬艾如草芥。故百姓惴惴不服。遠近州縣無不起義兵殺賊。獻忠乃大肆屠殺。稍有犯者。卽全邑盡屠。然賊兵一過。義兵隨起。凡獻忠所選府州縣官。有到任兩三日卽被殺者。甚至有一縣三四月內連殺十餘縣官者。雖重兵威之不能止也。故獻忠擁兵數十萬。妄自稱帝。而其威令所攝伏者。不過成都前後十餘縣耳。乙酉春。奪取井研縣。內閣大學士陳演女爲皇后。問左右以冊封皇后之禮。僞禮部具儀注進。獻忠見其禮數繁多。怒曰。皇后何必儀注。只要啗老子毳頭硬。嗜得他快活。便是一塊皇后矣。要許多儀注何用。是時搖黃賊自漢中流入川北。川中亂民恐爲獻忠所屠。悉附之。其衆日盛。搖黃原名姚黃。原係漢中土賊。姚黃二姓者爲首。後其衆旣多。分十三枝。譌爲搖黃。以袁韜爲首。擁衆十萬。其餘如呼九思。王昌。陳林。景果。重王。友進。王興。楊正。榮等各領數萬。川北保寧順慶一帶悉爲殘破。居民有力者聚衆入山。負險結寨自守。其屠者悉據入營。張獻忠亦不能問。獻忠日肆攻戰。川西州縣去成都最近。又無兵。不勝其殘暴。逃散殆盡。遊擊曾英。福建莆田人。隸撫院標下。其人通文墨。好交遊。先勦搖黃。有功。題授遊擊。守白帝城。總統十三隘。爲撫院所制。兵不滿一千。見獻忠破夔門。陷成都。英料衆寡不敵。退守涪州。募義兵于武隆彭水。適有官解餉二萬餘。過江津縣。曾英謂其衆曰。此餉前去。必爲亂兵所

劫掠。不如取其餉以招募。一月之間。得衆十餘萬。曾英率其衆。卽恢復重慶瀘州。洪都長壽各州縣。軍聲大振。都司王祥。有兵數千。亦附之。時宏光正位南都。勅東閣大學士王應熊爲督師。賜尙方劍。率兵討賊。應熊駐兵遵義。以曾英恢復重慶城。兵多樵採不禁。應熊乃重慶人。深怒之。欲加責讓。而曾英撫大兵以禦賊。應熊怒亦漸消。乙酉四月。獻忠命張定國。張文秀。王復臣等。大合兵攻曾英。英率部將余仲。李定。王祥。李占春。余大海等。分兵四擊之。衆賊俱敗。捷音至遵義。應熊乃題奏曾英爲總兵。王祥爲參將。余仲。李占春。余大海。李定等爲遊擊。而曾英兵日強。附之者益衆。時巡撫馬乾。率兵三萬人。駐內江縣。參將楊展。駐嘉定州。總督樊一衡。亦領副將侯天錫。參將馬應試等。駐筭瀘州。衛副總兵屠龍。率通巴五營。李正聞等。劄納溪縣。八月。獻忠命張可旺。率兵攻樂用寨。羅從義。樂用寨本古蘭州。奢崇明故地。天啓初年。調奢崇明兵援遼。至重慶。舉兵反。殺巡撫邵用春。朝廷興兵滅之。改其土屬永寧衛。而樂用寨有山最高。名經厓。園上可屯萬人。險峻不可攻。羅從義率五千精兵。箭其上。可旺兵至。圍數月。不能解。乃遣人往說之。從義舉衆降。可旺誘至成都。盡坑之。時獻忠開科取士。會試進士得一百二十人。狀元張大受。成都華陽縣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頗善弓馬。羣臣諂獻忠。咸進表疏稱賀。謂皇上龍飛首科。得天下奇才爲鼎元。此實天降大賢。助陛下不日四海一統。卽此可卜也。獻忠大喜。召大受。其人果儀表豐偉。氣象軒昂。兼之年齒少壯。服飾美華。獻忠一見大悅。左右見獻忠欣悅。又從旁交口稱譽。自頂至踵。色色詳贊。以爲奇士。古今所未有。獻忠喜不勝。賞賜金幣刀馬。至十餘種。次日。大受入朝謝恩。面見獻忠。左右文武復從旁譽其聰明學問。及詩文字畫。一切技藝。獻忠喜甚。召入宮賜宴。諸臣陪宴。歡樂竟日。臨散。遂以席間金銀器皿。

盡賜之。次早，大受復入朝謝恩，叩首畢。諸臣復再拜曰：「陛下龍飛之始，天賜賢人，輔佐聖明，此國運昌明，萬年丕休之象。陛下當圖其形像，傳播遠方，使知我國得人如此奇異，則敵人可不戰而服矣。」獻忠大悅，遂召畫工圖其形像。又大宴羣臣，盡擢羣臣席間，又極口稱譽。獻忠復賞賜美女四人，及甲第一區，家丁二十人。次日，獻忠坐朝，文武兩班方集，鴻臚寺上奏新狀元午門外謝恩畢，將入朝面謝聖恩。獻忠忽囑蹙曰：「這驢養的，啗老子愛得他緊，但一見他，就心上愛得過不的。」蹙老子有些怕看見他，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來見啗老子。凡流氓謂殺人爲打發，如盡殺其衆，則謂之收拾也。諸臣承命，即刻便將張大受擄去殺之，併傳令將大受全家併所賜美女家丁盡數斬殺，不留一人。是年冬，傳令各府州縣考試生童，秀才三等以下，童生不入學者，盡殺之。丙戌春，復開科取士，生員不到者，五家連坐。老幼俱斬。所屬州縣無有不到者。至期典試，分考監臨及各職事官，併生員供役人等，俱入闈，閉門封鎖。獻忠卽發兵萬人圍貢院，不問官員秀才及供役人軍丁一齊誅殺，不留一人。時賊黨劉進忠駐兵遂甯縣，與漢中相拒。漳中守將乃馬科也，馬科原係李自成部將，陝西戰敗，投順大清，領兵萬餘守漢中，將窺西川。進忠恃勇頗輕科，而進忠不受約，私發部下兵襲漢中，與馬科再戰再敗，折兵大半，仍歸駐遂甯。獻忠聞進忠敗回，大怒，命僞翰林寫勅讓進忠，獻忠一字不識。凡平日發勅書與羣下，必口述過，不論鄙惡，悉照其口語書之，如差一字，便殺代書者。是時進忠在遂甯，忽傳朝廷有勅書至，卽傳合邑有司鄉紳士民郊外迎勅。至公所拜辭畢，命生員登壇開讀，官民跪聽。但聞其上高聲讀云：「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啗老子叫你不要往漢中去，你強要往漢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許多兵馬，驢毬子入你媽媽的毬，欽哉。文武士民俱向上。」

叩首呼萬歲謝恩而退。進忠知獻忠怒甚，料不能免。於是帶兵連夜入漢中，求馬科投大清矣。獻忠此時方命張可旺、張文秀、王尙禮、耿三品、王復臣等領兵攻川南嘉定等處。王應熊命楊展、顧存志、張登貴、侯天錫、屠龍馬應試、連營、犍爲、敘州一帶。可旺等連戰不勝。五月，曾英、王祥、余仲等方整兵向成都。獻忠偵知急撤。可旺等回川西。獻忠見四面兵馬漸逼，劉進忠又投大清，知成都不能守，乃分遣諸將帶兵屠殺附近所屬州縣百姓。不論在城在鄉，男女老幼，務期盡殺，不許私留人。雖藏匿深山窮谷、懸崖險洞，務必千方百計取而殺之。一月之間，諸將悉回報功。各州縣勦除盡絕，更無一人留遺者。然後盡搜成都城外鄉間百姓殺之。次乃盡屠城中不餘一人。然後拆毀城垣，放火燒盡房屋。七月，乃拔營盡起，相牽走川北。駐劄西充山中，列四大營，每日清晨帶數人登高埠，逼視諸營，或隊伍不整，或旗幟參差，或器具不備，即併一營盡屠殺之。又恐諸將爲變，輒以小冊揣藏懷中，時取視之。喃喃自語曰：「若此，我事尙未得了。奈何？」又或時向天自語曰：「天教我殺，我不敢殺。如是左右愚人皆信以爲乃天使殺戮，不敢背叛。及兵馬屠殺過半，其左右腹心如張可旺、張能奇等密問今上等好漢斬殺將盡，後將何以禦敵。獻忠默然久之。曰：「皇帝極是難做。嗒老子斷做不來。今老子金銀甚多，想來做皇帝不如做賊貨客快活。我今藏有金銀數萬兩，賊貨數十挑，好驢馬百千頭，將此衆人殺盡，我等心腹數十人，搬馱金銀賊貨，前往南京做賊貨客人，受享富貴，圖下半世快活，有何不可？」衆曰：「此事無論未必妥，卽欲如此，便將衆兵解散亦可。何必定殺盡獻忠？我面上有刀痕，軍中誰不識我。異日撞見，定然漏洩。且數十萬人相隨，一時豈能脫去？」可旺等見其謀之拙如此，知事必不濟，然畏其兇惡，不敢爭。至十月初，可旺與能奇、定國等將謀殺獻忠。待日

舉事。忽劉進忠引馬科由漢中出保寧。襲獻忠營。卒然而至。撥兵報有敵兵。獻忠怒。殺報者。次報又至。言敵兵將壓陣。復斬之。第三次報至。獻忠猶不信。自持鎗上馬。出營觀之。適進忠與馬科衝至。進忠面迎。獻忠指謂科曰。此卽張獻忠也。於是齊放箭射之。獻忠喉中一箭。墜馬死。大清兵直衝入營。諸將猶未知。一時驚潰。張可旺、王尙禮等率殘兵五六萬人。繇順慶走重慶。時曾英全軍劄營江上。數月前聞獻忠燒成都等處。率兵走川北。遂以爲無事。王應熊等但知遣將收拾成都。侈言恢復之功。竟不防張可旺等敗潰之兵。從川北突至江上。且重慶附近各州縣士紳商民避賊者。皆依附曾英以自固。江上因而成市。水陸數十里。兵民相雜。卒聞賊至。未免驚擾。有望風先避者。人情恟恟不定。曾英命李定、余仲、李占春等率兵迎戰。可旺等皆窮寇。恐大清兵後追。料無退步。乃奮力死戰。李定等失利而歸。曾英方欲整頓再戰。余仲卽入後營放火。劫本營馬匹輜重。各營見本營火起。以爲賊至。遂大亂。曾英急率家眷登舟。舟重不可行。後軍卒至。爭舟。曾英墮水死。余仲、李定、王祥等潰走綦江。散入南州縣。眞安州山中。李占春、余大海等浮舟下夔州。可旺連夜奪船渡江。破綦江縣。督帥王應熊駐兵遵義。巡按瞿景亦按臨。同在城中。丁亥正月。初七日。瞿景走眞安州。王應熊亦率諸部將遁入筆節衛山中。正月二十三日。賊入遵義城。獻忠旣亡。可旺等乃奉僞皇后陳演女爲主。駐遵義桃源洞。可旺等諸賊。每早必往朝賊后。凡事奉請而行。僞宰相汪某輔之。汪姓慘刻。過于獻忠。平日崑以暴酷媚獻忠。凡所欲殺。汪必贊助。故獻忠最信之。諸賊銜之已久。然畏之而不敢發。至是。每公會議事。汪猶傲據諸賊上。一日。張能奇怒曰。汝今尙敢如是耶。拔佩劍斬之。二月初。大兵至重慶。諸賊將賊后焚死。拔營渡烏江。走貴州。時貴州守將定番伯皮熊聞賊至。走都勻。巡

撫朱壽圖走偏橋。按察使唐勳副使曾益走定番州。城中百姓逃竄一空。可旺等入城。出示招撫百姓。十日。後百姓悉回。可旺兵進取定番州。定番城中唐勳曾益調土兵守城。賊至輒敗去。張能奇自率衆來攻。中藥箭幾死。賊乃書字射城內云。數日殺吾兵將甚多。與我斗酒。當卽退去。乃退二十里。城中以爲賊怯。守稍懈。賊忽湧至。城遂破。唐勳曾益自縊死。江津進士程玉成時在定番。亦被殺。二月終。大兵至遵義。可旺諸殺盡屠貴州。遂渡盤江走滇。可旺復姓孫。自稱平東王。能奇復姓艾。稱定北王。定際復姓李。稱安西王。文秀復姓劉。稱撫南王。時滇中方值土司沙定州之亂。黔國公沐天波棄省城走滇中。竟無兵防。而諸賊遂得乘亂據滇矣。

附記。甲申正月。獻忠自岳陽渡江。虛設僞官于江南。大隊俱北。由湖南入川。陷之。瑞王闔宮被難。舊撫陳士奇死之。獻忠取丁壯萬餘。刳耳鼻。斷一手。驅狗各州縣。兵至不下。以此爲令。但能殺王府官吏。封府庫以待。則秋毫無犯。由是所至官民自亂。無不破竹解甲投降者。獻忠陷涪州。再陷瀘州。順流下重慶。進陷成都。蜀主闔宮遇害。巡撫龍文光暨道府各官皆死之。重慶推官王行儉死。總兵趙光遠降。馬士英猶請降勅獎之。獻忠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皆殺之。旣而懸榜試士。諸生遠近爭赴。獻忠以兵圍之。擊殺數千人。咸挾筆握策以死。蜀中士類俱盡。時中原多故。諸將無暇西顧。獻忠遂奄有兩川。據險設官。僭大號。改元義武。置左右丞相。以徐以顯爲右丞相。潘獨鰲爲中書舍人。築宮室臺觀。置酒自娛。及聞李自成敗。遂巡不復出。其後獻忠被創死。

有自楚蜀來者云。獻忠謂蜀中紳衿反覆。盡行誅滅。旣而考試童生。詭云選用汝等。諸童亦謂紳衿

既絕必用吾輩。應試者萬計。府縣署前不能容。使往校場考試。午刻一少年先完卷上呈。已而交卷者絡繹而上。須臾砲聲轟烈。伏兵四起。突入場中。將童生盡殺之。維時或握管濡墨而死。或碎首斷肩而死。又或折肱破腹而死。以至橫豎倒側種種不一。慘不忍言。夫獻忠殘惡。固不足道。而士子爭試亦自取其禍也。

獻賊入蜀。蜀人拒戰。獻恨之。大肆殺戮。飲酒將小兒拋擲鎗上。兒啼以爲笑樂。有童稚殺不盡。則以大鋤刈之。其殘忍如此。蜀人大懼。有大山洞。內可以容人二十萬。匿于中。因不得人。置薪洞口。焚之。吹烟入洞。衆俱糜爛而死。

江陰沙尙賓在揚州。與一兵會飲。熟視之。兵曰。汝何視我。沙曰。吾聞食人者其目必赤。今子目赤。毋乃食人乎。兵曰。吾曩年食五人矣。昔從獻忠入蜀。蜀人畏之。俱避匿深山。無所得食。遂掠人食之。惟女子纖足趾味最佳。如豕蹄然。時獻忠每日發糧銀一錢。而蜀中米每升值銀八錢。若掠得米二升。則糶一升。便食不盡矣。

郭獻珂起兵

甲申七月。張獻忠遣僞將馬科至四川。招安保寧一帶。原任兵部主事郭獻珂起兵。戰于桃園。賊兵潰追。獲僞將宋朝臣。斬之。

此页空白

明季南略卷之十三

永歷在桂林

戊子正月朔丁酉。永歷在廣西桂林府。以朝臣星落。免朝賀。

永歷走平樂

何騰蛟再督師出全州。兵益不睦。焦璉下平樂。郝永忠壁興安。未幾。永忠營被襲。疾至關。欲撤兵。左右禁近欲。永歷遷式耜持不可。言督師警報未至營。夜警無火。恐二百外風塵。而遽使主露處。播遷無甯日。國勢愈弱。兵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依。潮迴波逝。能逆挽。戡杙哉。左右禁近周章不能止。式耜又請曰。無已。候督師歸。果急。親督甲士。背城借一。勝敗未知。若以走爲策。桂城危。柳益危。若今日可到桂。明日亦可到南太。反覆數百言。淚下沾衣。嚴起恆曰。遲至五鼓。夜半。而永歷已行矣。是戊子二月二十二日也。粵事記云。二月二十三日。夜三更。有霍允中者。河南歸德人。封永城伯。忽搶入大內。劫帝于寢被中。昇出城外。將文武百官。捆吊勒索。盡逼所有。妻孥不保。瞿式耜亦被劫掠。帝雖裸體。幸無傷。隻身走平樂府。桂林殘敝。不可駐足。思三宮已在南甯。馬吉翔備布袍行轎。掖帝而行。遇水濡足。遇嶺披枝。可謂行路難矣。此與遺聞差一日。而被劫一事更詳。嗟乎。天子裸體。時事至此。難言哉。

南太。南甯府。太平府也。

瞿式耜復守桂林

當永歷夜行時。肆掠蹂躪。公署職官無一得免。式耜被逼登舟。黎明刑部侍郎劉遠生給事中丁時魁萬六吉及劉湘客俱至。蓋湘客奉命安撫亂亡及勸餉糈而遠生時魁以召將入也。遇式耜于樟木港。式耜集遠生等入民屋立草檄分路四發。暫駐陽朔。催焦璉兵上援。楚鎮周金湯熊兆佐亦入桂。又檄翰林簡討蔡之俊大理寺評事朱盛濂先入桂。宣式耜令檄按察司僉事邵之驊部璉兵定人心。式耜于初一日復入桂。署督師何騰蛟自永甯至。滇鎮胡一青統兵至。焦璉自平樂統兵至。大清兵疑桂城空虛直抵北門。三月二十二日騰蛟督兵三面禦之。大兵渡甘棠去。督師列營榕江。永歷詔旌式耜銀幣。又賜精忠貫日金圖書一枚。式耜念南甯蠻鄉不可久居。日爲永歷清道。前日所憂在內者。今更在外。督勦鎮將士直取全州。保巡撫魯可藻下梧。會東人有反歸信。令可藻繕兵以待。會可藻銜自署兩廣。舊例東撫稱制兼粵西。西撫稱撫。式耜曰。方今武人多自署撫軍。予代疏請銜。曷不可。周鼎瀚以閣部擅假。式耜亦疏正之。當武岡之亂。言官彈鼎瀚以附承胤入直。式耜司票曰。獨不聞王沂公曰。進賢退不肖。皆有體。瀚係大臣。應聽自謝免。不謝免而復擅假。毋乃不可乎。陳邦傳稱粵西世守。牒四飛式耜疏駁之。今日功晉五等。尙未裂土。海宇剝削。止粵西一隅。爲駐蹕之地。楚滇數萬之師。日需食。輒曰世守。豈老成憂國所隱料。式耜身雖在外。在廷大紀綱。極言力請。疏曰。臣與陛下患難相隨。休戚與共。原自不同於諸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廟議可否。衆指所關本亂而求末治。未之有也。

永歷駐南甯

粵事記云。三月初十日。永歷入南甯府。加守道趙臺巡撫銜。令崑直大內食饌。隨至者。內閣嚴起恒。吏科

許兆進。兵科吳其靈。戶科尹三聘。禮科洪玉鼎。禮科洪士彭。兵部尚書蕭琦。大金吾馬吉翔。七人耳。帝欲進土州。蕭琦上十便。十不便。疏止之。君臣資斧空乏。實甚。起恒以首相兼吏部尚書。下車之明日。亟收人心。懸示通衢。民間俊秀。願立本朝者。悉陳履歷姓氏。卽於三月十五日。廣爲開選。邕城通二十四土州。檄榔鹽布諸賈。及土樂戶。皆註仕籍。列駕班借府學明倫堂爲公座。莅任地。自晨至暮。日以百計。鼓樂旗幟。軒輿扇蓋。前人按套。僮僕罄折。尙未遽畢。後官多疊趾以俟。如吳城沙市等處。極鬧。禮生一時驕貴。以公座遽多禮。榮歸展親。謁祠拜長。更多禮也。

蕭琦。江西人。崇禎丁丑進士。

邕江。南甯府吳城。江西巨鎮。沙市。荊州巨鎮。

皇子生

四月初一日丙寅。世子生。王化澄請冊爲太子。赦天下。詔曰。萬喜。行在文武加一級。

土官陞授

粵事記云。時田州果化州等土官來朝。行在文武各曲意款狗。冀得其懽心。以爲異日東道主。土巡司皆陞爲邑宰。土邑宰皆陞爲知府。竟有道銜與土知府者。蓋土司舊規。原加一等行事。以道銜與之。儼然開府矣。此三百年不破之格也。

李成棟歸明

粵事記云。四月初十日乙亥。大清廣州統兵固山李成棟。將所轄廣東廣西兵馬錢糧。戶籍土地。悉歸永

歷遣帳下投誠進士洪天擢、潘曾璋、李綺等三人。齎奏稱臣。併請聖駕東蹕肇慶。爲踰嶺策應地。滿朝驚喜。猶恐兵貴神謀。中藏詭祕。擢等極言李固山忠誠懇摯。跣足注望。意詳詢其歸明之故。亦未甚悉。云于四月初一日寅刻。懸掛奉朔改粧。示諭廣州文武。立刻更襖參見。時烏紗吉服。腰金象簡。滿堂爲之改觀。初成棟于丁亥二月。收繳兩廣文武印信。凡五十餘顆。於中獨取總督印藏之。有愛妾某。松江妓也。獨攜閩粵。揣知其意。因朝夕慇懃。成棟置不問。及今年三月三十日。晚侍酒。復挑之。成棟撫几曰。憐此雲間眷屬也。蓋成棟北來家眷悉駐松江府城。故云此。妾曰。我敢獨享富貴乎。先死尊前。以成君子之志。遂引刀自刎。成棟抱屍大哭曰。女子乎。是矣。卽服梨園袍帶冠進賢冠。四拜而殮之。將兩廣總督印具疏迎永歷于廣西南甯府。選洪天擢三人。令兼程晝夜行。

遺聞云。六月。粵東李成棟有反。向明朝報至。此載四月。蓋誌事之始也。

洪天擢。徽州人。崇禎丁丑進士。吏部侍郎。潘曾緯。應天溧水人。進士。大理寺正卿。李綺。松江華亭人。崇禎庚辰進士。廣東督學。

附記。自吳勝兆敗後。成棟鎮松江。戊子春。率兵萬人征廣。餘老弱二千及家眷居松。成棟歸明。蘇撫土國寶籍其家。得酒器三屋。妻屬六十人。解南京。馬內院拘徐國公舊府。每人日給米一升。所有兵以次散去。猶存兵妻二千。不肯散。亦日給米一升。每成隊而出。放馬斫草。橫行于松。

羣臣復出仕

粵事記云。四月十五日庚辰。又有沈原渭者。再齎成棟速駕之奏至。知事果真。於是彈冠者遍地。王化澄

杜門半載。忽入直矣。朱天麟變姓名隱大平府。走別竇邀拜相矣。晏清自田州出爲冢宰矣。張鳳翔兵科兼翰林院修撰矣。張佐辰與扶綱自貴州至。司文選考功司事矣。顧之俊制中亦出隨駕。上天地人三策。水火藥三用矣。張起王者友。朱士焜等。各造一名邑營考選矣。吳江縣書役王正國爲吏部司務矣。董雲驤爲大行人矣。潘觀駿進兵曹。王渚戶曹矣。龐天壽掌司禮監矣。吳貞毓吏侍兼副憲。下廣答諭李成棟矣。沈原渭當卽賜宴殿前。敕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一時人情咸以出仕爲榮。不仕爲辱矣。

沈原渭。蘇州吳江人。生員。朱天麟。吳江人。崇禎庚辰進士。晏清。湖廣黃岡人。進士。張鳳翼。庚辰進士。張佐辰。進士。扶綱。貴州人。崇禎甲戌進士。顧之俊。蘇州人。癸未進士。張起。蘇州舉人。戶科給事中。朱士焜。靖江人。貢生。吏科都給事中。董雲驤。松江生員。潘觀駿。湖州生員。武選主事。王渚。池州布衣。戶部主事。

章服錯亂

粵事記云。四月二十日。又下考貢之旨。村師巫童。以及緇衣黃冠。凡能握管書字者。悉投一呈。曰。山東山西某府縣生員。必取極遠。以爲無證。拽裾就道。瀾漫如蟻。曾經出仕。僉曰。迎鑾遊手白丁。詭稱原任。六曹兩侍。旬日之間。駐列濟濟。然相遇道左。各不舉手。爲有一二科甲在內。故凌氣質。以自尊。餘如菜傭屠夫。倡優書役。雖冠進賢冠。行行隊隊。若羞見人。維時無故。或吉服。或衣錦。或卑末。而用大藍。翦鞞靴。至于章服補帶。多未合式。或補鶴而帶銀。或帶金而補雀。或帶黑而角。四雲大紅石藍。且有官不如其帶。品不如其服者。凡站立位次。稱呼禮貌。俱未之嫻。文武錯佩。大小倒置。滿朝皆無等威。攘臂脫肩。牛襟馬裾。新創

朝廷遂成墟市。嚴起恒不得不任其咎。喧嚷兩月。左右二江人不稱官者少矣。地少官多。朝小官大。自古如此。於今爲甚。

西粵復全

遺聞云。瞿式耜念無講官。經筵不御。石室塵封。何由聞得失。手書八箴於扇。進之。何騰蛟復全陽。是五月二十七日事也。騰蛟報功疏。不肯自爲功。有曰。爲陛下以信臣用臣者。式耜一人也。時李成棟具疏迎駕。又江右金聲桓據南昌。藏表疏于佛經部。面中遣使賫奏。亦至。兩粵俱稱全土。式耜疏請永歷往桂。又請勿遽東。又言事權宜專。號令宜一。茲軍功爵賞。文武署置。決于成棟。若歸之朝廷。則中擾閩外不能專制。聽之朝廷。徒虛拱。且楚黔雄師百萬。騰蛟翹首威靈。如望雲霓。駕旣東。軍中將師。謂朝廷樂新復之土。成棟亦有邀駕之嫌。號令旣遠。則人心渙散。請一見東諸侯。俾共瞻至尊音容。面爲慰勞。指屬然後責其盡意于東。刻期出戰。咸決于外。不中擾也。又令簡討蔡之俊入迎。再疏令給事中蒙正發迎。永歷竟由梧入肇。先後諸疏俱不報。式耜聞淚簌簌下。再疏謂前日粵東未復。宜住桂以視楚。今日江廣反正。則宜住桂。以圖出楚。事機所在。毫釐千里。吏部侍郎吳貞毓疏請永歷往廣城。式耜乃促遠生入阻。永歷適成棟自嶺還師。修行宮。且逆駕。永歷命遠生詣廣勞師。遠生謂成棟曰。今駕至此。爵賞征伐。人疑有私。不可不嫌。成棟然之。遂罷修行宮。止逆駕。成棟具疏言式耜擁戴元臣。粵西扼禦定。毋容久于外。應亟召還。綸扉。永歷專命遣官三四召。式耜曰。前日在南甯。桂林危。桂林危。則天下去矣。其機在外。不在內也。今江廣悉定。何公督師下星沙。朝臣且輻至。予不敢忘危而卽安。具疏乞骸。再上不允。

蒙正發湖廣舉人戶科都給事中。

朱天麟邀相

粵事記云。朱天麟。崑山人。出自羽衣。庚辰進士。是時以知推行取高等。竟入翰林。思廟閱司李訪單。拘取無圍點者爲上選。天麟遂入翰林。丙戌九月。由閩入廣。獨攜家屬。舟過肇慶。會永歷登極。諸臣適欲覓一老詞臣爲朝端重。共迎挽之。天麟絕維而去。變姓名。隱居廣西太平府之雲山。至是。知成棟歸明。適太監王保入山。置市蘇木。天麟故爲款納。禮極恭。使具奏。王保回朝。極口荐之。且詳述其留待意。內閣嚴起恆。王化澄。忌有三人。以該部知道還之。天麟又求慶國公陳邦博。特疏荐曰。三朝元老。中興柱石。今潛修太平。此天心欲留伊呂。再造股肱。以佐陛下。主政者終不欲密勿之地。權分異己。量擬以宗伯召。時爲前六月朔。越三日。天麟見朝。宗伯篆王化澄兼攝。初五日。化澄以策送天麟。天麟固不受。往返推辭。自旦至暮。終不允。科道兩衙門傳揭曰。天麟以閣臣薦。豈宜授之宗伯。今當合詞。以閣臣請。明日。疏上。仍以該部知道四字還之。於是天麟勉受宗伯。不三日。營長子日生爲侍御。令掌河南道事。次子月生爲中書。其弟天鳳爲大行人。僱鄉兵四五十人。執弋揭旗以從。云爲將來出將地。凡會客敘談。日昃夜分。葛藤不了一門可笑如此。

王保。應天人。朱天鳳。乙酉福建舉人。

陳邦傳。留永歷潯州。

閏六月初十日甲辰。永歷與三宮。邕江登舟。出南甯。歷橫州永淳。時以急流。兩日夜。卽抵潯州府。有舊總

兵慶國公陳邦傳。挽留訴功。初永歷駐南甯三月。邦傳不敢入覲。以與朝臣不協。又與趙臺有隙。臺本北京人。任子也。擢南甯知府。甲申京變。隻身宦南。時邦傳總鎮粵西。依之爲親。爲後日身家計。曾經面訂。未行吉禮。邦傳亦屢疏薦揚。臺之得擢。頗由于此。後邦傳見駁于式耜。不理于朝臣。臺欲絕之。至形之章奏。以博衆歡。邦傳因宣言聖駕下廣。臺必隨扈。路出潯江。吾必掠其妻女。殺其父子。臺聞之。遂不敢從。留于南甯舊署。至是永歷過潯。邦傳留之。面稱帝忘大恩。聽兩衙門交構。於本爵無少加恩。倘丁亥二月。梧潯等處無臣父子。血戰三晝夜。扼南下之兵。長驅直搗。皇上焉有今日。至趙臺賴婚負義。法所當誅。皇上反加優容。彼不敢經臣河下。何得任爲留守。且南太等府。原係臣鎮轄下。何必再設巡撫。明係兩衙門受賄。計設蒙蔽。望皇上大奮乾綱。毋爲文武作奴僕。飽彼私橐。後日將士解體。身受實禍。永歷慙愧面赤。無答。但云你補本來。又於隨駕諸臣。略不爲東道主。反向戶部主事王渚索餉。拳毆而死。顧之俊憤極而死。嚴起恆。王化澄兩相。以惡草食進。相見無和顏。溫語。又面詰兵部尚書蕭琦。不遣兵護駕。率家丁亂石碎其舟。舟半沈。復不容琦登岸。蹲踞水艙。遣村兒野婦環坐而辱詈之。琦憤恚蒸悶。三日卒于舟次。邦傳取其舟中所有。復不爲之殯。

二十日甲寅。邦傳逼永歷上潯州府。駐府署。爲行宮。邦傳挾朱天麟同嚴起恆。王化澄。知機密。因廣爲給發。劄付始而慶國自劄。繼而部劄。後貴欽劄。欽劄者。玉璽劄。官知縣知府科道翰林。以至侍郎尚書。武則正副總兵。游擊參將。使之執劄到部。照受實在衙門。故陳乞紛紛。尚書正總欽劄。亦可易百金。部劄半之。下廣路費。需之此也。

是年永歷閏六月而大清朝閏四月。

橫州、永淳縣俱屬南甯府。

張立光受賄換敕

七月永歷駐潯州。允陳邦傳居守潯州府。如桂林瞿式耜設官征賦。敕下中書。詹黃中書舍人張立光受賄二十金。遂以世字易居字。用璽勳卿亦不及察。惟永歷覺之。曾微言于嚴起恆。令行在諸臣發其事。欲追前敕更正居字。并提立光擬擅改敕書罪。竟不果。

立光蘇州崑山人。生員。

晏日曙四臣殞身蛇廟

廣州肇梧州千餘里間。注望聖駕。杳不可得。晏日曙、李永茂、田芳、鄭封等俱中土產。性惡濕熱。又潛伏深山一載餘。嵐瘴之氣。浸入肝膈。至是各艤舟以待於蒼梧城下。府江藤港合流處。三角嘴。挽泊西望眼穿。滿腔欲控。閑遊蛇廟。避暑縱談。四人各喘急暴病。相繼而亡。竟弗獲面聖。略傾積悃。亦因熱中瘴發。炎蒸不耐。俗云等人躁急故耳。

葉子眉朝歌逆旅題壁

馬足飛塵到鬢邊。傷心羞整舊花鈿。回頭難憶宮中事。衰柳空垂起暮烟。妾廣陵人。從事西宮。曾不二年。馬上琵琶。逐塵遠去。和淚濡毫。語不成章。愴懷賦此。幸梓里同人見之。知浮萍之所歸耳。廣陵葉子眉題。戊子七夕前二日也。

永歷再入肇慶

七月二十五日戊子。陳邦傳爲李成棟促請聖駕。辱詈不堪。不敢挽留。是日離潯州。二十九日壬辰。至肇慶城下。成棟先整督學道船長三十三艙者爲龍舟。百里外迎接。上慰勞備至。八月初一日癸巳辰刻。成棟率文武百官迎帝。手扶鑾輿。入肇慶行宮。宮中儲銀一萬兩。以備賞賚。供帳器飾。復約萬金。象魏殿陛亦粗可觀。朝賀後。加成棟衛公爵極品。賜御袍靴帶尙方劍等。成棟再拜謝。時首相嚴起恆。次王化澄。次朱天麟。凡政之大小行止。必呈成棟而後奏。

李成棟出師

李成棟。陝西人。爲人樸訥剛忍。無矜意。無喜容。不脂韋。不多言。內外文武悉敬畏之。永歷命築壇城東。倣漢淮陰故事。令督師南下。壇半就。成棟曰。事在人之爲耳。豈必壇之登與否乎。蓋刎頸愛妾。刻不去懷。必欲得當。以答其意也。八月十二日甲辰。面奏永歷曰。南雄以下事。諸臣任之。庾關以外事。臣獨有之。一言竟去。提兵二十萬上南雄。時江口金聲桓據南昌。已通成棟。約期南下矣。

朝臣媚李元胤

自八月十二日李成棟去後。朝局大變。都察院左都御史袁彭年。向爲周延儒腹心。延儒議處。首揭延儒。後降大清。授廣東學道。示云。金錢鼠尾。乃新朝之雅製。義冠博帶。實亡國之陋規。及返明朝。又復詆之。於反正第一功臣。成棟有養子李元胤。本賈姓。河南人。以庸蠢不攜行間。留肇慶守家。彭年特隆其體。以內外權屬之。元胤爲傀儡。笑罵無情。彭年爲線索。機權刺骨。一時政事人心乖離。殊甚。吏部侍郎洪天擢。大

理寺正卿潘曾瑋、廣東學道李綺、兵部尙書曹暉、工部尙書耿獻忠、通政使毛毓祥、爲成棟所親愛、皆自五羊來、爲一種。嚴王朱三相國、吏部尙書晏清、吏部侍郎吳貞毓、并雜項出身。六科吳其璽、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許兆進、張起等、皆南甯隨駕西來、爲一種。又有從各路至者、都察院副都御史劉湘容、禮部尙書吳璟、吏科都給事中丁時魁、兵科都給事中金堡、戶科給事中蒙正發、禮科給事中李用楫、文選司郎中施召徵、光祿寺正卿陸世廉、太僕寺正卿馬光、儀制司郎中徐世儀等、又爲一種。其廣東本土人陳世傑、詞林吳以連、驗封司封李貞、省垣高賚明、西臺楊邦翰、問卿唐元楫、方郎等、亦爲一種。種種望風歸入一黨。彭年招引同志、驅除異己、於是元胤之門如市、登其堂者、不啻龍門、拜盟認宗、李氏賈姓、莫不矜喜。每當朝期、東班趨入西班、與元胤交接、東班爲之一空。元胤爲人暴戾自用、狂率不情、客至不揖、去不送、喜遣僕卒與客賭博、諸臣傾囊奉之、謔浪罵座、弗忌人諱、皆彭年脇制、內外曲徇、以成之者。中郎無子、洵不誣矣。十月初九夜、元胤奉成棟密計、題請兵部尙書修養甲往涪州府祭告興陵、二鼓時、于德慶道上殺養甲、地方官以盜殺報、由是威權益震。本月十五日、元胤誕辰、在朝文武、公分之外、有私分、私分之外、有私公分、私公分之外、又有私私分、饋遺晝夜絡繹不絕、自八月至冬杪、莫不奔競于元胤左右、可嘆也。

彭年、湖廣公安人。崇禎甲戌進士。毛毓祥、武進人。丁丑進士。吳璟、原名文瀛、松江人。進士。施召徵、無錫人。癸未進士。馬光、蘇州人。保舉湖南總督。徐世儀、江南人。陞文選司郎中。陳世傑、進士。吳以連、丁丑進士。驗封司郎中。李貞、進士。吏科給事中。高賚明、進士。楊邦翰、進士。太僕寺少詹。唐元楫、丁丑進

士職方司郎中。修養甲。遼東人。都督同知。

李成棟。庾關初敗。

十月二十日辛亥。李成棟過庾嶺。二十五日丙辰。於江西贛州府城外結營。聞內外已通。二十六日丁巳。五更。聞城上呼董大哥者三。成棟于夢中驚醒曰。董大成是我中軍。彼呼之。我軍已爲彼有矣。亟披藍布短馬衣。跨一騾疾走。竟不發一言。庾關至梅嶺六百里。兩晝夜奔蹶大雨中。初出關兵二十萬。分爲十大營。每營立一大總鎮。成棟棄軍走。十總戎亦尾之而行。及進南安府城門。成棟如夢初覺。顧謂十人曰。爾等何得隨來。十人對曰。大爺旣走。吾輩不得不來。成棟怒。以爲謬。卽手刃愛將楊大用。二十萬士卒器械。悉棄贛州府城外。止與百人南來。亦差入肇慶面君。遂順流直下廣州府。爲再舉計。朝中得報。亦不甚異。仍封誥陞轉。仕籍紛紛。竟不計及外禦內修者。

董大成。河南人。楊大用。陝西人。

贛州府屬江西省。南安府。江西進廣處。

以二十萬衆大帥。豈無故獨走。卽十將亦豈竟不知所以。隨行兩晝夜。獨不得成棟一語而奔乎。此必有說。姑誌以俟考。

文選給空劄

九月十月。通政司疏陳乞職者。日以千計。閣臣票擬刻版定著議具奏四字。吏部堂司兩廡擁簇挨擠。文選司雖掌銓選之權。無出選之地。廣東一省。非奉成棟咨。大小有司。不得擅爲除授。桂林平樂。則留守闔

臣瞿式耜爲政。慶遠柳州。則焦璉爲政。璉者。陳邦傳出京時。京債主。潯南思太四府。則慶國公陳邦傳爲政。又選所副。乞陳之望。第給一空劄。爲後日到部憑據而已。

陳邦傳圍南甯

十月。邦傳率兵至南甯府。圍城二月。斗米一兩。活剝媒人錢廷曄。趙臺莫能支。開城降。涕泣出女與邦傑爲媳。邦傳父子遂駐南甯府。

錢邦曄無錫馬橋人

賈士奇辱施召徵

十一月朔辛酉。文選施召徵謝恩。時同班舞蹈者二人。一爲本兵曹曄。一爲鑾儀司賈士奇。一爲現通譜李元胤。召徵未揖。士奇大怒。指名辱詈。召徵初未曉。及惡聲出。始覺。諉云短視。當詣門請罪也。曄亦解紛。士奇稍舒。至初四日。遇於道。攘臂欲毆。召徵避讓。細問其故。士奇見召徵他處刺名頗小。而請荆字獨大。以爲欺之也。召徵杜門三日。幾費調停。代款四兩。始息議。無非假元胤而恣肆耳。

士奇湖南人。初爲守備。

吳其靄宵遁

十一月初六日。兵科吳其靄。具疏清文武之職掌。以肅朝綱。勵新舊之廉恥。以別人品等事。內閣六部四衙門總兵以下。移會用手揭。此三百年之舊規。現文武諸臣。有初朝二朝三朝四朝五朝六朝之分別。各宜建立爲功。以昭靖共自獻之本心。袁彭年李元胤知之。恨入骨。初十日。其靄宵遁。上桂林府。與瞿式耜

共事疏亦留中。

朱容藩僭亂本末

朱容藩本楚藩通城王派下一庶人居家無賴不齒于王府逃入左良玉軍假稱郡王引兵害人營中諸將惡之甲申春北都既陷容藩至南京賄馬士英請以鎮國將軍監督楚營行至九江以橫恣激變軍民懼罪逃奔時李自成潰于陝餘賊流入楚容藩復入賊中稱楚王宗子賊大喜欲立爲王後見舉動乖異語言虛詐因疑之丙戌十月永歷卽位端州容藩走赴行在言賊中情形甚悉內閣丁魁楚素庸陋信其舌辯遂荐之朝掌宗人府事得參大政而兵科程源喜談兵與之結納甚懽程源四川人也一日與容藩談川事曰川中賊勢雖盛而諸將兵不下數十萬吾兩人各請總督之職公督東北我督西南賊不足平也容藩喜具疏請之朝議以程源方改兵科未及兩月不應陞遷而源狂躁意在必得乃加源太常寺少卿經理三省而改容藩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川東兵馬十二月大清兵破廣東永歷移蹕桂林內閣呂大器回四川丁魁楚率子女輜重由潯州走橫江小路內閣隨駕者止瞿式耜一人丁亥正月駕至廣西桂林府朱容藩覬覦入閣辦事逗遛不行囑給事中唐誠等連名具疏叅丁魁楚私逃上護從單弱如容藩程源皆係擁戴重臣不宜輕出外上素惡容藩因怒曰爾等又欲擁戴容藩耶遂命削容藩職奪其總督勅印欲斬之容藩懼披剃爲僧賄買內監龐天壽求太后謂上曰變亂以來宗室凋零容藩罪不至死毋過求上素孝承太后懿旨卽赦容藩仍復其官還與勅印容藩由楚入川程源由楚入黔假稱三省總督兵部右侍郎沿途賣官送筭贓私巨萬四月四川巡按錢邦芑具疏叅之時上以三月劉

承胤迎駕蹕武岡。疏入。上震怒。削程源職。逮問容藩。由辰州入永順司。至施州衛。得王光興兵馬二萬人。時光興爲大清兵所擊敗。于鄖陽走入施州衛。無所歸。容藩假稱楚王世子。天下兵馬副元帥。光興諸將不知其僞。遂附之。時川中曾英爲張可旺。卽孫可望所敗。部將李占春。余大海。率舟師東走夔州。容藩旣得光興兵。卽移檄占春。大海。兩將亦歸之。時大清兵旣破成都等處。由重慶泛舟而下。容藩命占春。大海。截之。二將以舟師遡流而上。七月十一日。相遇于忠州之湖灘。占春出不意。以輕舟直入其營。發火砲亂擊之。大清兵棄舟登岸。走川北。容藩得三營兵馬。益復恣肆妄行。遂稱監國。鑄副元帥金印。佩之。改忠州爲大定府。號府門爲承運門。稱所居爲行宮。設祭酒。科道。鴻臚。寺等官。擅封拜王光興。李占春。余大海。楊朝柱。譚弘。譚詣。楊展。馬應試等爲侯伯。以張京爲兵部尙書。程正典爲四川總督。朱運久爲湖廣巡撫。八月十三日。錢邦芑率王祥復遵義。九月。檄袁韜復重慶。川北總督李乾德。同袁韜兵駐重慶。十一月。容藩率李占春至營。至重慶。會乾德。容藩諷乾德欲其推戴己。乾德若不解者。而禮復不相下。適冬至。行朝賀禮。袁韜本搖黃賊。初受撫。素不知禮。乃與容藩同班拜舞。容藩怒。命李占春暗襲袁韜。并害李乾德。是晚李乾德登舟中。忽覺煩悶。遂登岸。於高埠設帳安息。及占春兵至。擄乾德舟中。止得一妾一女。不見乾德。乃大驚。及襲袁韜營。復不能勝。次日。袁韜集兵與占春相讎殺。數戰不解。互相勝負。容藩走涪州。時錢邦芑在武隆。川南總督楊喬然在彭水。容藩移書邦芑。喬然請至涪州爲兩營解釋。邦芑復書深責容藩僭踰之罪。容藩不從。乃私鑄錦江侯印。送王祥。求其以兵應占春。同戰袁韜。戊子正月。王祥以兵出綦江。與袁韜三戰不勝。退筍南岸。祥獨乘輕舟見容藩。少頃。占春來相會。王祥力大。遂擒占春。過其舟。同至

綦江縣命部下王朝興守之。不聽歸營。欲併其衆。朝興陝西人。與占春同里。占春慰以好言。時苦寒。占春解貂衣贈之。朝興悅。守爲之懈。占春乃夜踰城出。得小舟。逸歸營。王祥旣失占春。戰袁韜復不勝。兵無糧。殺馬而食。二月。遂回遵義。袁韜亦走順慶。占春退劄涪川之平西壩。夔州臨江有天字城。甚險。可守。容藩乃改爲天子城。以爲己識。領部衆數千居之。鑄印給諸部下。石柱。酉陽兩土官。俱封爲伯。掛將軍印。廝養蠻獠。俱授監軍總兵之鑄職。川中屢經張獻忠搖黃之亂。地方新復。丁亥。武岡之變。上由靖州幸柳州。干戈阻道。朝廷文告久不通。川中容藩乘機煽惑。川東一帶諸將士多爲容藩所動。競往歸之。求官授職。無虛日。錢邦芑乃列其罪疏劾云。爲奸宗謀逆。請正天討事。臣察得逆宗朱容藩。自元年正月在廣西得罪。皇上欲置之死。幸蒙天恩赦宥。還其原官。命料理湖南一帶。彼時寇逼湖南。容藩卽由施州衛走入川東。五六月。寇陷涪州。臣方至彭水界上。川東夔府一帶。與朝廷消息不通。文武無主。容藩亦以川中消息不通之故。遂乃假朝廷之威靈。收拾兵將。至八九月間。川中各鎮。如王祥。侯天錫。李占春。余大海。趙榮貴。曹勳。馬應試。袁韜等。各出兵勦寇。四路捷報。維時皇上幸廣西。川中不知聖駕所在。容藩卽自爲吏兵兩尚書。鑄刻印信。選授文武。籠絡軍民。隱有稱王之意。今歲六月。臣巡川南。忽軍川傳來。朱容藩刊諭。建置文武榜文。其自稱則曰。予一人予小子。如此而欲其終守臣節。其可得乎。今皇上遠在百粵。四川僻在極西。沿途兵寇阻道。凡詔諭勅旨。經歲餘後通。其浮沈不達者尙多。且四川之地。四圍蠻夷土司。易生反覆。又迭經寇禍。三年之間。四易年號。人情惶惑。莫知適從。故容藩欲乘此搖動人心。謀爲變亂。自去歲秋冬。川地漸復。臣不憚艱苦。往來深山大箐。荒城破壘之中。驅除豺虎。翦披荆棘。招集殘黎。撫慰主司。宣達皇上

威德。西川之地。始知正統所屬。今聲教漸著。法紀方行。而容藩包藏禍心。謀窺神器。陽尊朝廷。陰行僭僞。假皇上之威福。布黨亂之爪牙。意待羽翼既成。便欲盤據四川。以爲公孫子陽王建孟知祥之事。臣已早窺其隱。先致書告以大義。隨即傳檄楚督何騰蛟。堵胤錫。喬然。李乾德。及各大鎮。俾共尊朝廷。勿爲叛臣所惑。語不具載。邦芑乃封疏稿檄文。達書于堵胤錫。期合兵共討。胤錫率馬進忠駐施州衛。胤錫得書。即乘舟入川。會容藩。正色責之。容藩曰。聖駕播遷。川中不知順逆。聊假名號。彈壓之耳。胤錫呵之曰。公身自爲逆。何能服叛逆乎。錢代巡有檄會兵。若再不悛。錢公率兵下。吾截其後。川將皆朝廷臣子。誰爲公作賊者。時文臣附容藩者。止張京。程正典。朱運久三人。胤錫一一陳大義切責之。川東文武始知容藩名號之僞。各各解散。八月。督師呂大器至涪州。李占春迎見。適容藩有牌至。期諸將會師。上列楚王世子監國。天下兵馬副元師之銜。大器笑曰。副元帥非親王太子不敢稱。且天子在上。何國可監。此人反叛明矣。占春曰。昨堵督師面叱其非。某等已知其僞。然朱千歲猶鑄印封拜。奈何。大器曰。容藩專擅如此。朝廷卽檄兵會討。爾等受其官。必不免。占春曰。誤爲所惑。今已悔之。討叛以贖罪。若何。大器唯唯。占春卽整舟師。連夜至天字城。攻容藩。容藩以兵相拒。不勝。走入夔州山中。占春率部下窮追兩日。容藩匿草舍中。爲土人擒獻。斬之。川東之難悉平。

武岡播遷始末

劉承胤本南京一市棍。投兵部爲家丁。有膂力。酗酒無賴。自號劉鐵棍。後隨營至楚。以征蠻獠。累功至副總兵。甲申北都旣變。何騰蛟總督楚中兵馬。題承胤總兵官。鎮守武岡。招集兵二萬人。大半南京市棍。承

胤實剛愎不知兵。以鐵棍之名哄動遠近。騰蛟亦誤信之。與聯姻。丙戌七月。隆武封爲定蠻伯。愈恣肆。兵科龔善選以冊封李赤心。過武岡。承胤令兵辱之。丁亥正月。永歷駕蹕桂林。承胤具疏迎駕。二月。兵科給事中劉堯珍過武岡。時太僕寺卿鄭逢元以催粵餉駐武岡。見承胤兵盛。與承胤聯姻。先是沅州有妖僧查顯仁。假稱宏光常煽動地方。逢元亦具表稱賀。至是。劉堯珍語譏之。逢元慙怒。以告承胤。次日對衆拳歐堯珍。錦衣衛指揮張同敞至。與御史傅作霖責承胤曰。爾具疏迎駕。而得罪朝紳。何也。承胤不自安。乃具酒請罪。後上駕蹕金州。見駕倨侮。無人臣禮。御史瞿鳴豐疏劾之。次日朝退。至門外。承胤指都察院御史楊喬然曰。汝任風憲之長。近日言官混雜妄言。汝不能表率。要汝何爲。因以拳揮之。喬然與相爭。至裂冠毀裳。衆爲勸息。喬然鳴豐具疏請罷斥。杜門不出。承胤回武岡。三月。車駕幸武岡。以岷府爲行宮。進封承胤爲武岡侯。以工部尙書吳炳爲東閣大學士。入直。以貴州總督李若星爲吏部尙書。黃太玄爲太常寺卿。侯倖時爲文選司主事。改吏科唐誠爲右春坊右諭德。以御史傅作霖爲兵部左侍郎。管部事。加吳貞毓太常寺卿。仍管文選司事。加嚴起恒戶部右侍郎。管布政司事。錦衣衛指揮張同敞。江陵故相張居正之曾孫也。威宗以任子官中書。北都陷。同敞懷牙牌。間關入閩。隆武命襲錦衣世職。至是。舉朝荐其才可大用。上素聞其賢。改翰林院侍讀學士。太僕寺卿鄭逢元。以承胤姻親。陞兵部右侍郎。總督川楚軍務。以劉達生爲太僕寺卿。陞翰林院簡討劉湘容爲右春坊右諭德。改禮部主事劉肅爲翰林院庶吉士。尋復改御史。加給事中。以庶萃士劉魯生爲編修。劉遠生。劉湘容。劉肅。劉魯生四人。皆以劉姓。與承胤認同宗兄弟。故皆得美官。遠生原任江西巡撫。丙戌年。爲大清兵所執。逃回。失官。至是。得復用。湘容卽其弟也。

劉肅，四川人，頗能詩文，喜交遊。劉魯生，楚人。丙戌五月，以貢生入閩廷試。隆武見翰林諸官皆不知書，每問故事，瞭然無以應，及命撰文，又淺俚不通。因選貢生二十人，命爲萃士，附翰林院讀書，准同庶吉士。服三年後，再加考試。如文理果通，方准實授庶吉士。儻文理仍前不通，卽與選州縣等官。劉魯生時亦與萃士之選。及福建之變，魯生走回楚中，遂自稱庶吉士也。又因六月間，隆武生太子推恩羣臣，各加一級。魯生爲庶吉士，加一級，乃簡討也。遂自稱翰林院簡討。朝廷當變亂之後，無能核其來歷，兼魯生諂交承胤，認爲同宗兄弟，卽有知其非者，莫敢與辨。而魯生又居然編修矣。四月，加巡湖廣堵胤錫兵部右侍郎，總督恢勦軍務。先是，胤錫招撫李赤心、高必正等十營兵，頗強，駐筭楚界，聲言欲入湖南就糧。承胤懼爲所并，以爲非胤錫莫能制，於是加胤錫銜，勅其督兵出江西。五月，承胤驕橫日甚，動輒以兵挾朝廷。羣臣畏其剛暴，爭諂之，以自固。交疏頌功德，遂進封興國公。上柱國，賜尙方劍，莽玉，便宜行事。承胤止二子。五月間，以功廕錦衣衛世襲指揮者七。承胤亦侈然自以功蓋古今，莫之與京矣。六月，督師大學士何騰蛟聞承胤專擅，頗不平，憤欲制之。承胤原係騰蛟薦爲總兵，遂稱門生，稍倨肆。後聯爲姻親，竟不受約束。及上幸武岡，遂挾天子作威福。旣得上柱國之銜，賜尙方劍，意欲與騰蛟抗衡並駕，忌其權出己上。乃上疏請改騰蛟戶部尙書，專理糧餉，上不允。騰蛟辭朝歸鎮長沙，上賜紵絲金幣，勅廷臣郊餞。騰蛟託病駐城外荒寺，不言行期。蓋防承胤也。承胤果伏千騎于道中，欲暗害騰蛟。時趙印選領滇兵五百隨騰蛟，皆悍卒也。行至中道，伏兵起，印選率部下盡殲之。承胤諱之而不言。時總兵張先璧自江西潰入，楚兵猶數萬，欲入朝。承胤素怯，先璧請旨勿許。先璧怒，駐兵武岡城外。承胤閉門出城與戰，屢爲先璧兵所敗。承胤冒先

璧以犯關。詈承胤以刼駕。相持月餘。不解。上命兵部主事龍之洙奉勅往解之。先璧奉勅退兵。往筭沅州。七月。督師堵胤錫劾承胤專擅。截殺騰蛟。因率高李諸營出江西。承胤見胤錫疏。始知惶懼。上加胤錫兵部尚書。賜尙方劍。總督江楚軍務。專辨恢勦。八月。大清兵破常德。留守廣西大學士瞿式耜請上移蹕桂林。上召承胤。茫然無策。但強言我兵多。他決不敢來。越數日。警報迭至。人情洶洶。承胤與部下密議投降。上覺之。與輔臣吳炳議。由古泥幸柳州。二十五日。上奉兩宮太后先發。上及中宮隨行至二渡水。車駕甫過。諸臣渡未半。而浮橋遂斷。凡無馬者。追隨不及。皆被亂兵刼殺。李若星走黔陽。張佐辰走平溪。餘多流匿白雲諸山。上過木瓜橋。迷城步小路。循大道。竟抵靖州。內閣吳炳。吏部主事侯偉時。走城步縣。大兵追及。二人被執不屈。死之。御史劉鼐疾馳得免。九月初一日。上次靖州。乃由古泥幸柳州。劉承胤虛聲恐嚇。及上出城。遂不守不戰。惟議降。兵部侍郎傅作霖勃然大罵曰。吾始以汝爲人。今乃知汝狗彘也。汝迎駕至此。挾天子作威福。惟所欲爲。富貴已極。一旦有事。束手無策。致天子蒙塵。罪已不容于死矣。且汝擁兵數萬。糜餉十年。平日跨口天下。莫當今不謀戰守。先議投降。真狗彘不如也。承胤不顧。早命人遠迎。大清兵及入城。作霖冠帶坐堂上。大罵時偏沅巡撫傅上瑞已投順。與承胤再三婉勸之。作霖唾其面。遂遇害。作霖妾鄭氏有殊色。作霖甚寵之。旣爲大兵所執。求與作霖一面。不許。遂從馬上躍入橋下水中而死。承胤旣降。全營諸將及家口數萬人。同移至武昌。駐筭漢口之後湖。十二月。承胤部下副總兵陳友龍亦投降。帶兵追駕至潯州。忽然反正。報至武昌。大清朝疑承胤與友龍通。至戊子四月。以兵圍承胤營。併傅上瑞家口百餘。不問老幼男女。盡殺之。五六萬人斂手受害。無一免者。

雷雨風雹

己丑正月庚申。永歷在肇慶。大雷雨風雹。羣臣免朝賀。

元旦而有雷雹之異。天之警之也深矣。殆何李敗沒之兆乎。

李成棟駐軍信豐

李成棟于去年十一月返廣州府。整頓士馬。儲備糧械。十一月二十七日丁巳。具疏遙辭永歷。再上南雄府。及今年正月初五日甲子。於滇陽峽中白日閑坐。忽見所殺愛將楊大用持刀索命。成棟舉弓射之。身隨弓去。墮入江水。急爲救援。神情慘急。英勃之氣。十減五六。自是不敢踰梅關。枉道東旋。駐軍信豐縣界。南雄屬廣東。滇陽峽在廣東韶州府之英德縣界。信豐縣屬江西贛州府。

科道擊陳邦傳

行在科道兩衙門。迎合彭年元胤意。正月二日。以攻陳邦傳爲正課。其餘國政。無人談及。陳邦傳浙東處州府人。崇禎末年。廣西總兵。隆武二年春。掛征蠻將軍印。成棟素惡之。以其丁亥年二月。大清兵未入粵西。先有降表到廣州。通款故也。後成棟爲陳子壯張家玉亂。西進之兵。撤回廣城。邦傳得安潯慶二載。自侈以爲功。丙戌之夏。亦預謀靖江王下廣事。幸未助。今竟謂潯慶南太未經薙髮。勳比汾陽。借以陵人。不亦誣乎。

科道散朝

時攻擊陳邦傳。科臣中惟金堡爲最勁。邦傳上疏曰。皇上兩三年幾次奔逃。流離顛沛之極。並無一位兩

衙門官共嘗辛苦。何今日卽次稍安。侍御濟躋。議論紛紛若是。如以臣爲無餉無兵。竊取勳爵。請卽遣金堡爲臣監軍。觀臣十年糧草。十萬鐵騎。疏入。十一日。朱天麟票擬。有金堡從來朕亦未悉之句。時嚴起恒久欲擠天麟。而無隙。卽以此票擬密示吏科。丁時魁忿怒。卽夜約兩衙門科道十六人。于十三日晨。率入丹墀。共言強臣箝結言官之口。將來唐末節度可虞。因哄叫而出。曰。吾等不做官矣。將公服袍帶擲棄庭中。小帽叉手。白衣冠。聯袂去。所恃者李元胤也。元胤承彭年橐籥。權通大內。勢逼至尊。時永歷坐穿堂。召太僕馬光。追敘五年前永州被難。逃入全州。前後手書謝馬光。有先生衣食我。後日歲月。皆先生生我。成我句等事。忽聞外變。兩手振索。茶欲傾衣。十四日。特降諭旨。勅李元胤各到十六位科道門。諭令仍入本衙門辦事。前本另發票擬。閣臣朱天麟卽日放還田里。諸臣以爲丰裁矯矯。中興朝政第一美舉。

何騰蛟死難

己丑正月。大清兵破湘潭。何騰蛟被執。初。騰蛟檄各處兵馬。齊集湘潭。而命馬進忠等。由益陽出長沙下。邀截上下舟船。焚掠湘鄉。斷絕水道。一隻虎率大隊復至長沙。絡繹攻圍。值大清援兵合至。戰勝于湘潭。騰蛟被擒。斬之。遺問。

湘潭湘鄉益陽三縣俱長沙府

何堵事略云。癸未冬。何公雲從來撫楚。是時左帥三十六營。散處江漢間。兇獍之狀。不可嚮邇。羣帥故多降賊。桀驁難制。公推轂接待。控御有體。又時以忠義激勸左大帥。以故兵猶戢。嘗對人誦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句。二語。公平生大節。具見之矣。軫殘黎。收遺骸。皇皇無虛日。嘗出行城市。竟日未得食。屬門者購

餅餌從輿上啖之。戒勿令有司知。恐爲具饌。夜則寢穿堂一門。擡上枕以木石。其自爲刻勵如此。乙酉三月。左焚劫武漢。趨江南。以討君側爲名。逼何共事。何知左反側。誓死不從。強與至舟。卽投江。衆掖之起。委于岸。左舟發。殘民萬餘。問何在。簇擁之。輿至通山。取道湖南而去。四月。抵長沙。與堵胤錫合。收集餘衆。行大募兵。滇兵主將黃朝宣隸之。丙戌丁亥間。南北嘗小小交鋒。南取勝。燕子磯一戰。黃老將武功爲赫。戊子。自洞庭口轉至衡陽。勝負相當。章曠當其衝。與三王兵鏖戰三晝夜。大將劉承胤賣降。章憤激死。勢岌岌且殆。何堵聞變。亟援之。大清兵退。己丑。堵駐長沙。何麾下諸將喜長沙貨物輻輳。奪其居。是時一隻虎已署爲忠貞營。在辰常界。堵引兵就之。十月。大清盛兵上湖南。沿湖殺哨。撥兵抵長沙。長沙城下人無知者。何倉皇命出師。衆散走。有卒數十人。擁何出城。何怒叱之曰。若屬不用命。去將安之。吾今而得死所矣。以舊時衣冠衣之。獨危坐沙嶼上。大兵至。自言何督師。執送古菴中。不食數日死。公煦煦愛人。爵賞少濫。庖丁廝養。多列旌旄。以故爵不足勸。諸營將漸跳梁。不奉檢束。務含貸。不違繩以法。然而忠義慷慨。固其天性。語及疆場事。輒流涕。嗚咽不勝。蓋誠有餘而才不足。拊循有餘而軍旅非其所長也。向之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斯言不虛矣。

何騰蛟。字雲從。黎平人。追封中湘王。諡文忠。廟祀靈州縣。

章曠。字子野。松江華亭人。崇禎丙子解元。丁巳進士。

李成棟。信豐再敗。

己丑二月二十六日乙卯。李成棟師南下。四更時。先發火器手三百人。責咐曰。如前遇兵。盡發火砲。我爲

後應不爾。竟前走。至黎明。杳無砲聲。衆皆曰。火器軍往矣。吾當拔營。披甲上馬。言未畢。大清兵殺入。滿營潰亂。蓋先發銃手前遇大兵。適欲舉火。忽暴雨突至。砲聲不發。三百人殺無遺。故爾寂然。成棟營後。卽係急流山澗。有見成棟被甲未完。乘一跛馬渡澗者。及過後。遍覓無有也。三月初七日丙寅。成棟與騰蛟凶問同時報至肇慶。君臣大懼。大雨中晝夜逃徙。門戶水火。悉皆冰釋。寂靜者一月。至九月十月。先後贈騰蛟中湘王。成棟甯夏王。永歷設壇掛帛。皆披淚親祭。紙鏢與千鈞舟並大。以示酬恩。粵事記。

遺聞云。二月大兵破信豐。李成棟歿于陣。

金聲桓赴水

遺聞云。金聲桓踞南昌。大清兵晝夜攻擊破之。王得仁自殺。聲桓赴水死。

贛州信豐縣貢生曹兌光。多才智。先是起義贛州。及贛城破。金聲桓擒兌光降。遂居聲桓營中。迄戊子年。聲桓詣關廟行香。兌光指關神說之曰。此是何人。聲桓曰。漢朝忠義人也。兌光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若能舉大事。將軍亦與關神同矣。聲桓心然之。兌光知其意。遂移書甯都所善貢士盧南金。廩生趙日觀。庠士曾傳燈等八人。南金次子將書示外。知縣田某聞之。申文上司。執八人解省。中聲桓勘問。盡釋還。聲桓本約八月合南京諸處起義。以南金等故。恐遲久事洩。遂于四月。同副將王得仁。邀諸將領既畢。不欲令出。黎明。命左右取優孟衣冠。卽于座上服戴。以袍冠遞送諸將。俱從之。遂反踞南昌。命得仁提兵上贛州圍之。時守贛城者。大清巡撫劉武元。巡道張鳳。總兵胡某也。率兵堅守。不出戰。圍三月。城中糧米五十兩一石。鹽十六兩一斛。糕四兩一盤。有甯都人李去白。在圍城中。

將家鄉圩田三百畝。僅易楊某米二石。百姓止存三百餘人。俱掛一腰牌。不許私語。語則拿去。繳上腰牌數十。俱餓死者。圍至八月。勢益不支。武元欲降。鳳不從。曰：「再俟三日。無援兵。則降耳。」及三日。而譚固山兵至南昌矣。得仁解圍去。贛城得全。贛州人口述。

日覲趙某字曾傳燈。號廷問。改名畹中。

姜曰廣賦詩殉節

姜公諱曰廣。字居之。號燕及。江西南昌新建人。萬歷己未進士。改庶吉士。鄒忠介公薦李三才爲廷論所。指公出揭直之。天啓甲子授翰林院編修。奉使朝鮮。不攜中國一物往。不取朝鮮一錢歸。奉旨閱視島帥。毛文龍還。乙丑分考禮闈。權奄用事。令其甥傅應星納交於公。拒之。復令其孫魏撫民謁公。不見。坐門戶。落職爲民。丁卯冬起原官。崇禎己巳。大清兵深入。上特簡馬世龍爲經略。世龍擁兵不戰。公力言于朝。罷之。庚午補講官。主應天鄉試。壬午陞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印。先是公在講筵。見時事日非。進諫。上勿任性。勿用左右小人。上顧謂閣臣曰：「廣言詞激切。大見不平。朕知其人。每優容之。」及甲申年三月。先帝升遐。公與南兵部尙書史可法議立君。未定。諸帥受太監盧九德指。奉福藩至江上。於是南京文武大臣並集內官宅。韓贊周出簿。令各署名。公言不可。如此草草。貽羞史冊。須來日爲文。祭告奉先殿。乃舉行。迨明日。乃與衆同至奉先殿。議監國事。諸勳臣語侵史公。公厲聲呵之。於是內外側目。公宏光立。以公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公辭。改禮部左侍郎。入直。劉孔昭廷訐吏部尙書張慎言。公因上疏求斥罷。不許。馬士英薦阮大鍼得召見。公爭之。不得。再求罷。不許。公上疏言事。而四鎮合疏。詆公。會有建安王府鎮國中尉朱

統鎮侯考吏部。因奏公定策時有異心。公求去益力。以皇太后至京。加公太子太保。尋致仕。明年南京陷。公潛里中。後金聲桓歸明。迎曰。廣至南昌。奉爲盟主。以資號召。迨己丑正月十九日戊寅。城潰。聲桓自殺。曰。廣乃作絕命歌。投楔家池死。一家從死者三十餘人。其詩曰。有君美好且宣通。志軼唐虞爭比隆。智辨驚臣謝莫及。宵旰不遑急治功。逢天瘁怒日多故。奸相踵繼熒聖聰。因循養亂難救藥。賊氣直逼大明宮。臣甘婢媵死賊手。君死社稷獨正終。慷慨乘龍歸帝所。亘天長氣化爲虹。龍髯難攀弓劍冷。楸松萬樹泣忠風。一盂麥飯無人薦。孤臣永念泣無窮。其二曰。哀哀吾父性方格。道遵先民事垂則。嚴性正氣快其儀。寒冬孤嶺松百尺。施濟懇懇同吉凶。磨錯粲粲傳清白。慘矜偶影驚鬼神。誠達體質貫金石。攻苦積學名不成。閻修備德福弗獲。終身勤動日憫惶。遭遇坎坷舍辛蘖。發憤于子望眼穿。大志竟賈入窳窳。窳窳之中恨不磨。貽祿不待亦何益。憶昔提攜繞膝時。惓惓忠孝是鞭策。國破躊躇且苟延。永念教言當促刺。至今百爾計無之。惟有一死少道責。其三曰。哀哀吾母稱至善。淑慎其身如戰戰。通曉大義本性生。發言闡自合經傳。初能孝養被□□。病亦女紅至暝眩。代父教子備苦辛。苦辛傷心強自矚。恩斯勤斯育子勞。息則譙訶蹇則唁。恨昔因人憑遠遊。南陔養缺疎情戀。晚達徒含風木悲。朝朝泣對大官膳。我今一笑入黃泉。喜得慈顏永相見。其四曰。哀哀四兄聖賢徒。心行直與先君符。端凝藹藹自洗濯。俯視流俗如負塗。憶昔提攜繞膝時。篝燈子夜共呬唔。明發常懷過庭訓。日征月邁爭步趨。兄德則豐命則塞。拂亂煩冤志不輸。精心戮力無已時。遣一句無先無後俱已矣。天乎與養何弗渝。人誰不死弟亦死。弟有餘憾兄則無。其五曰。有子有子方襁褓。見我爭向泣嗚嗚。我年十歲便無父。汝今失怙早過吾。窮民遍產德門裏。茹荼未

了又茹荼。汝來抱汝看汝笑。我心隱痛欲歛墟。母言爾幼全賴我。國破君亡我更孤。夜夜鐘聲疑禁裏。朝朝淚眼看飛鳥。匪我忍情恩不甚。名義千秋自凜如。我念作人全末路。汝恩生子在厥初。良田有收無晚歲。過何枉泣是枯魚。無父之子人易議。曷哉早克讀父書。其六曰。有孫有孫在童蒙。讀罷依依就阿翁。汝方一歲便無父。小叔零丁與汝同。汝今謹識趨庭訓。異日記取共磨礪。崇崖其阿多墜石。茂枝之下鮮芳叢。炎炎者滅隆隆絕。宦裔誰家克有終。祖澤一經傳九世。罔因驟發墜素風。傷心阿翁教汝父。嘔肝敵舌苦歸空。汝父臨危終愛汝。眩目顧汝血淚紅。析薪是荷能克念。祖父瞑目幽冥中。又絕句二首。自古誰人。不死亡。要知遺臭與流芳。讀書九世纔今日。莫謂偷生是吉昌。要知喜死原非死。况復衰年豈記年。杯酒從容微笑去。此心朗暢亦何言。

此得自圍城中。傳寄于文登崑處。公孫姜文振誌。

假山圖五虎號

兩衙門謂李元胤不足恃。思抑袁彭年。遂同具重朝廷以力抑奔競一疏。申請以事權歸永歷。隱彈彭年把持。彭年奮怒。答疏中有儻臣舊年以三千鐵騎鼓勵西行。今日君臣安在等語。永歷持其章疏。泣訴臣下。舉朝失色。行在因有假山圖五虎號。假山圖者。賈也。繪假山一座。下繪朝官數百。有以首戴之者。有以肩負之者。有以手托之者。有仰望者。有遠聽者。有指點話言者。有驚恐退避。兩手掩耳而走者。山嶺黑氣一道。直上冲天。此皆郊市童叟胸中不平。爲此圖以詼諧之也。五虎號者。吏都丁時魁。戶都蒙正發。俱彭年同鄉。楚產也。一爲虎尾。一爲虎脚。兵都金堡。浙人也。昔爲福建延平知府。疏激隆武賞罰不明。連殺同

鄉吳文煒施燼二人。人畏之。爲虎牙。副憲劉湘容。關中一布衣。來自留守關臣瞿式耜。又爲成棟同鄉。故爲虎皮虎頭。則袁彭年也。日將祖制二字。說迂談。講空話。因之獲厚利。言非虎黨不發。事非虎黨不成。星岩道上。遂成虎市。粵事記。

吳文煒。浙江湖州人。進士。邵武知府。施燼。字火然。號嘉峪。湖州人。崇禎癸未進士。建陽知縣。

賀全業出獄

賀丕業。鎮江丹陽諸生。崇禎末。隨父懋讓之任上林。永歷在藩邸。受教講讀。登極日。除主客司主事。後相失二載。戊子五月。于南甯府考改授。以囊澁不得入清華。量移精膳司郎中。七月十五日。邕江解維。前追帝駕。忽有試御史傅宏烈。修舊隙。舟爲奪去。聲言覓丕業。理前不了事。時丕業罄身。手持兩誥軸而已。借友人華姓銀二十兩。亟馳去。八月初一日。抵肇慶。拜賀後。卽具本訴冤。奉溫綸復召對。有先生與他人不同。後將大用。因加太僕寺少卿銜。暫爲受職。本司無事。見在內袁彭年等議論乖方。在外陳邦傳等跋扈無上。慨陳四維三綱。人心朝廷一疏。言詞激切。傳誦當時。共推中興第一疏。彭年等恨之。暗指李元胤。于朝班駕退後。欲歐殺之。友人急告。潛入高明四會等處。十一月初四日。臨晚。道路喧傳。外縣解來假官。肘縛下獄。丕業極口呼冤。莫爲之理。次晨。友人入告。司禮夏國祥。國祥亦念係永歷舊師。告獄主留活。丕業。至今年己丑三月初四日。部覆爲彭年元胤所持。奉永不敘。用旨保出獄。友人再贈資斧。令上桂林謁瞿式耜。三月十九日。寄一函于蜀僧。云達梧州。寓水井寺。後竟不知所之。或曰卒于桂矣。粵事記。

賀懋讓。舉人。廣西田州府上林縣知縣。傅宏烈。上林人。布衣。御史夏國祥。池州人。

瞿式耜兼督各省

自何李敗後。永歷專命瞿式耜留守督師。兼江楚各省兵馬。式耜疏請兵科給事中吳其靄監各營軍。永歷駐肇慶。疏奏諄諄。以歲月稍暇。財賦優裕。用心盡力。脩內治以自固。嚴外備以自強。且一材一藝之士。靡不收羅幕府。每慨人才易盡。凡跼足而至者。非懷忠抱義之人。亦亂世取功名之士。人之歲月精神。不用之于正。則用之于邪。安可驅爲他人用哉。人咸以桂林爲稷下。

瞿公愛惜人才。真將相之器。宜保危疆數載也。使鎮撫諸臣。盡如公意。則一綫可延。

此页空白

明季南略卷之十四

堵胤錫始末

堵公諱胤錫字錫君更字仲緘號牧遊宜興人萬歷二十九年辛丑十二月初八日酉時母陶氏誕生公于武進之夾山村父維嘗號冲宇邑庠生公六歲喪母十一歲喪父十二歲依岳丈陳媿濟家二十歲七月遊于無錫依四兄知白讀書因通籍于無錫知白諱大建撫公如子後公撫知白之子正明亦如子而正明後隨公殉節于楚焉天啓元年受業于馬文忠三月婚于婦家壬戌二十二歲補郡諸生十二月徙居中橋莊甲子復徙歸于婦氏己丑歲試五等丙寅科試一等癸酉三十三歲舉鄉試十六名丁丑三十七歲登進士一百零八名九月廬墓虞山山在宜興岳山之南戊寅六月辭墓己卯四月授南京戶部主事庚辰二月莅北新鈔關分司辛巳解任三月歸里六月陞湖廣長沙知府壬午冬入覲離任癸未四月至京舉廉卓賜宴禮部五月辭朝復任九月加陞二級十月行至蘭溪聞寇陷長沙而還十二月復任路阻歲除守墓甲申正月復至長沙二月陞巡道九月授楚督學副使乙酉四月督師何騰蛟抵長沙相見抱頭大哭徐揮淚進策曰楚囚泣無爲也不措餉能輯兵乎不招降能張楚乎何公然之自是公措置轉運資何軍不絕五月南都失守報至檄告天下勤王設三科以募士六月二十七日寄子書云世界至此國破家亡吾再有何言鞠躬盡瘁危疆待命急則身受于封暇則梁縣一索苟無愧爲祖宗父母之身斯已矣遲速吉凶吾已置之度外吾兒可勿慮也爲爾慮者只有逃與匿兩字逃要相機匿要深晦念三百

年宗族邱墓。一旦淪亡。尙何忍言。吾兒若一簣臥月。終身農豎。春秋不乏祀火。傳之子孫。永不出仕二姓。便吾不夫忠爾不失孝矣。言至此。淚如雨下。爾母勸令勿戚。四十世離。差不惡也。一切家務。吾悉置不言。只爾自強爲善。守身弗辱。便瞑吾目。後音難繼。書此絕詞。兒可牢識。公自起兵。卽謝學政。日夜爲守禦計。隆武中。以何騰蛟薦。七月。陞公左僉都御史。巡撫湖廣。駐節辰溪。懸異格。以羅奇才。諸生趙振芳上謁。公曰。國家多難。主辱臣死。本院倡率天下義士。卽日東下。勤王以何道而必濟。君試言之。振芳曰。使相東下。勤王未必不濟。豈不聞川陝爲天下肩背。荆襄爲天下要樞。控制上游。實爲恢復根本。若舍此東下。使敵騎長驅。荆襄以南。不復爲國家有。是公以現在之封疆。委之于人。雖赴死金陵。亦何益。公爲首肯者久之。於是留致幕下。決意經理荆楚。以窺中原。尋題振芳荊州府推官。振芳別字胥山。浙江上虞人。在松江從師十年。學易。刻易講甚多。後大清兵至。降爲福建延平府同知。八月。時李自成敗。而遺孽李錦。號一隻虎。性凶暴。與母舅高一功。尙合十營。約三十萬衆。自川陝。山當陽。轉戰而來。剽掠荆南間。聲言約我軍會獵湖南。公爲兵糧。百不能支。乃集麾下。謂曰。覆亡無日。吾願赤身往。爲國家撫集其衆。事成則宗社之靈。否則某授命之日也。先遣監紀陳某。副將某將命。曰。他人恐不達命。今本院卽日親臨。約以某日相見。遂以匹馬率帳下執事數人。由武陵澧水。以達草坪。積骨縱橫。閭舍蕩然。賊徒初見。公馳驅且沮且詰。未至三百里。拒不達前。止空城中。踰刻。望見戈矛蔽天。烟塵塞野。從者皆泣。公顧謂曰。若等當生還無恙。某死。乞收吾骸。以返頃之。賊徒猝至。擁入營。以大義諭李錦等。曰。將軍輩有大用材。而陷于不義。亦當事者之過。但念國家三百年來。若祖宗世食其德。卒以烏合之衆。覆滅宗社。止博賊名。爲此何利。今若能悔禍改行。

協力同心。以建立功業。某當與將軍等共之。昔五代馬殷。撫據湖南。延祚四十餘年。宋之南渡。楊公作亂。其黨王佐。楊欽等。亦于此地爲岳武穆所招。表授官爵。後隨武穆協力中原。遂爲中興名將。湖南一片地。正英雄出世。展略揚聲之藉也。且赤眉當年。思爲賊二字名號不順。共尊劉盆子爲王。今福京新建。主聖臣賢。以此號召天下。何難比美南陽。光復舊宇。以天道人事卜之。中興無疑。將軍千古得失之機。正視舉足間爾。安可執迷自誤哉。錦等見公開誠佈示。意欲定盟。忽李錦母高氏屏後出。呼錦跪堂下。誡之曰。使爾輩贖前罪。洗賊名者。堵公之賜也。爾其始終勉之。勿生二心。錦素敬憚其母。卽叩首曰。願遵慈命。誓當死報。因與公釃酒。誓復留宴。奏伎所用女樂。猶是帝宮掠來者。公方素服腰絰。乃却坐不觀。痛哭而言曰。兩京未復。萬姓倒懸。某求死無所。尙何心聽樂耶。錦卽撒去。并令散西秦燕晉豫楚等處百姓。不下數萬。公返之日。民皆抱携呼拜道旁。遍數百里。於是李錦。高一功等三十餘萬。皆就撫。聽公節制。楚中號十家兵。云。公自收高李後。兵強且衆。得專力守禦。屢有戰功。公乃爲李錦等上疏。請封伯爵。遣武弁舉人傅作霖。賚赴行在。乙酉九月。備車戰火攻。先是。公遣人四出募兵。及是。所集二萬人。特題蜀人楊國棟爲大帥。令統之。爲親兵。使與各營相表裏。以車制騎。以整暇制野戰。以火器制弓矢之長。以更番制堅久之戰。國棟後封武陵伯。十一月。請封疏達行在。內閣蔣德璟。路振飛。林增志。持議謂李賊破北京。罪在不赦。其黨安得封拜。御史錢邦芑。具疏言。方今國家新造。兵勢單弱。高李諸賊。擁三十萬衆于楚中。若不以高爵招之。彼必不肯爲我用。全楚非我有也。今出空爵于朝廷之上。一日而得三十萬之兵。免全楚生靈之塗炭。孰得孰失。卽昔漢高王韓信于齊。豈得已哉。今當權宜假以封號。詔從之。乃賜高李諸營名忠貞營。改李

錦名赤心。高一功名以正。諸將封侯伯有差。特命兵科給事中龔善選往楚封之。而別降勅獎公忠勤。授傳作霖兵部主事。丙戌正月下旬。公渡澧水。督忠貞營往恢荊州以上。荆南副使燕如。荊州推官趙振芳。監其軍。措糧儲運火器。自二月朔。渡江攻城。凡六晝夜。大小神器如轟雷不絕。遠近聞數十里。雲車礮石。百道齊攻。大清帥鄭四維監守。城崩數十處。皆隨方拒戰。有獻策者。謂荆城夾蜀漢二江之門。水高于城者數丈。昔人築堤爲長圍。使水入江。安流赴海。若決二隄。則兩江之水。建瓴而下。荆襄一帶。望風歸附。恢復之機。在此一舉矣。公曰。我爲朝廷復疆土。首以民人爲本。若此。則生民胥溺。我得空城。何益。忠貞營諸將聞。亦遣人會商。一面下令營兵各備鍬鋤以待。往返商確。稽遲二日。而省兵救至。與戰失利。諸將遂潰。而還。公墮馬傷臂。幾死。過新化驛。題詩云。不眠燈火暗孤村。風雨蕭蕭雜夜魂。鬼定有知號漢闕。家于何處。弔荒原。三更烏化千年血。萬里人悲一豆恩。南望諸陵迷野渡。鍾山腸盡可憐猿。又云。短策回瞻城曲陰。劍聲猶吼不平心。孤軍雨裏鳥聲碎。亂水渡邊馬影深。南北試看誰世界。死生此刻辨人禽。倒番廿一聽前史。正氣千秋歌到今。三月。公歸常武。勉勵文武。于是公安松滋枝江沿江一帶。各設兵將。爲守禦計。四月。擒沅州妖僧付有司。請旨誅之。有僧自稱宏光帝者。自思州歷平溪來。據沅道署爲行宮。張官設衛。辰沅道副使徐偉馳文報公。公聞卽曰。此必假託者。奈何。今譁張如是。乃命監紀官某往辨之。諭以果僞。即擒付有司。監紀至沅。見兵道徐偉。及李若星。皆以爲無可擬議。時若星監軍鄭逢元。統兵二十餘。又爲之撫衛。儼然皇帝制。適有米壽圖。以勤王道出沅州。故侍御舊臣也。監紀遂約逢元叩之。因相與謀詰朝。見預戒甲士環集門外。止攜親隨數人以進。馬爲名裏甲藏刃而入。其僧朱衣幅巾。僅出半面。壽圖拜階。

下畢。卽啓曰：侍衛退。臣有密語，請得上殿面奏。左右衛侍環呼：無旨，不得上殿。壽圖等疾趨直上，出不意。手揭幅巾大呼：非是親隨。卽掣刀上殿，傳呼門外甲士各露刃彎弓，奪力爭前，摔妖僧衣領而下，縛送辰州司。李戴口刑，鞠具吐妖狀。卽沅州人，姓名查顯仁。先是，餉部喻思恂等，誤以爲眞，飛章奏聞。廷臣莫決其眞僞，議差官探問，未及行。至是，公乃疏陳本末，請斬之，并言諸文武官爲所惑者，宜置不問。六月中，疏達行在。從之。六月，督師何騰蛟約期會議，公因往長沙。七月，駐湘潭。九月，永明王立粵中。丁亥四月，陸公兵部左侍郎總督恢勦軍務，車駕自桂林幸武岡。劉承胤掌兵專政，而忠貞營十家兵頗強，聲言入湘南。就糧承胤懼爲所併，以爲非公莫制。於是加公銜，勅督兵出江楚。七月，上疏請誅劉承胤。公在湖北，藉督師何騰蛟爲表裏。劉承胤者，故何公部將，及荐爲總兵，遂稱門生，稍倨肆。後聯爲姻親，不復受約束。迨駕幸武岡，承胤以定蠻伯進武岡侯，輒挾兵權，擅作威福。羣臣畏其剛暴，爭諂之以自固。交疏頌功德，竟進封興國公。上柱國。承胤止有二子。五月間，以冒功蔭錦衣指揮者也。何公聞而欲制之，而承胤驕日甚，思欲與何公抗禮，忌其權出己上，請改爲戶部尙書，專理糧餉，不聽。何公辭朝歸鎮長沙。廷臣奉勅郊餞，何公託病駐城外荒寺，不言行期。蓋防承胤也。果伏千騎于道中，欲暗害何公。時趙印選領滇兵五百隨何公，皆悍卒。中道伏起，印選率部下盡殲之。承胤諱之人，莫敢言。公因上疏劾承胤專恣不法，截殺督師重臣，謀危社稷，請正典刑。承胤見公疏，始知惶懼。八月，常德陷，公乃率馬進忠、王進才、牛萬才、張光萃等，駐筍永順保靖二土司界上。九月，大清兵逼武岡，車駕將幸柳州。方出城，承胤卽遣人迎降。兵部侍郎傅作霖死之。報至，公與諸將謀請榮王監國。冀稟號令，以鎮撫人心。乃于舟次啓王。王固讓不肯。旣而知車駕

無恙。遂中止。惟傳令各營協力防守。十二月。李忠武營兵復常德。進復辰州。自退保土司以來。采薇茹蕨。淹及半載。公憤不能恢復。乃刺血書二祖列宗之牌位。慟哭欲自殺。諸將感動。三軍皆哭。哭聲震山岳。馬進忠、王進才等。輒奪兵而出。公親甲冑督陣。率姪正明血戰三日。遂復辰常。俘獲甚多。事聞。諸將各陞敘。有差。於是乘勝圖下江漢。軍聲復振。戊子正月。過天門山。詩云。終朝馬背隨風雨。盡日刀尖度死生。全副骨峯貧已赤。一雙眼角老難青。才淹騷賦非傷主。學竊春秋未解兵。四十八年心事左。只因多難獨精神。三月。檄忠武營諸將與忠貞諸將合營。同駐常德。公慮馬進才等孤軍難支。更調高李等諸部爲犄角。爲乘勝東下計。諸將皆赴命。有奸人鄭古愛者。東西唆搆。諸將惑之。始各懷疑忌矣。上絕口勿談款和。疏大清帥駐楚。會使公卿以書招公。公峻拒之。時有倡和議者。公上疏痛陳其不可。時論壯之。七月。度彝陵。至夔州。詰責楚宗朱容藩不當僭監國之號。遂散其黨。十月。還至湘南。督忠貞營諸將復湘潭。公還馬進忠與李赤心不合。恐其相圖。遂掠常德。移營湖南矣。公乃調護諸將。鼓厲士卒。躬率高李兵出征。先復湘潭縣。次復衡州郴州。旣而進兵江右。所過郡邑多下。師次吉安。得故將歸明之報。乃回茶陵。金聲桓、王得仁皆左良玉部下舊將。先降大清。忽歸明。江右嚮應。公聞報。卽回茶陵。欲與何督帥定謀。合兵江漢。圖中原。十一月。陞公兵部尙書。賜尙方劍。便宜行事。專督諸營。恢復勦。十二月。督兵援江西。至袁州。先是何騰蛟自粵西還楚。因聽細言。致書于公曰。曩附八行。奉候台端。不卜得達。記室否。騰蛟與大清戰于嚴關。日月橋。三王却走。進圍零陵。指日可下。各郡邑盡入掌中。聞忠貞諸營駐節中湘。分取衡陽。則功又有所屬矣。近王馬諸勳。舉動甚是乖張。騰蛟已有檄諭之矣。諒此輩必不負騰蛟也。公得書。語樞貳毛爵登曰。我等封

疆之臣罪且難贖。何公尙欲言功耶。至是金王諸將爲大清兵所困。何公調忠貞營往援。公卽率諸將赴之。己丑正月。湘潭復失。大學士何騰蛟死之。二月。公聞變。師還至衡州。時忠貞營與何標下不協。遠駐辰常界上。公乃率滇將胡一清等扎營衡陽。悉力拒守。二月。大清兵破南昌。金王諸將俱歿。公過安仁道次。詩云。亂裏看花試一臨。廿年零落又春深。柳桃盡入兵戈眼。溪澗爭鳴風雨心。野鳥向時三月麗。峽猿枯絕暮山陰。天涯卽事渾傷舊。馬背鬚眉自感吟。公聚軍中所賦詩。名曰馬革集。今逸。公在軍中五年。著春秋說義五卷。凡萬五千餘言。四月朔。大戰于草橋。敗績。退劄來陽。陣于衡之草橋。自辰至酉。斬伐相當。大清兵以輕師截出陣後。兵遂敗。公乃棄衡州。退箭來陽河上。而永營駐于永興。相去百五十里。初五日。永興陷。從子正明死之。諸眷屬亦皆遇害。公自來陽。以數千騎。退入龍虎關。暫依保昌侯曹志建營。志建素驕橫。縱兵掠永郴界上。又坐視不救援。屢被公訶責。方慚不自安。至是。見公兵敗。遂欲乘機害公。夜坑殺公。從兵千餘人。及旦。而公覺。乃入谿崙之何家寨。志建追至。何生等率衆力拒之。志建怒。悉屠其寨。公得走粵之賀縣。沿途招集散亡。從兵甚衆。六月。時上在肇慶。十五日。公至肇慶。十六日。朝于行在。奉命入閣辦事。朝廷先遣官迎公富川之野。比十五晚。至肇慶。晤閣臣嚴起恒。敘故舊誼。明且相引陞見。朝廷親勞之。面命入閣。賜宴。禮意有加。然旁觀已有側目者矣。十九日。奉命安插諸營。時高李十營兵尙十餘萬。分道從柳郴入梧州。旣而移屯德慶州。客兵猝至。粵西震恐。又有言其將統兵入衛。清君側者。衆益危之。朝廷乃命公度地方安插之。人心始安。加陞總督直省軍務。兼理糧餉。特賜龍旂尙方劍。便宜行事。少傅兼太子太師。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尙書。兼兵部尙書。勅忠貞。武忠。開諸營。悉聽節制。忠貞卽高李十家忠

武、卽馬進忠、王進才、張光萃、牛萬才等。忠開爲于大海、李占春、袁韜、武大定、王光興、王友進、王昌、王祥等。上急措兵餉以求招集實功。疏凡五上。議于學道李錡、衙門支撥事例三千兩以給之。已昇至寓。忽爲李成棟養子元胤攫去。僅領布繪龍旆二面以壯軍容而已。二十四日陞辭奉勅出師至江楚。先是頒勅書旗牌關防。是日公含淚辭朝。遂同新設湖南撫臣馬光整旅啓行。七月初三日師次梧州。朝廷念公勤營。因降勅封爲光化伯。給誥券。公以廷臣立門戶。師旅齟齬無成功。惟當任罪。何敢冒功。上疏力辭。遂賜公四代誥命以獎之。疏論孫可望封爵時可望求實封。朝議難之。會朝臣遣使勞軍。以問公。公上疏曰。臣竊謂孫可望父子久已割據西川。今滇黔盡爲所有。固能自立。曷能禁其不自王。今可望尙知請命。其意猶可取。我不能禁其不王。而欲制之。勢將僨決。當卽降勅封之。使恩出朝廷。乃可得其用。令彼縛胡執恭歸朝。正法誅之。則是賞罰之權庶不倒置。不然。是驅之爲變也。首輔嚴起恒、戶部尙書吳貞毓、兵部侍郎楊鼎和、給事劉堯珍、吳霖、張載述等。堅持不可。公又密疏曰。廷臣謂異姓封王非祖制。不當自可望變亂始。持論良正。然不爲今日言。可望固逆。獻養子。凡逆獻滔天之惡。與有力焉。今姑取其歸正一念。冀收其將來之用。安可泥頒爵之常法哉。且可望已自稱平東王。一旦封以公爵。彼必不樂受。因而爲逆。謂天下威靈何。謂天下事勢何。若欲收其用。而反損國體。非良策也。臣竊有一說於此。臣謹按開國功臣徐達常遇春等。侑食太廟。稱六王。皆進封也。伏乞皇上乾斷。量封可望爲二字王。卽于勅書中詳載舊制。明示破格沛恩。而勉之以中山開平之功。如此。可望必能感激用命。揆之祖制。亦不爲背謬。國家今日于可望善收之。則復有滇黔不善收之。則增一敵國。利害無兩立。得失不再圖。不可不熟慮也。制曰。可。命鑄印封可望。

平遼王差趙昱齋往十一月師次潯州公有疾時李元胤用事每有奏請輒爲掣肘遂發憤成疾乃駐兵長生寺劉湘客五人附元胤爲五虎其餘依附者甚衆總謂之東人公甚疾之二十五日拜遺疏二十六日丑時公卒疏略曰臣受命以來罪大孽重不復自諒擬再合餘燼少收桑榆不料請兵則一營不發若曰堵閣臣而有兵則豐其羽翼也索餉則一毫不與若曰堵閣臣而有餉則資其號召也致臣如窮山獨夫坐視疆場孔亟昨西上橫邑感膺大重一病不起遂快羣腹臣但恨以萬死不死之身不能爲皇上畢命疆場而死于枕席是爲恨也臣死之後願爲厲鬼以殺賊伏乞皇上簡任老成用圖恢復如國家大事有李元胤劉湘客袁彭年金堡丁時魁蒙正發五人作皇上心腹股肱成敗可虞祖宗有靈實鑒臨之臣死矣不勝餘憾云拜疏訖又南向拜父母曰兒死不獲更還邱隴矣復懸在三圖拜君親師訖遂自題十語云有明堵子生而精敏遭家不造誠身事親遭時多艱誠身事君四十九年孤兒逋臣而今而後浩然蒼旻遂卒前一夕親史歐陽和夢公騎牛升空去次日語人左右皆同嗚呼公生以辛丑捷以丁丑卒以己丑公之生卒夫豈偶然哉朝廷聞公涕泣減膳輟朝五日贈上柱國中極殿大學士太傅兼太子太師鎮國公諡文襄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子祭九壇遣禮部官致祭賜塋潯州之西山公所著有十四朝史綱

傳作霖字潤生歷官兵部左侍郎管部事死于武岡之變諡曰忠烈

何堵事略云堵公以甲申九月受督學事十一月試漢陽左營將自總戎下至守把有所請輒報可衆議以爲怯月杪起行往湖南乙酉四月何騰蛟抵長沙時闖逆餘衆號一隻虎者約二十萬屯聚

常德之間。謀割地自王。何欲往招撫。曰。若就撫。不惟得勁助。且除內螫。公毅然請行。賫牛酒金幣往。先遣員通意。一隻虎大張兵衛。沿途迎候。將士夾道露刃立。公不懼。安行至中軍。命設香案。各俯伏聽宣旨畢。卽出勅印。以次給之。徐爲譬曉忠義。陳說禍福。慷慨激烈。聲淚俱下。三軍之士。無不聳然。聽行大閱。器仗精整。旌旗鮮明。各以藝試。終事無譁者。有一陣亂于次。計七十人。俱命斬以殉。三軍股栗。徐出金帛厚犒賞。大喜過望。己丑冬。何騰蛟死。公傷左臂。已斷。鬱鬱成疾。越數日。亦死。公性喜奕。每臨陣。奕不少休。哨者報敵且近。曰。尙堪一局。賭墅與東山同。不知處分何如耳。

堵牧遊與姪書

兩接吾姪手札。惻然忠愛。溢于楮端。江左應有夷吾。屈指當以吾姪爲一座。但時事至今。已全壞矣。江北四鎮。鷹視虎步。漢江一帶。擁兵踞流。秦庭無可泣之處也。愚叔妄擬川蜀全盛。且據形勝。西蹙秦腋。南壓楚頭。假一二歲之餉。便宜倡義。尙有可爲。而今又爲張李所摧殘矣。寇焰已熾。加以強藩。聞浙中復有蠢蠢思逞者。翹首九州。無地用武。甯有固志。天下事至此。有不忍言。當事君子。尙燕怡不畏。蹈轍不顧。尙曰。式臧抑又甚焉。嗟嗟。吾輩一二血性男子。從何處跼脚。惟有俛首標心。中夜隕號而已。老姪之身。尙是可進可退之身。且有母在。括囊善刀。養晦待用。正今日事。量先入後。勿以愚叔之言爲妄也。若愚叔已身許君國。覽鏡峩然冠佩者。皆先帝之要領。而星沙脫棄之餘也。已矣。一腔血。七尺軀。時事朝來。大命夕逝而已。茲雖有學政之移。不與地方事。然一旦不謹。斷斷不作逋亡客。文廟哀魂。是愚叔一生歸宿地。潛然不禁。他日老姪當不棄予一孤。事後之托。止此而已。至王雪老死事于粵。言念悼歎。彼之孤。愚之責也。宦囊

清涼。吾輩本色。安足復計。但恨家國禍深。無暇旁及兒女耳。如何堂上二嫂安吉。井木姪與澍生姪近况。何如。憊甚。握管不及作書。惟叱及之。薄俸聊以示念。溯流不盡。驥兒試事。幸教率之。寅叔在錫。宜訓以義行。吾宗無多正人。故睠睠及之。九月二十日。愚叔錫頓首。

粵西實錄云。公納浙紹葉氏女。公卒。有三月遺孕。因囑部將常竟負託。及可望至粵迎駕。執而數之。曰。堵制臺何人。傭奴敢爲此態耶。鞭之至百。而遺孕得不死。今聞尙在滇中云。

康熙九年冬。往南門。偕張子秋紹。登一小樓。見堵氏祖祠。有木像數寸。侍立。卽先生昔年親製己像。以識不離左右之意。此世所未見者。瞻揖之下。仰其孝思。明年辛亥。四月二十二日。復閱先生手札。用竹紙三幅。信筆草書。凡五百言。無非憂時殉國之志。真忠孝兩全。爲吾邑奇男子也。

縫甲泣

甲申備兵黃州。媿臣面之猶生。痛國仇之未復。爰命匠氏。製我甲裳。枉起中夜。不能成寐。作縫甲泣。

臣官兵馬監。枕戈不旦。中夜天。臣逢四七期。二百八十年數齊。臣備古黃邱。磷火接地。天風愁。四野蛇鬪。龍失窟。一旦君亡。臣尙活。臣活何爲。肝腦裂。臣冠泣作囚。臣活長掩羞。掩羞本掩泣。惻惻衣衫血。噫嘻。泣血縫甲。翦落聲。著肉著甲。先著心。好向原頭裏處尋。莫縫甲。縫甲賊識我。勁鏃長矛不得躲。莫縫甲。身逐賊。生有骨。骨如鍊。生耐金革。尖頭霜雪寒。不耐綺羅。著身兒女熱。泣復泣。兮縫復縫。夜坐長歌起北風。

孫可望請封王

己丑四月初六日。雲南張獻忠養子孫可望。遣龔彝之弟龔鼎。楊可仕等六人詣肇慶。獻南金二十兩。琥珀四塊。馬四匹。移書求封秦王。書曰。先秦王蕩平中土。掃除貪官污吏。十年來未嘗忘忠君愛國心。不謂李自成犯順。王步旋移。孤守滇南。恪遵先志。合移知照。王繩父爵國繼先秦。乞勅重臣會觀詔土。謹書己丑正月十五日。孫可望拜書。以方幅黃紙書之。不奉朔。亦不建朔。一時羣臣慙息。以秦王封者十之五。獨兵部金堡固爭。以爲祖制無有李元胤。袁彭年。因龔鼎。楊可仕等自陳。邦傳來。亦執不可。阻撓者兩月而未定。蓋廣西南甯府與雲南廣南府錯趾。中止間一田州。兩日可達。時邦傳駐南甯。因通可望。可望所遣之人。邦傳引進。可望遣使行時。有不允封號。卽提兵殺出南甯等語。邦傳恐先受兵。懼甚。知行在刻印。剗印喙長計短。又爲金堡所持。必不能得。乃先假勅使封孫可望爲秦王。可望肅然就臣禮。先五拜叩頭。舞蹈稱臣。受封秦王。後率義兄弟三人。并三軍士卒。各呼萬歲。後又升座受義兄弟三人及三軍士卒慶賀。禮畢。正欲撰表奏覆。適龔鼎等齎金堡所議荆郡王勅至。可望毀裂棄地。不問。亦不改前封。謝表亦遂止。時已十月初矣。

龔鼎。雲南人。癸未進士。彝之胞弟。楊可仕。淮安人。舉人。雲南右布政使。

孫可望脅封謀禪本末

孫可望。陝西米脂人。一無賴子。流落爲賊。張獻忠有養子四人。長卽可旺。次李定國。次艾能奇。次劉文秀。丙戌秋。大清兵入蜀。獻忠箭死。可旺率衆四萬人。衝散曾英營。由遵義渡烏江。屯貴州。丁亥二月。大清兵

至遵義。可旺遂率衆走滇。攻下曲靖雲南。據之。始可旺等四人俱冒姓張。至是各復本姓。可旺自以名不雅。改名可望。稱平東王。李定國稱安西王。艾能奇稱定北王。劉文秀稱撫南王。四人同稱王。議推可旺爲主。凡事聽其號令。先是雲南土司沙定州反。逐黔國公沐天波。據雲南省城。天波走避永昌。及可望入滇。沙寇戰不勝。逃回土司。可望遣定國往滅之。又命永秀往永昌擒沐天波。并兵道楊畏知。天波畏知俱降。雲南十八府悉歸可望。兵勢頗盛。丁亥秋。四川巡按錢邦芑率總兵王祥復遵義。至戊子春。金川俱復。總兵侯天錫見可望強甚。欲招之。乃商之王祥。祥曰。可望乃獻忠餘孽。狼子野心。恐不爲我用。邦芑曰。聞可望行兵有紀律。不輕殺人。似非獻忠故態。未可逆料。因脩書草檄。差推官王顯往招之。至滇。可望大喜。過望。謂顯曰。從來朝廷文官。與我輩爲讐。絕不相通。今遣使通問。何敢自外。但我輩稱王已久。求錢巡按具疏。封我爲王。我當舉全滇歸朝廷矣。邦芑復之曰。本朝祖制。無異姓封王者。因具疏稱可望歸順。請封公爵。上勅部議。適慶國公陳邦傳駐劄廣西。兵勢甚弱。日張邊情。假要封賞。至厮役皆冒侯伯。而高以正。李來亨又率兵入粵。邦傳欲自固。聞可望歸命。私求王爵。朝議未決。邦傳乃遣心腹人胡執恭。私鑄秦王之寶金印一顆。重百兩。僞造勅書。封可望爲秦王。以爲外援。并封李定國。艾能奇。劉文秀爲國公。俱僞造勅印。執恭。京師游棍。慣造私印假劄。屢犯大辟。逃入軍中者。遂主其議。己丑秋七月。賈假勅寶入滇。見可望。拜舞稱臣。述皇上係眷之意。可望大悅。受封秦王。旣而可望聞朝議未決。疑其僞。因私詰執恭。執恭語塞。因誑曰。此勅印俱係太后與皇上在宮中密商私鑄者。外廷諸臣實不知也。可望雖探知秦王之封爲僞。然亦但假其名以威衆。定國與文秀卒不受。托言未與朝廷立功。不敢受爵。行在知執恭假封事。朝議哄

然知邦傳所爲。交章參劾。邦傳只推不知。時執恭子欽華任賓州知州。因執赴行在。衆請誅之。上曰。其父作逆。其子何與。赦之。是月。適督師堵胤錫入朝。奏上曰。可望盤據滇中。若不封。恐生他變。首輔嚴起恒力持不允。胤錫乃鑄平遼王印。密奏上。差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昱賚往。昱入滇界。先遣報。可望謂已稱一字王。今反降二字。欲拒昱使不入。定國等勸曰。天使旣來。何可絕之。乃令入。昱知可望不悅。一見叩首稱臣。私歸誠于可望。可望予昱十金。其平遼王印受而藏之。仍稱秦王朝中知昱辱國。欲處昱。昱不敢回朝。滇中臣民皆知秦王之封爲僞。多有竊議者。可望亦以爲恥。因遣御史瞿鳴豐入朝。必欲實求秦王之封。請卽用原寶。但求上加勅一道。而內閣嚴起恒。戶部尙書吳貞毓。兵部侍郎楊鼎和。兵科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持議更堅。可望遣私人楊惺先入朝通賄。諸公怒不受。可望憤甚。乃遣賀九義帶兵五千至南甯。假稱護駕。刺嚴起恒。及吳霖。劉堯珍。張述。時鼎和已加大學士。奉命督師川黔。行至崑崙關。九義遂遣將追殺之。獨貞毓以差出得免。此辛卯二月事。是時朝廷震動。失上下體。嚴起恒旣被害。上特簡吳貞毓入閣辦事。時可望必欲得秦王寶封。再遣龔彝。楊畏知入朝。畏知陝西解元。爲人抗直。旣見上。密奏可望奸詭難測。宜預防之。上信之。拜畏知東閣大學士。貞毓等與訂交。同心輔政。龔彝乃可望心腹。見畏知與朝臣深交。又得拜相。心私恨之。歸。讒于可望曰。畏知之得拜相。蓋賣國求榮也。可望怒。乃殺畏知。貞毓議曰。秦王卽欲一字王。亦當另議國號。若封秦王。是陳邦傳胡執恭竟爲天子矣。於是定可望爲徵王。差翰林院編脩劉蒞往黔册封。蒞至黔。可望怒曰。吾久爲秦王。安得屢更。可望禮部尙書任僕曰。大丈夫當自王。何必朝廷乎。可望是其言。遂竟稱秦王。不奉朝命。時上駕駐廣西南甯府。大清兵破潯州。陳邦傳父

子俱投順。大清兵漸逼南甯。駕移瀨湍。可望命提塘總兵曹延生。胡正國。各帶兵三百。緊隨左右。以備不虞。上與羣臣議。欲入黔暫避。吳貞毓曰。可望跋扈無禮。若一入黔。上下俱爲所制。國事危矣。時馬吉翔已暗通款。可望請上急入黔。私與太監龐天壽曰。今日天下大勢已歸秦王。吾輩須早與結納。以爲退步。今提塘曹延生。胡正國。乃秦王心腹。託二人爲我輩輸誠。異日庶有照應。天壽曰。若此。則吾輩須與兩人結爲兄弟。乃可行事。曹延生。大竹人。胡正國。淮安人。兩人雖爲可望用。其實乃心王室。吉翔。天壽。不知兩人心事。請結兄弟之盟。盟畢。吉翔曰。秦王功德隆盛。天下欽仰。今日天命在秦。天之所命。人不能違。我輩意欲勸皇上禪位秦王。煩兩公爲我先達此意。延生正國愕然曰。此事何可輕易。且吾輩一提塘耳。止可傳報軍情。國家大事。非我輩所敢與。吉翔天壽辭去。私具啓。以達之。可望。可望恐中外人心不服。未敢輕舉。意欲迎駕入黔。挾天子以令諸侯。乃便行事。故姑止不行。而延生正國素與吳貞毓善。暗以此意告之。請上暫止。廣西境上。繫屬人心。號召遠近。以阻吉翔之謀。吉翔遂密告可望。謂事將成。爲吳貞毓所阻。可望遂遣總兵高天貴。耿三品。黑邦俊。帶兵帶迎。駕幸黔。改安隆所爲安龍所。請上居之。時壬午二月也。六月。李定國復廣西。擒陳邦傅。并子曾魯。解至黔。可望召執恭視之。曰。使汝與邦傅一處。久已投順大清矣。遂將邦傅父子剝皮支解。兼命執恭監視。以儆之。執恭驚悸恍惚。因以成疾。數月而卒。時上在安龍。夾于萬山之中。羣蠻雜處。荒陋鄙俗。百物俱無。茅茨土庫。隨扈者止五十人。儀制草率之甚。而可望自居貴州省城。大造宮殿。設立文武百官。凡四川雲南貴州文武大臣數百餘員。俱挾以威令。刻期朝見。授以僞銜。有不從者。卽誅之。以吏部侍郎雷躍龍爲宰相。貴州總督范鏞爲吏部尙書。御史任僕爲禮部尙書。四川總

督任源爲兵部尙書。御史張重任爲六科都給事。禮部主事方于宣爲翰林院編修。又鑄僞印爲八疊文。盡換明朝舊印。方于宣極其諂諛。爲可望擬國史。稱張獻忠爲太祖。作太祖本紀。比獻忠爲湯武。崇禎爲桀紂。進可望覽之。可望曰。亦不必如此之甚。于宣曰。古來史書皆如此。否則無以紀開創之勳。于宣又爲製天子鹵簿。九奏萬舞之樂。作爲詩歌。紀功頌德。與鴻臚寺薛宮商訂朝儀。可望苦甚。癸巳秋。于宣屢上表勸進。可望曰。我何難卽登九五。但恐人心未附。于宣曰。朝內相左者。止吳貞毓徐極等數人。川黔兩省。止錢邦芑陳起相數人。除此數人。其餘不足慮矣。可望曰。吳貞毓等易爲處分。但邦芑在外。係川黔人。望所歸。殺之。恐士民解體。乃發令旨。與餘慶知縣鄒秉浩。令催邦芑入朝。待以不次之位。時邦芑已退隱。餘慶之浦村。秉浩逼勒百端。邦芑恐不免。遂祝髮爲僧。其祝髮偈云。一杖橫擔日月行。山奔海立問前程。任他霹靂眉邊過。談笑依然不轉睛。可望聞邦芑爲僧。外雖怒罵。而中慙憤。命任僕等以書婉勸之。邦芑答以詩曰。破衲蒲團伴此身。相逢誰不訊孤臣。也知官爵多榮顯。只恐田橫笑殺人。方于宣錄其詩呈可望。可望怒。命鄒秉浩解執貴州。將殺之。適有安龍十八忠臣之變。人情洶洶。遂釋邦芑不問。而禪受之謀亦遂阻矣。

四川巡按錢邦芑招孫可望書

前差官至滇。所以不敢卽致書奉候者。蓋未知老先生尊意何如耳。昨差官回。備道老先生優禮之殷。兼述老先生雅意。翊戴天王。至真至切。更無他念。雖一時同事諸公。猶未深信。而芑所以獨信之不疑者。蓋觀老先生之爲人。乃當今之豪傑也。從來無欺人之豪傑。無負心之豪傑。無面是背非之豪傑。無朝三暮

四之豪傑。芑是以不顧議論是非。敢爲具疏。竟請封爵。然老先生便當從此改絃易轍。拜表稱臣。奉正朔。歸版冊。文武之升降。一稟于天子。征伐之行止。必請乎朝命。如是。乃不愧祖宗。不負朝廷。不負芑之荐舉。乃成千古真豪傑矣。芑先始祖吳越王諱錢俶者。以江南之地歸宋。而太宗賜鐵券金書。子孫世世與國同休。芑恐皇上不允封爵。故疏中卽引先始祖爲例。然當日先始祖與老先生今日不同者有四。請爲老先生言之。先始祖立國吳越。傳三世四王。保有江南之地。將近百年。與五代相終始。而宋始興。與宋朝未嘗有君臣之分也。而老先生大明之舊臣也。其不同者一也。先始祖王爵。傳自先人。歷梁唐晉漢周。俱受冊封。而老先生之王號。則自己之僭稱也。其不同者二也。先始祖土地。授自祖宗。始于唐末。並非取之宋朝。而老先生之雲南。則天朝之封疆也。其不同者三也。先始祖保有江南。世世奉貢。未嘗與中國有一矢之加。而老先生二十年來。殘破數省。屠戮朝廷之人民。糜費朝廷之金錢。何止數千百萬。甚至殺親王。辱大臣。于朝廷不得爲無罪。其不同者四也。芑之所以引始祖爲例。明知事勢不合。不過委曲以成老先生之美。倘蒙明旨。允是聖天子破格之洪恩。芑不敢居功。卽或朝議不從。另議封號。老先生亦當拜受。以俟再請加封。老先生如此謙讓不遑。恪守臣節。則是功名之路正長。子孫之福無量。青史揚名。姓氏俱香。非芑所能測也。芑生平心事。光明磊落。不肯自欺欺人。一遇當行之事。卽舉世非之而不顧。卽今日爲老先生請封一事。其阻而且忌者。正自不少。而芑反衷無愧。竟行不疑。卽老先生異日相信相負。總不問矣。然老先生身爲男子。頂天立地。不乘此時立萬世不朽之功名。而徒據一隅以自雄。非所稱大丈夫也。且今日之勁敵。非直我明朝之患也。令先人曾被大難。是亦老先生不共之恥也。芑輩戮力于外。日夜圖維。

而老先生擁強兵。安坐海內地。恐不免貽笑于海內英雄矣。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老先生能無意乎。佇望之切。言出不倫。伏惟原亮。

逼袁彭年制

己丑年。袁彭年生母死。自謂丁艱。不守制。喧言于衆曰。吾家受國恩深重。奕世科名。更受天地之恩。洪大代產異才。吾今享年遠過先人。天正不欲置我于無用地。何得苦守三年。虛度歲月。同黨以爲國爾忘家。中興可望。宜晉世爵。馬太后甚惡之。宣查丁艱不守制。是何朝祖制。彭年覩顏月餘。挾重貲而去。擁富寡爲妾。寓于佛山。寡婦生員李戍妻。擁產數萬。彭年督學廣州時。掖其嗣。戊子年反正後。招彭年主其家。佛山廣州巨鎮。

舉朝醉夢

朝中袁彭年雖去。無敢彈擊。時崇禎朝舊相何吾騶。黃士俊。正月二十八日。自行入直以來。論草不止盈筐。並皆告歸。此時揆席紛囂。疏未拜稿。先商稟擬。落旨拂情。則與宰相仇論。宰相袖中備一底簿。未定委云內改。聞有兩底簿云。又日出拜客。客必候面。頗煩苦。惟嚴起恒耐之。故能久安。至九月十月起。恒獨相粉飾太平。又有假吳三桂疏。又有假南京書。錢啓少入川回奏。陳拱樞約同誑言曰。四方好音日至。如醉如夢。妄相妄憶而已。兩衙門又以考選考貢事。是非賄路。朝夕忙忙。長洲伯王皇親。新蓄奚僮。蘇崑曲調。鸞牋紫斂。復艷時目。文武臣工。無夕不會。無會不戲。卜晝卜夜。加級加銜。三代恩綸。蔭子貶封。諸等異數。所求必遂。武弁無不世襲分茅。叢爾端溪。懸腹大滿。曾見有見機而去者三人。吳燦。方以智。毛毓祥也。吳

燦掌禮部。見咨入貢士。皆牛頭馬面。掛冠朝門而去。方以智參機密。見渙發絲綸不達城外。託脩道而入山。大銀臺毛毓祥。封入奏章。雜年家眷弟名帖。永歷咲而還之。自陳愚憊而去。至禮科李用楫。初遣勅封交南。以失印而罷。繼差勅封滇南。以議更而罷。又以家眷舟中三次逢盜。日給無資。意欲拂衣而不能。此皆戊子己丑兩年事也。

錢啓少。丹徒人。庠生。四川總督陳拱樞。廣布衣。聯絡四十八洞御史。

當時國勢危如累卵。大清勢重若泰山。而舉朝文武猶爾夢夢。欲不亡得乎。

永歷騎射

永歷宮禁湫隘。供奉清簡。不踰千金子家。侍女寥寥。俱幼蠢荆布。內侍夏國祥。以六十金于廣城。覓一歌舞青娥。髮方覆額。不一月。失所在。遍索內外。越三日。于東池水面浮起紅蒂。已殞命于中。想亦有所不得已也。蓋府署與高要縣學竝峙。中隔一池。子是覆土填其半。日子于下午偕龐天壽等騎射其中。帝亦多命。中三宮從側樓閱視。以爲樂。三宮者。太后馬氏。桂王原配也。聖后王氏。帝之生母也。中宮王氏。正宮也。每日三宮同帝供膳。止限二十四金。內寺包值。凡有賞賚。亦在其中。帝復不節省。報捷面恩奏畢。必左顧曰。賞銀十兩與他。司禮吳國泰。夏國祥等。深以值日爲苦。至大司禮龐天壽。自養御營兵十營。每營正總兵一副。總兵二人。叅將四人。叅將以下。官頭二人。官頭以下。小卒一人耳。一營十人。十營百人。此皆天壽出自己鈔。以爲永歷視朝日儀衛擁護。亦竭力苦支矣。

桂林民力窮竭

滇營自永全還。與焦璉兵猜疑。生隙。忠貞營自蜀轉戰。由楚至梧。休息甲士。大清遣使貽書。招式耜。式耜不從。永甯州再報失利。興甯侯胡一青還榕江。式耜復辦糧械趨出。兵屯于全。民力窮竭。誅割無術。槁悴萬狀。永歷聞。爲廢食。召廷臣議于慈甯宮。發東餉一萬。

胡一青、滇之鎮臣也。全與永甯州俱屬桂林。

福建盡失

大清兵圍困曾慶于平和。尋出降。殺之。而詔安等處。一時俱歸大清。鄭芝鵬踞石榴城。大兵至。隨遁去。劉中藻在福甯。勢窮自縊。福建盡失。惟延漳汀三府界連江右。而延平所屬。皆在萬山中。大兵旣回。遂立德化王朱慈暉。踞將軍寨。先陷大田。繼破龍溪。次順昌。將樂。至十一月。大兵討平之。王被執。兵部尙書羅南生等降。

明季南略卷之十五

永歷至梧州

庚寅正月朔乙卯。永歷在廣東肇慶府。羣臣朝賀。前除夕夜甲寅。大清兵過梅嶺。初三日丁巳。克南雄府。而寶豐伯羅成耀棄韶州。初七日辛酉。報至。永歷震恐。戒舟西上。戎政遠生奏。自請行清道。給事中金堡特奏。請留爭之不得。時上下崩潰。武弁家丁大肆搶殺。先劫囊之厚者。如冢宰晏清等。宦之顯者。吏部丁時魁等。凡文臣所有。悉爲之掠。初九日癸亥。永歷登舟。十三日丁卯。解維。隨路劫奪。文職俱無完膚。二月初一日甲申。永歷至廣西梧州府。自前至是。凡三至矣。皆以舟爲家。瞿式耜疏曰。粵東水多于山。雖良騎不能野合。自成棟歸順。始有甯宇。賦財繁盛。廿倍粵西。內強而外可備。韶州去肇慶數百里。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亦可待勤王兵四至。何乃朝聞警而夕登舟。疏再上。而永歷移德慶。抵梧州境矣。蓋自成棟首疏文武各還事權。言官正氣宜獎。失權者意。故急欲永歷移舟。棄東如屣。

永歷移武岡。則有疏。前往肇慶。則有疏。勿東。今移梧州。則有疏。勿西。瞿公非自違也。蓋以新造小邦。宜以鎮定。若輕轉徙。則人心易渙。而叛將潰兵。得以乘機劫掠。敵人聞聲而至矣。至永歷之易于奔遷。亦自有說一。以知文武諸臣不足恃。戰不勝。守不固也。一以鑒崇禎以下數主。奔避不早。悉罹亡滅。故亟亟以登舟爲逃命計耳。吁。國勢至此。有不土崩瓦解者乎。

瞿式耜諫勿濫刑

時詞諫諸臣疏請正綱紀慎名器多失人意而御史程源輩以擢官不得伺權者指攻其所必去熒惑永歷聽下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及侍郎劉湘客于獄式耜聞報上疏申救謂中興之初宜保元氣勿濫刑再疏爭之曰詔獄追賊乃熹廟魏忠賢弄權鍛鍊楊左事何可祖而行之上頒勅布四人罪狀勅出忌者之手式耜封還謂法者天下之至公也不可以蜚語飲章橫加考案開天下之疑且四人得罪各有本末臣在政府若不言恐失遠近人望其何辭于後世凡七疏遣孫昌文入見陳說粵西民貧食盡時昌文子身由海上來閣試授昌文翰林院簡討

粵事記云李元胤久與陳邦傅相軋不敢西上挽舟崧臺丁時魁等失勢仇家盡發其給黨貪縱獨袁彭年以艱先去將金堡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四人奉旨逮問照北京廠衛故事全副刑具輪番更用以有馬吉翔主事彼固北金吾起家縱送乘落盡其法也招贓俱十五六萬云爲受刑不過所致拷問時金堡呼二祖列宗丁與蒙劉則有老爺饒命萬代公侯等語不計叩頭而已向之附五虎得志者大懼傾家掩蓋永歷登極三年恭默簡靜言笑無聞至是始見聲色

由前遣聞觀之則以丁蒙等詔獄爲非由後粵記觀之則以五虎等嚴刑爲快姑存之以俟筆之史者

永歷中秋坐水殿

庚寅五六月間廣州固守弗下兩廣總制杜允和時有報捷至梧州江渚李元胤又于肇慶以計殺叛將羅守誠局勢稍緩再行考選略似人形者無不繡衣鐵簡末忝銓席然得之非其分卽有以敗之如董雲

驥以臺中謝恩。卽叩頭不起。殞于帝舟。朱士焜吏科歸省。全家殲于賊手。潘駿觀改銓部。見朝尙無官帽。以便服行禮。時有方巾片片。潘雙鶴口號。亦遂奪職。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嚴起恒與二三同官。濯纓唱和。蕭索興味。八月十五日。無以爲金鏡之獻。親書水殿二字。置一牌坊。鼓吹送入帝舟。再令羣臣上表稱賀。情實孤舟嫠婦。形同畫船簫鼓。

杜允和固守羊城

杜允和。河南人。李成棟之愛友。成棟沒時。兩廣印允和佩之。得不亡失。次傳之李棲鵬。棲鵬陷梅嶺。再傳之閻可義。病卒于韶州府。又傳之李五老。五老者。元胤之兄。亦成棟養子。軍士鼓噪而罷。又傳羅守誠。守誠。浙江人。成棟之中軍。亦以不協衆望而罷。此皆已丑夏秋間事。至九月。允和攝兩廣篆。專守羊城。庚寅正月初七日。大清兵過嶺。允和與三司江標等。于十四日出城登舟。仍泊海珠寺側。俟烽火照影。卽掛帆虎頭門。不意候至月終。杳無音耗。允和後率三司官屬入城。各派汛地。爲固守計。至二月初四日。大清兵始至。駐營城北。仰攻甚難。蓋羊城東南二面距珠江。北城濠外有二里許。汙田人馬不得跼立。惟西門一帶。爲山麓。允和爲石重城守之。珠江以南五大縣。錢糧輸貢不懈。二月至十月。三大戰。允和晉封豫國公。羊城。廣州府又曰五羊城。珠江在南門外。中有海珠寺。虎頭門從此去。

羊城崩陷

十月初十日。庚寅。永歷聖誕。杜允和會齊文武官于五層樓拜祝。時有守西門外城主將范承恩亦在焉。承恩本淮安府皂役。從成棟入廣者。目不識丁。故綽號草包。時允和直呼之。承恩謂辱之于衆也。恨甚。遂

潛通平南靖南二王。十月二十八日戊申。大清兵竟攻西外城。承恩退入裏城。而外城失矣。連攻三日。十一月初二日辛未。未刻。羊城崩陷。允和仍率三司官屬。攜兩廣總督印。航海而去。後二年。俱歸順。南海悉平。

瞿式耜殉節

己丑年六月。大清再發師征廣。遣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出鄱陽。踰梅嶺。入廣東。而定南王孔有德。則渡洞庭湖。牂牁江名。入廣西。時稱三王征廣。南京提兵索餉甚急。舟約萬五千。兵俱帶妻隨征。先是。永歷閣臣瞿式耜。留守廣西桂林府。已閱三載。自戊子二月二十三日夜。亂兵劫掠。式耜下平樂。帝往南甯。君臣從此永訣。行在諸臣。各私功名。各徇門戶。畏避老成先達。外託留守。以尊其體。實疎遠之。以便己之所爲耳。庚寅年。大清兵再薄全州。衛國公胡一青之兵。已撤守榕江。是時勳師咸進。公次者侯伯。桂林衙門相望。號令紛出。十一月初五日甲寅辰刻。報大清兵大舉入嚴關。趙印選。胡一青。王永祚。俱以分餉入桂。榕江空壁。武陵侯楊國棟。甯武侯馬養麟。方馳出小路。軍榕江。兵未戰而潰。發使趙印選。印選已出城。城中大亂。沿途驅掠。式耜令戢不得。城外潰兵。雲飛鳥散。一青。永祚。從城外去。式耜衣冠危坐。署中適總督張同敞。自雲川回。過江東。不入寓。過式耜署。曰。事迫矣。公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旣失。身將安往。同敞曰。公言是矣。君恩師義。敞當共之。遂哭。與式耜飲。家人泣請身出危城。號召諸勳。再圖恢復。式耜揮去。不從。厥明被執。見大清朝。定南王孔有德。式耜以死自誓。不復一言。命幽式耜同敞于別所。式耜賦詩。日與同敞相賡和。至閏十一月十七日。殺之。其絕命詞有云。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

臣自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香。死之日。雷電大發。遠近皆爲稱異。時給事中金堡。已削髮爲僧。乃上書定南王孔有德。請葬式相同。敵而吳江義士楊藝。字碩父。爲具衣冠棺殮。并同敵瘞于北門之園。

公在獄賦詩。名浩氣吟。自序云。庚寅十一月初五日。聞警。諸將棄城而去。城亡與亡。余誓必死。別山張司馬。自江東來城。與余同死。被刑不屈。累月幽囚。漫賦數章。以明厥志。別山從而和之。其一曰。籍草爲茵枕。出眠。更長寂寂夜如年。蘇卿絳節惟思漢。信國丹心止告天。九死如飴。遑惜苦。三生有石。只隨緣。殘燈一室。羣魔繞。甯識孤臣夢坦然。其二曰。已拚薄命付危疆。生死關頭豈待商。二祖江山人盡擲。四年精血我偏傷。羞將顏面尋吾主。剩取忠魂落異鄉。不有江陵真鐵漢。腐儒誰爲剖心腸。其三曰。正襟危坐待天光。兩鬢依然勁似霜。願仰須臾階下鬼。何愁慷慨殿中狂。須知榜辱神無變。旋與衣冠語益莊。莫喚老夫輕一死。汗青留取姓名香。其四曰。年年索賦養邊臣。曾見登陴有一人。上爵滿門皆紫綬。荒邨無處不青燐。僅存皮骨民堪畏。樂爾妻孥國已貧。試問怡堂今在否。孤存留守自捐身。其五曰。邊臣死節亦尋常。恨死猶銜負國傷。擁主竟成千古罪。留京翻失一隅疆。罵名此日知難免。厲鬼他年詎敢忘。幸有顛毛留旦夕。魂兮早赴祖宗旁。其六曰。拘幽土室豈偷生。求死無門慮轉清。勸勉煩君多苦語。癡愚嘆我太無情。高歌每羨騎箕句。灑淚偏爲滴雨聲。四大久拚同泡影。英魂到底護皇明。其七曰。嚴疆數載盡臣心。坐看神州已陸沈。天命豈同人。事改孫謀爭及祖。功深二陵風雨時來繞。歷代衣冠何處尋。衰病餘生刀俎寄。還欣短鬢尚蕭森。其八曰。年逾六十復奚求。多難頻經渾不愁。劫運千年彈指去。綱常萬古一身留。欲堅道力

憑魔力。何事倖囚學楚囚。了却人間生死事。黃冠莫擬故鄉遊。

臨難遺表

罪臣瞿式耜謹奏。臣本書生。未知軍旅。自永歷元年。謬膺留守之寄。拮据四載。力盡心枯。無如將悍兵驕。勳鎮諸臣。惟以家室爲念。言戰言守。多屬虛文。逼餉逼糧。刻無甯晷。臣望不能彈壓。才不能駕馭。請督師而不應。求允放而不從。馴至今秋。灼知事不可爲。呼籲益力。章凡數上。而朝廷漠然置之。近于十月十三日。集衆會議。搜括懸賞。方謂卽不能戰。尙可以守。忽于十一月初五之辰。開國公趙印選。傳到安塘報一紙。知嚴關諸塘。盡已失去。當卽飛催印選等星赴危急。而印選躊躇不前。臣竊訝之。詎意其精神全注老營。止辦移營一著。午後。臣遣人再偵之。則已叢室而行。并在城衛國公胡一青。甯遠伯王永祚。綏甯伯蒲纓。武陵侯楊國棟。甯武伯馬養麟。各家老營俱去。城中竟爲一空矣。臣撫膺頓足曰。朝廷以高爵餌此輩。百姓以膏血養此輩。今遂作如此散場乎。至酉刻。督臣張同敞。從江東遙訊城中光景。知城中已虛無人。止留守一人尙在。遂泐水過江。直入臣寓。臣告之曰。城亡與亡。自丁亥三月。已拚一死。吾今日得死所矣。子非留守。可以無死。盍去諸。同敞毅然正色曰。死則俱死。古人恥獨爲君子。君獨不容我同殉乎。卽于是夜。明燈正襟而坐。時臣之童僕散盡。止一老成。尙在身旁。夜雨淅淅。遙見城外火光燭天。滿城中寂無聲響。迨坐至雞唱。有守門兵入告臣曰。大清已圍守各門矣。天漸明。臣與同敞曰。吾二人死期近矣。辰刻。噪聲始至靖江府前。再一刻。直至臣寓。臣與同敞危坐中堂。屹不爲動。忽數騎持弓腰矢。突至臣前。執臣與同敞而去。臣語之曰。吾等坐待一夕矣。毋庸執。遂與偕行。時大雨如注。臣與同敞從泥淖中蹕跚數時。始

至靖江府之後門。時大清定南。王孔有德已坐王府矣。靖江父子亦以守國未嘗出城。業已移置別室。不加害。惟見甲仗如雲。武士如林。少之。引見定南。臣等以必死之身。不拜。定南亦不強。臣與同敞立而語曰。城已陷矣。惟求速死。夫復何言。定南霽色溫慰曰。吾在湖南。已知有留守在城中。吾至此。卽知有兩公。不怕死而不去。吾斷不殺忠臣。何必求死。甲申闖賊之變。大清國爲先帝復仇。且葬祭成禮。固人人所當感。激者。今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臣與同敞復定南。吾兩人昨已辦一死。其不死于兵未至之前。正以死于一室。誠不若死于大廷耳。定南隨遣人安置一所。臣不薙髮。亦不強。只今大清兵已克平樂陽朔等處。取梧。祇旦晚間。臣涕下沾襟。仰天長號曰。吾君遂至此極乎。當年擁戴一片初心。惟以國統絕維之關繫乎一綫。不揣力綿。妄舉大事。四載以來。雖未豎有寸功。庶幾保全尺土。豈知天意難窺。人謀舛錯。歲復一歲。竟至于斯。卽寸磔臣身。何足以蔽負君誤國之罪。然纍纍諸勳。躬受國恩。敵未臨城。望風逃遁。大厦傾圮。固非一木所能支也。臣洒淚握筆。具述初五至十四日內情形。仰瀆聖聽。心痛如割。血與淚俱。惟願皇上勿生短見。暫寬聖慮。保護宸躬。以全萬姓之命。以留一絲之緒。至于臣等罪戾。自知青史難逃。竊計惟有堅求一死。以報皇上之隆恩。以盡臣子之職分。天地鬼神實鑒臨之。臨表不勝嗚咽瞻仰之至。

張同敞殉節

張同敞。湖廣江陵人。曾祖居正。相神宗。有聲。崇禎間。同敞以蔭補中書舍人。至十七年。闖賊李自成陷北京。懷宗殉難。賊索朝官甚急。文武逼降者多。同敞藏匿民間。潛出城。徒步南歸。時宏光嗣位。同敞痛懷宗之死。服喪二年。誓不仕。往來吳浙山水間。及南都復陷。同敞入閩。適隆武新立。博求先朝舊臣。時宰言同

敵亟召見。上悲喜甚。命之官力辭。上曰。爾祖有功先朝。曾蔭錦衣衛指揮使。今爾不受職。數年後此爵湮矣。爾縱欲報先帝。奈祖爵何。強爲朕襲錦衣官。爾文人。不當授武職。然朕文武兼任。爾慎毋過辭。同敵感泣。不得已。改授錦衣衛指揮使。時隆武二年二月也。未幾。堵胤錫督師楚中。收降餘賊李赤心等。表至行在上。謂同敵曰。楚爾父母邦也。爾家世有名于楚。素爲楚人所信服。今降賊在楚地。可往爲朕撫之。俾戮力報効。毋擾赤子。同敵受命。行至楚。諭胤錫撫赤心等。宣布上威信。羣賊稽顙歸化。無不感服。同敵遂卽復命還朝。行至粵界。聞八閩不守。同敵仰天大哭。如窮人無所歸。及永歷卽位。端州粵東已陷。上留大學士瞿式耜守粵西。駕幸武崗。起同敵入朝。同敵見上。號哭不已。上曰。爾文人也。復有大節。何以武職屈。因改授翰林院右春坊侍讀學士。丁亥八月。寇陷武崗。上狩粵西。同敵爲亂兵所掠。避入黔地。時黔粵隔絕。人情洶擾。數月不聞行在消息。川黔士紳議立榮韓二藩。同敵與錢邦芭及鄭逢元楊喬然力爭不可。衆議乃阻。戊子。同敵從間道赴行在。陞詹事府正詹事。留守瞿式耜疏荐同敵知兵。得士心上。命以兵部侍郎經略楚粵兵馬。時兵弱餉匱。同敵身在行間。分甘苦。以忠義激勸將士。人人自奮。每接戰。同敵卽以死誓。及庚寅冬。同敵督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青。連營於桂林之小榕江。十一月初五日。大清兵至。兩營戰敗。同敵率數騎入桂林城。時軍民俱散。留守大學士朝服坐堂上。誓與城亡。及見同敵至。喜曰。我守臣。不容他適。子軍中總督。自宜行。天下事尙可爲乎。子勉之。同敵笑曰。公能爲朝廷死。同敵獨不能乎。何相待之薄也。連取酒共飲。坐而待之。次日。大清兵入城。同敵與式耜見孔有德。兩人不跪。同敵尤大罵。有德部下捶辱之。同敵罵愈勵。有德命拘二人於城北一小室中。命左右說之降。勸諭百端。式耜但大哭。

同敞則毒罵。暇則兩人賦詩。有德憤甚。命折同敞右臂。仍談笑賦詩不絕。同敞右臂既損。詩成。式耜代書之。兩人幽囚。唱和者四十餘日。詩各數十章。有德見兩人困愈久。苦愈甚。而志愈堅烈。知終不可辱。至閏十一月十八日。殺之。金堡時已爲僧。致書于孔有德。乃收殮瞿張兩公屍。葬于白鶴山下。上聞同敞死。深爲痛悼。累日不食。望而祭之。贈陵江伯。無子。所著詩文四十餘卷。以兵燹亡失。止臨難時絕命詞數十章。傳達行在上。讀而悲焉。命工部刻傳之。賜名御覽。傷心吟。

張同敞自訣詩

序云。被刑一月餘。兩臂俱折。忽于此日。右臂復能微動。左臂不可仰矣。歷三日。書得三詩。右臂痛不可忍。此其爲絕筆乎。孤臣同敞囚中草詩曰。一月悲歌待此時。成仁取義有誰知。衣冠不改生前制。名姓空留死後詩。破碎山河休葬骨。顛連君父未舒眉。魂兮嬾指歸鄉路。直往諸陵拜舊碑。

金堡上孔定南王書

茅坪衲僧性因和南。謹致書于定南王殿下。山僧。悟水之罪人也。承乏掖垣。奉職無狀。繫錦衣獄。幾死杖下。今夏。編戍清浪。以路道之梗。養痾招提。皈命三寶。四閱月于茲矣。車騎至桂。咫尺階前。而不欲通。蓋以罪人自處。亦以廢人自棄。又以世外之人自恕也。今且有不得不一言于左右者。故督師大學士瞿公。總督學士張公。皆山僧之友。爲王所殺。可謂得死所矣。敵國之人。勢不兩存。忠臣義士。殺之而後成名。兩公豈有遺憾于王。卽山僧亦豈有所私痛惜于兩公哉。然聞遺骸未殯。心竊惑之。古之成大業者。殺其身而敬且愛其人。若唐高祖之于堯君素。周世宗之于劉仁贍。是也。我明太祖之下金陵。於元御史大夫福壽。

既葬之矣。復立祠以祀之。其子犯法當死。又曲法以赦之。盛德美名。於今爲烈。至如元世祖祭文天祥。伯顏卹汪立信之家。豈非褒揚忠義。扶植彝倫者耶。山僧間嘗論之。衰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于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事雖殊軌。道實同源。兩公一死之重。豈輕于百戰之勳哉。王旣已殺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此又王見德之時也。請具衣冠。爲兩公殮。瞿公幼子。尤宜存卹。張公無子。益可矜哀。並當擇付親知。歸葬故里。則仁義之舉。王且播于無窮矣。如其不爾。亦許山僧領屍。隨緣藁葬。揆之情理。亦未相妨。豈可視忠義之士。如盜賊寇仇。然必滅其家。狼籍其肢體。而後快于心耶。夫殺兩公子生者。王所以自爲功也。禮兩公子死者。天下萬世所共以王爲德也。惟王圖之物外。閑人不辭多口。旣爲生死之交。情不忍默。然于我佛冤親平等之心。王者澤及枯骨之政。聖人維護綱常之教。一舉而三善備矣。山僧跋。不能履。敢遣侍者以書獻。敬候斧鉞。惟王圖之。

鄭之珖傳

鄭之珖。四川廣安州人。崇禎庚午舉人。庚辰。授廣東高州府推官。粵東素富饒。而高州又瀕海。去京師遠。官其地者。多貪墨不檢。之珖獨清約。不妄取於刑獄。尤甚。以故士民戴之。考績以最聞。以之珖爲通州知府。未赴。值闖賊陷北都。之珖爲粵士民攀留。不得去。及隆武嗣位。閩中召之。珖入。授工部主事。陞員外。丁亥秋。八閩皆陷。士紳半降。之珖削髮爲僧。賣藥于廣之新會縣。有司及土人逼脅萬端。之珖終不易志。戊子。李成棟歸明。之珖乃蓄髮赴行在。改授戶部員外。庚寅二月。陞禮部祠祭司郎中。典試貴州。五月。至貴

陽適流寇孫可望入黔。以兵脅朝廷。索封秦王。大學士嚴起恒、楊鼎和、兵科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建議不從。可望遂命部下殺五人。投其屍於水。乃自稱秦王。上驚悼不已。賜可望名朝宗。遣官撫諭之。可望遂盡脅諸文武。授以官爵。改鑄印章。更立制度。有不從者。輒誅之。一時士紳。忱其威。無不屈從者。之珖乃棄官。攜妻孥。隱于涇水之陽。自號蛾眉道者。之珖素貧。居官絕苞苴。行李蕭然。躬耕自給。或至併食。恬如也。時錢邦芑棄官。隱于餘慶之蒲村。相去三舍。寒暑朝昏。得村酒一壺。必相招共飲。醉則悲歌不輟。及甲午春。邦芑迫于可望之徵。逼祝髮爲僧。號大錯和尚。之珖聞之。大哭。走唁。邦芑曰。昔吾遇閩難。爲僧。今公遇賊。亦爲僧。天厄我輩。固如是乎。自是放情詩酒。不復以人世爲意。至丙申九月。之珖忽病。謂妻湯氏曰。我若不起。大錯和尚必來。後事惟彼可托。至十月初五日卒。邦芑聞訃。奔往哭之。時其友山陰胡欽華、門人西川陶五柳、涇水龔惟達、吳開元、趙時達、俱來會哭。因私諡之曰貞確先生。卜葬于涇水橋西。爲立碑表其墓。之珖初娶吳氏。繼楊氏。子三。長先卒。次方三歲。次方一歲。江津程源爲撫其兩孤。所著有明書二十卷。鱸史八卷。檀菴文集六卷。詩集七卷。紀難二卷。行于世。其所著尚多。俱散失不可考矣。

錢邦芑曰。士之犯難不辱。激于一時。義形于色。易易也。至屢遭大變。百折不挫。幾幾乎難哉。三十年來。國難頻興。所見抗節自全者。固不乏人。若夫張鄭二子。文章事業。已龍變鴻。燾光昭天壤矣。而矯矯志節。復風被百世。振起懦頑。自非祖宗布德之深。養士之善。曷臻此哉。野史議曰。同儕始不汙賊。終不屈于大清。之珖始不屈于大清。終也不汙于賊。二子之死。慷慨從容。雖有異。要其清白一節。始終不辱。一也。宣聖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二子之謂歟。以備國史述採擇云。

鄉城異歲

庚寅年大統歷兩廣雲貴地方。永歷于己丑年十月朔頒發。閏月在十一月。廣東廣州府省城。與廣西桂林府省城。俱前十一月內失陷。下而肇慶高雷潯梧平慶等府。一切道府州縣大小官屬。則于十一月下旬陸續抵任。所奉者大清時憲曆也。時憲閏月不在庚寅。而在辛卯二月。一時城中官府軍丁自北來者。悉以十二月朔爲辛卯元旦。行拜賀禮。各鄉鎮居民仍永歷舊曆。則以辛卯年二月朔日爲元旦。守除拜歲。有鄉城之別。至交四月。歲時始同。亦一異也。

袁彭年獻金

十一月初五日。佛山至羊城最近。袁彭年首先投誠。獻犒軍銀八百兩。哭訴當年迫于李成棟之逆賊。後則著著仍爲大清朝。此心可表天日。因求降級實授通判運判。亦逼于富妾之命也。平南王靖南王揮出之。

黃士俊薙髮

先朝輔黃士俊。何吾騶。及鄉紳楊邦翰。李貞。吳以連。俱投誠恐後。當時打油腔嘲士俊。有君王若問臣年紀。爲道今年方薙頭之句。蓋崇禎末年。士俊曾膺存問也。士俊廣東廣州府順德縣人。字亮垣。號振宇。萬歷癸卯年舉人。丁未狀元。時年二十五歲。至是年。已八十二。狀元宰相。俱遭此幾代升沈。所生不辰矣。他人不壽爲不幸。而士俊又以多壽爲不幸也。噫。

永歷梧江西奔

十月初七日辛巳。永歷挽舟梧州城外。聞羊城盡失。俱各奔竄。移舟西上。不五里。遂搶殺遍行。上至藤縣。分爲兩股。從永歷者上右江。若嚴起恒、馬吉翔等是也。餘則入容縣港。若王化澄等是也。上右江者。至潯州道上。兵各潰散。永歷呼之不應。入容縣港者。於北流境上。爲土寇劫奪。棄妻失妾。亡子遺僕。比比皆是。縶縶隻身。步行足重。乞食羞顏。向爲鴛鴦班貴客。今爲鵠形喪狗。哀苦萬狀。生不如死矣。

永歷再上南甯

永歷再上南甯府。仍以府署爲行宮。時陳邦傳爲李定國所驅。不知所之。趙臺因邦傳強奪其女。遁入土司。所喜閣臣嚴起恒尚不忍舍去。同大金吾馬吉翔、大司禮龐天壽三人班荆對泣而已。

永歷在南甯

辛卯正月己酉。永歷在南甯。免朝賀。正二兩月。稍覺平安。間有舊臣從別道而至者。又有新臣貪爵銜而就職者。文武兩班列。楚楚然亦雍上露。水中漚。究無所恃也。

孫可望入南甯

二月朔戊寅。孫可望忽發兵三千直抵邕江。亟取兵科都給事中。當日現任其職者。應天吳晉也。可望腰斬之。猶以爲向日之金堡耳。不知官是而人非矣。

吳晉字叔山。上元縣生員也。邕江卽南甯府。

嚴起恒被難

孫可望既殺吳晉。復取首相嚴起恒。與之追論不封秦王之故。相對舟中。猶然成禮。及別後。則竟擠入邕

江。江出交趾。流極迅暴。起恒家人急駕舟往救。直追至橫州。始得其屍。嗚呼。亦可謂死得其所矣。其餘朝臣。悉皆奔散。爲生爲死。不得而問之。

何辜燬滅

兩廣軍民。殺戮百萬。城郭村墅。燬滅萬千。致世界兩次鼎革者。皆由辜朝薦。何吾騶。爭事權。分爾我所起。吾騶家貲三百萬。所居號大瀾小瀾。巍煥壯麗。海內無比。辛卯年。總付之一炬。初。辜朝薦引李成棟入廣。自謂首建大功。而潮陽士庶久恨其開禍西粵。於辛卯四月。激于義憤。盡燬滅其家云。

吾騶一炬。多藏厚亡也。朝荐燬滅。天道好還也。利徒戎首。可以鑒矣。

貞女絕命詩

女郎不知何氏。大約湖南閨秀也。順治十一年甲午秋。兵旋被擄。女郎抗志不辱。行至鸚鵡洲。伺間投江。死。浮身於黃鶴渚。有司憐而命瘞之。乃于衣裾間得絕命詩云。征帆已說過雙姑。眼淚聲聲泣夜烏。葬入江魚波底沒。不留青塚在單于。其二曰。厭聽行間帶笑歌。幾回腸斷已無多。青鸞有意隨王母。空費人間設網羅。其三曰。遮身只是舊羅衣。夢到湘江恐未歸。冥冥風濤又誰伴。聲聲遙祝兩靈妃。其四曰。少小伶仃畫閣時。詩書曾拜母兄師。濤聲夜夜催何急。猶記挑燈讀楚詞。其五曰。影照江干不暇悲。永辭鸞鏡歛雙眉。朱門曾識諧秦晉。死後相逢總未知。其六曰。生來弱質未簪笄。身沒狂瀾嘆不齊。河伯有靈憐薄命。東流直遶洞庭西。其七曰。當時閨閣惜如金。何事牽裾逐水濱。寄語雙親休眷戀。入江猶是女兒身。其八曰。國史當年強記親。殺身自古以成仁。簪纓雖愧奇男子。猶勝王朝共事臣。

順治辛丑仲秋十日。予始得此。讀前數章。想見貞節女子。讀至卒章。殺身猶勝等語。則非閨秀口角。儼與文山爭烈矣。惜乎失其氏里。

此页空白

明季南略卷之十六

安龍紀事

壬辰二月初六日。上自廣西南甯移蹕貴州安龍府。本安籠所。時雲貴皆爲孫可望所據。初陽尊朝廷。要封秦王。朝廷內外臣子。稍忤其意。則擊斬隨之。以故外皆脅署僞職。及大清兵陷廣西。可望遂改安籠所爲安龍府。迎上居之。宮室禮儀。一切草簡。時廷臣扈隨者。文武止五十餘人。中有馬吉翔者。本北京市棍也。性便黠。頗識字。初投身內監。門下充長班。復爲書辦。逢迎內監。得其歡心。故內監皆托以心腹。及高起潛入典兵。吉翔竄入錦衣衛籍。冒授都司。居起潛門下。荼毒軍民。無所不至。後又賄陞廣東都司。及乙酉。隆武卽位。福建吉翔解粵餉。赴行在。自陳原係錦衣世職。遂冒陞錦衣衛指揮。後奉使楚中。諛諸將。凡報軍功。必竄入其名。屢冒邊功。漸次陞至總兵。及永歷卽位。又營求宮禁。助戚。得封文安侯。吉翔歷事既久。專意結媚宮禁。宮監凡上一舉一動。無不預知。巧爲迎合。於是上及太后皆深信之。以爲忠勤。遂命掌戎政事。及至安龍。見國事日非。遂與管勇衛營內監龐天壽。謀逼上禪位秦王。以圖富貴。獨慮內閣吳貞毓。及朝中大臣不相附順。陰嗾其黨冷孟銚。吳象鉉。方祚亨。交章叅毓。先是。瀨湍移蹕時。貞毓欲上暫留。以繫中外人民之望。遂與壽翔忤。至是。兩逆交煽。急謀去貞毓。而孟銚等叅疏屢上。上素知貞毓忠貞。俱寢不行。壽翔銚等曰。貞毓入閣視事。則我不得叅預機密。公等叅貞毓。徒費紙筆。今秦王權傾內外。我具一啓。托張提塘封去。求秦王令。諭以內外事。委戎政勇衛兩衙門總理。則大權歸我兩人。我兩人作秦王心

腹公等作羽翼。然後徐謀尊上爲太上皇。讓位于秦王。則我輩富貴無量。貞毓何能爲乎。吉翔遂遣門生郭璘說武選主事胡士瑞云。今上困處安龍。大勢已去。我輩追隨至此。無非爲爵位利祿耳。揣時觀變。當歸秦王。況馬公甚爲倚重。目下欲以中外事屬之。若公能達此意于諸當事。共相附和。力勸禪位。何愁不富貴。不然。我輩俱不知死所矣。士瑞卽厲聲叱璘曰。汝喪心病狂。欺蔑朝廷。遂謂我輩亦隨波逐流乎。璘慙而退。吉翔復遣璘持白綾一幅。求武選司郎中古其品畫堯舜禪受圖。欲以進秦王。其品憤怒不畫。吉翔陰報秦王。秦王遂將其品鎖去。立斃之。杖下六月。秦王有劄諭天壽吉翔云。凡朝廷內外機務。惟執事力爲仔肩。若有不法臣工。一聽戎政。勇衛兩衙門叅處。以息紛囂。劄到中外。惶懼。獨吏科給事中徐極。兵部武選司員外林青陽。主事胡士瑞。職方司主事張鐫。工部營繕司員外蔡縝等。相謂曰。天爵吉翔。曩在楚粵。怙寵弄權。以致楚粵不戒。變輿播遷。今不悔禍。且包藏禍心。稱臣于可望。一人孤立。百爾寒心。我輩若畏縮不言。不幾負國恩。羞鷓列乎。由是各疏叅二逆罪狀。章三上。上始知兩人欺君賣國。并發其在安龍時。曾偷用御筆。私封龍府土官趙維宗爲龍英伯。上怒。卽召集廷臣。欲治壽翔罪。壽翔懼。急入內廷。求救太后。得免。兩人奸旣露。怨愈甚。欲謀殺極等。於是專意諂附可望。凡可望欲爲者。二人輒先意爲請。可望愈肆無憚。自設內閣六部科道等官。一切文武。皆署僞銜。復私鑄八疊僞印。盡易本朝舊印。而賊臣方于宣。諂可望尤甚。爲之定儀制。立太廟。享太祖高皇帝主于中。張獻忠主于左。而右則可望祖父主也。擬改國號曰後明。日夜謀禪位。上僅守府勢。甚岌岌。私與內監張福祿金爲國曰。可望待朕。無復有人臣禮。奸臣馬吉翔。龐天壽。爲之耳目。朕寢食不安。近聞西藩李定國。親領大師。直搗楚粵。俘叛逆陳邦傳父子。

報國精忠。久播中外。軍聲丕振。將來出朕于險。必此人也。且定國與可望久有隙。朕欲密撰一勅。差官賈馳行營。召定國來護衛。汝等能爲朕密圖此事否。福祿等即奏曰。前給事徐極。部司林青陽。胡士瑞。張鐫。蔡績。於秦王發劄。寵任天壽。吉翔時。曾抗疏交叅。忠憤勃發。實陛下一德一心之臣也。臣將聖意與他密商。自能得當以報上。允之。福祿與爲國詣張鐫。蔡績私寓。適極與青陽。士瑞俱至。福祿等密傳意。諸臣叩首云。此事關係國家安危。首輔吳公。老成持重。當密商之。五人即詣貞毓寓。言其事。貞毓曰。今日朝廷式微至此。正我輩致命之秋也。奈權奸刻刻窺伺。恐機事不密。諸公中誰能充此使者。林青陽即應曰。某願往。貞毓曰。固知非公不可。但奸人疑阻。須借告假而行可也。青陽乃即日請假歸葬。貞毓屬祠祭司員外蔣乾昌密擬勅。屬職方司主事朱東旦繕寫。福祿等密持入用寶。青陽即日陛辭。時可望沿途有塘撥盤詰。陰藏密勅。從間道馳出。此六年十一月事也。癸巳六月。上以青陽去久不回。欲差官往催。貞毓即以翰林院孔目周官對武安伯鄭允元云。此番比前更要慎重。今日吉翔在左右。日夜窺探。凡事必報可望。必須先將馬吉翔差出。使他不得窺探。事乃可濟。若吉翔在內。則奸黨蒲纓。宋德亮。郭璘。蔣御驥等。往來奔走。陰伺舉動。深爲不便。時因節屆霜降。上以興陵越在廣西。例用助臣一員代祭。遂使吉翔往粵行禮。去後。即命蔣乾昌撰勅。復遣周官賈往。官涕泣受命而行。時吉翔奉差在粵。探知青陽賈有密勅至。李定國營私。差汪錫玄至營探聽。未幾。而劉議新途遇吉翔。不知吉翔不與謀。向告吉翔大懼。遂逼令具啓報知秦王。西藩接勅之事。又囑其弟雄飛。盡出家貲。陰賂提塘王愛秀。求其應援。時吉翔黨與布列甚密。日伺探聽。上孤立自危。以臺省員缺。勅部考選。于十二月二十四日。臨軒親試。將蔣乾昌。李元開。選翰林院簡

討張鐫選刑科給事中李順胡士瑞選浙江福建兩道監察御史楊鍾徐極蔡縝趙廣禹易士佳任斗墟朱東旦等亦以資深俸久各加秩陞職自是天壽雄飛益相危懼謂蒲縷宋德亮郭璘蔣御曦等曰凡我讐敵俱選青華我輩危矣縷等曰時聞周官之行係衆人密謀待馬公察訪詳悉具報秦王則此輩死無日矣不數日馬吉翔果具密啓與秦王報知此事天壽雄飛持啓詣王愛秀云馬公訪得朝中有兩次差官賫勅往西藩去召他帶兵迎駕現有啓報秦王煩公卽發撥啓聞秀聞大驚曰果有此事我係提塘亦當具啓報知壽飛卽下拜曰公果具啓救我輩性命誠再生之恩也啓去可望大怒甲午正月差鄭國往南甯馬吉翔處探聽周官事跡并看西府兵勢時吉翔疏証青陽周官甚急由是吏科都給事徐極大理寺少卿楊鍾太僕寺少卿趙廣禹光祿卿蔡縝刑給事張鎬御史李順福建道監察御史胡士瑞交章叅吉翔欺君賣國天壽表裏爲奸上見事急卽勅廷臣公議治罪天壽懼與雄飛數騎逃出雄飛遂見秦王將密勅與謀之人一一報知而十八人獄成矣先是正月內林青陽回行在復命至田州總鎮常榮營榮知密勅事已發止青陽勿回行在卽密奏上青陽遂留營中暗遣心腹劉吉至行在藏張鐫蔡縝寓卽密奏上上甚喜卽擢青陽兵科給事上謂貞毓曰仍撰勅與青陽勅內先要說壽翔表裏爲奸將謀不利于朕著令剪除候朕與將軍握手時卽行告廟晉封之典發金二十兩爲西藩鑄印貞毓擬篆屏藩親臣四字發與青陽差人劉吉領去青陽接勅與金常榮發兵護送至廣東廣州得遇周官同青陽將空勅書寫及屏翰親臣四字樣鑄成遂至高州西藩李定國營內詎意可望差標官至常榮營急拿青陽已去旬日矣遂將榮撤回而鄭國已于南甯取吉翔回行在可望亦疑吉翔與謀令行在各官與吉翔對理密勅之

事。各官既集。鄭國云。馬吉翔已拿在此。列位要明白。說出林青陽周官賫勅之事。他果與謀否。以便回覆國主。貞毓云。學生職司票擬。關防嚴密。如何曉得。國云。既如此。我到朝內。請上面對諸臣。俱造朝候。上御文華殿。召鄭國。王愛秀進殿。國與愛秀奏云。西藩私通朝內奸臣。脅勅要封國主。已發人往拿正法。林青陽周官不日使到。皇上可知。是何臣主持。待臣等好回覆國主。上云。密勅一事。朝中臣子。必不敢做。數年以來。外面假勅假寶亦多。爾等還要密訪。豈皆是朝裏事。國與愛秀憤憤而出。卽同天壽洵洵至朝房云。我們要回青州。列位須快說明。白。貞毓云。皇上雖值播遷。朝廷法度尙在。誰敢妄行。學生們實不曉得。天壽力証曰。你如何推避得。國與愛秀卽將貞毓扭出朝房。一任天壽指揮。又將楊鍾。鄭允元。蔣乾昌。蔡續。趙賡禹。張錫。徐極。李順。胡士瑞。李元開。朱東旦。朱議彙。周允吉。許紹亮。胡世寅。陳麀瑞。易士佳。任斗墟等。俱收鎖王愛秀宅內。隨帶家丁。全天壽進宮。拿內監張福祿。金爲國。劉衡。宮中大震。少頃。福祿與爲國。劉衡。鐵索繫出。惟胡世寅於是日釋放。此甲午三月初六日事也。入朝時。天氣清明。及諸君子被執。忽烈風霾日。陰雲慘黑。安龍士民驚曰。此天壤間一大變事。其逆黨冷孟銚。朱企鏤。蒲纓。宋德亮。且揚揚得意。猶奏上速將密勅情由指出。是出何人所爲。以便處分。不然。危亡在旦夕矣。上曰。汝等逼朕認出。朕知是誰。因悲憤而退。翌日。國具嚴刑拷究。先將貞毓妾父戶部員外裴廷謨提到。國叱謨跪。謨厲聲曰。我是朝廷五品大夫。如何跪你。國怒。令亂棍交下。幾斷兩臂。復將謨拷夾。問密勅事。謨不應。次將張鶴。徐極。周允。趙賡禹。蔡續。任斗墟。陳麀瑞。張福祿。金爲國等。一一酷刑拷鞫。惟貞毓以大臣免刑。餘皆夾數夾。笞數百。痛苦難禁。惟呼二祖列宗。時天色晴明。忽風雷震烈。蔡續厲聲曰。我輩枉取刑辱。取紙筆來。待我拱招。國卽

將縝扭解放。縝持筆告天曰：皇天后土，二祖列宗，今日蔡縝供招與謀密勅之事，以見臣子報國苦衷。由是一一寫出。國又問曰：皇上知否？縝恐有害國家，答曰：未經奏明，招罷仍扭鎖收管。越三日，將許紹亮、裴廷謨釋放。紹亮流涕不肯出獄。向十八人曰：今日同事爲國生死與共，安忍獨生？貞毓等曰：公今得生，是天未盡滅忠臣。爾旣生，我輩雖死猶生。紹亮等揮淚拜辭。十八公揮淚答拜。紹亮同廷謨出獄。天壽吉翔出家貲厚賂國秀。吉翔以女送鄭國爲妾。國留宿三日，遣還。卽誣十八公以欺君、誤國、盜寶、矯詔爲辭。飛報可望。發令于本月二十日到安龍。以十八爲奸，以吉翔爲忠。請上裁斷。國等請上召對。上憂憤御殿，隨發廷臣公議。由是吏部侍郎張佐辰、綏甯伯蒲纓、太常寺少卿冷孟銍、武選司郎中朱企鏌、總兵宋德亮、刑部主事蔣御曦等，俱附耳向鄭國云：這些官今日都要處死。若留一箇禍根不絕。國云：自然還須列位主持。維時刑部司官蔣御曦執事，吏部侍郎張佐辰稟旨，竟以盜寶、矯詔欺君、誤國八字爲案。定張鑄、張福祿、金爲國、凌遲。蔣乾昌、徐極、楊鍾、趙廣禹、蔡縝、鄭允元、周元吉、李順、胡士瑞、朱議曩、李元開、朱東旦、任斗墟、易士佳等爲從。擬棄市。惟貞毓以大臣賜綬。陳慶瑞與佐辰同鄉同年，力救得杖一百二十。擬遣戍。劉議新杖一百二十。越五日死。劉衡杖一百，免罪。復以福祿乃中宮近侍，用寶發勅。雖皇上自行，中宮俱知其事。天壽、吉翔等將廢中宮，囑儀制司蕭尹上疏，引古廢后事爲例。維時中宮流涕哭訴上前，始免。遂將諸君子縛赴法場，俱能神色不變。望闕叩頭云：臣子一念，今日盡矣。無以報國。雖死有餘責耳。又云：天壽、吉翔、雄飛、朋脅爲奸，欺君賣國。我輩今日爲他殺盡。他日必借秦王勢，挾制天子，爲所欲爲。中興大業，從茲已矣。張福祿曰：我輩生不能殺此三賊，死當作厲鬼殺之，以除國害。諸君子臨刑絕無戚容，各賦

詩見志吳貞毓詩云。九世承恩愧未酬。憂時惆悵乏良謀。躬逢多難惟依漢。夢遶高堂亦報劉。忠孝兩窮嗟百折。匡扶有願賴同儔。蔣乾昌詩云。天道昭然不可欺。此心未許泛常知。奸臣禍國從來慘。志士成仁自古悲。十載辛勤爲報國。孤臣百折止憂時。我今從此歸天去。化作河山壯帝畿。李元開詩云。憂憤呼天洒酒卮。六年辛苦戀王畿。生前只爲忠奸辨。死後何知仆立碑。報國痴心容易死。還家春夢不須期。汨羅江上逢人舊。自愧無能續楚詞。朱東旦詩云。邕江昔日五君子。隨扈安龍十八人。盡率鞠躬今已矣。忠臣千載氣猶生。朱議彙詩。有精忠貫日吞河岳。勁氣凌霜砥浪濤之句。詞極悲壯。餘不及詳紀。賦詩畢。仍對各官拱手曰。學生輩行矣。中興大事。交付列位。但列位都要忠于朝廷。切不可附天壽。吉翔賣國。學生輩雖死猶生也。言罷。引頸受戮。時安龍雖三尺童子。無不垂涕者。鄭國仍將諸君子暴屍三日。時天氣炎熱。顏面如生。各家親族買棺收殮。十八忠臣既死。雄飛遂自黔回。吉翔倚藉可望。挾制朝廷。復預機密。引其黨張佐辰。扶綱攝相行事。內外大權盡歸龐馬。時人以佐辰相貌醜劣。諂事權奸。供龐馬指揮。號拱辰爲判官。扶綱爲小鬼。而國勢日削矣。

吳貞毓。宜興人。丙辰生。時年九十有七。論者謂壽享百歲。榜登會元。官居宰相。名著忠臣。此人間四難也。而萃于一人。嗚呼盛哉。

錢邦芭祝髮記

自庚寅八月。孫可望入黔。逼勤王號。迫授余官。拒不受。退隱黔之蒲村。躬耕自給。歷辛卯迄癸巳。可望遣官逼召一十有三次。余多方峻拒。甚至封刃行誅。余亦義命自安。不爲動也。甲午二月二十三日。爲余初

度之辰。山陰胡鳧菴。隣水甘羽嘉。富順杜耳侯。西湖許飛則。渝州倪甯之。遂甯黃璽卿。涓水馬仲立。黃月子。同集假園。醜酒祝余。適廣安鄭於斯致書云。偶以采薪不能來。謹寄一贊爲壽。贊云。昔與先生同朝。帝嘗曰。直臣矣。汲黯有其骨。而學術遜之。今與先生同隱。人咸曰。隱者矣。嚴光有其高。而氣節遜之。夫汲黯無學術。嚴光無氣節。吾有以知先生矣。諸子讀是贊。舉觴祝曰。非鄭公不知先生。非先生不足當是贊也。余再拜謝曰。芑不敏。敢忘諸君子今日之訓。以貽知己羞。次日。餘慶縣令鄒秉浩。復將可望命。趣余就道。威以恐嚇。危害萬端。余酌酒飲之。談笑相謝。鳧菴知余意。席間私賦詩曰。酒中寒食雨中天。此日銜杯却惘然。痛哭花前莫相訝。不如往泛五湖船。是晚。余遂祝髮于小年菴。乃說偈云。一杖橫擔日月行。山奔海立問前程。任他霹靂眉邊過。談笑依然不轉睛。是時門下同日祝髮者四人。曰古心。古雪。古愚。時古心亦有偈云。風亂浮雲日月昏。書生投體向空門。不須棒喝前因現。慷慨隨緣念舊恩。次日祝髮者五人。曰古德。古義。古拙。古荒。古懷。次日。又二人曰古圉。古處。時諸人爭先披剃。呵禁不得。余委曲阻之。譬曉百端。餘乃止。先後隨余出家者。蓋十有一人。因改故居爲大錯菴。俾諸弟子居之。共焚修焉。

· 邦芑被可望扭械至黔。途中口占。纔說求生便害仁。一聲長嘯出紅塵。精忠大節千秋在。桎梏原來是幻身。其二。杻械營纏悟夙因。千磨百折爲天倫。虛空四大終須壞。忠孝原來是法身。其三。日前刼曾爲忍辱仙。百般磨鍊是奇緣。紅爐□□□雪。弱水洋中泛鍊船。

孫可望犯闕敗逃本末

甲午三月。孫可望以受禪不遂。深忌宰相吳貞毓等。適上有密旨。召李定國入衛。遂以盜竇假勅之名。誣

貞毓等十八人殺之於安龍府。乙未十一月，遣總兵張明志、關有才等往廣西，暗襲定國。時定國在廣東，爲大清兵所攻，敗于新會，收集殘兵萬餘，駐扎南甯府，勢甚卑弱。聞張明志等將近，計無所出，召中書金維新、曹延生計之。二人曰：「明志等兵雖多，皆帥主舊部下，安敢相敵。今明志等從大路來，我從小路巡截，其後彼出不意，定然驚潰。」我輩乘勝率兵至安龍，迎皇上，駕徑至雲南。美名厚實，兼收之矣。定國然之，與靳統武、高文貴等集兵萬人，拔寨而起，從小路行五日，抄出明志營後，卒然衝之。明志等不知兵從何來，前後大亂，定國乘勢急追，要截殘兵，得三千人，遂連夜赴安龍府。時可望聞明志兵敗，料定國必至安龍，疾召白文選帶兵數百至安龍，迎駕幸貴州。時丙申正月也。先是可望投順後，錢邦苜見其跋扈，可望部將有白文選者，忠誠可托，私語之曰：「忠義美名也，叛逆惡號也。孺子且辨之，丈夫可陷身不義乎？」文選感其言，遂與私誓，遣至安龍請駕。文選知定國兵將到，託以夫馬不足，故緩行期兩日。後定國兵果至，定國謂文選曰：「聖駕宜幸雲南，我與秦王原係弟兄，彼此和好，同輔國家，何事不可爲？然全藉衆調停耳。」定國遂護駕徑至雲南，將可望所造宮殿請上居之。時丙申三月也。定國命靳統武執馬吉翔家眷數人，防其出入，欲請詔治罪。時文選回貴州，可望大怒，欲舉兵與定國決戰。文選曰：「天子在彼，不便兩和爲是。」可望命文選入雲南議和。文選入朝，上即封李定國爲晉王，劉文秀爲蜀王，時艾能奇已死，授其子總兵。封白文選爲鞏國公，王尙禮保國公，王自奇夔國公，張虎淳化伯，靳統武、高文貴、竇民望皆授總兵。王尙禮、王自奇、張虎皆可望心腹，而張虎奸黠，尤用事。虎自以位在諸人下，甚怏怏。文選密謂定國，文秀曰：「今可望死，黨王尙禮、王自奇擁重兵，在鞏轂之下，而張虎尤詭，日伺左右，禍且不測。今欲與可望議和，須奏皇上。」

遣張虎行。乃可無反覆。定國文秀於是奏上。召張虎至後殿。上曰。秦晉兩王。義當和好。此須卿一行。虎拜受命。上從頭上拔金簪一枝。賜虎曰。和議成。卿功不朽。必賜公爵。此簪賜卿爲信。此去見簪。如見朕也。虎臨行。私謂王尙禮王自奇曰。我此行不半年。必與秦王整頓兵馬來取雲南。爾二人如何接應。自奇曰。尙禮率親丁在城內爲內應。我兵馬俱札楚雄姚安一帶。秦王自黔來。我從楚雄而下夾攻之。尙禮爲內應。定國文秀不滿三萬人。又皆疲弱。我輩上下精兵二十萬。彼能支乎。張虎辭行至黔。見秦王曰。上雖在滇。端拱而已。文武兩班。唯唯諾諾。內外大權。盡歸李定國。定國所信。文則中書金維新。龔銘。武則靳統武。高文貴。終日陞官加賞。兵馬不滿三萬人。無固志。可唾手取也。可望大悅。虎復上封伯印。繳還。可望曰。在彼處不受。恐生疑忌。故僞受之。臣受國主厚恩。豈敢背貳哉。白文選受國公之職。已爲彼所用矣。因請屏退左右。取上所賜簪示。可望曰。臣臨行時。皇上賜此簪。命臣刺國主以報功。許封臣二字。王臣不敢不以上聞。可望信以爲然。憤怒愈甚。而犯闕之意。於是決矣。僞翰林方于宣者。諂事可望。正在可望宮中。獻計曰。臣有二策。但用其一。不煩一兵。而皇上自斃。定國文秀二人之首。自然致矣。可望問何策。于宣請屏人密言。左右遠窺。但見于宣叩頭跪奏。可望點頭應之。竟不知所獻何策也。于宣出得意之極。謂家人曰。今年入滇功成後。國主登九五。我爲首相。已親許我矣。此時可望欲發兵。以糧草不足。稍緩其期。適上又差白文選來議和。可望拘留之。卽差通政司朱運久來議。運久大轎黃蓋。徑至朝門。無人臣禮。名爲講和。實暗與可望心腹文武相約。俾爲內應。此時上以扶綱爲東閣大學士。張佐辰爲吏部尙書。龔彝爲戶部左侍郎。孫順爲兵部右侍郎。冷孟銍爲刑部左侍郎。王應龍爲工部尙書。尹三聘爲通政司。楊左爲詹事府正

詹事張重任爲大理寺寺丞。汪蛟爲文選司郎中之職。其中惟龔彝奏言在雲南受可望十年厚恩。辭不受。舉朝大譁。詰龔彝云。爾在本朝中。戊辰進士。屢任顯官。至于司道。可望入滇。爾首迎降。卽得高位。家世受明朝三百年之恩。忍忘而十年之恩。獨不忍忘也。龔彝恬不爲恥。時適雷躍龍來朝。卽命入閣辦事。蓋躍龍在昔威宗時。曾爲吏部左侍郎。仕可望爲宰相。至是仍入閣。人頗笑之。馬吉翔旣爲靳統武所拘禁。日夜諂媚統武。悅之時。定國最信金維新。龔彝二人。嘗至統武宅議事。吉翔一見。曲意逢迎。金維新龔彝遂信吉翔爲佳士。加之統武又極稱譽。兼爲吉翔頌冤。吉翔乃言前事。皆他人所爲。嫁禍于我。但得一見晉王。訴明心事。死不恨矣。金龔兩人信之。歸言于定國。稱吉翔之才。兼辨其枉。定國猶不以爲然。乃召吉翔見。吉翔一見定國。先叩首稱頌定國千古無兩。從此以後。青史流芳。吉翔今日得際此時。望見顏色。死且不朽。其他是非冤苦。俱不足辨。定國于是大悅。與吉翔握手談心。惟恨相見之晚。而吉翔得侍左右數日。其諂諛之工。無所不至。凡左右內外。衆口同聲。交諛吉翔。定國本目不識丁。粗獷直率。竟爲吉翔所弄。墮其術中。一日吉翔謂金維新龔彝曰。晉王功高。皆兩公爲之提挈。今晉王旣進封。兩公亦當不次封賞。安得仍舊職乎。若吉翔得在皇上左右。定當爲兩公言之。金龔兩人大悅。於是見定國曰。吉翔原是朝廷舊人。當仍荐補朝廷要職。彼實歸誠殿下。凡事必與我輩相照應也。定國然其言。卽命金維新草疏荐吉翔入閣辦事。上不得已從之。吉翔入內。旣挾定國之權。以要上。又假上之寵。以動晉王。而內外大權不一。月盡歸吉翔。不但諸臣屏聽。卽上亦坐視無可奈何矣。丁酉春。方于宣啓。可望曰。今皇上在滇。定國輔之。人心漸屬于彼。臣意請國主早正大統。封拜文武世爵。則人心自定矣。可望遂日夜謀犯闕。調練兵馬。時

錢邦芑爲可望拘于大興寺。心私憂之。可望兵部尙書程源。與都察院鄭逢元。過邦芑寓。亦深以爲慮。邦芑知其心事。與之計曰。今馬寶馬進忠馬維興等三人。雖隸可望麾下。皆朝廷舊勳臣。受國恩頗重。彼曾與我言及此事。彼自憤恨。欲圖報朝廷。而無路也。至于可望標下。惟白文選有心朝廷。我曾與之私誓。決不相負。可望率兵入滇。必用此數人爲將。倘得從中用計。圖可望如反掌耳。今被幽禁在此。煩二公可爲致意之。程源卽商之文選。文選曰。我矢心不負朝廷。只恐力難濟事。源曰。馬寶兄弟。有心人也。文選然之。源又與逢元私見馬寶。相約既定。至八月初一日。可望誓師發兵。以白文選爲大總統。以馬寶爲先鋒。合兵十四萬入滇。十八日。兵渡盤江。滇中震動。王尙禮私約龔彝張重任等爲內應。先是七月間。王自奇在楚雄。醉後誤殺定國營將。懼定國襲之。遂引其衆渡瀾滄江。據永昌府。去雲南二千餘里。故可望入滇。不相問。遂不相應。九月初。李定國劉文秀聞可望率十餘萬衆至交水。列三十六營。去曲靖止三十里。相顧失色。文秀曰。城中有王尙禮諸人爲內應。遲二十日。王自奇必知消息。必引兵從永昌而下。雲南腹背受敵。不戰自潰矣。莫若乘此時走交趾。猶可自全。定國曰。交趾兵亦不少。我輩不過二三萬人。且有家口。安能往。不若由沅江景東取土司。以安身爲上。躊躇兩日。終不能決。初四日。白文選率所部兵。連夜拔營。逃至曲靖。單馬引數騎走雲南。初六日。進城。竟入朝上。細言兵事。定國文秀聞之。大爲驚駭。隨至朝中相見。文選曰。此時宜速出兵交戰。馬寶馬維興及諸要緊諸將。已俱有約。稍遲。則事機必露。斷不可爲矣。定國尙疑文選爲反間。猶豫未決。文選曰。若再遲。則我輩死無地矣。有一字誑皇上。負國家。當死萬箭之下。我當先赴陣前。汝等整兵速進。言畢。卽上馬馳去。文秀遂率祁三昇及賀九儀胡一清趙印選吳子金李本

高等禦之十五日。至交水。相去十里。列三營。初可望見文選率所部逃去。恐人心多不服。意欲退兵。召諸將議之。諸將未敢應。馬寶自思。若退回貴州。則我輩之謀必洩。豈能自存乎。因挺身言曰。文選所部不及萬人。今我輩之衆十萬于彼。若以文選一人爲進退。我輩豈皆非人乎。張勝亦曰。只某一人。亦能擒定國。以獻文。選何足爲重輕。可望大悅。曰。諸將能如是。吾復何憂。至十八日。可望見定國對列三營。知雲南兵馬盡出。城內空虛。乃召張勝曰。爾可率領武大定。馬寶。選。鍊騎七千。連夜走小路。至雲南城下。暗襲之。城中有王尙禮。龔彝等爲內應。爾一入城。則定國文秀等知家口已失。不戰而走矣。張勝領命。整點馬騎。與馬寶約。傍晚起行。馬寶回營。寫密書。差心腹人送入定國營內。曰。張勝等領精兵七千。往襲雲南。雲南若破。則事不可爲。必須明日決戰。遲則無及矣。可望定國約二十一日會戰。十八日晚。定國見馬寶大驚。是夜。卽傳各營諸將。十九日。天未明。拔寨而出。列陣相向。可望亦命各營會戰。兩陣相交。文秀驍將崇信。伯李本。高馬。蹶被殺。文秀退回。定國亦爲小却。可望乘高山觀戰。見定國等銳氣旣挫。命諸營速進。定國文秀色懼。相謂曰。畢竟衆寡不敵。不若暫退再議。文選怒曰。張勝已往襲雲南。我兵若退。彼以精騎躡吾後。我兵不鳥散。則蹂爲肉泥矣。尙能歸乎。進而死于陣。不猶愈于走。而死于馬足乎。况彼陣中馬與袁韜等。皆與我有約。若決志而前。必相應也。定國文秀未應。文選乃策馬率所部五千鐵騎直冲之。見馬維興列陣未動。文選飛奔而來。維興不放一箭。開陣迎文選入。兩人合兵抄出。可望陣後。所向披靡。連破數營。可望在高阜望見。大驚曰。維興諸營俱叛矣。諸將見之。遂無鬥志。定國文秀見文選維興乘勝截殺。可望旗幟漸亂。因召各營奮勇齊進。可望遂大敗而逃。定國與文秀計曰。今張勝往襲雲南。府王自奇又據永昌。

聖駕在雲南。我當回救。汝可同文選急追可望。必擒之而後已。於是文秀文選率諸將追可望。定國率兵回救雲南。是時張勝由小路行道走五日。至雲南城下。駐札。正欲攻城。王尙禮卽披挂上城。欲爲內應。黔國公沐天波探知其情。奏上急召王尙禮龔彝張重任入朝。獨尙禮三召始至。沐天波率親兵防守之。先是定國自交水遣人報捷。上命將飛報大捷旗插金馬碧雞坊下。曉諭軍民。及張勝兵至城外。正欲攻城。見飛報大捷旗。問居民曰。此何處報捷。居民曰。李晉王在交水殺敗秦王。昨晚差官來報捷耳。張勝大驚。謂武大定曰。我大營兵旣敗。李定國必截吾之後。我輩孤軍。安可居此。於是抄掠居民。拔營而去。王尙禮見張勝兵退。知其情已露。自縊而死。張勝兵回至渾水塘。正遇定國兵回。列陣死戰。定國兵自交水力戰。後又遠行而來。疲弊之極。張勝爭歸路。拚命死戰。定國兵幾不支。將次敗走。馬寶見定國勢危。從張勝陣後。連放大炮。擁兵殺來。張勝大驚曰。馬寶亦反矣。遂潰而走。次日過益州。其部將總兵李承爵駐札其地。率兵來迎。張勝大喜。方與承爵敘戰敗之故。忽左右數人直前擒張勝縛之。勝罵曰。汝爲部將。何敢叛我。承爵曰。汝敢叛天子。吾何有于汝乎。于是解雲南告廟獻俘。與其黨趙珣伏誅。十月初一日。可望逃至貴州。命馮雙禮帶兵守威清要路。約曰。若文秀追至。可速放三砲。時文秀追至普安。尙未敢輕進。雙禮欲可望速逃。劫其輜重。乃連放三砲。可望逃回貴州。時不過十五六騎。城中并無一兵。聞雙禮號砲。挈妻子連夜出城。其輜重婦女盡爲雙禮部兵所劫。初十日。走至偏橋。隨行止二十餘人。及過鎮遠平溪沅州。各守將俱閉營不納。至靖州。戶書吳逢聖爲靖州道。率所部迎之。可望曰。一路人心俱變。惟有投大清朝可免。於是遣楊惺先鄭國先往寶慶。投降大清朝。三日後。白文選追兵至。可望乃與吳逢聖程萬里數十騎連

夜奔逃。至武岡界上。總兵楊武伏兵截殺。止存妻子十餘人。投歸大清。餘衆走散。可望既逃後。文秀至黔。招集舊將。黔中諸文武皆曰。犯關之禍。起于張虎。方于宣二人。數日後。張虎率殘兵從滇逃回。投文秀。文秀問曰。皇上賜金簪。原囑汝議和。何從有行刺之說。虎不能應。文秀乃囚虎解雲南。上告廟。御門獻俘。磔之。無不稱快。時方于宣正爲提學。考試沅靖等處。所出表題。有擬秦王出師討逆大捷等語。及聞可望兵敗。卽馳書于邦芑云。欲糾集義旅。擒可望。以獻功朝廷。邦芑鄙之。答以詩曰。脩史當年筆削餘。帝星井度竟成虛。秦宮火後收圖籍。猶見君家勸進書。蓋于宣爲可望脩史者。又嘗對人言。帝星明于井度。秦王當有天下故也。十一月。李定國率馬寶。高文貴等進兵永昌。擒王自奇。誅之。可望諸營兵部將。俱歸誠朝廷。滇黔之難悉平。乃下詔大赦。封白文選爲鞏昌王。遣召川黔大臣程源。鄭逢元。萬年策。劉泌等。李定國率諸文武。上疏請表章安龍。死難十八忠臣。及敘追勳。可望諸文武勳勞。於是贈吳貞毓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吏部尙書。諡文忠。廕一子錦衣衛簽事。世襲。贈鄭允元。武安侯。諡武簡。張鏞。徐極。兵部右侍郎。楊鍾。蔡續。趙賡。禹。大理寺正卿。蔣乾昌。李元開。陳慶瑞。侍讀學士。周允吉。朱議臬。胡士瑞。李順。副都御史。易士佳。任斗墟。太常少卿。朱東旦。劉議新。太僕少卿。各蔭一子入監讀書。內監張福祿。金爲國。弟姪一人。錦衣衛指揮僉事。俱遣布司官諭祭。文曰。卿等乾坤正氣。社稷忠臣。早傾捧日之忱。共効旋天之力。詎意叛逆生忌。禍起蕭牆。梟獍橫行。頓忘君父。安龍之血。終當化碧。九原汗青之書。各自流芳。千古今日。移躡滇雲。鸞鷲駢列。回思卿等。簪履趨跲。杳不可見。夫獨何心。能不悲哉。將茲俎豆。慰彼泉臺。後吳貞毓妻裴氏。子穀。馱。鄭允元夫人鄧氏。扶兩公柩。合葬于城西海源寺。時馬吉翔復當國。奸黨側目。不敢通知。

在廷諸公。知其事者。白衣冠往送之。戶郎中吳鼎弔以詩曰。國運如絲繫暴秦。鬚眉那得有完人。智稱武簡知名重。美諡文忠見道真。千古史傳雙烈士。一山石伴兩孤臣。黃冠醜酒臨風吊。愁說中興志未伸。御史陳起相詩曰。燼灰冷作一瓶收。送上荒原海頭。天府星殘埋二曲。遼東鶴返泣千秋。雨中昏夜催人去。衲裏空山付鬼愁。眼底鬚眉今略盡。更將忠義向誰籌。廷臣謂可望之。不至于篡弑。皆貞毓諸公護持之力也。十一月。上乃復遣通政使尹三聘往安龍。立十八忠臣之廟。是時周官。裴廷謨。許紹亮。金簡等。雖交章劾劾吉翔。而吉翔當權。與金維新朋比。定國聽其蠱惑。漸次疏遠正人。奸黨仍復布列。識者已知國事之不可為矣。

明季南略卷之十七

孫李構隙本末

張獻忠起于陝西。有養子四人。孫可旺、艾能奇、李定國、劉文秀。獻忠養以爲子。皆冒姓張。然稍違其意。撻之至百餘。故四人雖爲獻忠所親信。而兩腿恒潰爛。更無完者。可旺本名旺兒。米脂人。幼無賴。鄉人惡之。與母同居。受直爲人趕驢。遠出數日。返不見其母。問之鄰人。皆云不知。可旺訟之官。官怒曰。汝出門時。原未嘗以母託鄰人。今汝母自他適。鄰人安所知。因杖之。可旺憤怒無歸。逃而爲賊。初入賊營。爲主者負鍋。雪天行山路。六晝夜不息。兩足十指俱落。疲困不能行。遂棄所負鍋。至晚。主者炊無鍋。欲斬之。旁一賊力救得免。可旺苦甚。逃出營。遇獻忠。收爲伴當。可旺性狡黠。猶伺獻忠意。能奇、定國皆愚蠢無知。故獻忠尤喜可旺。撫爲長子。衆賊遂呼可旺爲大哥。獻忠旣得志。以可旺爲平東將軍。能奇爲定北將軍。定國爲安西將軍。文秀爲撫南將軍。又以王尙禮爲中軍府都督。白文選爲前軍都督。王復臣爲左軍都督。馮雙禮爲右軍都督。王自奇爲後軍都督。軍中于是稱可旺爲北府。定國爲西府。文秀爲南府。而彼此往來。則皆稱爲兄弟。屬下文武。皆稱師主。諸賊中可旺稱識字。故獻忠平日一切密謀。惟可旺獨叅之。每遇敵。可旺能率部下。堅立不動。賊中呼一堵牆。自獻忠死于川丁亥春。可旺、能奇、定國、文秀、同王尙禮等。由貴州走雲南。首攻曲靖府。時隆武差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壽琳。率總兵孔思誠、副總兵孫守約、監紀通判張京元。駐筍曲靖。三月。賊至壽琳。同道府有司堅守。以砲石擊傷賊無算。可旺乃率衆力攻三日。城陷。執壽琳。

等壽琳不屈。可旺勸之至三。罵愈烈。遂遇害。誠守約等俱降。先是黔國公沐天波。以聽信家丁。刻害土司。激變沙定州。陷雲南府。沐天波走大理府。沙定州據雲南。請鄉宦大學士王錫袞相見。王不屈。貢生唐泰。爲沙定州謀主。勸定州殺王。併殺諸鄉紳。雲南大亂。洱海道楊畏知。集義兵討定州。相拒于楚雄府。及可旺破曲靖。定州以兵來相襲。可旺一戰大敗之。定州潰逃。可旺乘勝破雲南。分兵襲楚雄。楊畏知戰敗。被擒。初不屈。可旺以畏知同鄉。聞其任雲南甚得士民心。故欲降之。以收人望。多方勸之。畏知降。可旺待之甚厚。畏知遂爲之用。因與定國聯姻。畏知既降。沐天波遂走永昌。劉文秀引兵追至永昌。王自奇入城擒天波。回雲南。天波請降。可旺乃命天波招降各府。雲南三百年知有沐國公。凡各土司聞天波歸順。無不降者。可旺既據有雲南。恥其名不雅。改名可望。因與能奇等各復原姓。可望稱平東王。艾能奇稱定北王。李定國稱安西王。劉文秀稱撫南王。是時四人並大。各領一軍。不相下。而艾能奇李定國兵尤多。可望意欲并之。而兵獨弱。恐不能得。先與王尙禮私議。尙禮曰。自然應尊大哥爲主。但得定北師主無異議。無不從矣。可望因囑尙禮往說能奇曰。我等兵馬雖多。號令不一。若不尊一人爲主。恐難以約束。衆議欲請公與平東議一人爲主。能奇曰。大哥有學問。我等不及。自當尊之。尙禮復可望。遂傳令四月初一日。各營兵將同赴演武場。尊可望爲主。及是日。李定國先到營中。遂放砲。將帥字旗扯起。可望與能奇等後至。可望遂問曰。我尙未至。誰升帥字旗。衆答曰。西府老爺先至。衆將不知。照往日例。遂將旗升起。可望曰。軍中舊制。主將入營。方升帥旗。天下所同也。今日既以我爲主。應候我入營。方升旗放炮。若西府入營。何升旗。目中明無我矣。我安能爲衆人主乎。劉文秀曰。此西府一時之誤。望大哥姑容。可望憤不已。尙禮請責旗鼓。

官贖罪。可望亦不允。定國曰：我與汝兄弟耳。今日因無主，尊汝爲首領，遂欲如是。異日可知矣。汝不做則已。我何必定靠你生活。衆人多方勸解。可望登座發落。可望怒曰：必欲我爲主，必杖定國百棍。乃可定國。怒曰：誰敢打我。可望曰：定國不受杖，則軍法不能行。異日何以約束諸將。衆力勸不已。定國喧闐愈甚。可望欲上馬去。白文選從定國後抱持之，曰：請老爺勉強受責，以成好事。不然從此一決裂，則我輩必至各散，皆爲人所乘矣。於是王尙禮、馮雙禮等同將定國按倒于地，持杖鞭之。杖至五十，定國不得已，呼曰：我今服矣。衆乃爲求免。遂舍之。是日可望遂爲諸將主。于是軍中無敢不服者。是可望之能用其衆在此。而定國之嫌隙亦由是成矣。是晚公會既散，可望私入定國室中，再三慰之曰：不如是號令不行，衆軍皆叛。我等何能行。從此四人雖並肩，仍稱兄弟。每公事相會，四人並坐于上，然各營諸將賞罰，則一稟于可望。戊子秋，可望得錢邦芑招降書，欲要封王爵。朝議未決。己丑春，廣西總兵陳邦傳、畏李赤心高，必正勢盛，恐爲所并，欲借援可望。乃假鑄秦王之寶，命其私人胡執恭往雲南，封可望爲秦王。能奇、定國、文秀三人爲國公。定國等心疑其僞，與能奇、文秀議不受。乃可望欲借王號以壓三人，勸三人同受。能奇曰：我等自爲王耳，何必封定國。曰：我等無尺寸之功，何敢負朝廷之封。可望不悅，相持不決。越月餘，能奇病死。可望乃獨受秦王之封。而定國、文秀卒不受。仍各稱帥主。可望既假稱王，乃使人諷定國、文秀欲其拜見叩賀。定國不從。文秀勸曰：以弟拜兄，亦無不可。於是定國勉強下拜。此後公會，定國、文秀俱左右列坐。然定國終憤憤。可望亦心銜之。後朝廷知可望受胡執恭僞封，衆議譁不決。督師塔胤錫請之于上，封爲平遼王。差僉都御史趙昱至滇，封之。并封定國爲康國公，文秀爲秦國公。定國知此封出自朝廷，與文秀議欲

受封。可望已稱秦王。不欲受二字。王乃拂然謂定國曰。汝前不受封。今何爲而受乎。定國乃不敢受。及庚寅秋。可望出黔。命定國守雲南。定國終日操演兵馬。製造盔甲。一年鍊就精兵三萬人。至壬辰三月。乃致書可望。欲出楚立功。以報朝廷。可望不能止。乃聽之出。四月。至貴州。可望命馮雙禮等領兵二萬人同行。五月。由鎮遠下偏橋。一戰復沅州。復大戰。遂復靖州。六月。至全州。大清定南王孔有德兵出接戰。敗績。有德等嚴守關。以精騎三千大戰定國。直前殺數人。縱兵圍殺。有德大驚。急傳令百姓守城。次日。定國同馮雙禮兵至城下。有德乘城見定國兵馬強盛。知不敵。乃回宅。運火藥于室內。囑家人曰。事急則舉火。次日大雨。城破。有德自回家。殺其愛妾數人。自縊。命家人縱火。闔門焚死。餘一子七歲。定國收養之。併擒陳邦傳及子曾禹。解至貴州。誅之。廣西旣破。金帛山積。定國貪而愚。凡部下所據之物。定國必兼取之。馮雙禮以是不服。密啓可望云。定國專擅之甚。後恐難制。八月。定國復衡州。凡永彬一帶。望風而降。定國兵至江西吉安。凡招撫所到。定國委選州縣官。可望封定國爲西甯王。馮雙禮與國侯。差楊惺先往封。至衡州。李定國曰。封賞出自天子。今以王封王。可乎。遂不受封。可望慮定國功大。權重。難制。楚粵人心歸之。因爲書召之。不至。十月。可望出兵至沅江。命張虎督兵復辰州。連書催定國至靖州相會。意欲圖之。定國心腹人龔彝至沅州。見可望。探知其意。密書報定國。令勿來。來必不免。癸巳正月。定國行至武岡州。見書。嘆曰。本欲共圖恢復。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大功乎。因率所部走廣西。四月。可望與大清兵戰于兩路口。大敗。走回貴州。八月。聞李定國駐兵柳州。命馮雙禮統兵三萬往襲之。定國聞可望兵至。燒糧而走。雙禮謂定國怯。率兵追之。定國回兵奮擊。雙禮大敗而回。時上在安龍。憤可望陵逼。遣武選司員外林青陽。翰林院孔目。

周官封定國親王。命將兵至安龍護駕。後可望知之。甲午三月。忿殺宰相吳貞毓等十八人。至乙未冬。定國敗于粵東。回筭南甯。可望又遣張明志。關有才。引兵潛赴南甯。襲定國。復爲所敗。丙申三月。定國乘勝入安龍。迎駕徑赴雲南。與可望議和。丁酉八月。可望以白文選爲總統。馬寶爲先鋒。統兵十五萬入雲南。筭于交水。文選曾與馬寶密商。爲定國內應。至是。文選竟率兵與定國合。還擊之。可望大敗。走回黔。左右皆叛。文秀率兵急追之。可望恐不免。遂入楚降大清。其部下兵將皆爲定國所有。

觀此。則知構隙本末。曲在可望。不在定國明矣。

續孫可望踞雲貴事

崇禎甲申。張獻忠入蜀。僭號成都。殘忍不可盡述。歲丁亥。大清肅王。統兵至蜀。殺獻忠于西光縣之鳳凰山。其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白文選。馮雙禮。王尙禮。王復臣等。領潰衆奪重慶江。殺隆武所封平寇伯曾英。遂由遵義取貴州。值雲南土司沙定州與妻范氏叛踞省城。黔國公沐天波走楚雄。定州圍其城。可望等詭稱援師。由貴州兼程。于三月二十八日。屠曲靖定州。解楚雄圍。悉衆走阿迷州。遇可望等于蛇花口。戰敗。定州集潰衆遁守俱草菴。可望取雲南。李定國推可望爲平東王。其相雄長如故也。旋以兵襲天波。有洱海道楊畏知。統義旅與可望等戰于祿豐縣之啓明橋。畏知被執。隨營。天波走永昌。可望至大理。天波自永昌遣其子爲質。可望許之。陰令心腹混於沐衆。至瀾滄江。奪鐵索橋。比沐衆到永昌。可望兵亦到。天波倉卒不備。被執。回滇。戊子。可望。李定國。劉文秀。領兵圍沙定州於俱草菴。擒定洲范氏。剝皮遊示。天波恨旣雪。聽可望指示。分檄號召各土司。出兵認餉。遂巢穴雲南營土木。鑄造印敕。設六部九

卿科道昆明鄉原任御史任僎倡稱國主率衆推戴可望令僎兼禮兵二部尙書時惟李定國多所扞格可望密與文秀商擒定國于教場責百棍示威定國之嫌始此可望自揣昔皆比肩共事思所以壓服其心楊畏知龔彝同赴廣西潯州府永歷處請封有慶國公陳邦傳矯詔遣標官武康伯胡執恭由間道賫勅印往封可望爲平遼王改名朝宗執恭至滇迎可望意文私改勅印封可望秦王以悅其心鑄與朝通寶庚寅可望敗匡國公皮熊于貴筑殺忠國公王祥于綏陽皆隆武所封者兼定北將軍艾能奇病故可望悉收其部曲聲勢益強永歷內閣嚴起恒總督楊鼎和及科道官追論陳邦傳矯詔胡執恭假勅印之罪可望令都督賀九儀等往南甯護駕遂盜殺嚴起恒等以洩返論之忿楊長知旣脫虎口不欲回黔永歷留爲相可望怒差指揮鄭國於永歷處拏長知回黔殺之令賀九儀張勝張明志移駐永歷于安龍所改所爲府令范應旭知府事凡永歷及隨侍文武支糧提塘章應科與旭造冊開皇帝一員皇后一口餘可知矣又令李定國攻廣以馮雙禮與陳國能隨之揣可望之心以定國勝則可以崇功死則借以除患敗則可以加罪不意突破廣西子女玉帛定國無不私厚雙禮國能歸報可望卽調撤定國定國疑中讒不赴封西甯王定國亦不受可望以馮雙禮爲興國侯率兵往擒雙禮敗歸可望恐迫則生變仍善養定國家口于雲南壬辰三月可望以成都敘府重慶各要地皆吳三桂同定西將軍開服令劉文秀領兵復四川三桂同定西將軍撤兵回保甯文秀追至保甯一戰而十餘萬衆立膏鋒刃獲都督王復臣殺之劉文秀止單身走可望責令投閒文秀之嫌始此李定國避粵攻新會爲大清將擊敗僅存殘兵二千至丙申春定國將奔回安龍可望恐定國以永歷爲奇貨亟遣心腹葉應楨隨白文選同往安龍探聽定國動

靜。卽偪永歷移黔。永歷合宮慘哭。白文選亦泣下。遂以定國無他志報可望。及定國見永歷。卽挾之行。可望謀奪永歷。復遣文秀至曲靖府。文選意在永歷。與定國一同護行。劉文秀與可望及都督王尙禮。王自奇。賀九儀等守滇。文秀聞定國奉永歷回滇。陽與尙禮等密議勒兵守城。自以數騎會定國。云我輩將以秦王爲董卓。但恐誅卓。又有曹操。定國指天設誓。同文秀迎歸雲南。卽倡言秦王若尊永歷。我輩當尊秦王。未幾封李定國爲晉王。劉文秀爲蜀王。艾能奇之子承業爲鎮國將軍。管延安王事。以定國辦事金維新。爲行在吏部侍郎。兼都察院。龔銘爲行在兵部侍郎。白文選爲鞏國公。王尙禮爲保國公。王自奇爲夔國公。賀九儀爲保康侯。馬吉翔工彌縫。仍以文安侯入閣辦事。適白文選往黔。令可望赴滇保駕。將錢糧歸之永歷。兵馬交定國。文秀經營川廣。可望以妻子尙在雲南。忿衷不露。永歷令可望只留須護衛。東昌侯張虎送可望妻子赴黔。又賜虎金簪一枝。令從中開導。虎旣回黔。詐言永歷賜簪。密令行刺。以媚激可望。時可望妻子已至黔中。無復顧忌。遂大言永歷負義。定國文秀謀反。追文選鞏國公勅印。文選之嫌始此。可望決意攻滇。有馬維興。白文選密議乘機反正。言于可望曰。白文選受恩有年。昨在滇受封。屢辭不允。實出無奈。今重加爵賞。用爲總統。必感恩圖報。可望卽以馮雙禮守貴州。封白文選爲征逆招討郡王。總統兵馬。定國文秀方揣勢遲疑。忽文選來歸。卽請封白文選爲鞏昌王。遣內閣文安侯馬吉翔視師。同定國文秀文選等於丁酉九月十四。至三岔。距交水二十里下營。可望因總統之變。欲引兵回黔。馬維興馬寶等給言。逃文選不過一人。有他不多。無他不少。儘這兵馬做個明白。可望大喜。密議安定侯馬寶臨潼侯武大定。漢川侯張勝等。率勁旅四千。由尋甸尋道攻襲滇省。可望仍于交水索戰。令首尾不能兼顧。

馬寶馬維興于十八日夜各差心腹將可望密議報知定國等且催速戰定國等卽于十九日交鋒直撲馬維興維興內應餘悉瓦解可望逃回貴州卽遣其大理卿楊惺先奔赴經略洪承疇前軍降大清李定國回滇省於渾水塘收馬寶擄張勝剝其皮文選文秀追可望尙遠馮雙禮言追兵已到促可望攜家口前奔自請斷後掩其玉帛追兵方至可望自智自尊一旦被愚被賣殊可捧腹至長沙承疇疏聞大清封可望爲義王李定國以黔蜀辰沅鎮將皆可望所設悉調赴雲南核功罪封馮雙禮爲慶陽王馬進忠爲漢陽王馬維興爲叙國公賀九儀爲廣國公馬寶爲淮國公餘爵不贅可望部下德安侯狄三品岐山侯王會荆江王張光翠等降級有差凡永歷左右皆定國心腹正睥睨尊大而大清兵三路入矣

吳三桂兵取雲南

大清封吳三桂爲平西王居秦之漢中府順治十五年戊戌三桂偕定西將軍固山額真侯墨勒根由四川一路合荊州之甯南靖寇大將軍宗室洛託由湖廣一路征南將軍固山額真卓布泰由廣西一路定于二月二十五日三路出師先取貴州命安遠靖寇大將軍信郡王鐸尼自都門統領大兵入黔分三路進取雲南換甯南靖寇大將軍回荊州彈壓三桂由沔縣至朝天驛順流擊楫三月初四日抵蜀之保甯府具舟艦載軍糈預揣蜀之重慶府水陸交衝請以副將程廷俊爲重襲總兵設水陸官兵五千三月初七日起營過南部西充猶見數家烟火自順慶而前大路荆棘叢生箐林密布雖鄉導莫知所從惟描蹤伐木伐一程木進一程兵三月十四日至蜀之合州儼同鬼域合州屬重慶永歷重慶總兵杜子香以輕舟哨至合州江口此合州江北則自陽平合翟汝至合州南有綿州一江橫出於合江南水勢洶湧三桂

偕定西將軍揮甲兵跨馬渡江。杜子香棄重慶。分水陸奔逃。三桂偕定西將軍由銅梁壁山來。鳳白石進發。銅梁壁山二縣屬重慶。凡駐營帳房左右滿地頭顱。皆張獻忠及搖黃十三家所戕殺。間有廬舍入視。則殘書壞券與糜爛之軀具在。四月初三日。三桂軍至重慶。爲明玉珍負固之地。鐵壁金城。足稱天險。蜀楚界中。如房竹歸已。大甯有塔天保。郝搖旗。李來亨。袁宗第。黨守素。賀州。施州。衛。有王光興。長壽。奇縣。有劉體仁。譚詣。譚宏。譚文。達州。有楊秉胤。徐邦定等。連兵分守。三桂俱不之問。以永甯總兵嚴自明合鎮兵馬留重慶。與新設重慶總兵程廷俊合防。固根本。調陝西砲火裕城守。十三日。搭浮橋渡黃葛江。溽暑薰蒸。心迷目眩。翼日。渡碁江。歷東溪。松坎。新站。夜郎。其中如滴溜。三坡。紅關。石壺關。上摩九天。下墜重淵。人皆履澁。馬皆釘掌。節節陡險。一夫可守。晉王李定國。蜀王劉文秀。預遣將軍劉正國。率兵衆。據險設伏。二十五日。三桂偕定西將軍抵三坡。劉正國由水西逃奔雲南。自桐梓至四渡站。明將軍郭李受。劉董才。王明池。朱守合。王劉倉。總兵王友臣等。以家口并五千兵衆降大清。三桂偕定西將軍收服遵義。五月初三日。自遵義由新站。烏江。養龍。息烽。禮佐。會甯南靖寇大將軍於貴州。十一日。回息烽。襲明將軍楊武大營於開州之倒流水。回遵義。有水西宣慰使安坤。西陽宣慰使冉奇鑣。蘭州宣慰使奢保受等降大清。興甯伯王興受。李定國指授回綏陽。子友臣首先歸降。遂親詣軍前繳勅印。三桂與以盜甲名馬金幣。七月初二日。新津候譚宏等率衆攻重慶。取回廣西一路。征南將軍卓布泰與提督練國安。抵獨山州。時大清使日傳上諭。克取貴州。如雲南。機有可乘。大兵馬匹行得。卽乘勢進取。不必候旨。如兵馬疲弱。候安遠靖寇大將軍信郡王到日。三路進取雲南。甯南靖寇大將軍駐貴州。候開服雲南。回荊州。三路承旨。屯兵。

養銳。三桂始終以重慶爲憂。調四川巡撫高民瞻於重慶彈壓。又調建昌總兵王明德赴重慶協防。檄永甯總兵嚴自明。俟王明德至重慶。卽領所部官兵赴遵義。厚重遵兩鎮之防。固川黔一綫之脈。值安遠靖寇大將軍信郡王鐸尼統大兵入黔境。先約三桂會商。三桂自遵義六百里至平越府之楊老堡。同信郡王等與經略洪承疇會訂師期。晉王李定國受黃鉞。同王公侯伯將軍馮雙禮等悉衆扼盤江河。踞雞公背。謀攻貴州。相違咫尺。鞏昌王白文選同竇名望等四萬餘衆守七星關。嗣抵生界扎營。離遵義一日之程。示攻遵勢。牽制應援。以助定國復黔之舉。三桂兼程回遵義。前此數月。三桂駐遵義。征南將軍卓布泰駐獨山州。信郡王在武陵。惟甯南靖寇大將軍駐貴州。當大衆未合之際。定國觀望逡巡。又楊老堡訂期進兵。定國始秉鉞而出。事機已失矣。十一月初十日。三桂統藩下四鎮。及援勦左路鎮總兵沈應時。右路鎮總兵馬甯等。自遵義出師。白文選于二十日五更。自生界遁回七星關守險。此關四山壁立。水勢湧洶。山上樹木叅天。名曰天生橋。其實未嘗有橋。三桂先在遵義。厚養鄉導。朝夕垂問。默識于心。十二月初二日。于水西苗裸地方安營。次晨。忽由天生橋進烏撤軍民府。扼七里關大路。文選偵三桂從別路越險進兵。棄七星關。走可渡橋。卽焚橋。走霑益州。思奔雲南顧家口。李定國見信郡王中路兵前進。卽退回盤江河。又報征南將軍廣西一路甚急。自領部衆堵禦。定國連敗于安龍之羅炎河涼水井。撤寨踉蹌奔回。奉永歷并宮眷大營。于十五日棄雲南。走永昌府。白文選中道飛奔大營。定國留文選駐守玉龍關。蓋永昌之要道也。三桂至烏撤。勦白文選餘衆。收降之。設官安撫畢。涉可渡河。出交水大道。晤信郡王征南將軍于板橋。己亥正月初三日。三桂等收服雲南。明公侯伯將軍鎮將胡一清等。土司總兵龍世榮等降。是時

大兵雲集。鎮靜爲難。益以逃降之衆。逃竄之兵。掠人口資糧。無所不至。滇民水深火熱。定國猶在永昌。三路議信。郡王駐鎮省城。以多羅貝勒尙善領中路兵馬。計定師期。三桂于初八日移營羅次縣。十二月初二日。譚宏等悉衆再犯。三桂設備嚴密。所向皆潰。自相猜忌。宏詣殺譚文降大清。封譚宏爲慕義侯。譚詣爲向化侯。又聞馮雙禮。狄三品等與白文選下自烏撤。追散之。將軍王安等持白文選金印。金章過金汝江。逃往四川。建昌衛十五日。三桂發檄招撫密授狄三品方略。並諭川南諸鎮將歸誠。二月初五日。三桂自羅次出師。征南將軍多羅貝勒同于一日自雲南出師。初九日。三桂出鎮南州。征南將軍合兵殺明總兵王國勳于普湖。又追敗白文選等于玉龍關之西。獲鞏昌王金印。追至瀾滄江。潰兵燒毀鐵索橋。大兵扎筏過江。馬玉同楊筠自上流覓渡。一葉扁舟。幾罹不測。十五日。李定國自永昌奉永歷并宮眷大營奔騰越州。三桂扎筏渡江。江不甚寬。水勢甚惡。其地每自清明至霜降。有青草瘴。凡往來雖土人亦惡之。過江二十里。有磨盤山。所入之路。坎陡箐深。屈曲僅容單馬。定國度大兵累勝窮追。必不戒。設柵數重。其間竇名望初伏。高文貴二伏。王璽三伏。每伏兵二千。約俟大兵至山巔。號炮起。首尾橫突。截攻必無一騎返。我軍筏渡瀾滄江。潞江。逐北數百里。無一夫守拒。謂定國竄遠。隊伍散亂。上山已萬有二人。而降官盧桂生來泄其計。則前驅已入二伏。諸帥急退。傳令舍騎而步。以礮發其伏。伏兵死林箐中者三之一。伏起而塵鬪死者三之一。定國坐山巔。聞信礮失序。驚駭。忽飛礮落其前。擊土滿面。乃奔竇名望。王璽皆戰死。窮追至騰越州西百二十里。爲雲南迤西盡界。卽三宣六慰緬甸。三十日。振旅班師。閏三月十一日。三桂抵姚安府。永歷東閣大學士張佐辰。戶部尙書孫順。侍郎萬年策。都察院錢邦芑。少卿劉泌。兵科胡顯等一

百五十九人。先後降。德安侯狄三品等。受三桂密指。以慶陽王馮雙禮。并戡定大將軍金印及金冊赴軍前。二十三日。三桂等旋師昆明。景東土知府陶斗。蒙化土知府左星海。發江土知府木懿等。暨各土州縣。降。延長伯朱養恩。總兵龍海陽。吳宗秀。自四川嘉定走雪山。至雲南。鞏昌王部下將軍王安等。自川建昌。衛至雲南。繳白文選蕩平大將軍金印。心膂藩臣金章。將軍郝承裔。廣平伯陳建。殺咸甯侯高承恩。自雅州至雲南。甯國侯王友進。總兵杜子香。陳希賢等。烏撒土知府安重金。東川土知府祿萬兆。烏蒙土知府祿世孝。鎮雄土知府隴宏勳等。俱自川來降。四月二十四日。三桂以馮雙禮請旨。待以不死。解京安置。續封狄三品爲杼城侯。餘各差等授級。其爲李定國率引出邊者。亦先後歸降。如大學士扶綱。兵部侍郎尹三品。翰林劉蒞。貴州布政宋企鰲等。淮國公馬寶。叙國公馬維興。武靖侯王國璽。懷仁侯吳子金。宜川伯高啓隆。公安伯李如碧。陽武伯廖魚。都督王朝欽。總兵單泰徵。繳故漢陽王馬進忠勅印。將軍楊武。繳永歷母皇太后金寶一顆。維時滇民離散。斗米三兩。發帑金十五萬兩賑給。其邊外情形。緬甸留永歷與宮眷及黔國公沐天波等於境內。布兵衆。拒晉王李定國。白文選于境外。定國無永歷可恃。無根本可憑。暫駐遐荒。用永歷勅印。將各土司概加勳爵。令其內應。元江土知府那嵩。受總督銜。爲定國密傳勅印。各土司有聽命者。有兩可觀望者。有不從而自出首于大清帥者。維時三桂奉旨駐鎮雲南。又總統滿漢大兵。明廷長伯朱養恩。將軍高應鳳。總兵許名臣。土司總兵龍榮。率贅婿黔國公之子沐忠顯赴軍前。那嵩。國。九月二十一日。三桂自雲南出師。至石屏州。土司總兵龍榮。率贅婿黔國公之子沐忠顯赴軍前。那嵩等負固元江。十月初六日。三桂率滿漢兵圍其城。十一月初六日。破元江。那嵩閣室自焚。十二月初六日。

信郡王遵旨赴京。二十三日。三桂還軍雲南。十七年庚子。永歷在緬甸。朝廷度外置之。議撤兵節餉。而三桂擅兵權。必欲俘獲永歷爲功。遂有渠魁不翦三患二難之疏。乃命內大臣愛星阿爲定西將軍。赴滇會剿。頒勅印于各土司。并購緬擒獻。十八年九月。滿漢土司及降卒七萬五千。並炊汲餘丁共十萬。由大理騰越出邊。三桂愛星阿將五萬人。出南甸隴川猛卯。分二萬餘出姚關。總兵馬甯。王輔臣。馬寶。將之。十一月。會師木邦。聞白文選方扼錫箔江。遣前鋒疾馳三百餘里。及江濱。白文選毀橋走茶山。令馬甯等分道追文選。俾不得窺木邦後路。而大軍筏渡趨緬。以降人爲鄉導。十二月。抵蘭鳩江。緬人遂執永歷及其母太后等。並從官家口獻軍前。文選爲馬甯等追及。亦以兵萬餘。象馬數千降。班師留提督張勇以萬人守普洱。備定國未幾。定國死于景線。雲南悉平。

此页空白

明季南略卷之十八

餘紀

投誠安插

廣東道御史范疏曰。從來治理莫大于疆圉。綢繆莫切于寇孽。國家振旅以來。廓清四海。么麼竊發。殲滅何難。但朝廷好生爲心。凡有僞衆投誠。卽准歸順。且予官爵。所以開自新之路。而施覆育之仁也。今投誠之傾心報効者固多。然亦有一二鷹眼未化。狼性猶存。大則如四川之郝承裔。山東之于七等。次則如江浙之湖寇張守智等。已投復叛。揆厥所由。蓋由來投誠之後。仍安插本地。其夥衆團聚一隅。逞臂一呼。黨羽立集。此叛謀之所易起也。臣以爲今後投誠如功多首事者。不妨優其爵賞。或寵入親班。或另推別地。卽在外安插者。亦必分其部曲。散置諸營。另撥兵丁。畀之統領。官仍不失爲官。兵仍不失爲兵。稍分其勢。以防不測。是亦弭亂之先機。不可不爲區畫者也。

楚蜀會剿

大清康熙元年七月。兵部疏曰。臺臣顧條陳夔門鄖襄界處腹心。與邊隅不同。袁宗第賀珍等。諸有名巨寇。各擁衆屯于大昌王山寨中。湖廣荊州之界。如興山縣水筒梁材等處。無非盜賊盤踞。長江阻塞。商賈弗通。鄖襄之賊強盛者。如郝永忠。約有數萬。以臣愚見。會剿誠爲不易之定算。仍勅川陝湖廣三省招撫。如負固不降。發大兵勦滅可也。

楚師全勝

二年四月湖廣總督張疏曰臣看得西山諸逆逋誅有年疊蒙皇上招撫而始終怙惡不悛致煩天討幸仗皇上威靈楚兵自出師以來于本年正月初五日李家店一戰即獲全勝今臣由省赴夷陵巡視于正月十六十七兩日途次接到塘報言巨寇李來亨馬騰霄黨守素自敗回老巢之後即以多賊把守兩關一名雙龍觀一名三白亞最爲險惡以爲天塹不拔之處長坪地方屯扎于初九初十即迎鋒交戰又大獲全勝當陣生擒及殺死僞總兵副將叅游都守與賊兵甚多已將兩關攻奪惟逆賊李來亨敗遁逃回七連坪老巢現今分兵追剿而奏凱蕩平在指顧間矣

楚師堵剿

欽命挂印提督湖廣全省駐扎武昌總兵官左都督董學禮二年八月疏曰李逆自被困之後百計千謀圖所以豕突者而不可得乃乘連雨重霧之夜率逆黨千人分頭扒屋希圖偷越塘汛孰知我兵防堵戒嚴當賊衆連上懸巖陡澗之時已爲各處堵截號炮一响各汛官兵齊出堵禦臣即發各鎮營官兵四路策剿惟時親領官兵迎頭堵剿者鄖陽鎮臣穆生輝也親領官兵出奇截殺者辰常鎮臣高守貴也發兵防汛又夾勦者襄陽鎮臣于大海也分發官兵出汛協同援剿者夷陵鎮兵金萬鎰也至于副將叅游都守及千把等官並臣標隨征各兵無不奮勇用命覓路追殺除滾崖跌死逆賊不問外總計陣擒逆賊共七十三名陣斬七百六十五名又斬僞總兵三名首級及陣擒逆賊將王福俱係賊中梟雄臣因新奉特旨不敢令官兵深入窮追

穆生輝，字榮之，天城衛人。總兵，都督同知。高守貴，字健侯，陝西延安人。總兵，都督同知。于大海，字崑山，江南項城人。總兵，都督。金萬鎰，字寶山，遼東廣甯人。總兵，都督僉事。

房保蕩平

二年八月，陝西提督王一正疏曰：郝逆率衆暗逃，臣兵追殺，得奏膚功。又思逆賊披靡之餘，勢必潛伏深山密箐之內，萬難遍行搜戮。惟招安一著，庶可得淨根株。隨遣各將，給免死牌，入山招撫。并六月內投出偽副將夏啓明前去招撫，又活擒六百二十四名。又招獲偽總副叅遊都守等兵六十二名，賊兵七百五十名，偽官賊丁家口婦女幼小共五百五十一名，聽候發落。又招撫賊民男婦幼小家口共二千二百一十一名，俱發房縣署事。知縣金殿臣收領安插，以爲歸正之良民。查郝逆盤踞竹溪、竹山、房縣、保康四縣地方，久歷年所，侵占我土地，蹂躪我民人，臣恨不立梟其首，以洩十餘年之公憤。據報帶幾百殘兵，竄入劉二虎營中，不過釜中之魚耳。然此在山游魂，俱已剿撫盡淨。從賊人民，俱已報安信妥。而房陵一帶之妖氛，盡掃無遺矣。前追官兵，越古坪而南，時值霖雨連綿，經月不止，且各兵糧已斷，腳腿被雨浸淖，竟無完膚。而染患時疫痢瀉者十之四五，困苦乞哀之聲接踵而至。臣思我兵追渡古坪，卽爲劉逆塘撥地方。元兇報已，至劉逆營盤，追固無及，而缺糧病卒，又未便驅之深入。遂檄令各該官兵，將賊內三座庵、鄧川峪、白玉坪、紅花塚、紫竹上、項東河，不擋溝等處賊巢，及各山隘口，闌路擋木柵欄，一齊焚燬，以杜日後嘯聚之源。臣又另撥官兵五千，遣叅將周元、遊擊李登相、張四直，守備韓國祚、韓宏胤等統領前去。上項白玉坪、鄧川峪及閣王寺一帶，不特偵探賊情，暫將前遣官兵撤回大營休養。

周元、字孟祥、江西廣信人。爲靈州叅將、韓宏胤、北直人。張四直、字次峯、順天昌平人。

擒獲僞王

三年正月、平西親王吳三桂疏曰、據三路總兵王會、張鵬程、趙良棟、塘報前事到臣、據此、該臣看得妖逆阿仲、鼓惑粵蠻、僭稱年號、聚兵隴納、爲害封疆、土目賀雲等、黨附阿仲、藉妖謀反、煽動土司、雖疊生于粵西、而毒切于黔滇、普坪之殺戮最慘、安籠之城郭尤危、臣遵上命、發兵分道進征、中路總統總兵王會、奮騎長關、破額老寨而入、左路總統總兵張鵬程等、取花韋寨、破阿積而入、屢戰屢勝、旣而會師直搗隴納、探知遮別爲阿仲巢穴、王會、張鵬程、不及等待、右路遂卽一面分布圍攻、於十二月初四日、申時攻破、將僞丞相等官、以及蠻兵、盡行剿殺、右路總統趙良棟、三日之內、斬奪三關、至初四日、到遮別會合、查初四日破巢之後、本日抵晚、廣西思南副將趙真植、廣東提標後營遊擊朱尙文、共領兵六百名、亦抵遮別、泗城土官岑維祿、亦帶土兵千餘、續後方至、先是、阿仲原在遮別北門、滇黔兵馬將到、岑維祿于初三日三更時分、差人暗接阿仲而去、不解何故、見遮別已破、維祿始將阿仲交廣西副將趙真植、遊擊朱尙文、於初五日解交總統總兵王會等、雖幸渠魁未脫、就中關節可疑、但旣行獻出、姑免深究、再查此舉、作孽雖由阿仲、而佐妖爲祟、及號召土蠻、侵掠地方、行軍指授者、則土目賀良臣、賀雲、賀富、賀坤、新等輩也、諸賀非阿仲不足動衆、阿仲非諸賀不足成謀、今阿仲雖已成擒、賀逆尙稽授首、察賀雲等各據一寨、料彼匿山寨之中、臣再檄總兵王會、張鵬程、趙良棟等、攻勦各逆、所居山寨、另報。

趙真植、遼東人、副總兵。

擒獲郝逆

三年正月四川總督李疏曰渠魁劉二虎郝搖旗袁宗第自巫山奔竄以後猶抗撫負固蒙勅發西安將軍傅夸蟾副都統杜敏領大兵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從水路進抵巫山因棧道崎嶇馬足困憊尙未到汛臣恐有誤進剿機宜會同將軍副都統竝提諸臣將綠旗馬正那借滿兵騎征鼓勵漢兵荷戈步走自十二月十八日臣同將軍傅副都副都統杜提督臣鄭率滿漢官兵至二十二日直逼劉逆營巢陳家坡我兵奮勇爭先奪其要隘搗其巢穴賊力不支奔入後巢天地寨臣等率兵追剿計老爬空隘口逼臨逆穴聲威震天一時逆營各僞鎮將砍寨投誠劉逆勢窮命蹙自伏冥誅妻妾生女登時縊死郝袁二渠猶思走脫冀延旦夕之生賴副都督兩臣分發總兵等率滿漢兵夤夜力追于二十六日趕至黃家坪二渠領賊拒敵我兵奮勇陣擒逆渠郝袁並僞部院洪育勳而僞朱安王隨于寨中捉獲黨太監爾卽畏誅自縊是役也元兇俱無漏網計進兵未及旬日而數萬巨寇掃蕩殆盡

傅夸蟾滿州人提督陝西統滿兵駐西安鄭蛟麟字西雲遼東人提督四川全省總兵都督同知

洪承疇行狀摘略

洪承疇字彥演號亨九福建泉州南安縣人萬歷四十三年舉于鄉丙辰登進士初授刑部主事陞兩浙提學道歷甬東兵備道三秦叅儲巡撫榆林旋制三邊崇禎十五年壬午降大清太宗文皇帝不令服官凡大祭祀宴會必令親隨賜房屋莊田男女有差賜上御服膳無虛日甲申春從軍入北京入內院辦事賜第莊田人口十月以登極廕一子入監順治二年世祖章皇帝命往江甯綏輯賜朝帽玉帶貂蟒披領

大蟒貂裘外褂。及靴襪天駟駱駝。並蒙古人口帳房涼棚銀碗等物。隨行員役。令部各給緞袍靴帽。並馬六十餘匹。承疇駐南京三年。心計目數。手答口授。自辦事至夜分不輟。心血爲耗。目睛漸花。順治五年。還朝報命。特召賜宴。賜袍靴等物。又太皇太后賜宴。仍入內院辦事。是年。遇加四祖尊號。覃恩。封贈三代。己丑。典春闈。順治八年。世祖親政。命掌御史大夫事。賜貂皮披領。又賜團蟒日月肩貂裘。旨云。你係有功之臣。此袍應賜服用。八月。以上昭聖慈壽恭簡皇太后尊號。廢一子入監。九年。命掌大學士印。與脩太宗文皇帝實錄。賜蟒服等。又薦人才十四人。順治十年五月。時湖南煽動。滇黔猶阻。進承疇太保。經略五省。賜內廐馬玲瓏鞍轡袍帽。及嵌寶石帶撤袋弓矢順刀等物。于陛辭前五日。賜宴。隨行官一百二十員。俱引見。賜蟒御五鳳樓目送久之。勅巡撫提督總兵以下悉聽節制。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將以下。有違命者。聽以軍法從事。一應撫剿事宜。不從中制。事後具疏報聞。文武各官。在京在外。隨時擇用。所屬各省。陞轉補調。一面奏聞。應用錢糧。卽與解給。吏兵二部。不得掣肘。戶部不得稽遲。功成之日。優加爵賞。事定之後。卽命還朝。承疇旣受命。未出都門。先疏選將召兵。而西北之名將勁旅羣集。六月。出都。十一月。抵武昌。受事。有多得賢良。安民勸農。以守爲戰。簡拔將領。練兵制勝。以戰爲守。聯絡土司。使不爲賊用。以樹我之藩籬。計離賊黨。使自爲解散。以潰彼之腹心。一疏。念三湘荒殘。兵多糧少。發金買牛數千頭。分布屯糧。爲持久之計。以昆沙爲湖南北總滙之區。身自彈壓。初至長沙。城中城外。皆瓦礫荆榛。乃撫降衆。招流移。修城濬池。建倉築壩。而城郭改觀。兵民輳聚矣。思削平湖南。必先安湖北。遴舉鄖撫。設鄖鎮。以堵西山。劉郝諸逆。立武昌城守。設洞庭水師。以壯全楚腹心之備。分一提三鎮。駐扎武陵。以固辰沅之門戶。立一撫兩鎮。

駐扎武陵。以固辰沅之門戶。立一撫兩鎮。駐紮寶慶。以遏武靖之狡窺。他如永州、祁陽、衡州、湘潭、益陽、常德、彝陵、荊州。以迨鄖襄節節設鎮。五千里之長邊。首動尾顧。此呼彼應。而楚中之氣脈。貫若連星矣。又初奉命之始。粵西名入版圖。實存一府三縣一州。餘盡賊踞。承疇謂欲取滇黔。必先復廣西。開入滇之路。乃設撫提兩大鎮。駐扎桂林。再設一大鎮。駐扎蒼梧。粵西之險要。哢如長城矣。十一年五月。常德告警。偕長沙大兵同至衡州。堵防寶慶。以分賊勢。而荆澧大兵直趨常德。乘夜出奇。大破賊衆。捷聞。賜盃甲弓矢。刀帶裘帽等物。子士銘登進士。十四年三月。以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並配覃恩。封贈三代。賜羊酒。廩一子入監。承疇在楚五年。休養兵馬。欲待敵敵。適有疾。予告未行。而孫可望降。封義王。承疇上方略。言滇黔可取狀。十二月。命調度五省事。三道會師。道里險隘。糗糧爲艱。承疇廉知積穀處。輒因糧焉。其無積穀處。則發價土司。倍其直。携負鱗次而至。悉償之。不惟省轉輸之苦。而招徠之計亦寓焉。十五年。三路兵進滇。土增發廣西兵。從間道出其後。李定國逆戰。大敗。三路之師。齊克雲南。上發帑金三十萬。贍兵賑民。復命三大臣到滇。時察民間。夫婦不相保者。俾復完聚。凡數萬人。承疇初偕大將軍入黔。舍騎徒步。每身居前鋒。而先士卒。及至滇。調和兵民。尤殫苦心。大事旣竣。精力漸憊。雙睛俱損。遂乞休。命還京調理。舟次淮安。聞世祖章皇帝賓天。號慟欲絕。疾趨抵京。不入私舍。哭于景山。旣而陳疏請老。特予武功世職。承疇以覃恩封贈三代者三。廢子入監者五。子三等阿達哈。哈番。准世襲者四。有請必允。有奏必行。可謂異遇矣。又愛惜三軍。食在兵後。苦在兵前。故人樂爲之用。自天啓丁卯。與父宦別。癸未卒。至順治丁亥。迎母至江甯。養四載。母以老思故鄉。乃歸。數載卒。教子士銘。几屏之間。每錄先聖賢格言示誡。每遇令節。家庭設香案。

朝服。望闕叩祝。乃于康熙四年乙巳二月十七日卒。卒之次日。遣多裏機昂邦問喪。賜茶。諭士銘曰。朝廷聞你父病故。不勝痛惜。遍賜閣家。及有服親友。竝僕人等。尤稱異數云。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96244)

本國學基
叢書 明季南略 二冊

每部實價國幣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計 六 奇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D四四七九平

平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1972B

